武俠世界

黑魔女（新派俠情哀艷故事）滄海客·新著

一個初入江湖的姑娘，作了未婚的媽媽，甚至生了兩個孩兒，亦不知誰是孩子的生父，名門俠女，譽滿江湖，又誰知一生屈辱，滿腔血淚。哀感頑艷，令你血脈俱張，文筆栩栩如生，引人入勝。



編者話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由滄海客執筆的新派俠情故事「黑魔女」，是篇題材集俠情倫理、恩仇鬥智于一爐。內容充滿哀艷氣氛，深感肺腑，賺人熱淚，廻腸蕩氣……內容描述一個初入江湖的姑娘，未婚竟然作了媽媽，事出蹊蹺，耐人尋味！但又誰知她的一生屈辱，難對人言，不過當你看到最後，定必找出答案，出人意表！

＊＊　＊＊　＊＊

古龍的新派武俠長篇「浣花洗劍錄」今期已開始連載，古龍的作品，素爲讀者們所喜愛，是篇的刋出，經過作者與編者相互再三校訂安排，去繁爲簡，精益求精，保証精采百出，幸勿錯過。

＊＊　＊＊　＊＊

外太空人即將遠征地球！有此可能嗎？下期本刋的巨型故事「遠征地球」有很詳盡的撰述，該故事由馬雲君執筆。由於世界各地不斷發現不明飛行物體，科學家們正在密切注視中，他們推測那些不明飛行物體就是外太空人的先頭部隊，這絕非杞人憂天的虛構，但地球會否行將遭遇大劫難呢？這是地球上人類最關心的一件大事，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2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子成·圖

黑魔女

荒山血屋　驚人兇案

涼秋九月，北國，荒野，夜風更砭骨生寒。

那行走在道上的一個落魄中年人，雖然衣衫單薄，却不見絲毫瑟縮，而且行走得不快。

夜幕已低垂了，這人行走在這荒涼的山道上，非但不快，反倒走得更慢了，像是一雙鉛足重有千鈞，顯然不是疲憊，而是步下生怯，越走，越是趦趄不前。

近在眼前的呂梁山，一片迷濛，正因只有淡淡薄霧，在冷月清輝之下，倒更清晰可見了。

那落魄人向四處緩緩望了一眼，他黃昏帶醉時，離了吳城，雖然往西行來極緩，但他該到地頭了。奇怪，却不見人家，不見燈火。

是近鄉情更怯麼？不，這落魄人滿面風塵，却難掩他的清秀，分明是江南來的，不是本地人。而這呂梁山，離了吳城，已漸漸不見人家了，隨着山勢漸高，也更荒涼苦寒了，連高大些的樹木也少見的貧瘠土地，亦不適宜農耕，誰會來此建立家園。

那人在山脊上停下步來，睜大了驚疑的眼睛，自言自語道：「奇怪，路，只有這一條，分明已走到盡頭了，怎不見居屋？不見有燈光？那獵人說：初更時候，必能見到燈光的，咦！」

他不見家屋，不見燈火，却有嬰孩的啼哭之聲入耳，那哭聲斷斷續續，若隱還聞。不是風聲，眞是嬰孩啼哭之聲！

循着那哭聲，他見到一戶人家了，在山溝對面山崖下，有兩間小屋，嬰孩啼哭之聲，即是從小屋中傳出。隔着一個山溝，聽來也不更清楚。但他再不疑惑了，他明白，先前是風送哭聲，是以若隱若聞，現在，他來得近了，那哭聲却更加嘶啞了，是聲嘶力竭了，故來到近前，那斷斷續續的啼哭聲，然似若隱若聞。

正是高山脚下，眼前亦是那獵人所說的山溝，而且，這月下的家屋，看得清楚，已呈現在他眼前了，他尋訪了兩年，他終於找到了。

他本是心在劇跳，因爲劇跳，甚至感到一陣陣痛苦的窒息，但突然間，一陣恐怖襲上心頭，那心跳，與窒息的感覺倒加劇了！因爲並沒有見到初夜的燈火，因爲屋中嬰孩的啼哭聲嘶力竭，若然屋中有人，若然屋中的人尚在，豈會無燈火？豈會任嬰孩啼哭得力竭聲嘶？

豈非那人先到了一步！

莫非屋中人已遭了毒手！

一陣恐怖的寒顫，反倒給了他的勇氣，驀地一跺脚，飛掠過了山溝，撲奔家屋前。

拍的一聲響！白影一幌！

他並未後退，因爲他已看出，響聲是發自遒勁的夜風，白影不過是門戶開闔，是門戶在風裏開闔，發出拍拍聲響。

若然屋中有人，豈會無燈，豈會不閉戶！但屋中有嬰孩，哭得聲嘶力竭！

又是一陣恐怖的寒顫，但他却不是由於懼怕，他撲了進去，取出火摺子一幌，油燈就在桌上，他急忙點着了，也急忙把門關上了。

夜風不再灌進來，燈亮了，這落魄的中年人也嚇呆了，若不是他急忙抓住面前的桌子，他幾乎站立不穩，因爲，他脚邊，地上，躺着三具死屍！

一把長劍從一個女子的背心刺入，只賸下數寸劍身，那女子伏屍在一個男子身上，那劍也刺入那男子的前心，把兩人串連起來！

那女子手中也有劍，却刺入一個側臥的男子的心窩，女子握劍的手，却又握在那死者手中！

任誰一見就會明白，是那側臥的男死者，刺死了這一雙男女，却又用女死者手中的劍，自刺而死。

「我……來晚了！」

這人悔恨交加，因爲他知道，若然他走快些，他是能够阻止的。

若然他走快些，這三人都不會死。

因爲，在這樣寒涼的天氣，那血仍鮮紅，分明都才死去不久。

情天長恨

原來這中年人姓谷，名牧，乃是龍門俠隱蕭讓的大弟子，那蕭讓在二十多年前，威鎭大江南北，河洛一帶更時現俠踪，後來忽然絕跡江湖，不知所踪，龍門山上，却忽來了一位俠士，因行踪飄忽，從不以眞面目示人，故人以龍門俠隱相稱。

原來就是蕭讓，因爲四十歲後，有了家室，而且生了個女兒，也漸漸厭倦了江湖風塵，在龍門定居下來，而且埋名隱姓。却因那龍門山相距黃河的第一險灘龍門不遠，一日在龍門灘的岸邊，眞個是力挽狂瀾，救了一艘遇險的船隻，挽救了二十多條性命，船中人自是感恩，岸上的人有目共睹，更驚爲天神，問姓名，蕭讓非但不答，倒呵呵一笑，飄然去了。從此，龍門俠隱之名，傳遍遐邇，倒更比他原來的聲名更響亮了，皆因不出一年間，他獨力挽狂瀾，救下船隻不下五六艘之多，人在江湖，船上人散在四方，龍門俠隱，倒在江湖上更響亮了。

蕭讓成家立室之後，生了女兒，也收了個弟子，便是這谷牧。後來又收了一個故人之子吳倫爲徒，本來相安無事，這蕭讓行走江湖之時，那會沒幾個仇家，但却無一個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是以老來歲月，課徒教女，悠遊林下，直到終老，都無事故。

事故却發生在這龍門俠隱死後，皆因龍門俠隱的女兒蕭瑤，日漸出落得美貌如花，豈僅是如花，眞是羞花閉月，落雁沉魚。

那大弟子谷牧和她年紀相差了十多歲，可眞是抱着她長大的，眼見師妹長大成人，自從師父死了，師母也隨之見了背，那蕭瑤已無依靠，親近的人就只有這大師兄了，因是也自然而然，加倍親近他了。

但谷牧雖然暗戀師妹，却知師妹對他，敬他若父若兄，他拘謹，忠厚，正直，非但不敢表達他的心意，甚至當了面，言態上也不敢流露出來，還有一個緣故，因爲他知道，師弟吳倫也瘋狂愛戀着她，吳倫少年英俊，和師妹正是一對兒，他自慚老大了，是以始終把那如火的戀情，埋藏在心中。

偏就是造化弄人，忽然插進一個外人來，一個從小練就一身功夫的姑娘，難免有些野性的，龍門俠隱生時，已時常把她帶在身邊，在河洛一帶來去，那蕭瑤情竇初開，竟又結識了一個武林少年，姓林名西樵，不但有一身俊功夫，而且文武雙修，不但蕭瑤和他一見鍾情，龍門俠隱生時也對他讚不絕口，蕭讓死時，林西樵前來奔喪，兩人本已有情，蕭瑤成了無父的孤女，林西樵自然對她加倍體貼安慰，因她娘亦已臥病在床，林西樵竟伴在她身邊不走了，看在吳倫眼中，那會不妬火中燒，是以，林西樵只要一出現在蕭瑤身邊，吳倫總會也突然現身出來，對那林西樵，又那會有好顏色，先是冷言冷語，終於拔刀相向了，若不是有谷牧和蕭瑤即時阻止，林西樵又一再退讓，只怕早已拚個你死我活，但吳倫仍然藉口印證武功，不時迫林西樵出手。

那吳倫妬火中燒，那是眞正祇是印證切磋，點到爲止，眞是拚命，論功夫，林西樵却又遜他一籌，終於被吳倫迫走了，蕭瑤不但惱，而且氣極了，吳倫弄巧反拙，蕭瑤因此和他倒反了目，待得她娘一死，把娘埋葬了，一天夜裏，蕭瑤忽然失了踪，竟對大師兄谷牧也不告而別。

不兩日，吳倫連同他的寶劍也不見了，谷牧不用問，也知兩人爲何不告而別，

他身爲大師兄，何況也暗戀這位師妹，那會置身事外，也急忙下山尋兩人的下落。

谷牧才到洛陽，便已得知師妹蕭瑤與林西樵已雙宿雙飛，他趕到開封府，更驚聞林西樵已傷在他師弟吳倫的劍下了，若非蕭瑤拚死相救，差點已死在吳倫劍下。

谷牧時常在河洛一帶來去，豈少得了武林同道的友好，蕭瑤乃龍門俠隱的獨生女兒，更是一個美人兒，武林中人也多有認識的，是以谷牧一到便打聽出來了，而且知道，若不是師弟吳倫被師妹蕭瑤刺傷了，那林西樵的性命必已不保。

但谷牧却又失了三人的踪跡，也再無人知三人的下落。因是也急壞了。

皆因他身爲大師兄，對師弟師妹的武功性情，當然知道得最清楚，憑武功，蕭瑤豈能傷得了吳倫，但吳倫愛極了她，必不會傷她，這才是吳倫傷在蕭瑤劍下之故，不用問，亦知吳倫傷也不重，蕭瑤救了林西樵，必然躲藏療傷去了。吳倫因愛成恨，又豈會罷休。

谷牧心下直急，尋訪了幾近一年，却是發現了吳倫的踪跡，但跟踪到了汾陽，却又無踪跡可尋了，倒是無意中得知，呂梁山下，吳城之西，有一雙外來的男女定居下來，那是只有獵戶出沒的窮山溝，好奇的獵人發現那女的且身懷六甲，已臨盆在即了，因是才傳聞開來，因爲那一帶並無人烟。

谷牧立即猜到那雙男女是誰了，他那師弟吳倫，必是已有所聞，躡踪兩人來的，不怪吳倫忽然失去踪跡了，西去人烟稀少，這才打聽不出來。

他急忙上路，才過了向陽，就被他打聽到了那兩個少年男女定居的山溝所在。要知那汾陽以汾酒而馳名天下，數十里以外的杏花村，所產的竹葉青酒更香聞千里，文峪河自呂梁山北來，貫穿兩地，南流入汾河，汾河更南流入黃河，是以商賈不絕於途，乃商業繁榮之地，臘味需求多，獵戶也多了。故爾一過向陽，人烟已稀少了，偏是獵戶倒多了，谷牧輕易就打聽了出來。

到了吳城，已是呂梁山下了，名爲吳城，其實不過是一個荒涼的小鎭，不過才數十戶人家。

谷牧不禁嘆息了，心想師妹少了計較，既然要躲避吳倫追踪，爲何不遠走高飛，這呂梁山下雖然少人烟，但荒蕪却絕不隱密，他不就輕易打聽出來了麼？

太陽快落山了，谷牧的脚步却沉重起來了，他不是也暗戀師妹，渴望再見到她麼，現在，近了，近在目前，他却不急着上路，眼看太陽已落山了，他倒停下來，買起醉來。

不料這一醉，竟誤了大事，不僅送了師妹的性命，師弟吳倫，年少有爲的林西樵，亦慘死在劍下。

晚了，他來晚了。

谷牧沒有暈倒地上，只因他面前有一張桌子。他抓住那桌子，右手的四個指頭，甚至深深陷入了桌面。

情恨死未休

谷牧又再清楚地看到那三具恐怖的血屍了。

甚至在搖幌的，昏暗的油燈下，他亦能看到吳倫側臥的屍身上，血泡仍在從那穿心劍邊冒出來。

顯然，吳倫不但是最後死去的，而且死去不久，也許就在他站在山脊上瞭望的時候。

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吳倫的寶劍，他身爲大師兄，豈有認不得的，那劍穿過蕭瑤的身體，從背心透過前心，再又刺入林西樵的前心，兩人都是立即喪命，是以師妹雖然死了，手中劍却仍緊握不放。

即使是一個再愚蠢的人，也會一見就會明白了，何況是谷牧，他既知前因，這死去的三人中，倒有兩個是在他身邊長大的，不但性情他最明白，武功的深淺高低短長，也數他最清楚。

現在人死了，三具屍體都在面前，也可說是他早在意料之中，早知有這一日的，他萬里奔波，一年追尋，不過是想盡其所能，阻止這場慘劇的發生。

但晚了，仍然晚了一步。

他明白，這三人之死，他雖不在眼前，却仍像親眼見到一般。

桌上擺有菜餚，分明還未動過，桌上對擺着兩份杯箸……不，兩隻酒杯，只有一雙筷子，左面的一雙筷子不見了？

谷牧只是稍稍俯下身來，便已見到了，筷子握在林西樵手中，但只賸了半截，也像蕭瑤師妹一般，雖然已死了，但仍緊握不放。

這不就已够說明一切了麼，正當他們夫妻對坐，正要用膳的時候，吳倫突然現身了，而且一現身，舉劍就刺，那是顯而易見的，林西樵身邊沒有兵刃，也來不及取兵刃，只有順手抓起筷子。

他躲過了那一劍，也許躲過了，第二劍，第三劍，因爲他倒斃之處，已在屋角，憑林西樵的武功和劍術，豈能以竹筷抵擋得了吳倫的怒劍，竹筷被削斷了，顯然，蕭瑤即時取了壁上的劍，因爲壁上的劍鞘仍在，劍却已在她手中。

她搶過來了，谷牧知道，這位蕭瑤師妹和吳倫青梅竹馬，一塊長大的，若不是對林西樵突然竄進他們之中來，師妹怕不會和他成爲恩愛夫妻，蕭瑤對他不是毫無情意的，是以，她雖已取劍在手，亦不想殺退吳倫，她只是想阻止。

谷牧知道，師妹的劍術已得到師父的眞傳，並不在吳倫之下，若然她不是對這位二師兄有情，心下也難免生愧，趁吳倫眼紅了，只顧擊刺林西樵的時候，她在吳倫身後，要殺他，眞可說易如反掌。

谷牧搖了搖頭，終於也發出一聲嘆息來了，他像親眼見到一般，師妹並不要殺死他，她只是想阻止，也許斜刺裏擋開了吳倫疾刺的一劍，顯然她只想用身子把兩人隔開，她並不要傷害吳倫，也不許吳倫傷害林西樵，却不料……

吳倫一定眼紅了，像瘋狂了一樣，也許一見心愛的人竟用身子來護住情敵，眼更紅，更瘋狂得失了理智，在蕭瑤尚未轉過身來，他已一劍……刺出去，那劍不偏不倚，透過她的前心，而她，却和林西樵面對面，林西樵顯然不見那透心一劍，他怎麼會看得見，顯然劍未透心，她已撲前了，於是……

兩人立即命喪在吳倫的劍下了，死了，也心連着心，可眞成了心連心的同命鴛鴦。

谷牧閉上了眼睛，更長的吐了一口氣，他知道，吳倫師弟也不是心性太壞的人，只不過愛蕭瑤愛得太深了，甚至因而失去了理智，但分明一見他殺死了師妹，也一時嚇呆了。

他一定呆了好一陣子，谷牧想：要不然這兩人的血不會已凝結了，於是，吳倫越清醒，也越悔，越是痛不欲生。

師妹死了，他怎能獨生，何況他親手殺死了師妹。

谷牧像是親眼見到吳倫走到她身前，拿起劍來，因爲劍在蕭瑤手中，他也要死在蕭瑤手中，是以，他側身就劍。

死去的蕭瑤，如何能刺得死他？

是以，劍在蕭瑤手中，蕭瑤的手，握在吳倫的掌中！

一切是這麼明明白白，願他們的靈魂都獲得安息，死了，恩怨情仇都該了了。

谷牧又嘆了長氣，他低下頭，不忍多看一眼，春蠶到死絲方盡，但願他們情恨都休。

這眞是意料中事，只爭來早與來遲麼？若然他不在吳城買醉，若然他不在那山脊遲疑，也許他能阻止這一場慘劇的。

因爲後悔，谷牧心中也難免有些歉咎，就在那瞬間，他又聽到了一聲嘶啞的哭聲。

谷牧跳了起來，難道師妹已經有了孩兒？

屋子只有兩間，他在臥室中，尋找了那個聲嘶力竭的嬰孩，是一個女嬰。

可憐的孩兒，尚未襁褓中，就沒了爹娘。

他把三人埋葬了，把吳倫和林西樵埋在蕭瑤墓側，放火燒了小屋。

他黯然走了，抱走了女嬰，把他帶回龍門山中。

女嬰多麼小啊，但兩三個月的女嬰，已可看得出來。她多像蕭瑤啊，尤其是那眉兒眼兒，多像他可愛的小師妹。

初顯身手

冬去春又來，雖然地屬黃土高原，黃河岸，也芳草萋萋，龍門山枯了的枝條，又再萌芽，熬過西北的寒風沙，小樹也茁壯起來了。

年年復年年，春風又綠了黃河岸，綠樹又再成蔭，嬌花又再吐艷。

沒沒無聞的谷牧，更蒼老了，小蕭瑤的丫角，却變成了雲鬢堆鴉。

姑娘長大了，但谷牧仍然固執地叫她小蕭瑤，因爲小蕭瑤活脫就是小師妹的化身。

谷牧親手埋葬了林西樵，埋葬在山那邊，也深埋在他心底，小蕭瑤只知她有個威名遠播的爺爺，龍門俠隱的名頭高大，可不知道有個叫林西樵的爹爹。

小師妹是師父的女兒，師父豈能無後，而且，小蕭瑤多像小師妹啊。

谷牧雖然沒沒無聞，不在江湖上行走，却不曾和江湖中人絕了往來，偶爾也有個武林中的友好，路過上山探訪，全都驚訝他太早的蒼老，竟把小蕭瑤認作是長不大的蕭瑤，驚訝她青春常駐。

不但谷牧把林西樵埋葬在心深處，不但小蕭瑤不知有個林西樵的爹，她該姓林，竟是無人知曉，也無人疑惑過：龍門俠隱沒兒子，何來一個孫女。

不，甚至沒有人說她是蕭讓的孫女，正因爲谷牧多年沒下過龍門山，和江湖中人隔絕，斷了往來，乍然相見的人，竟把小蕭瑤認作了蕭瑤。

小蕭瑤也自認姓蕭，姑娘長大了，漸漸下山走動了，有人問起，說：「姑娘貴姓啊？」

「我姓蕭，」小蕭瑤總是毫不遲疑的回答：「我叫蕭瑤。」

沒人懷疑，龍門俠隱生前雖然名頭高大，既然俠隱，知道他家世的人，自然也少之又少，何況人在人情在，龍門俠隱死了，老一輩的友好也絕了探訪，誰也不理會他有無後代。

久而久之，甚至連谷牧在有人問及之時，也毫不遲疑，說她是蕭瑤了。

那龍門山下的龍門灘，乃是天下第一險灘，也才眞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因爲壓根兒就不是灘，而是個大瀑布，在灘下仰望，那滔滔洪流，不眞似天上來麼，但龍門山下，龍門灘邊，市鎭却叫禹門口，相傳夏禹在此治水而得名。

大了的姑娘，也成爲關不住的春風，禹門口就在山下，姑娘怎麼不常去行走，何況谷牧老了，心境也倍加蒼老，當年供役使的一個蒼頭，也墓木早拱了，谷牧和小蕭瑤早已習慣了自己操作，購辦日用之物，當然也由長大了的小蕭瑤下山了。

這日，姑娘又來到禹門口，老店家眉開眼笑，說：「蕭姑娘，你來啦，我算對你也該來啦，屋角上那一蔴袋，已經替你檢綴好了，只等你來瞧過，便叫小禿子替你扛上山去，不知姑娘你可還要添些甚麼嗎？」

姑娘下山備辦日用之物，以及油鹽米糧，全是照顧這店家的，這老店家也眞會作買賣，凡是小蕭瑤要買的，他這店裏沒有的，老店家也會替她從別家店裏買了來，早已備下了，多年的老主顧，甚至小蕭瑤想不到的，他也替她想到了，甚至知道她該添置些甚麼。

姑娘搖搖頭，說：「不用了，仍照往常一樣，張老爹，存在你店裏的銀子沒有了罷，谷叔叔又命我送二十兩來給你。」

那店家姓張，眞是瞧着姑娘長大的，當今世上，除了這張老爹，大概再無人清楚她的身世了，因爲張老爹也看着她娘長大，當今世上也只有他知道她有個林西樵的爹，因爲她娘在生時，也時常來到他這店中，張老爹時常到風陵渡去辦貨，長大了的姑娘，禹門口這小市鎭就漸漸缺乏她要買的東西了。因此常常託張老爹買這買那，因此也見過蕭瑤和林西樵儷影雙雙，在這禹門口來來去去。

張老爹並未問起，那谷牧也未說過，但張老爹也多少猜出了，唯一知道的是：小蕭瑤的爹娘都已不在人世了，生意買賣人，因爲張老爹偶然問及蕭瑤，谷牧就黯然神傷，搖頭一聲嘆，非但不答他，反倒

叮嚀他，休在小蕭瑤面前提及。

若然他爹娘仍在世上，小蕭瑤豈會被谷牧帶回龍門山，察言觀色，他已猜得出來了，生意買賣人，怎敢過問江湖中人的事。

可憐她從小沒爹沒娘，也是眞喜歡她，美貌的姑娘，自也更討人憐愛的，何況張老爹看着她長起來。

張老爹搖搖手道：「不用了，過年的時候，你谷叔叔存下的二十兩銀子，還有一半在這裏，若是往年，怕不早沒了，現今你們人丁稀少，你谷叔叔連酒也飲得少了，若是平常人家，怕不足够一年的盤纏了！」

小蕭瑤望着張老爹，忽然不轉眼了。說：「張老爹，你對我家知道得最清楚，是不是？」

張老爹一怔，登時慌了，忙道：「你爺爺在生的時候，我倒淸楚，姑娘，好教你得知，你爺爺人稱龍門俠隱，响噹噹，人人敬哩，那本事可不得了，當年在龍門灘上，力挽斷牽，救過無數人的性命，眞像天神一般，現在鎭上人仍在津津樂道，你谷叔叔乃是你爺爺的大徒弟，聽說本事也不小，只不過不像你爺爺不出來在江湖上行走，甚至這山脚邊的禹門口也少來，故爾……故爾你爺爺去世了，你家的事，老漢倒知得不多了。」

小蕭瑤道：「張老爺，那麼，我爹和娘呢？你一定見過吧？」

張老爹慌忙搖手道：「你爺爺住在山上，人人敬若天神，除了採樵的人和獵戶，誰也沒到山上去過，姑娘，你坐着，老漢替妳取糕餅來。」

小蕭瑤每次來到，張老爹總少不了有糕餅糖果欵待的。

姑娘大了，自也懂事了，偏她沒爹沒娘，怎會不問起，老蒼頭不說，那時姑娘還小，也只不過偶爾問起，不說她也不追問，現在大了，問谷叔叔，她可知道谷叔叔沒醉，可總是裝醉。

他嘆了口氣，心下明白，這張老爹一定知道，她漸漸明白了，都對她隱瞞着甚麼，但她知道：谷叔叔對她好，而且太好了，不但盡心傳授她一身功夫，而且愛護無微不至，只差不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來給她。對她隱瞞，那也是一番好意。

這張老爹也是個好人，從沒把她當作外人，她來到這店中，可不也像來到家裏一樣麼。

張老爹塞了把糖果在她手中，說：「今日岸邊有熱鬧趁，姑娘你難得下山來，去玩兒吧，你要的東西，我先命小禿子替你送上山去。可記住回來吃飯，今兒我買得兩斤好肥羊肉，再得一個時辰，就够火候了。」

小蕭瑤甚至不敢當面嘆息了，在這個好心的張老爹面前，可不願這老人家爲難，雖然她想知道爹娘的生死下落的心更强烈了，但她仍然走了。

到底她也才十七歲出頭，深山中與外界形同隔絕的歲月，對「熱鬧」有更多渴望與好奇。

原來碼頭上來了一夥走江湖賣藝的，小蕭瑤倒有些失望了，平常人看來眼花繚亂的功夫，在她眼中，不過是花拳繡腿。不怪張老爹叫她趁熱鬧，不說是瞧賣藝的了。

龍門俠隱的孫女兒，倒會瞧得上繡腿花拳，那才眞是笑話了。

其實，一點也不可笑，花拳繡腿對有眞實功夫的人，正是上佳的娛樂，既然可供一樂，有何可笑的。

嘿！那碼頭上可眞熱鬧，皆因那正是黃河春汜之期，上流頭溶化的冰雪注入水流，滾滾滔滔，龍門灘水流更湍急，船行也更難了，過得龍門灘，有如過了鬼門關，下駛的船隻安然到達禹門口，如何不額手稱慶，也精疲力竭，莫不在禹門口泊岸，上行的船隻更得在此增雇牽夫，日又正當午，那碼頭上如何不熱鬧。

其實，趁熱鬧的，正是那走江湖賣藝的，黃河爲害數千年，唯利一套，河套以下，黃河折而南流，特多險灘峽谷，禹門口以下，在楓林渡與渭水會合，再又東流，至三門峽——何謂三門？神門、鬼門、人門是也。灘險水急可知，但自禹門口至三門峽之間，水流緩，江面寬，却最利航行，是以，禹門口也成了貨運聚散之地，碼頭上如何不熱鬧。

一個幾乎長年與外間隔絕的十多歲的姑娘，又豈會不喜熱鬧的。

小蕭瑤東逛逛，西瞧瞧，却不知無數人也在瞧她，不是，她是知道的，她每到一處，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人瞧她，只不過視若無睹。

誰會不多瞧她幾眼呢，她這麼美，眞是罕見的美人兒，那年頭，獨自逛街的姑娘已是罕見了，何況她又年輕，又這麼美，她是討厭的，但從不惱，因爲她自從懂得害臊時起，她也同時感到一種滿足，那久而久之，她對人家瞧她，已是見怪不怪，視若無睹了。

因此，她是知道的，知道無數的眼睛在跟着她，只不過視若無睹，既然沒人敢大胆冒犯她。

誰又敢冒犯她呢？她是誰啊？那一家的姑娘？初逢乍見的人會問，一旦知道了，那吐出來的舌頭，一時就縮不回去了。

小蕭瑤既然不是與外界完全隔絕，自從老蒼頭死後，到禹門口來走動的次數更多了，既然那老店家知道她是誰，大夥兒還會不知道麼，龍門俠隱的孫女兒，那龍門俠隱當年的俠義英雄事蹟，迄今仍爲禹門口的人津津樂道，說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如醉如痴，少不免這一個加些兒鹽，那一個加些醋，把龍門俠隱說得像天神一樣。

好吧，禹門口雖然龍蛇混雜，四海五湖的人也不時打從這裏北往南來，誰又敢招惹她，既然知道這朶玫瑰花兒有刺。

龍門俠隱的生前事蹟，又豈僅這禹門口的人才津津樂道，便是小蕭瑤聽谷叔叔說起——谷牧每當她不好好地練功夫，就會說起她外公來，自然，谷牧不說是外公，說是她爺爺。小蕭瑤也會神往。

我要有爺爺一樣大的本事就好了。她常常痴痴的想，也就加勁練功夫了。

現在，她又痴痴地想了，因爲黃河在咆哮，龍門灘在她面前怒吼，一個浪頭蓋過一個浪頭，怕不比屋子還要高，還要大，看着那下放的船隻，眞令人驚心動魄，

被浪頭掀起來的船隻，忽然一落數丈，看來分明已被巨浪吞噬了，但忽然又從水裏鑽出來，而且又被浪頭掀上半天。小蕭瑤感到她的心兒也隨着那大江船在起落，也被掀上半天，忽又一落千丈一般。

岸邊，忽然發起一陣喊來，不，只是一聲喊，因爲那麼多張大了嘴的人，只喊得一聲，便再也喊不出聲來了，全都睜大了驚怖的眼睛！

原來一隻由二十多個牽夫拉着的牽索，忽然斷了，二十多個牽夫都成了滾地葫蘆，自是沒人去理會那仆地的牽夫，那斷了牽的船，登時被一個巨浪打橫了，傾側的船身也向下衝來，眼看就要翻落水中。

龍門俠隱當年就是曾不止一次力挽狂瀾，救下了幾艘斷牽的船隻，才被驚爲天神的，因爲這樣在險灘急流上斷了牽的船隻，絕難倖免的，那船不是沉入水裏，而是碎裂，船上人更休想活命。

就在那船被激流冲得倒退，横側的瞬間，岸上一人已接連兩個起落，最後一掠，竟一掠三丈，抓住那水面上已在下沉的斷索，又倒翻回岸上。

要知那逆流而上的船本來相距得遠，少說離碼頭有二十來丈，但牽索一斷，一瀉就是十來丈，待得那人趕去，自是更近了，那上航逆流的船，又近着岸邊，是以被那人及時撈起了斷索。

但那船有多大的力道，船身的重量加上激流的衝擊，何祇萬鈞之力，那人翻落岸上，非但站立不穩，而且被船索拖着，幾乎沒站得起身來，倒被拖行了數丈！而且半身已被拖入水中。

那原是剎那間事，全都看得明白，那人是小蕭瑤，龍門俠隱的孫女，絕世無雙的美人兒！

岸上的人早又發起一聲喊來，搶了過去，但人雖然多，可全都束手無策，眼看小蕭瑤已被船索拖入水中，已快沒頂。

岸上有人大聲叫道：「蕭姑娘，快放手。」

若不放手，非但救不得那船，連她也完了，因爲她眼看就要身陷入激流，再好水性的人，也有死無生。

說時遲，那小蕭瑤却忽然離了水面，手中不但仍抓住牽索，不但站直了，而且退離水邊，到了岸上。只見她脚下一着力，兩手也用得上力了，灘上的船竟然又掉了頭。

岸上人早蜂湧而上，撲到水邊，一瞬間，不下二三十人，五六十隻手，相助抓牢了那漸漸拖離水邊的牽索，船上人自也沒閒着，篙槳齊舉，總算把船靠了岸。也繫了纜。

大夥兒驚魂乍定，也才發現，小蕭瑤不但衣物盡濕，而且手上在淌血，原來被索割傷了。

要知那牽索是用竹編織成，連牽夫拉牽，也要另用麻繩扣在牽索上，血肉之手，那會不割傷，何況她獨力挽狂瀾。

大夥兒一見，立即把她圍上了，立即有好幾個人拿出汗巾來，要替她包紮，但人家是位姑娘，又不好上前，倒都慌了手脚。尤其是那船家，顧不得拜謝，急得只是叫：「這來怎好！這來怎好！」

有人叫道：「快找大夫來。」

「不行，」又有人叫道：「先止血要緊。」

小蕭瑤才覺得劇痛起來，手上的血不是仍在淌麼。原來先前在驚心動魄之中，她的手傷了，她竟也沒覺出來。

忽見個和尚排衆而出，說道：「阿彌陀佛，這位姑娘救苦救難，功德無量。」

傍邊的人立即喝道：「和尚好不曉事，休來碍手碍脚。快走開。」

和尚道：「阿彌陀佛，這位姑娘捨命救了全船之人，受傷不輕，若不趕快醫治，縱能痊癒，亦必多受苦難，貧僧能治這姑娘的傷，且能立即止血止痛。」

和尚早從腰間解下一個小葫蘆來，原來是個藥葫蘆，果然，和尚把藥撒在她的傷口上，那血登時止了，小蕭瑤也登時止了痛。

和尚道：「這不過暫時止血止痛，姑娘還得從新敷治療養，姑娘家住何處，這裏治療諸多不便。」

那人羣中有一半知道小蕭瑤的來歷，是以都搶着邀請。船家道：「我們這船上怕不便當，姑娘救了我們的身家性命，何異重生父母……」

有人喝道：「住咀，這麼大年紀啦，連話也不會說，人家還是個姑娘。」

那船家惶恐道：「我……眞該死。」

只見有人擠了進來，說道：「都不用了，姑娘來去都在舍間落脚的，還是到我那裏去吧。」

原來是那老店家張老爹，連鬍子梢兒上也掛滿了笑，色舞眉飛，讚道：「姑娘好本領，比起你爺爺龍門俠隱，可眞是毫無遜色。當眞爺是英雄，孫亦豪傑，各位，你們知道麼，這位姑娘便是龍門大俠的孫女。」

還用他來說麼，便有那不曉得的人，已聽得那知道姑娘來歷的人，爭相說了。

但和尚啊了一聲，合十道：「原來尊祖是龍門俠隱，貧僧失敬了。貧僧好生敬佩。姑娘既然有落脚之處，便請移步。你這兩手受傷不輕，得趕快醫治，才能生肌合口，不留疤痕。」

忑怪，小蕭瑤在和尚面前，不但臉兒紅紅，而且面上流露出驚訝之色。

那張老爺聽說，忙道：「那就快走，小店不遠。」

只見兩人抬了一乘轎來，船家當先奔來，說道：「正好有一乘便轎在此，請姑娘上轎。」

和尚連說：「好好，姑娘手上的血才止，休牽動傷口，乘轎最好。」

當下一行人，越聚越多的，簇擁着小蕭瑤的轎子，直奔那店家。

小蕭瑤雖能行走，但面容已慘變，那手掌上的血雖然止了，但已是血肉模糊，尤其是兩手的大拇指下，已然見肉，她看明白了，自己也嚇壞了，而且九月已天寒，她全身濕透了，出水被涼風一吹，那會不冷得發抖，只不過當着這麼多人面前，她咬緊了牙關，强忍住了，那牙齒才沒捉對兒厮打。

老店家的老伴兒倒健在，唸佛唸個不住口，忙不迭尋出衣衫來替她換了，老店家也燒了碗薑湯來，給她飲，小蕭瑤才覺得暖和了些。和尚已在外催促，道：「阿

彌陀佛，女施主快出來醫治，傷口太大，又入了水，須防破傷風。」

雖說血已止了，但換衣衫難免又動了傷口，那血又滲了出來，她也又感到痛得難以忍耐了，但老店家道：「姑娘不用出去了，外面的人未散去，店堂中又有風，不如請大和尚進來，有道是病不忌醫，何況他是個出家人。」

小蕭瑤道：「說得是，張老爹，你請那位大師進來吧，却是外面人聲嘈雜，請張老爹命他們散去吧，你說我沒事，不用他們費心。」

張老爹應了，即刻出來，請和尚入內，那船家和船上的衆人，更是翹首焦急探望。

張老爹道：「蕭姑娘沒事了，各位放心，請回吧，吉人天相，有這位大師在此，必能痊癒。」

那船家那裏肯走，定要當面拜謝了才罷。

張老爹說道：「各位錯了，施恩若望報，怎能稱俠義，再說，蕭姑娘正在裏面療傷，一時也不能出來相見，倒休騷擾了她。」

張老爹硬把衆人推出門外，索性把門也關上了。却見他的老伴兒走道：「不用進去了，蕭姑娘說：她有話問大和尚。」

張老爹一怔！姑娘有甚麼話要問大和尚？却又不願人聽到的？

那老伴兒嘆了口氣，說道：「我瞧，姑娘的面色不多妥，我替姑娘換衣衫時，幾乎嚇得暈了，那雙手眞怕人，怕不是不願我們見到了。」

張老爹點了點頭，道：「姑娘心腸好，又好强，你說得有理，倒是別進去，你快去準備菜飯。」

張老爹仍然忍不住，偷偷在門口望了一眼，那小蕭瑤可不是咬緊牙關，已痛得滿頭大汗麼，不，不僅是汗，而且痛得連眼淚也流出來了。

有道是英雄不流淚，流淚亦不願人知，心想：「不料老伴兒倒有見識。」

張老爹悄悄地退了出去。

千里求藥

那是眞的，小蕭瑤痛得連眼淚也流出來了，但她可沒閉上眼睛。

那和尚吐了口氣，直起身來，說：「好了，難爲了姑娘，明知不可爲而捨身救人，令貧僧好生敬佩。姑娘吉人天相，這雙手不但能保全，並且能復原如初，只不過貧僧得留下來，按日換藥。」

小蕭瑤愧形於色，道：「多謝大師，今日實是我不自量力，若非大師相助，我和那全船的人，都沒命了……」小蕭瑤才擺了一下手，那意思是不讓和尚開口，不料只那麼輕輕動一下，她已緊皺了眉頭，而且咬緊了牙關。

和尚愕然道：「姑娘，你說甚麼？」

小蕭瑤道：「大師，我雖自不量力，但也還不致連大師相助也不知道，我被牽索彈出水時，看得明明白白，若不是大師以無上金剛彈功相助，即時抓住那牽索，我那還命在，那滿船的人，必也葬身魚腹了。」

小蕭瑤肅然生敬，大和尚却眞愕然了。適才是假，這次可是眞。

小蕭瑤又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大師，你敢不承認。」

她不但肅然生敬，而且對和尚的感激之情倍增，和尚不但替她療傷，挽救了她這一雙手，不致成爲殘廢，尤其是和尚救了她和那滿船人而不居功，令她不致在那麼多人面前丟臉，令她更是感激。

原來在小蕭瑤被牽索拖入水，眼看就會沒頂之頃，被這和尚即時趕到，抓緊了牽索。以無比的神力，眞個是力挽狂瀾於既倒，穩住了船身，那牽索綳得緊了，小蕭瑤也才彈出水面，只因那時岸上人全都全神貫注在她身上，小蕭瑤確也盡全力，拖曳那船近岸，是以沒人注意到救難的人，乃是這和尚。

和尚忙道：「若不是姑娘搶先一步，抓緊了牽索的中段，把牽索拖出水來，貧僧不敢打誑語，姑娘你也明白，貧僧又豈能趕到及時，姑娘休如此自謙，憑貧僧一人之力，穩住了船身則可，又豈能拖得近岸來，是以雖助了一臂之力，姑娘實是第一功。」

小蕭瑤明白，和尚仍然在打誑語，皆因她彈出水來後，兩手雖然抓緊牽索不放，那瞬間，雖還不覺疼痛，手掌却已見骨，那還有力量拖曳船隻近岸來，只不過她搶先抓住牽索拖出水來，那倒也是實情，是以心下好過了一些。

敢情她被岸上人和那船家驚讚感激時，慚愧得臉兒紅紅，是這個緣故。

小蕭瑤吸了口長氣，徐徐吐出，而且把眼睛閉上了，因爲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來，心下的餘悸尤存。任和尚怎麼說，小蕭瑤對和尚的感激之情，亦是有增無減，因爲不但救了她的命，而且挽救了她爺爺的英名，不，該說是增添了她爺爺龍門大俠的英名。因爲現在大夥兒全知她是龍門大俠的孫女兒了，她身邊又似响起了張老爹當着大夥兒面前的讚譽之聲：「爺是英雄，孫亦豪傑。」

就在這瞬間，外面又响起了打門之聲，只聽張老爹問道：「誰啊？」

原來是那船家帶着酒樓的夥計，送了一席酒菜來，來的人還眞不少。

只聽那船家道：「姑娘救了我們滿船人的性命，不但是我那船上人，還有船上的客商，我們無以爲報，張老爹你說得不錯，姑娘救苦救難，又豈是望我們報答的，還不是聊表我們一點心意，並來問候姑娘，那手傷不礙事麼？」

和尚已聞聲走了出來，合十道：「各位都請放心，有個十天半月的調養，便會痊癒了。」

船家道：「若眞如此，那是上天有眼了，若因救我們而令姑娘她……張老爹，你是不知道，我們水上人可見得多了，兩手若被牽索所傷，就算不殘廢，也再不能做重活兒了，且還從沒看過像今日姑娘一般，傷得這麼厲害的，姑娘若眞能痊癒，我們可安心了些……。」

只聽張大爹道：「大師，他說的可眞，蕭姑娘她……眞能痊癒麼？」

和尚大聲道：「出家人不打誑語，這位姑娘實是傷了筋脈，却因醫治即時，貧

僧已替姑娘接合了，必能痊癒，各位休得多禮。」

只聽那船家千恩萬謝，道：「便是大師的齋飯，我們也一併備了送來。對了，我幾乎忘啦，酒家聽說這酒菜是孝敬蕭姑娘，說甚麼也不收我們的銀子，說龍門大俠在生時，來去總在他們那酒樓飲酒用飯，聽說姑娘救了滿船人，倒因而受了傷，好生敬重，也要表示一分敬意，和我們爭論了半天，才允收下一半。」

隨聽有人道：「張老爹，我們不敢擾了姑娘的安靜，我們這點敬意，請張老爹你轉達了。」

張老爹道：「這這……其實舍間也已備下了，各位既然如此，倒不好辜負各位這番誠意了，老漢這裏替姑娘多謝了。」

和尚說：「阿彌陀佛，各位施主請回吧，姑娘需要靜養。」

只聽是是連聲，脚步聲也隨之遠去了。才聽張老爹低聲道：「大師，你蕭姑娘她……眞沒事麼？」

和尚道：「老施主請放心，和尚不打誑語，貧僧這葫蘆中的藥雖非仙丹，雖不能醫治百病，但對跌打損傷，却能藥到傷癒。」

小蕭瑤明白，和尚大聲說話，是說給她聽的，她也相信，這和尚竟已練成了金剛彈功，武功非常可知，必也是名門正派，武林中各大門派，各皆有其治傷聖藥，她豈有不知道的。却是聽和尚先前一說，才知傷了筋脈，不怪和尚替她療傷敷藥時，任她如何好强，也痛得連眼淚也流出來了。

那和尚又道：「只是仍要勞動老施主走一趟，貧僧這裏有一個藥方，即去配來，且須即刻煎服，給蕭姑娘服下，貧爹暫且別過了。」

張老爹道：「大師，你……要走！」

和尚道：「快則明日午夜，最遲後日貧僧必返，老施主有所不知，姑娘這傷雖然必可痊癒，但要生肌復原如初，貧僧還得去秦中走一趟，另替姑娘求取藥物。事不宜遲，我這就上路了。」

張老爹說道：「大師不吃些齋飯再走麼？」

和尚道：「貧僧不能遲延，有道是藥到方能病除，救兵如救火，要救姑娘，得分秒必爭。」

張老爹聽和尚這麼說，那還會阻攔，立即把和尚送出門外。

小蕭瑤聽得淸淸楚楚，心下對和尚更是感激，而且知道和尚此去取藥，必不在近處，雖說過了黃河，便是秦中地了，以和尚的武功，日夜兼程也要一天多才能趕回來，來去必有數百里地，教她怎會不感激。那張老爹去了好一陣子才返來，他的老伴兒正急得了不得，因爲小蕭瑤自兩人走後，她那兩手不但漸漸又感到痛了，而且劇痛難當。臉色也越來越蒼白了。

張老爹道：「快煎藥，蕭姑娘服下就好了。」

不料小蕭瑤把藥服下，不多一會，竟漸漸昏迷了，終於人事不醒。

可把張老爹那老伴兒嚇壞了，張老爹却道：「你不知道，這藥叫甚麼麻肺湯，那和尚知道他走後，蕭姑娘必然劇痛，故而麻醉她一日夜，令她不覺痛楚，你休大驚小怪。說起來，好心眞有好報，姑娘捨命救人，就來了這個大和尚，原來和尚上驪山去了。」

他那老伴兒大吃一驚，道：「驪山！此去兩百多里地，一去一來，一日夜怎能回得來。莫非他會飛，和尚是神仙？」

張老爹道：「若是神仙，可就連一日夜也不用了，人家有本事的人，走起路來，可也和飛差不多了。」

正說間，那小禿子恰好把小蕭瑤買的東西送上龍門山，回到店裏來，張老爹說：「小禿子，你快吃飯，還得走一趟，蕭姑娘現在我們店中療傷，去對谷爺說，請谷爺放心。」

眼前有色

那和尚直到第三天，行前所說的最晚時刻，才趕了回來，還偕同一個頭髮已花白的中年人而來。

張老爹跑進跑出，何止百十次了，兩老夫婦更是一夜不曾闔過眼。

張老爹一見和尚，迎奔上前，叫道：「大師回來，可好了。」

和尚一怔，道：「可是那姑娘……」

張老爹道：「蕭姑娘尚未醒，氣息也越來越微弱了，臉上連一些兒血色也沒有，只怕不好。」

那與和尚同來的中年人道：「且休躭擱，快進去，我早已在担心了，果不出我所料。」

三人奔進房去，只見那老婦老淚縱橫，張老爹與和尚都嚇了一跳。那中年人搶到床前，一探姑娘脈息，說：「不要緊，總算咱們來得及時，也還有救，只不過要費些手脚。」

那人立即取了兩顆藥丸，把小蕭瑤的咀托開，也不用水灌服，只是把小蕭瑤扶起來，一陣推拿拍打。

張老爹叫道：「現在好了，她活過來了。」

中年人把蕭瑤放下睡倒，道：「這姑娘又沒斷氣，怎說活過來了，但也並不就好了。」

隨命張老爹取杯溫水來，另又取出一瓶藥丸，把藥化了，給她服下。中年人瞧了和尚一眼，咀唇動了動，顯然見張老爹在側，要說甚麼，又忍住了。

和尚道：「老施主暫請出房，備些粥食，姑娘醒過來，必然要飲食，這裏有我兩人，不用老施主相助，再有一言，我等沒呼喚，不可進屋，尤忌有人來打擾。」

小蕭瑤已然有氣了，顯已回生，張老爹已放下心頭大石，道：「大師放心。老漢已兩日沒開過店門，也從不敢放人進來，却是鄰里船家，不斷有人問候姑娘。」

和尚道：「最好，老施主守在外面，任誰也不許進來。」

張老爹才一轉背，那中年人已埋怨道：「你這和尚也太胡鬧了，這麻肺湯也隨便可施爲的麼？何況你又加重了份量。」

和尚道：「我豈不知厲害，只是有一天功夫就可尋到你趕回來了，偏你不知跑到那裏去浪蕩逍遙，足足等了你一日，才等到你回來，少說費話，快用藥吧！」

原來這中年人人稱無憂叟，近年來在驪山白雲崖上定居下來，醫術已到通神的地步，修煉的是內家功夫，武功雖不見如何了得，當今的武林高手，倒多半和他相交莫逆，因其四海任遨遊，一生逍遙自在，是以人稱無憂叟。却很少人知道，無憂叟非是無憂，若不然怎會未老兩鬢已斑。

無憂叟道：「好險，連我也嚇了一跳，若是咱們來晚了一個時辰，姑娘的性命就不得了，藥已用了，但我這藥可不是仙丹，禍是你闖的，也只有你方能解救得了她。」

和尚道：「你這是怎說？」

無憂叟道：「誰敎你把藥用錯了，雖然你是好意，不忍她痛楚，却不知這痲肺用的量過份了，服用的人又失血過多，旁邊又無人以內功眞力助其已然貧乏的血液循環，你倒想一想，那會是甚麼後果。」

和尚驚道：「果然我想不到，滿以爲日前才與你作別，你也說過不下山的，滿以爲一到就能尋到你，有你前來，還担心甚麼，聽你這麼說，姑娘的體內的血液已凝結，血管也硬化了！」

無憂叟道：「幸好，我說幸是早到一刻，這位姑娘眞個吉人天相，若然血液凝結，血管全部硬化，早已沒命了，雖然如此，但一些微血管中的血液，却已凝結了，實非藥力所能爲力的，就算姑娘醒來，也成了廢人。」

和尚急了，道：「我本是一番好心，這豈不是害了她，難道沒法醫治了麼？」

無憂叟道：「只是我才束手，只有你才能救得她，只不過……」

和尚道：「我能够……我明白了。」

無憂叟道：「我知你已練成了金剛禪功，這姑娘只不過失血過多，並無病痛，痲醉的時候過久，除任督二脈之外，微小的血管喪失了功能，是以便有仙丹妙藥，也不能透達全身，要救她的話，首先得借你掌上的熱力，替她推拿活血，然後我再用藥。」

和尚面有難色，道：「這個……我……明白。」

無憂叟道：「事不宜遲，越遲越是難救，我也明白，要用你掌上的熱力，透入她肌膚，非脫去她的衣衫不可，但你是個出家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已悟色空，那又何妨，而且病不忌醫，救命要緊，禍是你闖的，也非你不能救，趁她尚未清醒，可得趕快。」

和尚急道：「你……那去，難道別無法兒可救麼！」

無憂叟已站起身來，說道：「我得去配製藥物，你這不是多此一問麼，快替她脫衣行功，救人要緊。」

無憂叟邊說邊走，話聲未落，已出了房，且把房門反扣了。

其實無憂叟那是要配甚麼藥，小蕭瑤的血一活，痲肺湯的藥力就會漸漸自然消失，抵抗力一增强，便能活動自如了。

但小蕭瑤並不小了，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衣衫盡脫，又不用他在旁相助，雖說病不忌醫，可還輪不到他來醫治，她若知覺一復，知道她赤裸的身邊有兩個大男人，只怕救活了她，又會羞死了她，是以急忙避過了。

無憂叟見那張老爹夫婦，兩雙焦急的眼睛，總不離開他，雖然焦急，却不敢顯露出來，因爲他計算時刻，小蕭瑤早該醒來了，因爲和尚的功力，是他所深知的。

却不料幾乎過去一個時辰，那房門才開了。無憂叟當先奔入，那知小蕭瑤已穿回了衣衫，但躺在床上，毫不動彈。

無憂叟一怔，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我判斷有誤？」

和尚的聲調好生怪異，說道：「你說得不錯，這姑娘已沒事了，只不過我點了她的穴道，不讓她太快醒來，是在她快醒來，却神智又尚未清的時候，你替她解開吧。」

打從無憂叟進來時起，和尚一直背對着他，無憂叟看得出，和尚的耳根不但紅了，甚至連脖子也紅了。

無憂叟忍住笑，確是難爲了和尚，美色當前，何況這姑娘罕見的美，這麼美的姑娘在他面前裸體橫陳，只怕便是得道的老僧，定力再强，也難免不動心的，何況這和尚血氣方剛，才不過中年。

無憂叟心想：既然眼中有色，又何云空，何況和尚不僅眼中有色，還得運掌在這姑娘的裸體上推拿。不怪耗了這麼半天了，總算和尚還有幾分定力，否則也不能施爲金剛禪功了。

無憂叟不敢怠慢，忙替小蕭瑤解了穴，張老爹恰在這時帶進一人來。

原來張老爹先前以爲蕭姑娘得和尚醫治，必然沒事，不料過了約定的時刻，和尚不返，姑娘的氣息幾乎沒了，這才着急了，即命小禿子去請谷牧前來。

谷牧聽說小蕭瑤爲救一艘斷牽的船傷了手，那小禿當時不在禹門口，回到店中，那一陣擾攘又已過了，又見姑娘安靜的躺在床上，只道傷得不重，是以谷牧也不在意，既在張老爹店中暫住，他也放心，待得小禿子再上龍門山，聽說小蕭瑤如此這般，這方急忙忙奔下山來。

谷牧隨張老爺進得房來，恰好小蕭瑤睜開眼來，一個兩鬢已斑白，頭戴逍遙巾的人在床前，先已放了心。

張老爹道：「這位先生，便是適才出去的那位大師遠去秦中請來的。原來蕭姑娘已經醒來了，先前可眞嚇了一陣子，不料小禿子前脚出門，大師和這位先生也到了。」

谷牧一見小蕭瑤沒事，忙拱手道：「多謝先生，尚未請教怎麼稱呼？」

無憂叟呵呵一笑，說道：「讓我猜猜看，令師可是龍門俠隱蕭讓蕭大俠，閣下姓谷，是麼？」

無憂叟和他一對面，谷牧已看出來了，忙道：「先生原來也是我輩中人，啊！驪山白雲崖，有位無憂叟，可是……」

兩人相視大笑，無憂叟知道小蕭瑤是甚麼人了，當然知道他是谷牧，谷牧聽說先生是由秦中請來，武林中頭戴逍遙巾的只有一個，還會不知他是無憂叟麼，兩人彼此都聞名，却都少在江湖上行走，是以聞名不相識。

谷牧道：「尚未請教，那位大師稱呼，怎又匆匆去了？」

無憂叟一怔，聽說和尚匆匆走了？聯想到適才所見，心中不禁昇起一團疑雲，

忙瞧小蕭瑤，姑娘的目光却茫然瞧着屋中的三人。

無憂叟道：「這和尚大廟不收，小廟不留，其實我也不知他怎麼個稱呼，他自稱野和尚，我們也叫他野和尚，我也不知他野到那裏去了。」

谷牧却毫無所聞，也不在意，已走近床前，無憂叟忙又說道：「正是，替姑娘治傷要緊。」

當下把小蕭瑤的手掌都瞧了瞧，谷牧道：「先生你看來，她沒事麼？」

無憂叟道：「好好，野和尚這藥，其實極好，姑娘掌上已生肌了，少林治傷聖藥，比起老夫的藥來，只有更好的，只不過傷得太大，要想復原，得整一整形，趁肌肉初生，待我小施手術，便能復原如初了。」

谷牧道：「有勞先生了。」

無憂叟不讓小蕭瑤坐起身來，道：「姑娘放心，雖然要施縫割之術，但姑娘不會痛楚的。」

說着，已從懷裏取出個小包來，裏面竟是針綫和幾把各式各樣的小刀，針非平常所見，綫亦粗黑，非絲非棉。

小蕭瑤知道這先生閉住了她臂上的幾處穴道，不怪絲毫不覺痛楚了，其實她剛醒過來，四肢仍感到痲痹，神智是清了，感覺却未盡復。

無憂叟先割後縫，不怪他要小蕭瑤躺下，不准她瞧了，便谷牧在旁見了，心下也一陣陣緊，因爲無憂叟不但割去她掌上的腐肉碎肉，且還挑出幾根深刺入掌中的竹籤來，這一來，那原已止了的血，又把一塊墊在她掌下的布巾染紅了。

無憂叟一面施手術，手不停，那嘴也沒停，問起當時的經過，更讚不絕口。

谷牧道：「是自不量力就眞，當年我也親見師傅挽救過一艘斷牽的船，但那是在寒冬時候，枯水季節，那船也不大，今當春汛之期，水流更湍急，船也大了許多，若不是遇到那位大師，她這小命兒早沒了。」

無憂叟道：「姑娘的胆識却也過人，雖然受些痛苦，却救了滿船人的性命，眞個强爺勝祖了，好了，不用十日，連藥也不用換，姑娘這雙手上，疤痕也不會留下一條來。」

原來無憂叟故意找話和小蕭瑤說，分散她的注意力，其實，當時的經過，和尚在後，旁觀者清，比小蕭瑤更清楚，無憂叟已早知道了。

谷牧道：「多謝先生……」一時作起難來，這無憂叟老遠從秦中趕來，當眞該如何謝人家呢？他雖久聞無憂叟之名，但所知不多。

却是無憂叟老實不客氣，一面收檢醫具，一面說道：「谷爺要說謝，那可見外了，姑娘爲救人而傷，好生令人敬佩，却是我得留下來，拆了綫才能走。」

張老爹道：「我們這禹門口乃是北走河套，通塞外的必經之地，倒也有像樣的棧房。」

谷牧正爲難了，要知山中隱居生活，非常簡樸，自從他埋葬了蕭瑤，也像連他自己也埋葬了，可說是僅爲了小蕭瑤才活着，老蒼頭死後，更連一個下人也沒有，房屋雖有，除了居住的兩間外，早已塵封了，聞言忙道：「恁地時，有屈先生一行，倉卒間，好生怠慢。蝸居荒僻狹小，也諸多不便。」

無憂叟道：「最好，便是姑娘也被遷去棧房中居住，老夫也好照應，要知遲了兩日，雖有少林的治傷聖藥保住了，也要防萬一之變。」

谷牧當下再三謝過了張老爹，人家的臥房被小蕭瑤佔用了兩三日，這幾日中，連生意也沒做了，全爲了照顧小蕭瑤，又豈是幾句話能謝的。

小蕭瑤已能下床，表面上看來，她只是傷手，不碍行動，但無憂叟瞧着不禁直點頭，心想：野和尚年紀不大，不料禪功竟已如此深厚，一個痲醉了兩日不能動彈的人，起身竟和沒事人兒一般。

谷牧請無憂叟在棧房住下，却好，有個小跨院空在那裏，除了靠東牆一明兩暗三間外，裏邊還有獨門獨房一個房間，給小蕭瑤住了，倒是再恰當不過。

消息可傳遍得眞快，張老爹才把粥送了來，那船家率衆也來了，聽說姑娘已起了身，住到這店裏來，立即趕了來，定要叩謝。亂了好一陣子，谷牧好不容易把船家和更多前來瞻仰女英雄的人遣走了，說：「她一個小人兒，如何當得起，不料船家又送了席酒菜來，定要谷牧收下。

無憂叟走來，捋髯笑道：「谷爺若不收下，他等心下也不安。」

谷牧也呵呵笑道：「既然先生已吩咐下了，你們就放下去吧。」

谷牧隨轉面對無憂叟道：「却是我等叨先生的光了。」

無憂叟一怔，道：「這是怎說？」

谷牧道：「原來先生不知，這酒席是專爲先生送來的，船家聽說先生一到，小徒即能下床了，是以送這席酒來謝醫。」

無憂叟倒洒脫得很，點頭道：「原來如此，我等若不收下，他們心下也不安，此間民風，較之秦中更加淳厚可喜，倒不可拒人於千里之外，谷爺沒見麼，你這麼一點頭，他等已喜形於色！」

那小院中好不容易才清靜下來，谷牧才想起大和尚來，道：「便是我尚未向大師致謝，不知去了何處？先生一再提及少林，若非少林弟子，又豈會有少林的治傷聖藥。」

無憂叟竟然避開谷牧的目光，任他怎鎭定，可也是逃不過谷牧的一雙銳利的眼睛。

忑怪，怎生提和尚，無憂叟顯現得不安起來？

無憂叟道：「這是我也奇怪，野和尚奔走了兩日夜，把我從老遠捉了來，這野和尚倒一聲不响，竟自去了？」

無憂叟顯然顧左右而言他，避過谷牧的問話，不願回答。谷牧心下暗暗生疑！

綺夢驚魂

酒席筵間，無憂叟見谷牧一再提及和尚，並問起當時那野和尚及時相助的經過，小蕭瑤說來不但不遲疑，而且感激敬佩之情，溢於顏色，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塊大石。

心下想道：「看來這姑娘被野和尚脫光了衣服，替她舒筋活血，必是毫無所知，否則豈會連臉兒也沒紅一下，不是羞，只現愧色。」

小蕭瑤道：「若不是大師及時現身，我早已沒命了大師抓住了斷牽，牽綳得直了，我也被彈出水面來，才知是大師力挽狂瀾，也幸虧離岸邊不遠，那水不深，我也才能脫着實地，力曳之下，加上船家同心合力，總算把船靠岸了。」

谷牧也驚疑道：「這位大師看來不過中年，不料竟有這麼大的力道。」

小蕭瑤道：「慚愧，那時全都瞧着我，要不也祇有望那船的，是以岸上人雖多，竟無知道是這位大師救苦救難，那船家那會知道，他們越是對我千恩萬謝，令我也越是慚愧。」

無憂叟更正容道：「不然，姑娘你說對了一句，這野和尚助了你一臂之力是眞，說他力挽狂瀾，却不盡確，要知若不是姑娘拚死抓住了那斷牽，令那船的去勢緩了，和尚縱有天生的神力，也不能爲功的，何況若不是緩了那船的去勢，和尚又豈能趕得及抓住那斷牽，是以，和尚雖然功不可沒，但姑娘仍是第一功。」

谷牧點頭道：「先生說的怕也不是實情，但若不是大師非常人，手上有數千鈞之力，豈能得救，不瞞先生說，爲了小徒年幼，我已多年未下龍門山了，對江湖中事，竟是一無所知，早年雖也結識得一些江湖中人，也多爲鬼了，武林中竟出了大師這樣的人物，是以也毫無所知。」

無憂叟笑道：「谷爺你又說錯了，這野和尚在江湖中來去，知道他是非常人的，大概除了我，也沒第二人了，然我亦不知和尚的法號，上下怎麼稱呼，他要我叫他野和尚，我也叫了兩年多了。」

「兩年多了？」谷牧說：「先生已和大師相交了兩年多，竟也不知他怎麼個稱呼？」

他在點頭，不在問了，心想：又何必問，一個相交了兩年的人，當然視作朋友了，竟也不以姓名相告，那自是有難言之隱，人家旣然不說，是朋友，又怎會强人所難，換了我來，也是不再問的。

谷牧把無憂叟的一些零碎語句，在心下串連起來了：

和尚身有少林治傷聖藥？

和尚大廟不收，小廟不留？

和尚對朋友亦不以法號相告？

谷牧又在點頭了，因爲他不問也明白，這和尚必是犯了甚麼過錯，被少林寺趕出了門牆。

他也更知道一點，和尚不是壞人，要不然怎會數百里往返，從秦中驪山去把這無憂叟請來，只不過爲了一個初相識的人，暗中助了一臂的姑娘，他的徒兒，一個黃毛丫頭。

小蕭瑤叫他谷叔叔，因爲他不但傳授了她一身功夫，而且養育她成人的，他喜歡小蕭瑤這樣叫他，這樣更覺得親切些，和蕭瑤在地不成連理枝，在天亦不能成爲比翼鳥，這樣稱呼，不也和蕭瑤更親近些麼。

多少年了，小蕭瑤也長到十七八歲了，他却仍然忘不了那個縈懷的小師妹。

天若有情天亦老，何況他是人，谷牧更衰老了。

他又嘆了口氣。

無憂叟也嘆了口氣，龍門大俠的後代，突然之間，絕跡江湖，而武林中人，全知龍門大俠有女，有徒兒，日子久了，豈會沒一些傳聞，無憂叟也聽到一些傳聞，隱隱約約，也知道一些。

那麼，傳聞是眞的，因爲他也從谷牧無心之言中，證實了一件事，龍門大俠除了他這個大徒兒，再無後代了。

爲甚麼人家叫他無憂叟？就是因爲他不但少聞，少問，而且別人的事，他從來就不聞不問，隨遇而安，自在逍遙。

無憂叟知道龍門大俠無兒，那又何來孫兒，這小蕭瑤一定也不姓蕭。

但事不關己，又何必問呢？心下雖也難免生疑，但他一聲呵呵，心下的疑雲頓掃。

難得遇上一個在江湖上行走的武林中人，谷牧問起一些師門的故舊友好，竟無一人尚在人世的了，不禁點頭嘆道：「是的，我是眞老了。」

無憂叟道：「谷爺，你不是眞老，只因你長年不下龍門，不過……」

無憂叟不說下去了，一個精通醫理的人，如何會看不出來，論年紀，這谷牧不該如此蒼老的，老的是他的心境，這谷牧是衰老，而且不久人世了。

谷牧的目光落在小蕭瑤身上，苦笑道：「總算她已長大成人了，也許這是天意罷，這時候得遇先生，先生和那位大師不但是武林前輩，更古道熱腸，我有一句交淺言深的話，尚求先生俯允。」

無憂叟一怔，道：「谷爺，你我一見如故，何出此言？老夫若能效勞，必不敢辭。」

谷牧道：「這番承先生不遠數百里而來，而且一日之間趕來，先生古道熱腸可知，小徒今後難免去江湖中行走，尚請兩位多多照顧。」

無憂叟不禁暗皺眉頭，這谷牧豈僅衰老，且已心力兩枯，看來已眞不久人世了，忙道：「谷爺說那裏話來，姑娘家學淵源，更溫柔得不似武林中人，非逞强好勝者，谷爺你儘管放心。」

無憂叟心下却想：「可惜這姑娘太柔了些，不但沉默寡言，在人前更有些靦覥，那像是武林中人，一個女孩兒家，太過溫柔，若是平常人家不出閨門的，倒是好事，在江湖上行走麼……」

無憂叟在心裏搖頭，偏是這蕭姑娘天姿國色，又從未在江湖上行走過，甚至相識的人也沒多幾個，那江湖中何其險惡，多少浪蝶狂蜂，不入江湖，孑然一身已可慮了，何況入江湖行走。

谷牧道：「大師怎生仍不見返來，想必有事故去了，可惜未請教益。」

無憂叟道：「這野和尚不返，我倒不以爲奇，這兩年多來，來時總是突然而來，去也不辭而別，這也就是我明知他不叫野和尚，仍以野和尚相稱之故，谷爺不用等了，我們用飯吧，姑娘也該歇息了。」

三人飯罷，那小蕭瑤雖無倦容，但却以手支頤，一言不發，若有所思，眉頭也始終微蹙。

無憂叟給她服了兩粒藥丸，說道：「此丸與手肋無關，姑娘躺了兩日，這藥丸不但能助姑娘舒筋活血，也可助姑娘一夕安眠。」

無憂叟隨對谷牧說：「尚有一事，不敢相瞞。」

當下把野和尚爲免小蕭瑤痛苦，而他去來秦中需時，是給小蕭瑤服了痲肺湯之事說了，道：「雖然姑娘躺了兩日，却會感到倍常疲倦，反而更難入眠，我知谷爺已久未下山走動了，今日已感到勞累，最好也服兩粒。」

谷牧謝道：「先生奔波數百里，又豈不辛苦，也請早安息，明日再請教。」

目送谷牧把小蕭瑤送去那獨門獨戶的小房，無憂叟也回入房中，聽得谷牧回房了，連外面店堂中亦沒聲息，無憂叟非是不倦，却久久不能睡，越想，越覺得野和尚的行徑，好生怪異。

他知道，野和尚去而不返，必有事故，這兩日中，和尚和他同道趕路，眞是寸步不離，有事故他豈有不知的。

但和尚不返，也必有事故，無憂叟眼前又浮現出小蕭瑤房中的情景，登時跳了起來。

野和尚可是走火入魔了！

蕭姑娘天姿國色，身上穿着衣衫，亦難掩那健美的胴體，更何况裸露在和尚面前，又何况和尚還得替她全身推拿。

無憂叟怔住了，也嚇了一跳，若然眞的如此，他豈不也毀了和尚。

他聽得谷牧回房了，却是這一分神，反倒冷靜了些，他也失笑了。

若然和尚走火入魔，這野和尚還能行動麼，當然不是，但野和尚當時連脖子也紅透，甚至不敢面對他，便沒走火入魔，也差不了許多。

無憂叟莫沒譏笑野和尚定力不够，不悟色空，反而感到有些愧咎，今日實是難爲了這和尚，但當時又救命要緊，又別無可選擇的，雖然苦了和尚，却救了蕭姑娘的性命。

「誰教他亂用藥呢？」無憂叟心想：「也眞怪，和尚旣會用此藥，豈有不知藥的藥性，倒更加重了藥的份量？」

除非和尚對姑娘生了憐惜之心。

無憂叟一拍大腿，這蕭姑娘手上的傷，和尚的治傷聖藥便可醫治的，却不辭辛苦，特地遠去秦中把他找來，不過是不令姑娘手上留下疤痕而已，和尚爲何要把姑娘痲醉，自是不忍見她痛苦。

和尚對這蕭姑娘，分明已然生情，食色性也，和尚亦是血肉之軀，豈會無慾，不過被壓抑了，常言說得好，和尚是色中餓鬼，慾念一生，必然倍常强烈，自然而然又當然。

無憂叟越想越明白，也越是不安，正因和尚匆匆走了，而且一去不返，心下非但不恥笑和尚，倒更加對和尚敬重了。和尚心下魔生，是逃避去了，他已遠遠逃避去了，又豈會再回頭來的。

果然，無憂叟在店中一住數日，野和尚一直不見露面，每當谷牧問起，倒替和尚遮掩了，說野和尚爲人一向如此，隨緣來去，無掛無牽。

無憂叟道：「要不，也不叫野和尚了，他一生不爲己，也爲他人忙，想必又遇上了需要他救苦救難之事，另有功德要忙的。」

無憂叟趁閒暇無事，倒眞想替谷牧細心診治，那知一把脈，登時就心往下沉，那谷牧本已近花甲之年了，一個自幼練功夫的人，這年紀可不能算老，但谷牧却已病入膏肓，顯然已不久人世了。

無憂叟想不動聲色，不料谷牧慘然一笑，說道：「先生不必驚疑，我雖不懂醫理，却知早該長眠地下了，之所以不死，只因小徒尚未成人，不忍捨她而去，每一想及我這兩眼一閉，她從此伶丁孤苦，又有何面目見她娘於九泉之下，是以才苟延殘喘。」

無憂叟道：「谷爺的內家功夫，可見深厚，本該享遐齡，何苦自戕，現在……實是爲時已晚了。」

谷牧倒爽然一笑，說道：「生而何歡，死又何懼，我之不早死，只因有小徒在，而今責任心願都了，也該是我瞑目的時候了。」

無憂叟目光如炬，敢情人家早知已不久人世了，他說死而何懼，還眞是視死如歸。

無憂叟一聲浩嘆，藥醫不死人，若然立意求死，縱有神醫仙丹，又有何用。

谷牧沒有吐露半句，但無憂叟這幾日中，就僅知與所見到的，對這谷牧的過往，已知道一多半了。其實谷牧的一雙眼睛，已吐露了心中的隱秘，每當小蕭瑤來到他面前，谷牧的眼睛總是一亮，但變化也眞快，瞬又黯然神傷，那瞬間，谷牧也顯得更其衰老。

無憂叟看得出，這谷牧對姑娘慈祥而缺乏親切之情，龍門俠隱無兒有孫，生前却曾有一女，這麼多年來，這兩人一直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若姑娘是谷牧之女，却又爲何要認作徒？

無憂叟有意似無意地問過一句：「蕭姑娘像她娘吧？聽說龍門大俠生前有一女，亦是美慧無雙？」

那谷牧便黯然，以點頭作答，却是無憂叟倒急忙岔開了話題，不願令他傷心。他明白了，姑娘來到谷牧面前，令他眼睛陡然一亮，因爲她像極了她娘，在他眼中，姑娘成了她的化身之故。

傷心人，必有難言之隱，不可告人之秘，又何必問。

無憂叟不再問，只問姑娘的傷。小蕭瑤實是罕見的溫柔，她那眼神中，總流露出一股我見尤憐的憂鬱，從小在一個了無生趣的憂鬱的男人身邊長大起來的姑娘，寂寞山中，從沒一個友伴，孤獨得與世隔絕，明白了這些，便不難理解了，這姑娘雖有一身功夫，雖是花樣年華，却出奇的憂鬱了。

無憂叟日日查看她的掌傷，幾日相處下來，正因對小蕭瑤的身世明白更多，本來已極可愛的姑娘，無憂叟對她也更加憐愛了，醫療與看護，自也加倍細心，何況更敬她之所以傷手，是見義勇爲之故。

到了第八天上，小蕭瑤的手傷已復原了，無憂叟可明白，若不是野和尚治傷聖藥，她的手絕不能好得這麼快的，當谷牧與小蕭瑤一再申謝時，無憂叟只有暗叫一

聲慚愧，因爲他不願再提及野和尚。因爲：他始終在懷疑，那日和尚替她脫去了衣衫推拿，這姑娘絕不會是毫無所知的，因爲：她若不是醒了，野和尚也不會點了她的穴道，否則非但前功盡棄，只怕姑娘眞會長眠不醒了，無論如何，姑娘也有過短暫時候的清醒。

小蕭瑤這幾日出奇地沉默，無憂叟總感覺到姑娘在躲着他，便是對了面，或是療傷換藥的時候，她也老是低着頭，這是不是……是不是她雖不言，其實羞臊。

就在這一日，那船家又來了，帶同船上的客商，更抬了一席更豐盛的酒筵來。

谷牧一怔，皺眉道：「前些日已有擾各位了，怎麼又送酒席來，各位怎麼尚未上路？」

那船家道：「只因船斷牽時，灘上石堆多，船尾撞壞了一些，修理了幾日，再說，姑娘尚未復原，我們又怎能安心，不瞞谷爺說，船上的客商，亦住在店中打聽，姑娘的大恩未謝，這位先生老遠從秦中來此替姑娘療傷，又豈可不謝。」

說話間，早抬了兩份禮物來，谷牧不容他們抬進跨院的門，說道：「你等如此，反倒令我等不安了，各位一番好意，我們心領了。」

無憂叟道：「谷爺，我們若是完全不收，他們不安心，收了我們亦不安，這樣吧，酒席收了，我等共此一醉，便是我也要別過了，難得這酒席現成。」

那船家和客商仍要當面叩謝，谷牧道：「那更使不得，她一個小人兒，如何當得起，各位請吧。」

好不容易才把衆人打發走了，偏是小蕭瑤反倒像個閨女一般，躲着不出來，谷牧與無憂叟也不以爲意，皆因眞正救了這夥人的，乃是那野和尚，只因衆目睽睽之下，大夥兒全認定是小蕭瑤救的，說了也無人肯信，如此被人家千恩萬謝，倒只有增加她的羞愧。待得關上了院門，雖沒千呼萬喚，却也三催四請小蕭瑤才出來了。

無憂叟道：「谷爺，我可有言在先，今日不醉無休，我不言別，你不可言謝，今日盡此一醉。」

他和谷牧都知道：今日一別，便是永訣。可憐那小蕭瑤却一些兒也不知道，傷心人，酒入愁腸，他生怕洩漏了一言半語，無憂叟看得出，這姑娘對她的身世竟然一無所知，谷牧一直對她隱瞞，也必有緣故。

好吧，傷心人，往事不堪提，正因永訣，不敢言別，更怕言多有失，却是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兩人眞是盡此一醉了，小蕭瑤只顧默默地替兩人篩酒，兩人只顧飲酒，酒到杯乾，又何愁不醉。

無憂叟道：「趁我尚未醉倒，姑娘，聽我有一言，今日之聚，你我豈是無緣，驪山白雲深處，必能尋到我，你我有緣，相見必也有日。姑娘扶你谷叔叔回房去吧，我亦醉了。」

無憂叟浩嘆一聲，回房去了，因爲谷牧早已伏桌不起。連他也不明白，爲何不敢獨對小蕭瑤，總覺這姑娘沉默得出奇，這些日來，姑娘的一雙眼睛，也分明在逃避他。可是與野和尚有關麼？

無憂叟不知如何，野和尚再未現身，是越怕人家提及，可不是奇怪麼，人家越不提他，他竟然沒來由地感到不妥。又豈僅姑娘的一雙眼睛在逃避他，其實他也不自覺地在逃避小蕭瑤。

小蕭瑤默默地把谷叔叔扶回房去睡下了。出來時，無憂叟的房內已沒了燈火，現在，她走到門口了，大門開在那裏，也還不到二更天，夜空中也還隱隱透射出前面店堂中的燈火，小跨院中，冷月的清輝撒滿地。

但小蕭瑤却疑遲起來，不，是沉重起來了，她再度把跨出門檻的脚步，又縮了回來，現在，夜是這麼靜，谷叔叔又已醉倒了，無憂叟的房內也沒了燈火，她也不怕被人家見到了。

小蕭瑤竟然顯露出無比驚恐來，她，這個在湍急的險灘上，曾經拚死去挽救過一隻斷牽之船的，大無畏的姑娘，竟然畏縮了。

她縮回脚去，却探出了頭來，竟然是怕回到她那小屋而畏縮起來了。

但小院中却是冷冷清清，半個人影也沒有。

難道她怕鬼？

一個在冷冷清清的寂寞深山中，在一個醉酒的，日夜常在醉鄉的谷叔叔身邊長大起來的姑娘，竟然怕鬼？眞好笑。

但小蕭瑤怕得連臉上也變了色，即使在月下，房中沒有燈火，也能看得出她臉上變了色，而且睜大了一雙驚怖的大眼。

她實在不是一個沉靜而又溫柔的姑娘，可惜連谷牧也沒看出小蕭瑤這幾日的變化，她只是在畏縮、羞赧、與疑惑之下，突然沉靜下來，在陌生的，對姑娘認識不多的無憂叟眼中，竟視作是溫柔。

小蕭瑤輕輕踩了一下脚兒，把腰兒挺直了，走出門去了，現在，即使在月光之下，也可看得出來，月光下，她那變色的臉兒，原來是紅透了，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她的心兒跳得有多厲害。

原來，打從來到這客棧的小跨院之夜起，怪異之事就出現了。

是一夜之間發生了，那一晚她回到她那獨門獨戶的小房裏，她感到那麼疲憊。一個躺了兩日夜，被痲醉了兩日夜的姑娘，雖然醒了，沒事了。但豈會不疲憊的。

她躺在床上，聽得明間裏無憂叟和她的谷叔叔仍在說話，一日中難得說上幾句話的谷叔叔，竟和無憂叟說個不休。

她感到疲倦，但不是眞要睡覺，她一直清醒的，她見到床前的明月光，退縮到窗前了，街上早已打過了二更的更鼓，連二更三點也敲過了，才聽得外面靜了下來，那明間的燈火也熄了。

眞的，她一直是清醒的，只是疲倦得不想動彈一下，看來像熟睡了一樣，就在那瞬間，窗戶忽然開了，輕悄悄地，若不是拂面風涼，她幾乎也沒發覺出來，夜風過勁，當然是風把窗戶吹開來了。

她嘆了口氣，因爲她疲倦得不想動彈，才想到她分明在入夜時關了窗的，忽然間，窗口一暗。

但只是那麼一瞬間，窗口又暗而復明了。

是浮雲遮月麼？一定是的，她在龍門山上，也有過無數月明不眠之夜，那浮雲

打從月下飄過，眼前就會一暗的，只不過並非乍暗乍明，而是緩緩地暗下去，又緩緩復明。

小蕭瑤才覺得有些奇怪，本不想動的，也坐起身來了，還是把窗戶關上吧，風這麼涼。

不料，就在她一側身，她的兩掌重傷，不能着力，起身，非先側身不可，就她坐起身來，尚未轉過身來的功夫，陡間然，她感到一陣昏迷，又躺倒了，倒下，緩緩地倒下去，像有人托着她的身子。

她昏迷了麼？既然感覺得出有人托着她的身子，可知心下也仍然有些明白的，只是，渾身軟綿綿，一點力氣也沒有，也使不出勁來，甚至抬抬臂也不行。

小蕭瑤嚇壞了，因爲她感到昏迷的瞬間，身子分明一震，跟着有了酸痲的感覺，而且瞬即透達全身，便是她不會點穴，可也知道穴道的部位，那酸痲的感覺，是從身上兩處穴道上蔓延開來的，只不過太快了，快得像是陡然昏迷。

她感到昏昏欲睡，動彈不得，也開不得口，甚至連眼皮子也睜不開來，却是她驚覺得快，在失去知覺之前，她還能得及，大大地吸了一口氣，氣凝丹田。

這就是她在不能動，不能言，眼也不能睜的情況下，她心下還能有幾分明白之故。

但是，那一口眞氣再也提不住了，因爲她感到有一雙顫抖的手，在她身上撫摸，她連那手的顫抖也感覺得出來，可知她眞是清醒的，她甚至感覺得出，那雙手强而有力，却又輕柔……

她想呼叫，可糟了，那口眞氣再也提不住了，因爲那雙顫抖的手，在脫去她的衣衫，而且半摟半抱的，把她的上身托了起來，盡脫去她身上的衣衫。

大急之下，她是眞已昏迷過去了。

她在黑暗中昏迷過去，醒來仍在黑暗中，月亮却已偏西了。

那麼，午夜早過了，爲何她醒過來啊，爲何沒在昏迷中死去，衣衫又穿回她身上了，她知道，她豈會不知道，她已是個小婦人，再不是姑娘了。

甚至那窗戶再關上了，既然月亮只是偏了西，房中雖然黑暗，仍可看得清楚，房中連人影也沒有。

她哭了啊，傷心地哭了，她恨不得死去。

她確實知道，那不是夢，她的衣衫雖然穿回身上了，但是那麼零亂，她也感到痛楚，一個姑娘變成小婦人的痛楚，甚至她已醒來了，仍然感得到，豈會是夢。何況她在暈過去之前，她曾有過一陣清楚。

她羞憤得無以復加，她不信是甚麼鬼魅，她知道，她的昏迷不是被鬼迷，而是被人點了穴道。

不，她不能死，她要殺死這個人，要死，她也要殺死這人，然後才死。

她不敢哭出聲來，把被子蒙着頭，傷心的哭了一塲，一直哭得昏昏迷迷。直哭到天亮了。

誰也沒懷疑她爲何不出房來，而且正是要她留在房裏，行將就木的谷牧，心智越來越衰竭了，情愁與酒浸蝕了的生命，就算有清醒的時候，也成了行屍走肉，何況他不信小蕭瑤會有意外。

無憂叟也想不到，在他和谷牧的身邊，小蕭瑤會有甚麼意外呢？他關心的只是她的傷，她的傷，正需要多休養，何況他知道，一個痲醉了兩日夜的人，一旦醒來，好些日都會昏昏欲睡的。

誰也不疑，誰也不信小蕭瑤會有意外，不是關心她，小蕭瑤却羞憤得不願見人，更羞於出口，她恨，她定要殺死那人！

天又黑下來了，她怎能殺死那人呢？昨晚，她連人影也沒見到，就被人家姦污了。

那人若不是武功奇高，她豈會連人影也見不到，就被人家點了穴道，昏昏迷迷中，她就成了個小婦人。何況兩手受了傷，只有指頭兒能活動。連劍也不能握。

她終於想到了一個法兒，把劍綁在肘上。

天黑下來了，她等了又等，潛伏在窗下，街上打了初更，外面的燈火已熄了，但她白白等了一晚，等到三更天也過了。

一個痛哭了一天，一個羞憤了一天一夜的姑娘，一天一夜又飲食皆未下嚥，能支持得多久呢？

等不來那人，她倒在窗下昏昏迷迷，睡着了。

天光令她驚醒了，醒來才知她倚着牆，睡着了，她跳了起來。

衣衫完整，仍在窗下，那麼，她沒有再被侮辱，那人並未前來。

窗戶也關得好好的，因爲那人武功奇高，她又傷了手，除非把窗戶緊緊關上，不易開啓，她怎能殺得那人，但門與窗，都栓牢如故。

那麼，這人沒來，她恨得幾乎把牙齒也咬碎了。甚至恨她自己，怎會在窗下睡着了呢？

她睡了一天，爲了能支持下去，她非飲食不可，她不是羞憤減輕了，而是仇恨在增添，她必須活着，因爲她要手刄那個姦污她的人。

又一夜過去了，她睜着眼睛到天亮，但那人却再未現身。

她又白白地等了一晚，在谷牧和無憂叟眼中，小蕭瑤更沉默寡言了，但誰都不以爲意，一個自幼在寂山門中，在醉酒的叔叔身邊長大的，孤獨的姑娘，怎會不沉默寡言呢？何況她有傷，何況她不曾救下那滿船的人，而是別人救了她的命，對於一個有一身功夫，好强的姑娘來說，自尊心難免被傷害的。

一個身心都受到傷害的姑娘，怎會不更加沉默寡言呢？

誰也不以爲異，何況無憂叟對小蕭瑤總是避開他的目光，想到另一件事上去。

她又白白等了一晚，那人必是知她有備，不敢來了，三天過去了，她也更能把羞憤與仇恨埋藏在心裏了，不料那晚，她鬆懈了些，三更天後，她回到床上，立即又昏迷了過去，她不是毫無警覺的，就在她要躺下的時候，驀見那關閉的窗戶，竟然已大開了，但尚未跳下床來，她已昏迷了。

仍然在黑暗中醒來，她又已衣衫不整了。

她沒有哭泣，憤怒的火焰把她眼淚已

燒乾了，甚至沒跳下床來，因爲窗戶又已關閉了，那人早走了。

又是一天，天又黑了，那人必不會來麼？不料一覺醒來，她又再是衣衫不整，再又一次被人姦辱了。豈僅仍然連人影也沒見到，甚至不知曾昏迷過。

現在，她站在那明間的房門口，畏怯，退縮了，她不信那是鬼怪作祟的，但現在，她疑惑了，甚至她希望眞是鬼怪作祟，因爲始終連影子也沒見到，因爲鬼怪不是人能拒抗的。恐怖替代了羞憤，她畏縮了。但被人發現她的畏縮，谷叔叔發現了，一定會追問的，那還了得！

恐懼替代了恐懼，她急忙回到房中。

他絶望了

小蕭瑤又瞪着眼睛到天明，手上的傷好了，雖然使不上勁，但已能活動自如了，劍走輕靈，一劍在手，運轉也還輕快，招式一些兒也不生疏。

今日關起門來，她終於盼到了今天，咬着牙，她已練了又練，好不容易盼到天黑，握在手中的劍柄也濕透了，但天亮了，那人却沒前來。

天剛亮，谷叔叔却來了，原來無憂叟已上了路，房門霍地在他面前打開了來，谷牧扣指一彈，蕩開當胸刺來的一劍！怔道：「你這丫頭瘋了！」

小蕭瑤啊了一聲，其實那一劍並未遞滿，一劍刺出，發現是谷叔叔，已然挫腕收招。她聽到走近門來的脚步聲，緊張極了，那會想到是谷叔叔呢。小蕭瑤急得紅了臉，若然谷叔叔追問緣故，她……怎麼回答？

谷牧却笑了，道：「你想試試功夫也復原了麼？才擱下幾天，不用担心，你這孩子也太胡鬧了，若不是叔叔我這幾日精神好些，幾乎躲不過你這一劍。快走吧，該上路了，若等天光大亮，那些船家和客商，必會又來囉嗦。」

這倒是眞的，那夥船家日日來打聽，船上的客商更是在這店裏住下了，若知他們今日便走，必然又是禮物，又是餞別，任怎麼說，那般人都不信，受了又實是有愧。

谷牧忽然退了一步，說：「你！怎麼啦？」

小蕭瑤不但面色蒼白，而且有黑黑的眼圈兒，要知她已不是才一夜不眠了，往日小蕭瑤在天亮後，知道那人是不會來的了，也還小睡一會，是以都無今日一般臉兒如此蒼白，眼圈恁地濃黑。

小蕭瑤着了慌，一時訥訥地說不出話來。因爲她是一個不慣謊言的姑娘。

倒又是谷牧替她解說了，道：「你也太好勝了，瞧你臉上的汗，必是練了一夜的劍，快走吧。」

谷牧放了一錠銀子在桌上，道：「我們在此住了這些日子，店家說甚麼也不收房飯錢，言道：船家與客商們也爭着要替我們付帳，他也不收的，他也有一份人心，也要表示一點敬意。還說：因爲我們住在這裏，如今他這店遠近馳名了。每日不知多少人前來瞻仰你的丰采，因是多做了好多生意，往常一年中也難得有一日住滿人客的，如今倒要把人客往外推。」

小蕭瑤啊了一聲，道：「幸是這裏是個小跨院，不怪谷叔叔你鎭日把院門關上了。」

谷牧肅容道：「你現在明白了，行俠仗義，人人敬重，之所以忠臣孝子，流芳百世，這次你雖然自不量力，難得的是你見義勇爲，捨身取義，便是叔叔我也好生欣慰，我也可……放心去了。」

小蕭瑤那知谷牧這一句去了，是另有所指，是說撒手塵寰，忙道：「那我們快走。」

又豈僅被人這般愛戴，她受之有愧，雖然她滿懷仇恨，未曾手刄那個姦污她的人，但恨有多深，恐懼也有多大，那人的武功實是高不可測，若然那是人，是以，已不得不離開這個令她羞辱的小屋。

兩人身邊並無長物，走起來便當得很，踰牆而出，只穿過一條橫街，一個小巷，已到了郊外，天不過才亮，一個人也沒碰到。

谷牧道：「那張老爹我已替你謝過了，快走吧。」

小蕭瑤走不得幾步，就回過頭去瞄，還以爲小蕭瑤惦念那老店家夫婦。他那知道，小蕭瑤是在恐懼那個來無影，去無踪的人，會在暗中跟來。

她有多麼深的恨，又有多大恐懼，她眞是害怕那人跟來，她是在逃避麼？但她又多麼盼望那人跟來啊，因爲，要不殺死他，要不親手殺死那人，如何能消得心頭之恨。

現在，來到曠野中了，谷叔叔在晨早時候，脚頭倒還有勁，她怎會感覺不出來，谷叔叔越來越衰老了，非但不像是個有功夫的人，而且步下行走也艱難。

來到曠野，也可望得遠了，眞的，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若然那個來無踪，去無影，淫辱她的是人，也許再也找不到她了。

她心下多麼矛盾啊，她恐懼，想逃避，却又盼望親手殺死那人，現在，她的手傷好了，劍在手中，運轉也靈活了，也不怕夜裏動起手來驚動人了，因爲若被人知道她被姦污，她已是一個小婦人了，即使只是谷叔叔知道，她也會羞死了，但若然回到山中，那人跟了去呢？她對那自幼生長的大屋和山林，都那麼熟悉，她就能把那人引到無人之處，殺死他，不怕驚動谷叔叔。

太陽才昇上東面山頭，龍門山的東面，盡是高山峻嶺，呂梁山把黃河與汾河分隔在山的兩邊，西面是黃河谷地，一望千里。

回到龍門山上去，小蕭瑤吁了一口氣，大屋在她面前了，爺爺在生時，雖說是隱居，但人丁一定不少，要不然怎會有十多間屋子，她和谷叔叔却僅住了兩間正房，餘外的房屋已塵封多年了。獵戶夜裏不會留在門裏，谷叔叔每日入夜，必然醉酒，現在，她再無顧忌，不怕驚動人了。

她睡了整整一天，醒來時，屋裏已亮了燈，谷叔叔眞好，不但替她亮了燈，而且桌上有飯菜，那自是谷叔叔留給她的。谷叔叔知道她一夜不曾闔眼，所以沒叫醒她。

其實，谷牧那裏知道：她已多夜不曾闔眼了，只在天亮後小睡一會，只不過今日才連小睡也不曾。

現在，她已養足精神了，臂上腿上，也有勁了，山中不聞更漏，只有從星辰去判時辰，原來已是深夜了。

谷叔叔又醉了酒，趕快，這麼多日來，她首次感到了饑餓，她匆忙塞飽了肚子，一口吹熄了燈。抓住劍，閃出房來。

她自生長的地方，自是熟悉得很，天上密雲無月，但只要有一點星光，倒更好了。

她躲在暗角裏，正房右面的兩間廂房，用來堆放柴米了，後面是廚房，她就是躲在那廂房後面的暗角裏，從那裏，正可望見她的房門。只要有一點星光，只要那人前來，她就能發現。

她把劍隱在肘後，兩眼瞬也不瞬地望着房門。

這是甚麼時候了？獵戶星已移近中天，那麼該是午夜近了，才想，那人必不知道她已回山了，當眞那會這麼快就尋了來，不料穴道上微微一痲，她本是直立站着的，就在身子一軟，倒下之時，已被身後伸出來的一隻胳膊接着了。

又一隻胳膊從另一邊伸來，她被摟住了。

但小蕭瑤並未暈過去，一者她心下早已有備，即時提住了那口眞氣，二來以往幾次她之所以昏迷，一定是由於羞憤之故，因爲羞憤，也加速了昏迷，現在，她是失去抵抗力了，但因爲即時提住了那口眞氣，並未立即昏迷。

她一定要看清楚這人的眞面目。是人，至少她已確確實實知道是人了，不過是個武功奇高的人，鬼怪豈會點人的穴道。

她倒下去了，癱軟地倒在那人的懷裏，顧不得羞憤，她一定要看清楚這人的面貌。

但她尚未見到人面，一隻手已覆蓋在她眼上了，那手那麼强而有力，那麼輕柔又溫暖，她的眼皮子在那人的輕撫下，闔上了，就再也睜不開來，像是他手上有着神奇的魔力。

小蕭瑤仍然提住那口眞氣，是以眼雖不見，心下仍然明白。雖然害怕那將來臨的淫辱，但她一定要提住那眞氣，因爲那口眞氣一散，她就會昏迷，甚麼都不會知道了。

她被抱起來了，甚至房門發出聲輕響，她也聽得出來，那麼，她被抱進房裏來了。

現在，憤怒的火焰在心下燃燒起來，她再不存希望了，知道她是絕不可能把眼睛睜開來的，她最後的知道是：她已被脫光了衣服，那隻强而有力，又溫柔的手，她感覺到那手的火熱和顫抖，隨着那手在她身上游移，隨着羞憤的無以復加，她又失去了知覺，她寧願失去了知覺。

爲何她沒有死去啊，她的知覺又回復了。

在窗上已露出曙光來的時候，她又醒來了，現在，她不再哭泣了，她的眼淚早被憤怒的火焰燒乾了，她只是想：殺死他，殺死這個淫辱她的人。

她只是在想：「如何才能殺死這個人呢？」

若是告訴谷叔叔，若是谷叔叔知道了，她和谷叔叔聯起手來，一定能夠，能夠麼？

但她怎能說得出口來，谷叔叔已太衰老了，武功早已擱下了，谷叔叔練就了一身功夫，自她懂事時起，她知道，從未和人過招，何況這人武功奇高，谷叔叔不知道也罷了，若知她受了淫辱，只怕反倒送了他的性命。

不，不能告訴谷叔叔，何況這人來無影，去無踪，來不知其何時來，去不知其何時去。

谷牧又喝醉了酒，有時到了中午，仍然不起身來，小蕭瑤倒有時間消褪眼中的血絲，原來憤怒會令人加倍疲倦。

她有些痲木了，至少，一再地被淫辱之後，已不似初時那麼羞憤了，她感到軟弱無力，那自也是因爲無助，絕望之故。她明白，憑她的功夫，她豈僅不能殺死這人，甚至連人家是甚麼樣的人，她也不知道。

她想到死，但她並不甘心，而且，谷叔叔這麼老了，她死了，誰來照顧谷叔叔呢？

那人繼續不斷淫辱她，以爲他一定會來，偏又不來，但有時又連接幾晚出現，她越來越痲木了，甚至連拚命也不想。

說起來……說起來她感到羞愧，甚至臉紅，有時，那人十天半月未侵犯她，她反而……那是盼望麼？不，她只是奇怪罷了，奇怪那人怎麼會不再來了？

但那人繼續不斷出現，有時十天半月不現身，但有時又一連幾晚都來。

她已習慣不再抗拒了，因爲抗拒也毫無用處。天黑了，谷叔叔醉倒了，她把谷叔叔扶回房去，她簡直痲木的像沒事人兒一樣，熄燈，就寢。

現在，她能一覺睡到天光大亮了。直到醒來，發現衣衫不整，有時甚至赤裸着身體，才知昨晚那人又來過了。

她痲木了，但突然間害怕了，因爲她發覺自己懷孕了。她再不對谷叔叔隱瞞了，當肚子更大的時候，怎能再隱瞞呢？

不料她沒有担心多久，一天，谷叔叔再也沒有醒過來，這是意料中事，谷叔叔原是有一身功夫的人，眞實的年齡不過六十多歲，但看起來像是七老八十了。往日不離酒的，却忽然間不再沾唇了，兩手抖顫得越來越厲害，喃喃自語的時候也越來越多了。且更多的時間，是無聲的。

却是她在谷叔叔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從他的喃喃自語中，她才明白了，原來谷叔叔是個傷心人，雖然她始終聽不清楚，但她知道，谷叔叔在呼喚一個女人的名字。那女人是像極了她呢？還是他兩眼昏花了？小蕭瑤有好幾次，當她走近他的身邊之時，他會突然伸出兩條抖顫的膊胳來。

谷叔叔總算還認得出她來，當他終於認出她來的時候，他多失望了，那是多麼令人心酸的失望呵！當他那兩條顫抖的胳膊垂下來的時候，連小蕭瑤也感到心酸。

她把谷叔叔埋葬了，傷心地痛哭一場，張老爹陪她滴了幾滴老淚，親眼見過她

爺爺下葬的張老爹，却親手埋葬了她的谷叔叔。但除了張老爹外，就再沒人了。沒親朋，也沒故舊。這麼多年來，她生活在寂寞中，也在寂寞中死去。

現在，她再沒有親人了，她怎能獨自一人在寂寞的山中生活下去呢？她有一身功夫，而且，她的肚子漸漸大起來了。而山中的獵人，禹門口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黃花閨女。

她又有了新的恐懼，現在，她要逃避的，不再是那個淫辱她的人了。因為她懷孕越來越顯著的時候，那人不再來，其實，她已越來越痲木，連羞憤與仇恨也痲木了，她要逃避的，倒是腹中的一塊肉，逃避禹門口鎮上認識她的人，逃避張老爹。

谷叔叔替她留下了不少銀子，她知道，都是爺爺留下來的，雖然花用了這麼多年，但他們的生活是這樣的簡單，整年也用不了幾十兩，賸下來的，足够她一生也用不完，若是她能活下去。

她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找出那個淫辱她的人來。眞的，她的羞憤與仇恨已痲木了，甚至也不再恐懼了。即使她不願承認，但她確實等待過了，自從埋葬了谷叔叔後，她在山中留下來的唯一緣故，就是等待，等待又等待。

既然那是人，不是鬼怪。

而且，他是一個武功高强的人。

而且，她知道，雖然連那人的人影她也沒有見過，但她知道，她感覺得到，從那雙溫柔，顫抖而又强而有力的手，她清楚地知道，那人愛極了她。

而且，她也知道，她感覺得出，那人不是一個年老的人，那是不需要用眼睛去瞧，她能清楚而肯定感覺得到的。

那麼，現在，在這寂寞的山中，只有她一個人了，腹中亦有了他的骨肉，他為何不現身出來呢？為何不與她結為夫婦？

但她失望了，那人反而絕了跡。

她的肚子却大起來了。

兀那魔女

她絕望了，趁着未為人發現她已懷孕的時候，趕快離開龍門山。

龍門俠隱的英名遠播，她，小蕭瑤誰不敬重，若被人發現她未婚而大了肚子，爺爺的英名即使不蒙羞，她也醜死了。留下這已然封塵的房屋，也不怕人損毀的，其實，除了獵戶偶然路過，來這裏歇歇脚之外，誰曾前來過呢？

却是她得去知會張老爹，因為到了時候不下山，張老爹就會命小禿子來問候，甚至不用吩咐，也會按時送鹽米上山來。

她不願承認，其實那只不過是她尋找到的藉口，因為張老爹知道她的行踪，若是有人來尋訪她，就不怕尋找不到她了。

她絕望了，不，她知道，那人……她心裏想到那人，她仍會咬牙的，但不再咬得那麼緊了，那人一定會再找尋她的，她不願承認，但那是眞的，她不是逃避，而是盼望那人會去尋她。

她現在孑然一身了，谷叔叔死了。不是因為無依無靠，她既然練了一身武功，又常聽谷叔叔提起爺爺的一生的事跡，她早已盼望有這一天，她去到山外的世界，谷叔叔稱山外的世界叫做江湖，她多想，早就想到大江大湖中去行走了。若然無牽掛，那多好，但現在，肚子裏却有了一塊肉。

她不願這孩子生下來沒有爹，不，她不是愛了那人，她怎麼會愛呢？她連那人的人也沒有瞧見過，但至少，她初時的羞憤，由痲木而漸漸減退了，她只是不願生下個孩子來沒有爹，她不知道孩兒的爹是誰。

她去知會了張老爹，那老管家無限憐惜的點了點頭，姑娘大了，怎能仍留在寂寞的深山中，大了的姑娘，怎能月下花前，仍然形單隻影。

「姑娘，你爺爺生前，誰不敬重。」張老爹說：「在江湖上，多的是好朋友，姑娘也該出去走走，若是平常人家的姑娘，那江湖道上可是行不得的，但姑娘有一身了不得的本事，可惜妳谷叔叔沒了，提起來，可眞令人敬重，妳那谷叔叔若然也出去行走，怕不也像妳爺爺一樣，威震江湖。因為他傳了妳爺爺一身了不得的功夫，我可知道，妳谷叔叔為了撫養妳，也不願離開妳，才半步也不離開龍門山，可惜姑娘妳長大了，武功也練成了，好人却不長命，谷爺却歸天了。」

小蕭瑤的眼圈早就紅了，張老爹說的，她如何會不明白，谷叔叔為了她，埋沒了一生，把他自己和外界隔絕了起來。

她自幼無父無母，叔叔雖然不能代替父母，却勝過生身的父母。

張老爹忙道：「老漢該死，倒又引起姑娘的傷心來了，姑娘，妳谷叔叔若還健在，必也喜歡妳出去走走，姑娘，老漢不盼望別的，只盼妳回來掃墓時，不再是孤單單的一個人。」

小蕭瑤一怔，說：「不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你你……」

她還以為張老爹看出她已懷孕了，是以心下一驚，臉兒也紅了。

不料張老爹呵呵笑道：「姑娘妳美得像花朶兒一般，又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還怕不一出去，就遇到如意郎君麼？人家的姑娘待字，那可眞是待，姑娘妳，却只有妳去挑選如意郎君的，明年回來，怕就不是成雙成對麼？」

小蕭瑤鬆了一口氣，也忍住了，才沒把那口氣嘆出來。

她走了，天下大得很啊！她到那裏去呢？南下楓凌渡，原來那山外的世界那麼繁華，淸澈的渭河在那裏與黃河的汨汨黃水會合，向東一瀉數千里，現在，她才知道黃河之所以稱為黃河了！

黃河富一套，自河套折而南流，流經千里黃土高原，冲刷下大量黃泥黃沙，河水那得不黃？

現在，小蕭瑤遲疑了，過河是潼關，西溯渭水而上去長安，沿黃河東下，是洛陽，她沒目的地麼？她是多麼渴望看看山外的世界，但主要的是尋訪腹中孩兒的爹，雖然她不承認，雖然心中仍然有恨，但不禁一再幽怨地想：孩兒生下來，怎能沒爹？

擺在眼前的三條道路，她該何去何從呢？

那時正當王莽篡漢，改國號「新」不

久，天下已大亂，烽烟四起，人民顛沛流離，關中之人尙且外逃，她去長安做什麼？雖然她第一次下山，但谷叔叔時常提及河洛，她耳熟能詳，怎會不知有河洛呢？因為河洛南有武當，東近少林，那是天下兩大門派，何況下了龍門山，河洛就在眼前。

她往東走了，不自覺想：那人忽然絕跡不現身了，是否因為遍地烽烟呢？不，不會的，他的功夫那麼高强，想想看，自從她被那人姦污，有多少日子了，那時，初秋未雪，現在，不但春雪也消溶了，已是炎陽似火的仲夏，她有過多少個夜晚昏迷，已是無數次醒來衣衫不整了，但從未見過他的眞面目，而他，還是有一身功夫的人，那麼，憑他的一身高絕的功夫，便在萬馬千軍中，亦如在無人之地，烽烟豈能阻隔得了他的？

那麼，那人忽然絕跡不來，是否與烽烟有關呢？

她的雙目中已不再是噴出羞憤的怒火了，而是亮起來了，河洛中原地，乃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武林中人出沒之地，她一定能尋得到他的。

雖然她沒有見過那人的眞面目，但她却感覺得出來，那人便不是個少年，也當是壯年，烽烟四起，正是英雄用武之時，河洛也是武林豪傑用武之地。

她滿懷信念，那料兩個多月過去了，她走遍了河洛，不避烽烟，那人却始終不再現身出來。一個貌美如花的姑娘，在兵荒馬亂中獨身來去，豈會沒煩擾的，但憑她的一身功夫，甚至不用拔出劍來，已把那些想侵犯她的人打到頭破血流了。

眞的，是無數次了，她都以為遇到那人了，但她一出手，她就失望了。因為遇到的人，都是不堪一擊的。

現在，她的信心漸漸失却了，那人，不但姦污了她，而且毀滅了她的信心，因為她始終連那人的面貌也未看清過，她怎會不對自己的功夫信心盡失呢？現在，她才知道，爺爺英名遠播，她的家傳武學，實是罕有其敵，不，她壓根兒就沒遇到過對手，因為她痛懲的，不僅是亂兵，也不僅是十個八個游勇，她還痛懲過一些江湖上的敗類，有好幾次，她被迫要拔出劍來，但劍一出鞘，只不過三兩招，就把對方傷了。

她沒有尋到那人，常常一覺醒來，她多希望是衣衫不整啊。

但從前她認為是奇恥大辱，無限羞憤的，現在，不再被侵犯，她倒失望了。

難道她已由恨而愛，愛上那人了？

不，她只是不願腹中的孩兒生下來沒爹，即使她連恨也漸漸痲木了，但隨着肚子一天天大起來，那幽怨却在有增無減。

若然那人在這河洛一帶，他一定會尋她來的，因為她的聲名，在河洛一帶，像她那大起來的肚子一樣，也一天天大了起來。

兀那魔女！

吃過她的苦頭之人，遠遠見到就早早躲開，她是那麼美貌，那麼年輕，武功又那麼高，武功平常些的人，敢對她動手動脚，莫不落得頭破血流。既然有些功夫，自也桀驁不馴，却吃了這麼個年輕貌美的苦頭，何以遮羞？

兀那魔女之名，就這麼傳開了。而且越來越響亮了。那人，但却並不見尋來。

黑山郎君

兀那魔女的名兒更響亮了。她的肚子却也越更大起來，她也失望了。

而且，她又有了新的恐懼，誰教她那麼美呢，自從來到河洛一帶，越是兵荒馬亂，她就沒有一天安寧過，甚至一日之中，數次被迫出手，痛懲那些邪惡之徒，怎生各個都像色中餓鬼呢？

雖然大多數在她手下都是不堪一擊的，但也不時遇到一些扎手的，她得費些手脚，才能把那些邪惡之徒打跑，在那近兩月中，被她痛懲過的有一身功夫的人，有多少了？

連她自己也記不清了，原來江湖中眞是如此邪惡，正因那些人有一身功夫，可也眞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教那些人帶點兒傷，休想他們會退走，武功越高的，要是不見血，要不斷胳臂斷腿，他們會放過她麼？

傷在她手下的江湖中人，有多少了？連她也記不清了，一個在黑夜中，一再被人淫辱過的姑娘，對黑夜那會不倍生恐懼，加倍警惕，她幾乎沒一晚安靜的睡眠過，何況也幸虧她警惕。否則，她必有落在那些邪惡之徒手中。

她漸漸恐懼起來了，因為隨着她的肚子大了起來，她的身手也漸漸不靈活了，而仇人却越來越多了。她眞恨，甚至恨[illegible]

她自己來為何不把那些邪惡之徒殺死呢？盡皆殺死，可能麼？

當然不能，恨却在心中滋長，她早已有恨了，恨那個姦污她的人，恨江湖，痛恨江湖中人，甚至連她自己也恨上了。

小蕭瑤變了，一個溫柔的姑娘滿懷仇恨，還會再溫柔麼，她手下越更不留情，重傷在她手下的人越更多，隨着兀那魔女的名頭响亮起來，她的仇人也更加多了。

但她的身手倒越漸不靈活了，何況她也失望了，她找不到那人，那個腹中孩兒的爹，腹中孩兒却即要出世了，怎麼辦？

躲起來，除了遠遠地躲起來之外，別無他途。

躲起來，當然只有去到一個陌生的，又不是兵荒馬亂的地方。

於是，她來到白水偏僻的山中，找了個小戶人家住了下來。既然遍地烽烟，她倒省了找藉口，流離失所，家人分散的人有那麼多，誰會去追問她呢，而她，身邊帶着不少銀子，還愁找不到地方，得不到照顧麼。

那人家只有一個小婦人，丈夫出門去了，和一個老年的婆婆苦度歲月，小蕭瑤拿銀子來，給了那婦人有生以來也沒見到過的一大錠銀子，她住下來了，不久就生下了個孩兒。

那是秋天了，但天氣仍然炎熱，一場雨下了幾天也沒有停，白河成了一遍汪洋，那老年的婆婆鎮日望着那高漲的河水皺眉頭，在担心山洪會暴發，若然那場雨再不停歇，她一生中經歷過好幾次了。

老婆婆担心的成了事實，那暴發的山

洪比她記憶中最兇惡的一次還要巨大，就在小蕭瑤生下那女嬰的第二天夜裏，山洪突然排山倒海而來，她們不是沒有警惕的，那好心的小婦人抱着女嬰，拖着她婆婆，衝出房子，往高處跑，總算小蕭瑤是有一身功夫的人，雖然被那突發的山洪沖倒了，却能及時抓牢一根大樹的橫枝。

山洪過後，天也亮了，她却再也找不到那小婦人和她的孩兒，當她在下流頭的岸邊尋到老婆婆的屍身後，她把那婆婆埋葬了，也放棄了尋找。

因爲已是幾天過去了，沒有回到舊居地的小婦人，和她懷中的女嬰，必已被波臣召去。

小蕭瑤沒有哭泣，只是望着那滔滔的白河，嘆了口氣，走了。

一個沒有爹的孽種，可憐的小生命。谷叔叔生前，酒後時常說她像娘，他可沒見過娘，但那小生命可眞像她，可憐的，只活了一天的小生命。

她走了，還幸那歷經刦難的婆婆早已囑咐她們作了準備，她把銀子帶在腰間了，但也有用盡的一天，天下也更亂了，尤其是那兵家必爭之地的河洛一帶，亂兵去，亂兵又來，不過兩月前，仍是人烟稠密的城鎭，莫不已十室九空，成了廢墟。

當冬天的白雪令黃土高原變色的時候，她又溜回龍門山來，因爲她不願讓人家知道，甚至躲着張老爹。

白雪皚皚的龍門山，獵戶也絕跡了，年年寒冬年年雪，景物依舊，只是刮到她臉來的北風，更凜冽了，因爲產後的小蕭瑤，在河洛十室九空的廢墟上流浪了幾近三月了，失了調養。因此同樣凜冽的北風，却倍常刺骨生寒，但對小蕭瑤，却又感到一些兒凄涼中的溫馨。因爲這是她生長的地方，有她爹爹的墳塋，爺爺墳塋的旁邊，谷叔叔墓上的枯草，令她也感到幾分親切。

門鎖都還完好，她居住的屋子也僅蒙上薄薄的一層塵埃，這裏就是深山高處，不是塵囂鬧市，竟還有不少油鹽柴米，肉脯菜乾積存下倒更多了。她記得，谷叔叔臨終那兩月，飲食減少了，張老爹却命小禿子照舊送來鹽米菜乾，風乾了的肉脯，倒是她的獵獲物，常來歇脚的山中獵戶，又時有餽贈，她和谷叔叔兩人，那吃得了許多，年年都風乾了過冬。

冬天過去，春天來了，雪消溶了，枯樹也抽出了新芽，野花也又吐露了芬芳，連她自己也不驚詫起來，對那個可憐的小生命的爹，她的恨心像冰雪一般消溶了，是因爲那人再不夜來麼？她竟然想念起他來了，她仍然有恨，只不過不再咬牙切齒，而是幽幽的恨了，更多的是怨。

春天，這萬物復甦的一切滋生的季節，她也不能再寧靜了，她忘不了那無情無義的人，也忘不了那可憐的小生命。

那無情無義的人來過了麼？當她不在山中的時候，一定來過了，也許正在尋找她，那人武功奇高，並不年老，不，她怎能對那人生愛呢？既使不那麼痛恨了，也不是愛，但渴望找出那人來的意念却更强烈了。而且，她的孩兒，那可憐的小生命，死未見屍，那婆婆死了，已然見屍，但連懷她那孩兒的小婦人亦未尋獲，怎能說他死了呢？

她又溜下了龍門山，趁獵戶尙未發現她，悄悄溜下山來。現在，她身體已復原了，又像春天的花朵一般艷麗，因爲她已是一個更成熟的小婦人，她身邊又取得了藏銀，原來爺爺當年積存下來的銀子還眞不少。她又到了河洛，才知天下已初定，後漢光武帝已定都洛陽，但河洛一帶仍然兵荒馬亂，盛傳赤眉兵已入長安，殺死了劉玄。

原來劉秀與兄劉寅，是今湖北的棗陽縣人，當綠林軍攻到湖北的時候，率數千人往投。那綠林軍擁立劉玄爲皇帝，揮軍北上，在洛陽東南的昆陽，即今之葉縣，大破王莽四十萬大軍，立即追奔逐北，進入長安，劉秀却被派去河北擴張勢力。

綠林軍在昆陽大破王莽四萬大軍，論功劉寅第一，那劉玄害怕劉寅成名過大，終會奪了他的王位，借故把劉寅殺了，劉秀得脫虎口，到了河北，立即登高一呼，恢復漢朝王室，不兩年，先後掃平了各路烟塵，更大敗銅馬軍，聲威大壯，立即在今河北高邑稱帝，隨南下渡過黃河，奪取洛陽，也在這時候，早已在長安稱帝的劉玄，却被赤眉軍殺了。

那赤眉軍原以山東爲根據之地，起兵青州徐州，佔城掠地，那聲勢之壯，不下於綠林軍，劉玄入長安，赤眉軍亦大軍西指，跟踵入潼關，是以，那河洛之地，王莽與劉玄的綠林軍大戰於先，赤眉兵蹂躪於後，劉秀相繼殺到，雖然定都洛陽，又怎不城鎭爲墟，總算劉玄已死，赤眉軍流寇無大志，劉秀却馬壯兵强，天下英雄獨稱尊，局勢總算初定，那顚沛流離的百姓，已漸漸來歸，洛陽人心漸定，又初見攘往熙來。

小蕭瑤來到洛陽，這番可是亮着劍走路，去年她初入河洛，人皆以爲她孤身女子可欺，惹來不少麻煩，且腹中有一塊肉，又是初入江湖，自信心不强，那知……嘿嘿，這河洛之地，竟沒一人在她手下走過十招八招的。她這番洛陽重到，亮着劍，昂着頭走路，江湖中人，倒還有不少認出她這兀那魔女來，誰敢正眼兒瞧她。成了小婦人的小蕭瑤，更艷麗了，有那不知她的來歷的，一見她腰間的寶劍，就知那朶花兒有刺，那敢撩惹她。

小蕭瑤找了個大客棧住下來，正是去年住過的，店家夥計全知兀那魔女不好惹，更是加倍慇懃，暗暗担上了心。

要知劉秀雖已定都稱帝，也只不過這洛陽左近才小安，天下仍然大亂，遍地烽烟，尤其是赤眉軍聲更大，是以仍在用兵，洛陽城市，那會不戎兵倥傯，軍情緊急，那熙來攘往的行人，倒有一半是軍爺，大小客棧之中，又豈少得了軍爺。

這客棧中，就住了不少，既然住到客棧裏來，大小必是個官兒，奉調的，別有差遣的，打聽軍情的，備辦糧秣的，你去我來，那客商之中，自又少不了赤眉軍，綠林軍的探子，天下大亂，起於草莽的英雄豪傑，又豈僅那三路人馬，割據郡縣，趁火打刦，那撥亂的流寇更多，眞個是烟塵滾滾，天下滔滔，光武稱帝洛陽，洛陽城中，各路人馬的探子也最多，也多扮作客商。

要說江湖中人是在刀口子上討飯吃，嘿！當兵吃糧的，更可說是刀口子上舐血吃，今日不知明兒，項上還有沒有這顆人頭，直是提着人頭走路。

正是：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酒酒酒，這時才眞是好朋友，有道是酒能亂性，更是色之媒，小蕭瑤，這麼個花朶兒般的姑娘，落到這店裏來，教那店家如何担心，準知有事。

無數雙醉眼對着美人兒，豈會無事，小蕭瑤又爲何而來？找不出姦汚她，淫辱她的那人來，她死也不瞑目，那人忽然絕跡不找她了，她才出來尋找他，她不識那人，那人豈會認不出她來，那麼，她豈有躲着，怕人家瞧的，不但拋頭露面，那人多之處，倒正是她要去的地方，住的地方，自也就是人最多的大客棧。

她相信，那人絕跡不尋她，絕不會有意外的，他的武功那麼高，又那麼健壯，但她也僅知這麼多了，那人英俊還是醜怪呢？

但願他是一個英俊的郎君，她知道：那人雖然姦汚她，但她知道，她感覺得到，那人實是愛極了她，她相信，一旦遇上了，她一定認得出他來。

那麼，她正是要人家瞧見她，她也要瞧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盯着眼瞧她的人，她倒會躲避麼。

可是，她面對着的，總是色迷迷的眼睛，這座堂中，更多的是醉眼。

她才在店中一亮相，無數雙眼睛也亮起來了，小蕭瑤的眉頭都皺了，當眞有朝遇上那人，她眞會認得出他來麼？

無數無數次，她以爲遇上了，那色迷迷的眼睛中，顯出了愛意，她好多次，幾乎以爲就是那人了，但她總是失望，因爲沒一個具有高絕功夫的。

但失望的小蕭瑤，忽然一怔，眼睛也亮了。

她碰到了一雙有情意的眼睛，那麼脈脈多情，而且，她一眼就看得出來，那人有一身功夫，不過那人雖已不是少年了，但一定不到三十歲，也還不是中年，那人多健壯啊。

她的心兒在劇跳了，因爲那人不但有一雙罕見的流露出情意的眼睛，而且健壯又英俊，至少，也還說得上是英俊。

自從她的羞憤與仇恨麻木了以後，她已無數無數次的從僅有的，感覺出來的那人的特徵，幻想出那人的形象來，自然，幻想出來的形象，不但符合，而且依據她的心願塑造出來的，一旦塑造出來了，重複千百次的幻想，形象更鮮明，連她自己也會以爲是眞的，何況她並不是憑空，而且有所依據的。

那人是健壯的，武功極好的，對她情深愛極的，只有那人的面貌，才是她依據意願幻想出來的，自然也是最英俊的。

現在，這人在她面前，該說是這樣的一個人，坐在左面店堂的一角獨酌。

那人三十上下，那雙明朗的眼睛滿含情意，她看得出來，他不僅健壯，太陽穴也微微墳起，分明有一身超凡的武功，而且，那人多英俊啊。

她心跳了，是他，眞會是他麼？

但願就是這人！

她在那人旁邊的一張桌前坐了下來，她的呼吸急促起來，心跳也加劇了。

可眞是艷驚四座，燈下的小蕭瑤，更艷麗了，店堂中那麼多人客，那麼喧嘩的店堂，竟會突然間靜下來，但她這一坐下來，竊竊私語之聲頓起，驀聽一聲哈哈，又一聲更響亮的哈哈，有人在離座了，不是一個，也更多聲哈哈。

有人向她桌前走來了，是兩個軍爺！

上前去招呼她的夥計止了步，店家的臉色變了，小蕭瑤一瞪眼，眉頭緊皺了。她不願這時候出事，至少在證實這人是誰之前。

店家搶了過來，把那兩個軍爺一攔，陪笑道：「軍爺請坐！請請……」

背對着小蕭瑤，店家對兩個軍爺擠眉弄眼，怎能在小蕭瑤面前說這朶玫瑰花兒有刺呢？在這河洛一帶，江湖道上的人，人人知道兀那魔女惹不得，但外地來的軍爺可不曉得，那會知道厲害。

那兩個軍爺的官職，當然不會大，因爲沒跟隨，但從穿着上瞧，可也不小，酒也已喝得够了分量，店家搶過來，恰好攔住了右面這一個，那軍爺一瞪眼，說：「好哇，你店裏藏着花朶兒般的小媳婦！」

店家急了，忙道：「軍爺，人家是……好人家的姑娘，請……」

那軍爺左手按住腰刀的刀柄，反手只一推，店家一聲啊喲，便聽嘩啦一聲響，是他被推得撞在身後的桌上，撞翻了桌上的碗盞，夥計搶上去扶住了他，那桌上的酒客慌忙躲避，店堂中登時一亂。

那軍爺色迷迷，說：「妙啊，不是敗柳殘花，敢情還是一朶鮮花兒，最妙最妙，來來，陪軍爺喝酒，軍爺重重有賞。」

推開了店家，那軍爺一上步，就勢已按在小蕭瑤的桌上，屁股一歪，那意思就要在小蕭瑤身邊坐下。却不料尙未坐下，已跳了起來，原來另一位軍爺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說道：「幾時輪到你了，給我滾！」

敢情兩人不是一道的，這一個可更威武，也不瞧那軍爺一眼，對小蕭瑤說道：「小姐，你我可眞有緣，三門峽的老相好，你可還記得。」

小蕭瑤「啊」了一聲，說：「原來是你！」

去年她打楓凌渡東來，在三門峽渡河，第一個碰到的，竟敢對他動手動脚的，就是此人，她還記得，那時這軍爺還帶着隨從，不僅一人。

原來這軍爺是當年劉秀在湖北起兵時的舊部，劉玄殺了劉寅，劉秀逃脫虎口北上，可不曾帶着人馬，所率的舊部，仍留在劉玄軍中，劉玄入潼關，這部人馬便留下來駐守三門峽，其實和劉秀早有聯絡，成爲劉秀的一路伏兵，光武之能順利南渡，輕易攻佔洛陽，多虧這舊部即時高擧義旗，把綠林軍堵在關中，洛陽定都，論功行賞，自是各有升遷。

小蕭瑤哼一聲，但仍坐着不動，倒拿眼兒來瞧旁邊座中那人，心想：「若然他眞是……眞是他，眞是我那可憐的孩兒的爹，就不會袖手。」

由於去年她初入江湖，這軍爺又帶着隨從，又是有生以來，還不會出手過招，

心下難免有些兒生怯，是以當時倒饒了這人，只是脫身避過了。

她才這麼一挑眉兒，心兒也跳了起來，因爲旁邊那人已出了手，只見他一揚手，那兩個軍爺已齊聲啊喲！齊往後退，也把身後的桌子撞翻了。

小蕭瑤一怔，因爲那人揚手打出的，不過是一雙筷子，竹筷有多輕，雖然同時打中兩個軍爺，穿在兩人的耳朵上，也可見功夫，但却不是無形無聲，可遠遜任她怎麼戒備，仍被點穴昏迷的上乘功夫。

說時遲，兩個軍爺半邊全是血，她身邊那人一按桌子，亦已飄身而起，因爲打門外，奔來了四個兵丁，那軍爺叫道：「反了，給我拿下了。」瑲琅一聲，他也拔出了腰刀。

那人却已一點桌面，抬手朗朗笑道：「你帶兵出來，不巡城，却來調戲良家婦女，罪加一等，今天可饒你不得。來來，休要驚了姑娘。」

原來這軍爺是巡城的官兒，走得乏了，把兵卒留在外面，進來喝杯酒解渴，不怪店家那麼惶急了，巡城的官兒，豈有認不得的，正是不怕官，只怕管。

那人早一點桌面，飛身從那奔進店來的四個兵丁頭上，一掠出店。

店門口立即發出一陣喊聲，敢情門外還有八個官兵，既是出來巡城的，自是不抱刀，也扛着槍，四桿紅纓槍，不待那人落地，已迎着他戳去，便小蕭瑤也心頭一凛，任你武功高强，奈何脚未着地！

說時遲，那人兩臂一振，蜷腿霍地一滾翻，不是倒翻，而是脚上頭下，陡然拔高了兩尺，當先刺到的兩枝長槍不但刺空了，也已被那人抓住了槍頭，一帶一送，早聽兩聲慘叫，那迎面刺來的兩枝長槍，透背穿胸，登時喪了命，死了兩個，却倒了四個，是兩個死的把兩個活的撞倒，那人都把奪到手的兩枝長槍，點地一撑，早到了街心。

那人回身招手，叫道：「想死的，來來來！」

誰還敢再上前，在小蕭瑤眼中，這人的功夫也不過如此，却把那八個快刀手嚇壞了。何況那帶兵的頭兒又已受了傷。

那軍爺叫道：「反了，反了！休放走了這反賊！」當先追出，雖然竹筷仍然插在他耳上，傷不重，血流也不多，那八個兵丁也才一湧而出。

店堂中却不是靜下來，而是更亂了，那嚇得不敢動彈的人客，也才哄然奔走，剎時間，店堂中只賸下了小蕭瑤和店家夥計，店家面如死灰，幾個夥計也嚇得臉上變了色，翻了桌子，碎了杯盤事小，兩個兵丁橫屍門口，事出在他店中，這生意還做得成麼，就算保得性命，也免不了牢獄之災。

小蕭瑤才要出店，街道上喊殺連天，人家可是替她出頭，她怎能置身事外，那店家一瞧可急了，撞了過去，店堂那角落上櫈倒桌翻，他奔過去，怎不跌跌撞撞。

小蕭瑤一把將店家拖了起來，道：「你放心，必不會連累你，我不是走。」

去年她在河洛一帶浪蕩了好些日子，懲責過好些邪惡之徒，知道店裏發生的事，店家脫不了干係，今日更死了人，那還了得。

她把向她跪下的店家拖了起來，也飛身出店，只見把那人圍在街心的，不僅是那軍爺和他率領的十個兵卒，洛陽初定都，仍然馬亂兵荒，尤其是入夜以後，巡城的官兵又豈祇一隊，另又打街道的兩面，奔來了兩隊官兵，高燒的火把，將街上照亮得如同白晝。

小蕭瑤見滿街是官兵，街道上紛紛關門閉戶，那軍爺揮動腰刀，指手劃脚，叫道：「休放走這賊子，給我拿下了。」

竹筷仍然穿在他耳上，血把他的半邊臉染得更紅了，小蕭瑤要落去那人身邊，就得打那些官兵頭上飛掠過去，才這麼一遲疑，驚聽有人叫道：「咦！黑山君！」

小蕭瑤一怔，這叫聲入耳，只見那圍上去的官兵紛紛止步，吶喊之聲登時靜了下來，便連那揮舞腰刀的軍爺，手臂也軟了下來。

黑山君？原來這人便是黑山君。

小蕭瑤未和武林中人交往過，但在酒樓旅店中，可不祇一次聽人提及這個名頭，總見提及的人，面上登時變色，不料這人便是黑山君。

只見他朗朗一笑，說道：「不錯，就是我。」隨向那軍爺一指，叱道：「你好大胆，衆目睽睽之下，你竟敢調戲良家婦女，今晚我是看在馬將軍面上，方饒你不死。」

說着，緩緩地掃了一眼，那些近身的官兵，登時紛紛後退，那軍爺的半邊臉，更是其白如紙，更連退了兩步。

只見一人站了出來，拱手，而且陪笑道：「崔爺你大人大量，不知者不罪，還望見到馬將軍，美言兩句，我們這位胡千總，新近才調來東京，若知是崔爺你，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冒犯。」

那人冷笑一揮手，道：「趁早把店門的死屍抬走，你們聽着了，這位姑娘住在這店裏一天，你們不准踏進這店門一步，快走快走。」

那軍官連聲應是，對這面街邊的軍爺使了個眼色，即忙吩咐人把死屍抬走了，一時間，脚步之聲由近而遠，滿街都是官兵，都沒一人出聲，只聽得有脚步聲，沒半盞茶的工夫，已走得乾淨。

只有那軍官沒走，小蕭瑤睜大了眼睛，站在店門口，望着那……人。

他，端的是誰？是否就是他？

那軍官陪笑道：「崔爺，你再明白不過……」

那人道：「好吧，我跟你走一趟，雖然那兩人自要找死，我不去一趟，你們也沒法交待。」

軍官忙不迭拱手稱謝，道：「便是馬將軍也正四出派人尋訪崔爺你，潼關那一仗，若不是崔爺相助，豈能那麼輕易一擧擊敗赤眉軍，馬將軍本要奏明皇上，却又不知崔爺的下落。」

原來赤眉軍殺了劉玄，在長安盤踞了一年多，那關中征戰連年，人民顚沛流離，老弱溝壑死，壯者走他鄉，田地全荒蕪，赤眉軍十數萬衆，眼看糧盡，莫奈何，想退回山東老巢，那知才出潼關，即被埋伏下的劉秀軍馬殲滅了。論功行賞，馬將軍第一，這馬將軍之所以一戰成功，却又



得助於關中黑石山的一位武林中人，姓崔，因其居住於黑石山，武功高强，人稱黑山君而不名。正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赤眉軍的一擧一動，黑山君瞭如指掌，又盡知其虛實，得他相助，馬將軍才得一戰成功，隨奉調洛陽，衞戍京畿。

那黑山君點頭道：「便我此來，也要一唔馬大將軍，請帶路。」

黑山君隨向小蕭瑤走來，含笑道：「姑娘請放心住下，從此再不會有人敢來打擾了。」

那軍官忙不迭吩咐躲在門內的店家道：「好生侍候姑娘，重重有賞。」

店家不料倒因爲小蕭瑤，免了一場大災禍，喜出望外，別說感恩了，任誰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得罪兀那魔女慌忙應是。

那黑山君和軍官匆匆走了，街道上的舖戶又再開了門，衆人客也都回到店裏來了。

小蕭瑤道：「店家，壞了的物件，算在我帳上。」

也不過壞了些碗桌，翻倒了的凳櫈，夥計們已擺好了，店家忙道：「休道與姑娘無關，今晚若非姑娘，我等的身家性命也難保了，姑娘快請。」

店是大店，兵荒馬亂之時，那有許多人客，店家把小蕭瑤像鳳凰一般捧着，請入官舍。

那大客棧，多有來去的仕宦下馬，是以多設有官舍，接待携眷的官家。既是官舍，自然與普通客房分隔開來，隔絕了雜人等。

小蕭瑤見是一個小院，甚是幽靜，道：「好，把飯菜送到房裏來。」

店家應道：「不勞姑娘吩咐，這就來了。」

但店家才轉身，小蕭瑤忽然心中一動：不怪似曾相識了，這官舍多像禹門口那小院啊，只不過高貴雅潔些。

在禹門口那客棧的小院中，她失去了童貞，不禁使她的心兒又一陣劇跳起來。

舊夢重溫

夜，靜下來了，隔絕開來的官舍，也更靜了。

她躺在床上，熄了燈。她怎會入睡呢？時候還早，她的心跳得那麼厲害，她太需要靜了。她要靜下來想。她想，她需要好好地想一想，這黑山君原來姓崔，眞會是……他麼？她從這黑山君限中，看出了那麼多的情意，那是她從未在別一個男人的跟中見過的，他的功夫也算得是好的了，若然她仍有疑惑，那只是，憑這黑山君的身手，那麼多個夜晚，而且是在她戒備之下，豈有連他的影兒也見不到的。

他，今晚也會來麼？

若然眞是他，今晚一定來的。

她曾經羞憤得不想活了，她恨，恨不能立即找出這人來，殺死他。但隨着歲月的消逝，她麻木了，甚至，她的羞憤與痛恨，早化爲滿腔的哀幽了。

但今晚，她那好久以來未曾激動過的心，又劇跳了，而且，越是夜深人靜，越跳得厲害。她眞已找到了他麼？要不然，他眼中怎會流露出那麼多的情意。

她感到臉上發熱了，一定紅透了，因爲她是明白的，其實那就是慾火，只有她才會看得出來，慾火在那人眼中燃燒。

今晚，他會來麼？

甚麼？小蕭瑤驚訝了，驚訝她豈僅不再羞憤，非但不仇恨他了，而且盼望那人前來。若然那人眞是他，他，今晚一定會來的。

她的眼睛閉上了，他多健壯啊，她閉上了眼睛，浮現在她面前的那英俊的面貌，更清晰了。甚至她又感到那雙熟悉的顫抖而又强有力的手……

不，這不是幻想，而是眞實的感覺，是眞的，他來了，那雙顫抖的手在除去她的衣衫了，可惜她閉上的眼睛，再也睜不開來了，她又漸漸昏迷得失去了知覺。

當她的知覺回復過來時，窗上已現了曙光，這可是從來也沒有過的事。

他眞來了，來過了，她怎會不知道呢，她的衣衫顯然是匆忙替她穿回身上的，比任何一次他走後更加零亂，因爲他留下來更久，窗上曙光已現，他才匆忙走了。

她嘆了口氣，多久了？自從她谷叔叔死了後，他就突然間失了踪，幾乎半年間沒再來了，她感覺得到，那雙摸撫她的手，顫抖得比以前更加厲害，她甚至聽到了他急促而沉重的呼吸，她知道，這是久別後的綺夢重溫之故。

她並未睜開眼來，雖然她醒了。因爲她不願那英俊的面貌在她眼前消失。

一定是他，是那個姓崔的黑山郎君。

她嘆了口氣，爲何他不現身出來，來了，爲何又要離開她呢？他可知道，她這

番再下龍門山來，就是爲了尋找他來的。

他可知道，她已不再恨他了，而且，今晚，她比任何時候，她都有了更多的愛意。

因爲，他是那麼强壯又英俊。

爲何他要走呢？爲何他不像懲責那兩個軍爺一樣，英勇地表示他的愛呢？

她又嘆了口氣，若然他知道，她巳接納了他，她心中再不是充滿仇恨，而是充滿了愛。他一定不會偷偷摸摸地來，匆匆忙忙地去了。但她卻不能表達出來。

若然是他，他一定即會來了，因爲巳是日上三竿了。

她匆忙起了身，才知店裏的夥計巳早侍候在外了。甚至那店家也親自前來侍候，店裏自也見不到一個官兵，本巳是臨頭大禍，卻因禍得福，官兵再也不敢進他這店來騷擾了，如何不對她加倍感恩呢。

她顧不得羞赧，喚進那店家來，對那黑山郎君，她想知道更多，更多些。

「崔少爺在這洛陽一帶行走。」店家說：「本來我不知道的，但有兩位關中來的人客卻知道，而且知道得最清楚。」

他把昨晚從回到店裏來的人客口中所敍述的黑山君，詳盡地告訴了她。

原來那黑山君因爲定居在秦嶺中的黑山，因而人稱黑山君而不名。

「這崔爺並非秦中人氏。」店家說：「不知何許人，但長安道上時常來去的人客，卻知道有這位黑山君，初時知道他來自黑山，無人知道他姓崔，黑山君這名頭响亮了，也叫開了來。」

「他爲人如何？」小蕭瑤問道：「把你知道的全告訴我。不許有半句隱瞞。」

她看得出來，店家對她隱瞞着甚麼。

「可是我不信。」店家說：「那人客說：這位崔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他對人一彈指，那人立即就會昏迷，並說崔爺殺人不見血，名頭高大得很，秦中的英雄，江湖道上，誰都……敬他三分。」

她知道，店家把怕字改爲敬了，小蕭瑤卻不理會，因爲她的心兒，跳動更厲害了。

彈指，就能令對方立即昏迷，不是他，還會是誰？是他，一定就是他，不怪任她怎麼戒備，她始終連他的影兒也沒瞄見了。

「那人客說……」店家又說：「馬將軍帳下有個相識的軍爺告訴他，崔爺卻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赤眉軍在秦中殺人放火，所過之處，眞是十室九空，還幸綠林軍先到秦中，人民早巳逃散了，要不然死的人也更多了，但這一來，赤眉軍糧草也短缺了，多虧崔爺打聽出赤眉軍要逃竄回山東，先報與馬將軍知道，這才在赤眉軍尚未來到我們這一帶之前，就把賊子們消滅了。」

小蕭瑤卻微微皺了眉頭。「卻做了一件好事」？這是怎說？難道這黑山君不是個行俠仗義之人麼？

不會啊，一定不會的。

她知道店家也所知有限，也不再問了。她等待，因爲她相信：這黑山君一定會來找她的。

她沒有等待多久，店家送了酒菜來，小蕭瑤一怔，她不曾吩咐啊？

店家一閃身，說：「姑娘住在這裏，請進去吧。」

敢情他身後還有三人，一個軍爺，帶着兩個隨從，携着兩個大盒，不由分說，取出七個菜肴來，擺在桌上，一言不發，即刻退了出去。

是因爲小蕭瑤一言不問，而且並未走出房來，待得人巳走了，她才走出明間，明知故問道：「這是……誰送來的？」

店家道：「原來姑娘未見到來人，小店可做不出這樣精緻的菜肴的，這是將軍府送來的。」

她豈會沒見到，不過躲在門內沒出來，而且知道是誰吩咐人送來的。

她感到臉上一陣熱，心兒又在劇跳了，道：「來人說了甚麼？」

店家道：「甚麼也沒說，只問姑娘住在那裏，是將軍府送來的。」

小蕭瑤道：「你去吧。」

她一瞧就明白了，還問甚麼。因爲桌上巳擺上了兩副杯筷，那自是他……他送來的，他也就要來了。

他終於要和她面對面了，怎可讓店家留在跟前，也許他即刻就到。

店家退了出去，她臉上紅一陣，又白一陣，起身走幾步，又坐下，那心兒像要跳出了口腔，一時咬牙切齒，但總又幽幽地嘆了口氣，甚至連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對他，是恨，還是怨。

她又幽幽地嘆了口氣。「寃家，你……終於來了。」不，不，她驚訝的發現，原來她對他，巳有那麼多愛。

但這寃家並沒有來，太陽偏了西，落在鱗櫛次比的房屋後面了，他，仍然沒來，飯菜卻又送來了。也有酒，仍是兩副杯筷。

店家親自送了燈來，又退出去了，現在，她又是孤燈獨對了，雖然她一再替他解說，必是那馬將軍把他留下了，對了，昨晚那軍官怎麼說？說本要奏聞皇上的，只因找不到他的行踪，那麼，也許皇上召見他，也許封了他的官。

既然送來兩副杯筷，他一定會來的，白天被留住了，他晚上也一定會來，一定快來了。

她獨飲起來了，她本來是不飲酒的，但她有這麼多幽怨，恨起上來，又接連飲了兩杯，她見慣了谷叔叔大口喝酒，飲酒像飲茶一樣，何況她有怨又有恨，不料只得幾杯下肚，她就醉了。

「你醉了。」

小蕭瑤扶着桌子，一怔，是誰在說？面前沒人啊？難道是她自己在說？

原來喝醉了酒，渾身軟綿綿，心下熱烘烘的，原來是……是這麼個滋味。

驀聽身邊有人道：「請恕我有事纏身，來得遲了，未曾前來奉陪。」

原來是……他來了！眞來了，來到了她身邊，正對他躬身施禮，不怪適才不見了，顯然是他一揖到地。

初酒染紅了的臉兒，更紅了，而且像火一樣熱。啊啊，她站起身來，尚未離座，不料竟然渾身軟綿無力，竟站立不穩。

他，竟一輕笑，在她耳邊輕笑，而且被他扶住了，說：「姑娘，你醉了。」

她醉了麼？醉了豈不更好，更妙，醉倒遮了羞，是他，現在，那雙充滿了情意，而且發亮的眼睛，相距她這麼近。是他，不是這寃家，還會是別人麼。她渾身巳是火熱了，更被他眼中的火焰燃燒起來，醉了豈不更好，雖然不是別人，她早巳是他的人了，但一朝面對面，也難免要害臊的。

醉了，更妙，她不是眞站立不穩的，她心下也仍然清醒的，當然是……當然是他……她閉上眼了，腿更軟了。

她倒在他懷裏了，她被他抱了起來。

她有那麼多恨，必有那麼多幽怨，因此，也有那麼多話要說的，但現在，她才發現原來也有那麼多愛。

原來眞個無言更勝有言，她用力緊摟住他一雙胳臂，表達出了心中的愛與恨。

晴天霹靂

良宵苦短，紅日又上紗窗。

原來良宵這麼苦短，她醒了，這一年多來，她有過多少不眠之夜，睜着眼睛，好不容易捱到天明，有生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感到良宵苦短。

她醒了，輕輕嘆了口氣，正如喜極也會流淚一樣，嘆氣有時也不是爲了幽怨，不是爲了哀愁。

啊，有人離開了她的身邊，他，黑山郎君，急速地離開了她身邊。

她睜開眼來了，那雙滿含情意的眼睛中，她發現了惶恐。

黑山君只是離開她身邊，只是下了床，並未離開床前，深情的，顯露出惶恐的眼睛，注視着她。

她又閉上眼了，又輕輕嘆了口氣，吐出無限的幽怨。他終於不走，留下來了。

「你不……恨我，原諒我了麼？」床邊的聲音說。

她的眼淚突然奪眶而出，她本來連嘆息也是輕輕的，她怕驚走了他，他偏又喚起她的恨，她傷心了，但她忍住了，因爲怕驚走了他。

她怎能不恨他呢？既然愛她，爲何這一年多來，他總是悄悄地來，偷偷地走，爲何不光明正大和她相見，她巳失身於他，連孩兒也替他生了，爲何不和她結爲夫婦？

那黑山君顯然放心了，因爲她雖然流淚，也許他看得出，她心中有恨的，但表露出來的，卻是更多幽怨，那麼，她巳接納他了。

他放心了，胆也壯了，她感覺得出，他挨近了她身邊。

她又輕輕地，長長地嘆了口氣，因爲她又躺在他懷裏了，在這天光巳大亮的時候，那麼，他是再不會走，再不會離開她的了。

「原諒我，」黑山君溫柔的聲音又在她身邊說了：「我一見你，我不由自己，我愛你，永遠永遠。」

她知道，怎會不知道呢？他是愛她的，雖然從未見過他的面，但從他那顫抖的手第一次觸及她的身體時，她巳知道了。

她只是恨他爲何不光明正大地愛。

她把臉兒貼在他的胸膛上，緊緊地，她終於找到他，躺在他懷裏了，她怎能不恨，心中怎會無怨呢，眞不料一個那麼勇敢的人，在愛情之前，他會變得這麼的怯弱。

她仍然閉着眼睛，不敢睜開眼來，因爲她怕驚走了他，不敢表露出心中的怨與恨。若是睜開眼來，他一定從她眼中，看到她心中的怨與恨的。

「原諒我，」他又在她身邊輕輕柔柔地說了。

爲何他要重複說這句話呢？難道他竟不知道，她不能失去他麼？

黑山君囁嚅起來，又道：「相信我，眞的，我不過只在你酒裏……那藥只能催情，不會傷害你的，再過一兩個時辰，你就會復原了。」

小蕭瑤大吃一驚，甚麼？原來他在酒裏下了催情的藥物。

她的臉上登時又火熱起來，不怪昨晚酒後，她渾身火熱了，她竟然毫不掩飾地，渴切需要他，她竟然主動的表示出來。

黑山君在她身邊又愉快的說了：「因爲我愛你，我迫切的要得到你，原諒我，早知你不會拒絕我，我倒後悔了，後悔不該在你酒裏下那藥物，你放心，我一定不會始亂終棄的，我要和你結爲夫妻。你願意麼？我知道你害臊，你不用睜開眼來，也不用說，只要你點一下頭就是了。」

她怎麼不願意呢？若然他知道她是如何苦苦地尋訪他。

她輕輕的點了點頭，幾乎看不出她是點頭了，但他卻是知道的，因爲她的臉那麼緊緊地貼在他的胸膛上，他當然知道。

但她心中卻起了疑雲，「迫切地要得到她？」這是甚麼話？他早巳得到她了，在一年之前，她巳是他的人了，這是甚麼意思？

原來……原來他在酒中下了藥物，難怪以前，他在她昏迷中來，又在昏迷中去了，原來他是用了藥物，不不，她以往的昏迷，分明不是由於藥物，而是被點了穴道。

昨晚她又記起了昨晚店堂中的情景，這黑山君的武功是好的了，但絕不可能來去無踪的輕易點了她的穴道，回想他昨晚出手的情形，她就能瞧得出來，甚至不比她更高强。

不不，她不該懷疑的，她寧願就是他，是同一個人，昨晚來和她燕好的是他，前晚來的也是他，雖然前晚那人仍然照常一樣，是點了她的穴道。

「我是他的人了。」她對自己說，還疑惑甚麼？

「我巳是你的人了，」她幽幽地說：「若然你始亂終棄，我我……」

黑山君把她摟緊了，心花怒放，說：「去年秋天，遠近轟傳，兀那魔女美絕天人，我就對我自己說，我一定要得到你，可惜，來遲了一步，我巴巴地趕來，巳失了你的踪迹，我好生失望。」

小蕭瑤陡然起了一陣震顫，難道這黑山君眞不是孩兒的爹，他，另有其人？

黑山君在喜極之時，顯然沒覺出來，繼道：「我啊，不死心，我一直在河洛一帶，來來去去的尋找，我說：我一定要得到你，一定要。他們說：你武功高强，既然又美絕天人，你就不會把他人看得上眼的，你是我的，就因爲我在這河洛一帶來

來去去，倒無意中幫了馬將軍一個忙，助他成了大功，那赤眉軍一出潼關，就被他把赤眉軍化整為零，殲滅了。」

小蕭瑤悄不聲地睜開眼來了，瞟了他一眼。

說眞的，這黑山君年紀實是比她大了些，但論武功，論相貌，眞還是自她下得龍門山來，在武林中，江湖上，算得是英俊的了，而且也不過才三十上下，也並不老。

黑山君喜極忘形，只顧往下說：「前晚，我一見你，我就知是你這兀那魔女了，現在我才明白，不怪人家叫你兀那魔女了，因為誰要見到你，誰也就會三魂少了二魂，七魄少了六魄。」

「我一瞧就知是你，」黑山君親了她一下，說：「錯非是你，平常人家的姑娘，誰會在這兵荒馬亂之時，獨自來去，是以，雖然我從來也未見過你，我也知是你了，我的美人兒。」

小蕭瑤腦子裏轟然一聲，眼前一陣黑，幸是黑山君把她摟在懷裏，才沒跌倒，險險地，幾乎暈了過去。

這麼說，眞不是他了，他不是孩兒的爹，那個來去總是無形無影的人。

雖然她先前已有些懷疑了，但仍然像是打了個晴天霹靂，霍地坐起身來，一時間，心亂如麻，瞪眼望着那黑山君，像是傻了！

黑石山莊

不，不能說出眞象，不能對他說。

小蕭瑤羞愧又驚恐，她竟被兩個男人淫辱了，昨晚，她是心甘情願的，但那是以為這黑山君便是孩兒的爹，不料……

黑山君一怔，他是那麼愛她，因此加倍惶恐，他也不禁跳了起來，他知道，這位兀那魔女不好惹，若然她突然出手。

黑山君惶恐道：「姑娘，原諒我，我實是愛極了你，今生今世，我要永遠永遠愛你，和你結為夫婦，也許我不該在你的酒裏下藥，但我一見你，就不能自己。」

她可知道，他即使不在酒中下那催情藥物，她也是心甘情願的，那麼，這如何能怨人家，而且，他是那麼健壯又英俊，即使他的武功並不比她更高强，但已是她入江湖以來，所遇到的最好的一個了。

眞的，她一點兒也不恨他，而是恨她自己，雖有一身功夫，却被兩人淫辱了，她有甚麼臉活在這世上，但她看得出來，眼前這個男人多愛她啊，若不是前天晚上從他眼中看出了那麼多情意，她也不會錯把這黑山君認為是孩兒的爹了。

想起那孩兒，她又咬牙切齒起來，那個來去無踪的人，若然是有情有義，既然愛她，為何不現身出來，像這黑山君一樣，和她結為夫妻呢？

「皇天在上，」黑山君說：「今生今世，我永遠愛你，我要和你結為夫婦，若有半句虛言，皇天不祐。」

黑山君惶恐地在她面前跪下了。

小蕭瑤嘆了口氣，她也感到惶恐，甚至比這黑山君更勝，若然前一晚，來的不是他，而是那個無情無義的賊，那賊的武功又高不可測，豈會放過這黑山君，只怕是早晚就會死在那賊子手中。

她立即作了個絕斷，為何她不將錯就錯，便把黑山君視作那孩兒的爹，即刻遠走高飛。

她又嘆了口氣，道：「你說，你居住在秦嶺中，那地方極是偏僻，是不是？」

黑山君道：「是啊，那地方名叫黑石山莊，休道人跡罕至，連野獸飛禽也絕跡，最是偏僻不過，姑娘你若不喜歡，不去居住也行。」

黑山君把眉頭一揚，道：「不瞞姑娘說，光武爺立都洛陽，恢復漢統，我無意中立下了大功，若不是皇上昨日召見，我也不會就擱一日了。這幾天中，便有旨意下來，怕不就有遠大前程，姑娘你只要一點頭，就是誥命夫人了。」

小蕭瑤叫道：「不不，我不要作甚麼誥命夫人，我要你即刻就走，即刻，我和你遠走高飛，回去你那黑山。」

黑山君心花怒放，道：「那麼，姑娘你答應我了，其實我也無意功名，既然姑娘不願意，那不容易麼，我即刻遍請河洛的武林同道，你我行了婚禮，便回轉黑山去。」

小蕭瑤急了道：「我是說今日，即刻就走，一刻也不停留，而且不讓任何人知道。」

黑山君一怔，但立即點了點頭，心想，是了，兀那魔女的名頭响噹噹，必是怕人家知道她一夜之間，作了我的夫人，她無面見人。道：「姑娘既如此說，我敢不依從，只是委屈了你。」

黑山君自是言聽計從，小蕭瑤說甚麼，他那敢說半個不字，兩人即刻連院門也不出，即刻踰牆而出，趁才天亮不久，道上行人稀少，甚至連大道也不走，當天晚上，已過了三門峽，第二天，便已入了潼關。

那黑山君豈會無疑，因為小蕭瑤一路之上，分明在担心甚麼，像是怕有人追趕，不停地向左右，向身後瞧，而且總是趁黑山君不注意之時，可就欲蓋彌彰了，但黑山君愛極了她，更不會想到在他之前，小蕭瑤替人家連孩兒也生下來了。

他怎會想得到呢，兀那魔女在河洛一帶大大有名，誰也會聞名喪胆的，她又這麼年輕，這麼艷麗得像花朵兒一般，他又怎會不明白，那晚即使他不在酒中下那藥物，她也會投懷送抱的，他以為小蕭瑤愛極了他，自命風流人物的黑山君，怎會不飄飄然，自我陶醉，嘿嘿，兀那魔女豈會把別人放在眼裏，河洛一帶的人物，他清清楚楚，論武功，數風流人物，眞個是捨我其誰。

何況，一直到了黑石山，都無事故，是了，她一直眼高於頂的，一旦作了他黑山君的娘子，見到人，尤其是相識的人，難免有些害臊的。

她却鬆了一口氣，那人並沒前來，眼看着她和黑山君雙宿雙飛——他當然見到的，却並未難為黑山君，若然他不願她嫁給黑山君，只怕再多幾條命也沒了。

她寧願沒有這個人，寧願這一年中夜裏來去的人，就是黑山君，當她不再担心了，漸漸，她忘記了他，她一定要忘記他，想到身邊的人竟不是那孩兒的爹，若然

有人知道了，她還有臉見麼？

黑山君知道她已是孩兒的娘麼？她也曾担過心的，但黑山君顯然並沒疑心，而且，他愛極了她，那是眞的。

現在，她才睜大眼睛，來看清黑石山莊了，好大的一個莊子，怕不有百十間房屋。

一個担着心事，心中存着羞愧的人，只有躲着人的，現在，她也才發覺，除了下人僕婦，莊中盡是江湖中人，而且，莊外也不見有田園，最遠的農家，也在十數里外，她更發現，原來黑山君已有了個孩兒。

有孩兒，就該有孩兒的娘啊，但沒有，莊中的上下人等，對她莫不恭敬之極，既然只有她這一個主母。

不用多久，她終於明白了，孩兒是有娘的，已在她來到黑石山莊的當晚，孩兒的娘却突然失了踪，每當她問及，那下人僕婦莫不是面色大變，也閉口不言。

不用多久，她明白得更多了，黑石山莊中的江湖人物，也會一夜之間失了踪，但多則一月，至少半月後，再在莊中出現時，却是滿載而歸，不但有糧食，而且有金銀珠寶。

原來，黑山君是個賊！

原來，黑山君在他那英俊的外貌下，更是心狠手辣，她終於查問出來了，原來黑山君不但有妻，而且不僅一個，孩兒也不僅只得眼前這個孩兒。

日子久了，她終於贏得近身僕婦的信任，那一天，黑山君親自率領人馬離莊去了，小蕭瑤帶着那僕婦漫步在莊後的山坡上，問道：「你們叫這孩兒甚麼？三郎？為何叫三郎啊？」

那僕婦又豈有不討好主母的，道：「我我……主母……」

小蕭瑤道：「你儘管說，莊主問起，我絕不說是你說的。」

那僕婦這才說道：「莊主先前有過兩個孩兒，却不幸都夭折了，這是第三個孩兒了，說來可憐，先前那兩個孩兒的娘死了，沒娘的孩兒，莊主不疼他，一年中，又難得有一兩個月在莊中，即使返來，連問也不問一聲，主母你想，那孩兒怎會不成為野孩兒，遍山遍野亂跑，主母也已知道了，這黑石山豈能行差走錯一步的。」

小蕭瑤一怔，道：「你是說：都中毒死了。」

僕婦道：「如何不是，別說落到後山山溝裏去了，夏天午未兩個時刻，有時落到山腰，也會中毒的。」

原來黑石山不但在秦嶺深處，而且地勢低濕，長年霧鎖，人跡罕至，那原始森林之中，敗葉獸屍堆積了數千百年，怎不會成為毒瘴，每當炎陽一蒸發，那毒瘴更瀰漫飄散，人畜中者不死也會昏迷，若不即時解救，無一能倖免性命的。

小蕭瑤從零零星星聽來，終於盡知黑山君的所行所為，敢情他雖然已有了三個孩兒，却不曾有一個妻子，無一不是他從外面擄來的女子，都不過薄有幾分姿色，不用多久，便生厭了，尤其是那擄來的女子懷孕以後，更被他棄宜敝屣，待得有人入門，那舊的一個，總是忽然間失了踪。

更令小蕭瑤驚嚇的是，便這黑三郎的娘，也就是她來到黑石山莊的那晚，也在一夜之間失了踪。

人，那去了？還用問麼，活生生的人，只要把她向山溝裏一扔，還能活着出來麼？

她明白了，人家為何叫他作黑山君，不但殘暴如虎，而且那心腸也像這黑山泥土一樣黑！

小蕭瑤傷心極了，只道她終於有了個歸宿，不料丈夫却是個這麼邪惡之徒。

她不但傷心，更駭然，因為她發現：她又懷孕了。

她更駭然的發現，這黑石山莊中的人，只要一進入山莊，莫不被他在飲食中下了蠱，若不按期服食他的解藥，不但有死無生，而且連死也要受盡諸般痛苦，她發現，連她也不能倖免，雖然這黑山君愛極了她。

她，也在進入這山莊以後，被黑山君在飲食中下了蠱！

日子一久，她知道的更多了，黑山君的手下人等，皆是江湖中桀驁不馴之人，其中不乏武功高强的，她從那般人的眼神中，看到了怨恨，但無一敢反抗他的，而且莫不死心塌地的替他服役，因為他們知道，離開黑石山莊，敢背叛黑山君的，不但有死無生，而且要受盡痛苦磨折而死。

藍田温玉

小蕭瑤不小了，已有兩個孩子的蕭瑤，那還小，在寂寞的荒山中，孤獨的長大起來的蕭瑤，從不知有歡樂的小姑娘，豈會活潑得起來。

原來在黑山君在他那英俊的外貌下，心腸那麼惡毒，她和黑山君的結合，非但沒把她從被淫辱的羞憤中解救出來，反而倍增了羞憤，因為黑山君並非她那下落不明的孩兒之父，亦不是她腹中孩兒的爹，原來另有其人，而黑山君竟是這麼邪惡。

龍門大俠的女兒，人人敬重的女俠，竟然被這麼個邪惡的黑山君淫辱於先，而今更作了她的丈夫，她怎會不傷心，不痛恨，恨不得立即死了。

但她沒有死，因為腹中的一塊肉日漸大起來了，跟前又有一個可憐的無母的孩兒，那被人遺忘賤視的黑三郎。

可憐的黑三郎，自幼沒了娘，小蕭瑤嚇壞了，黑山君豈僅不聞不問，這孩兒之所以能活下來，竟是多虧一個好心的僕婦，暗中把他收養起來，據那僕婦說：黑三郎長到五六歲，黑山君偶然見到了問起，才知道他還有這麼個孩兒。

總算他還承認有這個孩兒，也才命那僕婦專責撫養，但一年中，也不曾過問三五次，還是孩兒大了，成了野孩兒的黑三郎，在莊中跑來跑去，因是見面的機會也多了。

據那僕婦說，甚麼這孩兒之名黑三郎，也是那些下人叫開來的，因為他是黑山君第三個孩兒，野孩兒又那會不成為個黑小子。

蕭瑤那會不嚇壞了，這黑山君豈僅邪惡，更是毫無情義。

她恨，她傷心，也可憐那小黑三郎了，她把黑三郎帶在身邊，若然她不是腹中

有了一塊肉，而且也大起來了，她恨不得一刻也不停留，離開黑石山莊，離開黑山君。

但她並沒有走，而且留了下來，因爲她的肚子大了起來，她不願腹中孩兒，又是個沒爹的孩兒，何況，她大了肚子，又能到那裏去呢？

她留了下來，也因爲黑山君離莊的日子越來越多，有時，一月中難得見一兩次面，是因爲她大了肚子，他又有了新歡，但願他又另有了新歡，這也才是蕭瑤能留下來，能忍受的最大原故，她的肚子越來越大了，黑山君即使在莊，也不去纏她了。

儘管黑山君在莊的日子越來越少了，但總還有在的時候，甚至一月中難得見三兩面，她也不願意，她眞怕，怕有那麼一天，忍不住會直斥他的邪惡，她知道，這一天早晚會來的，但不願在她腹中的孩兒未生下來之前來臨。

爲了躲避，爲了怕突然撞見回莊來的黑山君，蕭瑤離莊的日子也越來越多了，常常一早就出去，不到天晚不回莊，而且，離開黑石山莊，也越來越遠了，有時閒蕩出二三十里以外去了。

雖然她大着肚子，但黑石山莊左近，幾乎十數里地內，見不到一戶人家。

這就是她閒蕩會走出那麼遠之故，因爲她越來越覺得奇怪了，山裏少人家也罷了，爲何見不到一個樵子獵戶？一個也不見。

她終於見到一戶人家了，看來以前一定還是個小山村，從那敗瓦頹垣的遺址上，可以看得出來，但現在只賸下兩間小屋了。

小屋裏一定有人，因爲她見到了小屋後面昇起來的炊烟。

她尚未走到那小屋前面，忽然一株枝葉半禿的大樹後面，轉出一個老人來，她最先見到的，卻是一雙驚愕的大眼睛。

不怪那老人來到她面前，她才發現了，因爲老人的破衣與膚色，與那枯黃的樹木和黑色泥土，幾乎同一顏色。

若然老人站在樹旁不動彈，她還差點發覺不出。

驚愕的老人家道，「小娘子何來？」

老人家若沒八十，也有七十歲了，聲調不但柔弱，而且抖顫，若不是大白天，眞會把她嚇一跳，活脫是個行屍走肉。

蕭瑤看了看那破敗的小屋，不，那屋子並不小，只不過僅存那麼兩間罷了，到了近前，才看出在那枯黃矮小的蓬蒿之中，遍地敗瓦，更清楚看出那倒塌的頹垣和基石，看來這裏以前不但是一座大屋，而且還有過興旺的歲月。

蕭瑤道：「老人家，這裏只有你一個人麼？」

老人道：「不走的，也死絕了，誰還敢留下來，卻是小娘子怎生走到這裏來，快別往前去了。」

蕭瑤一怔，心想：黑山君暴戾邪惡，所作的又是見不得人的事，必是把近着黑石山莊的人趕盡殺絕了。否則數十里地，怎會不見人烟。

蕭瑤感到一陣憤怒與羞愧，因爲她來自黑石山莊，來自那個邪惡的賊窩。

老人家向她走近了兩步，那雙驚愕的眼睛睜得更大了，說道：「小娘子，快，快隨我來。」

蕭瑤好不容易才見到這麼一個人，自從來到黑石山莊以後，這還是她所見到的第一個外人，那會放過，但不由一怔，因爲老人家面上出現驚疑之容。

「快隨我來。」老人家催促道：「只怕你還有救。」

有救？蕭瑤見老人的目光落在她面上，就注視不瞬，不自覺手摸於面頰，這是怎說？她隨在老人身後，進了屋子，只見那屋子雖然破敗，屋中的桌椅陳設，卻分明是富有人家。

老人向屋角一指，道：「小娘子，快去炕上坐吧。」

蕭瑤愕然，屋中現有上好的椅子，卻教她上炕，顯然那炕就是老人的睡床，在屋角用石塊砌成的，上面鋪着破舊的爛棉絮。

老人家是這麼老了，步履蹣跚，又是一臉焦急之色，蕭瑤知有緣故，當下依言坐去炕上。

只見那老人家吁了一口長氣，顫巍巍地扶着桌子，也在她對面坐下了。

蕭瑤依言盤膝而坐，立即就覺出奇異來，那是秋天，此地雖然早寒，可也不十分冷，只覺那炕上暖暖的，有一股陽和之氣，立即透達全身。

老人家道：「天可見憐，小娘子，幸虧你遇到老夫，也來得正是時候，總算有救了。」

蕭瑤再也忍不住了，道：「老人家，這是怎說？」

老人道：「小娘子一路行來，難道一點也沒覺出怪異麼？」

蕭瑤道：「老人家，正要請問，這是何處？我分明沒事，怎說我有救了？」

老人道：「小娘子那會知道，你已身中劇毒，且已侵入骨髓，一旦毒發，便無藥可治了。」隨向屋外一指，道：「眼前便見怪異，難道小娘子你一點也不以爲異麼？大好田園荒蕪，大好庭院，只賸下敗瓦頹垣，這也還罷了，小娘子你一路行來，竟不見一隻狐兒，甚至亦難見一隻飛鳥，難道一點也不以爲異麼？」

蕭瑤被他一言提醒，可眞大吃一驚，這數十里地內不見人烟，還道是被黑石山莊的人趕盡殺絕了，心中雖疑，卻不以爲異，這老人所說如何不眞，當眞連一隻飛鳥也沒見到過。

蕭瑤駭然道：「這秦中新歷兵災，戰禍連年，到處十室九空，我只道……」

老人家搖搖頭，說道：「雖是戰禍連年，遍地烽烟，但此鄉僻處山區，倒還不曾受到戰火蹂躪，不瞞小娘子說，早在烽烟未起前，此地人已死絕了，先是草木漸漸枯黃，繼而人畜無疾死，壯的雖然活得久些，但亦不出三年，盡皆死絕了。」

蕭瑤愕然道：「盡皆……無疾死？」

老人道：「自然並非眞無疾，只不過因爲人如草木，逐漸枯萎了，待得發覺有異，請來大夫診治，才知是中了毒。」

「中了毒！」蕭瑤咬緊了牙，心下已明白了八九，無端端的怎會這麼多人都中了毒，不用說，必是黑山君這賊子……

她在黑石山莊已居住了半年有餘，如何不知道黑山君原來還是下毒的能手。初時她眞還一些兒也不知道，後來發現黑石山莊的人膚色有異，莫不較常人爲黑，而且黑中透青。

後來詢問近身的僕婦，才知莊中各人皆要按時服藥，否則便會全身發黑，潰爛而死。

雖然按時服藥，但在黑石山莊居住得久了的人，仍不免膚色漸漸變黑。

蕭瑤道：「但老人家你……」

老人道：「小娘子奇怪我爲何不死麼？便是多虧這個炕，初時便我也奇怪，爲何全都性命不保，我倒活下來活受罪，後來，那是三年前了，來了一位大師，還陪同一位先生，得他們指點，才知道這裏是地氣所聚，命我在此砌一個炕，說道：我所中之毒，已入膏肓，非藥物所能治，毒非一日所中，亦非短暫時日可能解救，命我在這炕上先躺三年，然後才能用藥，小娘子，你聽說過久病成醫這句話麼？我見過中毒而死的人，沒一百也有數十，是以一見小娘子，即知你已身中劇毒，只因小娘子也如我鄉的人一樣，中毒於不知不覺中，也在不知不覺中加深，是以小娘子你雖中毒已深，仍然不知不覺。」

那老人家突然凝視着她，瞬也不瞬，一雙眼睛越來越大。

蕭瑤雖然驚駭，卻不驚恐，道：「老人家，你做甚麼，可是有話要說麼？」

老人道：「原來你……小娘子，你是從黑石山莊來的，我眞蠢。」

蕭瑤道：「你怎知我是……」

老人雙目中竟然出現了光彩，道：「既然你身中劇毒，若非日積月累，是緩緩加深的，豈會無恙，可知小娘子你不是從外鄉來的了，這裏數十里地內，都無人烟，我早該想到，小娘子是打從黑石山莊來的，天可見憐，可等着你了。」

老人家不但喜形於色，且搓起他兩手來。

蕭瑤一凜，霍地站了起來。心想這全鄉的人皆死在黑山君手中，那自也恨她是黑石山莊的人，一旦遇上了，那會不報仇雪恨。

就在這瞬間，驀聽外面宣了一聲佛號，那老人家也喜孜孜，顫巍巍地站了起來，說：「可不是大師來了麼，果然是位佛菩薩。」

這是怎麼回事？不，這老人家面上只有喜容，看不出有絲毫仇恨，更沒一些兒敵意。而且顫巍巍地迎了出去。

是了，老人說佛菩薩，一定即是三年前指點他在此砌炕解毒的和尚，蕭瑤隨後跟出，那知門外並不見有甚麼和尚，只有老人家在對空拜謝。喃喃地說道：「多謝大師指點。」

不過，適才那一聲佛號，她也分明聽得清清楚楚。

而且雖不見和尚，老人家身邊卻有個大布袋，可是她進門時所沒有的。

那老人家叩了個頭，顫巍巍的站了起來。

蕭瑤道：「老人家，他這是做甚麼？佛菩薩在那裏啊？這布袋裏又是甚麼？」

老人合兩手之力，竟提不動那布袋，道：「小娘子，佛菩薩又送食物來了，必是知道小娘子已來了，是以加倍送來。」

蕭瑤忙上前相助，大奇，知道她已來了？難道眞有佛菩薩，早知她要來，而且算準她今時今刻前來？佛菩薩不但替她備下了食物，且即刻送了來？

必有原故，便眞有救苦救難，未卜先知的佛菩薩，這菩薩對她也未免太好了。

她替老人把布袋扛進房去，急於要問個明白，才知半年前，曾經指點老人在此砌炕的和尚，又獨自來了，對他說：早晚有個小娘子前來。命他等候，到時好生接待。

蕭瑤奇道：「那佛菩薩要你等候我，做甚麼啊？」

「原來佛菩薩命我等候的小娘子，就是你。」老人家喜形於色。道：「可被我等着了。小娘子，不但你有救了，我也沾了小娘子的光。」

「你說半年前，那位大師又來了？」

蕭瑤心中一動，半年前，該是她才到黑石山莊的時候，這位大師却已來知會他了？

老人道：「後來佛菩薩又來了兩次，每次都替我送了足够一兩月也食用不完的食物來，說小娘子你早晚必到，命我不可離開此地，時刻留意。我等啊，等了半年，也不見小娘子前來，原來佛菩薩要我等候的，就是小娘子你。你瞧，小娘子，我可不是老糊塗了，今日等到小娘子來了，一時倒給忘了。還以爲小娘子是外來的，其實這數十里內，除了黑石山莊的人，那有人來，今日一見，就該知道是小娘子你了。」

蕭瑤道：「老人家，慢慢說，從頭到尾詳細告訴我，那佛菩薩必還有話說。」

「如何沒有，」老人道：「我本來已是活死人了，我這一鄉的人只賸下我一個，便沒毒發身死，早晚也會餓死的，後來我能行動了……」

蕭瑤道：「若不是那位大師吩咐你在此留下來，又替你送來糧食，你早離開此地了。」

老人道：「小娘子你沒瞧見麼，偌大一座房屋，都已倒塌了，地裏也種不出糧食來了，我便沒像我鄉的人一樣發狂而死，也早餓死了。」

蕭瑤總算明白得更多了，原來那些死去的人，全是發狂而死，不怪人死了，連房屋也倒塌了，這老人之所以中的毒較輕，沒發狂折毀這幾間屋子，乃是得地氣之助。

老人又道：「佛菩薩不但替我送了糧食來，還替我修補了屋子，不然也早倒塌了。」

「因爲他要你活下來，留下來，等候我？」

蕭瑤更奇怪了，這位佛菩薩未免對她太慈悲了，她可不是無知的鄉愚，既是佛菩薩，自然也佛法無邊，慈悲地，爲何倒要這老人來等候她？

蕭瑤心急道：「老人家，那太師端的有何話說？」

老人道：「佛菩薩說：早晚小娘子必來，來時命我把他送來之物給你，說那物件佩在身上，便百邪不侵，任何劇毒都可解得。」

老人解開布袋，道：「在這裏了。」

那布袋中除了一袋麵之外，還有油、鹽、菜乾，竟是齊全得很，老人取出一個布包來，像是一個小小的錦囊，顯然入手甚重。

老人道：「必是這個了，佛菩薩特地送來給小娘子的。」

蕭瑤伸手接過，果然入手甚沉，不知方圓，那物件雖然在錦囊中，也包裹甚厚，顯然是珍貴的物件。

「佛菩薩……」蕭瑤說。心下却想：這是甚麼佛菩薩？特地留下這老人來，等候她前來，分明就是爲了要交給她這個錦囊。

老人道：「若不是佛菩薩，怎會算準小娘子要前來，今日小娘子前脚才到，這物件立即送來了，而且還送來菜乾，啊啊，還有一方肉，這必是命我用來接待小娘子的。小娘子請坐，我去燒飯。」

蕭瑤可明白了，雖不明白和尚是甚麼人，但絕不會是甚麼佛菩薩，菩薩倒會送肉食來給凡人麼。

待老人一轉身，她急忙打開錦囊。

只見紙包之內，又用布包裹。

原來是一方未曾琢磨過的玉石，奇怪的是入手暖暖的。

那玉黑中透紅，驀然一見，似有火焰在燃燒，倒像是一塊燃燒着的炭團。

咦！紙上有字。

蕭瑤忙看時，才知玉名藍田溫玉，大意是說黑石山莊中人，皆中了黑山君的蠱毒，黑山君不但邪惡，而且狡獪之極。

那蠱有十數種之多，乃是以不同的劇毒之物煉成，是以解藥亦各皆有異，中了他那蠱毒的人，每屆週年之期，若不服食解藥，必毒發全身潰爛，受盡磨折而死，黑山君爲了怕人偷盜他的解藥，因此以不同的蠱毒，暗中分別下在莊中各人的飲食中，唯有他一人才知道，何種解藥能解何人之蠱，若是錯服了解藥，非但解不得蠱毒，反而加速毒發，所受的磨折也加倍。

蕭瑤才看得一半，已是全身冷汗，她在這數月中，早已在心中生畏了，黑石山莊中的人對黑山君分明表面上極是恭敬，唯命是從，暗地裏，在黑山君背後，却咬牙切齒，其中有幾個武功高強的，分明功夫不在黑山君之下，但雖恨極了他，却無人敢反叛他的。

「原來是這個緣故。」蕭瑤明白了，心想：不怪黑山君的那些手下，對我也恨上了，莫不是見了面，便急忙避開。

她無數次想找人交談，想探聽出黑山君的所行所爲，不料即使是黑山君不在莊時，全都對她不瞅不睬了，若不是黑山君有了吩咐，便是連她也恨上了，因爲她是黑山君的妻子。

蕭瑤再往下看，才知這藍田溫玉佩帶在身，便能化解那蠱毒，但非一朝一日，命她每月朔望之日，子午兩個時刻，若借地氣之助，也許能在三五年間把所中之毒化解。原來佩帶上藍田溫玉還不行，還得借地氣之助才能化解，且得三五年後。

蕭瑤迷惑了，這位大師當然不是佛菩薩，是菩薩，何用三年五年，自有仙丹解百毒，他是甚麼人呢？字條是送來給她的，可不是普救衆生，顯然黑石山莊中的人全都中了蠱毒，爲何特地前來救她一人？可見這位大師和她大有淵源了。却又爲何不現身和她相見？那字條上還有說明，原來此鄉之人果是全都死在黑山君手中，一者是此鄉近着黑山莊，黑山君怕他的所行所爲敗露，暗中在村中撒下毒粉，把全村的人毒死了，因是中毒不多，而又逐漸加深，中毒的鄉人皆是慢慢死去，看來像是死於疑難怪症一般，無人知道是黑山君下的毒手，這一來，這一鄉的人全死絕了，成了鬼域，再沒人敢來居住了，而且連樹木也枯萎了，種在地裏的種子，再也長不出糧食來，誰還會前來居住。

却不知黑山君更有一種用心，乃是用這鄉中人來試驗他在黑石後山秘密提煉的毒物，此間乃是山區而又距黑石山莊最近的鄉村，是遭了殃。

蕭瑤的牙關又咬緊了，這位大師那是甚麼佛菩薩，甚至毫無菩薩心腸，既然對黑山君的所行所爲知道得這麼詳盡，萬惡難赦，却爲何不剷除，爲世人除害？

却是蕭瑤大惑不解，這位大師爲何獨對她慈悲。

黑魔女

蕭瑤等候了三日，但那老人口中的佛菩薩，再沒現身，也問不出個究竟來，只知道佛菩薩年紀不大。

一個與常人無異的中年和尚，在那老人家的心目中，菩薩自然長生不老，毫不以爲異，蕭瑤心中却曾一動，倒是有點像兩年前在禹門口救助過她的那位大和尚，尤其是老人家描述的那位先生，更像是當年替她治掌傷的無憂叟。

莫非就是這兩人？蕭瑤佩帶着藍田溫玉，懷着一肚子的狐疑，回到了黑石山莊，她不禁長嘆了一口氣，因爲她正懷着一個孩兒，而且在長大起來，再有三兩月，就要臨盆了。若不是爲了腹中那一塊肉，她恨不得遠走高飛。

但她並未遠走高飛，而且回到黑石山莊了，因爲她不願腹中的孩兒生下來沒爹，可憐的孩兒，每當她想到她那被洪水沖走的孩兒，她就難過極了，雖然那是她也曾經痛恨過的孽種，但她可是個母親，那可憐的孩兒的母親。

黑山君像把她忘了，她已記不得有多久沒見過黑山君了，這倒更好，爲了腹中的孩兒，爲了療毒，非一年半載不可，說甚麼也不能離開黑石山莊，但見到了這賊子，她眞不信抑制得怒火，謝天謝地，她的肚子更大了，已近臨盆之期，淫惡的黑山君豈會留下在她身邊。

不，她半句也沒問過人，又何必問，黑山君留下在莊中的日子原就不多，除了當初新婚之時以外，她原已是十天半月難見黑山君一面的，現下更是絕跡不到後院了，正是求之不得，她倒會詢問麼。

其實不用問，黑山君的爪牙衆多，黑山君在莊中之時，豈會少得了人來人往，近數月來却冷冷清清，就知這賊子不在莊中了，她如何會不明白，秦中經過連年戰亂，十室九空，餓殍遍野，早已不是他作惡之地，何況黑山君最是狡獪不過，從不在近處作案的，自是遠去江南了。

蕭瑤不願即刻和黑山君翻臉，可就不能令他生疑，若然面對着面，她豈能隱藏得下心中的厭惡。

眞是求之不得，黑石山莊難得清靜了兩月有餘，她每屆朔望之期，即去那老人處，每次前往，老人口中的佛菩薩，總留下指示，原來佛菩薩亦會束手無策，不能治愈她所中之毒，還得靠那藍田溫玉，以及那地氣之助，待一年之期已屆，才能斷定黑山君給她服下的是何種蠱毒，而且一再囑她忍耐等候。

蕭瑤更是疑惑，這位佛菩薩既然如此恩典她，却爲何不現身與她相見？而且，顯然她的一舉一動，那位佛菩薩都瞭如指掌。

孩子生下來了，又是一個女兒，她已有兩月未見到那老人了，却對那位佛菩薩越覺好奇，她無時無刻不在暗中留神，不信和尚眞是能知過去未來，之所以對她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必是暗中探知，但她失望了，饒是她日夜留神，甚至連一個可疑的人也沒發覺過。

她已兩月足不出莊了，也有了更多時候冷靜下來思索：和尚、大師、佛菩薩，菩薩倒不普渡衆生，特別對她一人恩典？

除非，和她有特別的淵源……

只有一個！她在無數不眠之夜中，在那黑暗的夜晚，她的眼睛却亮了起來。

她一生之中，只認識一個和尚，也只有一個和尚與她有淵源，只有當年在禹門口救過她的性命，更不辭千里跋涉，到秦中來請得無憂叟去替她療傷的和尚，但若是那大和尚，爲何又不現身相見呢？

除非……

蕭瑤每當連想到那和尚，就不免疑惑，當眞那和尚救她時並不避她，替她療傷並不避她，却爲何，突然之間失了踪，一去不返呢？

也只有這和尚，只有這和尚與她有淵源，若是同一人，爲何恩典她，留下那老人來，顯然爲了她，却爲何又不現身相見呢？

除非……

蕭瑤越更疑惑了，除非和尚即是那死去的孩兒的爹，也即是這個新生的嬰孩之父！

除非是那個和尚，淫辱了她，任她如何提防、戒備、却始終來去無踪，她才會始終連那人的影子也沒見到過，因爲只有那和尚，武功才會那麼高絕。

黑暗中的眼睛在逐漸亮了起來。現在，她幾乎已肯定同是一個人了，現在，她再不會想到那淫辱就臉上發熱了，却是牙齒咬得更緊，渾身更冷了。

是他，一定就是那和尚！

她跳了起來，她一定要找出那個和尚來。

可惜，她去得晚了，她再也不能從那老人口中查問出甚麼來了，因爲那破屋旁邊，多了一坯黃土，屋中已不見了那老人，塵埃滿佈的桌上，却留下一紙字條，是留下給她的，大意是說她體內的蠱毒已無碍了，但必須繼續每逢朔望之日，來此行功，借地氣之助，千日後始能完全化解，尤其是那藍田溫玉，不可離身。

那字條上一再提醒她，不可被黑山君知曉，否則舊蠱未除，再被他暗下新蠱，必然加重毒份，那時更無能爲力了。

蕭瑤怔了好一會，皆因字條上亦見塵埃，顯然留下在桌上，已有不少日子了。

她嘆了口氣，把字條撕成片片碎，那字條上雖未署名，亦知是甚麼人所留的了，雖然恨恨地一跺脚，但仍照那字條上的吩咐，在炕上行了一個時辰功。

她走了，頭也不回，現下在黑石山莊中，她有了牽掛，小女兒滿月了，她曾經痛恨過腹中的孽種，但自從那小眼睛開始凝視着她的那一刻起，那恨便已化爲烏有了。

黑山君竟是一去不返，黑石山莊成了寧靜的山村，甚至僕婦亦沒多幾個。

黑山君去了何處？賊性難改，必是中原之地已再無可刦掠的，遠去江南了，瓦甕不離井上破，她知道，這賊子武功並不在她之上，終有一日遇到武林高手，多行不義，會不會死在一個遙遠的地方？

但蕭瑤却搖了搖頭，她不是在初見黑山君時，不，甚至死心塌地嫁給他以後，已相處有日了，亦把他當作一個俠義之士麼，連她這床頭人，獨自闖蕩過江湖的兀那魔女也騙過了，騙了那麼久，其狡獪可知，君子可欺以方，俠義之士必也是正直之人，必也有如她初遇黑山君一樣，把他當作好人了，只怕還會以他爲友。

她不自覺地，總是不時搖起頭來，因爲她一想到這黑山君，眞是不寒而慄，她明白，這個送她藍田溫玉，一直在暗中相助她的人，不論是不是她那兩個孩兒的爹，但却武功高絕，且深知黑山君惡毒更狡獪，之所以不剷除他，必是投鼠忌器，因爲這賊掌握着無數人的生死，殺死了他，被他毒害的人，也都活不了。至少，這黑石山莊中的人，就無一能活命。

黑山君如此惡毒又狡獪，被他毒害的人，必然大有人在，只怕還是些武林高手呢。

孩子一天天長大起來，既然她體內的蠱毒已無碍了，爲何她不趁黑山君未回來之前，帶着孩兒遠走高飛？若然被他知道她生的並不是他的孩兒？這孩兒還會有命麼？

太可怕了，黑山君一見，一定知道不是他的孩兒，因爲一天天長大起來的孩兒，一點也不像他，因爲黑山君的那個沒娘的野孩兒，也在一天天長大起來，更野、更頑劣，也更黑了，她的孩兒却白白胖胖，莊中的僕婦都在驚訝，黑石山莊住久了的人，甚至不用多久，膚色就會漸漸變黑的，黑山君以往所生的幾個夭折了的孩兒，更是生下就較平常的嬰孩爲黑，怎生她的孩兒生下來却白白胖胖？

她知道是甚麼緣故，黑山君當然也知道，因爲這賊子一身是毒。

走！即刻離開黑石山莊，遠走高飛，趁黑山君未回來，未發覺孩兒不是他的骨肉之前。

但她能走麼？千日之期才過了一小半，她體內的毒尚未消除，那和尚只是說無碍，若然走了，每月朔望之日，沒那地氣之助，也會無碍麼？

她霍地站了起來，因爲她已有了主意，走出了黑石山莊，但却不是遠走高飛，

去來也不離長安道，她的劍又出鞘了。

冷落了的長安，又在瓦礫中回復了生氣，逃難逃荒的人又陸續回來了，長安道上又見熙來攘往。

不久，秦中武林便遍傳開來，河洛一帶出沒的兀那魔女，原來已作了黑石山莊的女主人。

而且不用多久，黑石山莊的女主人，就成了秦中武林的座上客。

凡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她都拜訪過了，以武會友，寶劍豈會不出鞘，雖然只是印證武功，點到爲止，却已令秦中武林口服心服。

龍門大俠的家傳武學，果然了得。最難得的是點到爲止，無論對方武功如何，在旁人的眼中看出，她都和對方打個平手，不分勝負。

黑魔女之名就此傳揚開去了，只因她原就是名聞中原的兀那魔女，而且又成了黑石山莊的女主人，黑山君的夫人，人稱黑魔女，那自是順理成章，並非不敬。

相反的，以往令人畏而不敬的黑山君，也被人敬重起來，雖然黑石山莊是個毒窟，黑山君的邪惡，人人皆知，但既然黑山君從來不在秦中做案，到底也只是傳聞，眼見的才爲眞，而今，大家眼見的，却是人人敬重的黑魔女。

黑山君終於回來了，回到黑石山莊的黑山君，一見蕭瑤，不但呵呵大笑，而且拱了拱手。

蕭瑤一怔，假裝不明白。

黑山君道：「年來不但冷落了夫人，以往只佈洛[illegible]秦中武林同道，好好，夫人不但是我的賢內助，連我也敬佩得五體投地。」

蕭瑤裝做氣惱，哼了一聲，說：「只道你忘了我，也忘了這個家了，原來你暗中派人監視我的一擧一動，幸好我沒做出見不得人的事來。」

黑山君眞正一臉惶恐，却又得意地說道：「夫人言重了，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有夫人看得上眼的人麼？是我才到潼關，即得到稟報，以往闖蕩江湖，多在中原之地和江南行走，秦中的武林同道倒冷落了，非是我目中無人，實是無暇，多虧夫人想得到，都替我拜候了，我感激夫人尚來不及，何況人家敬重夫人，也因此敬重了我，這一路回來，每到一地，皆有當地的武林同道前來拜候，以往我那有這份光彩。」

蕭瑤道：「還說呢，你一去幾近一年，我在莊中悶得慌，這才出去走走，不知怎麼，才踏上長安道，便被人認出了眞面目，沒法兒……」

黑山君道：「關中關外，雖分中外，却不過是一關之隔，若是行兵打仗，那可眞是一將當關，難越雷池，平常時期，却是一水相連，人人脚下無關，心更無關，關中關外，不過咫尺之地，河洛一帶出沒的兀那魔女，有沒見過的，哈哈，還有沒聽說過的麼，何況你亮着招牌，打着旗號走路。」

「打着旗號？」蕭瑤可眞是一怔。

黑山君向壁上一指，難掩他的得意，呵呵笑道：「當今之世，除了龍門大俠的傳人，誰的寶劍吞口，會是龍頭，你亮着劍，還不是亮着招牌麼？」

「呵！」蕭瑤倒是被黑山君提醒了，當眞她佩帶的是她爹遺留下來的寶劍，那劍吞口作龍形，她爹死後，本來傳給大師兄的，而今她的大師兄也死了，順理成章，自然也由她佩帶了。是了，人家不認識她，可認得出龍門大俠當年仗劍走江湖，揚威武林的龍形劍。

黑山君是眞正得意，要知他並非是不把秦中的武林同道看在眼裏，藍田的劉丹青就近着黑石山莊，馬嵬坡的蕭元龍的六合劍，秦中無敵手，這兩人還罷了，長安仁風鏢局的傅老鏢頭，更是德高望重，而且門徒衆多，黑山君更會過這位老鏢頭，若不是人家手下留情，點到即止，他就算能活着，也不能在秦中立脚了，甚麼兎兒不吃窩邊草，是他在秦中抬不起頭來是眞，而今人家敬重蕭瑤，連帶也對他敬重了，黑山君如何不得意。

蕭瑤更是心喜，她之所以出去行走，遍會秦中武林人物，用意便在此。

要知黑山君再惡毒狡獪，可也不敢與秦中武林公然爲敵，這賊子若論暗算傷人，倒是天下無雙，論武功却平常。

而今蕭瑤替她打出了天下來，眞個是不勝之喜。

蕭瑤可不是要黑山君敬重，亦非要他敬畏，而是要這賊子知道，他要打天下，就少不了她。

也同時警告了他：若然反目，非但這秦中再不是他的存身之地，她的劍上功夫，並不因爲生了孩兒就擱下了。

有道是：一夜夫妻百日恩，說甚麼當初嫁給人家，也是她心甘情願的，何況，孩兒也不能沒有爹。

黑山君竟然不是滿載而歸，但黑山君和他的隨行人等，莫不興高采烈，蕭瑤也不過問，不用問，其實也不難明白，因爲回莊不久，即有軍官裝束的人不斷在莊中出沒，黑山君竟忙得不入內院。

蕭瑤暗自慶幸，因爲黑山君留在莊中的日子甚少，甚至十天半月也難得見上一面，既然巳揭穿了黑山君的眞面目，如何還能對黑山君笑臉相迎，不料黑山君竟不入房。

眞是萬千之幸，黑山君竟巳另有新歡，原來是從洛陽將軍府中，帶回來的一個歌伎，一個武林女兒，那及得上歌伎的妖媚，何況美貌如花。

蕭瑤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塊大石，却是黑山君還怕冷落了她，日常相見，對她更加低聲下氣。

千日之期竟在寧靜中渡過了，蕭瑤對鏡自照，印堂上的青色巳褪盡了，小女兒巳能奔跑，不走更待何時，難道要等待黑山君發現她巳解除了蠱毒，再施毒手麼。

她走了，嘆了口氣，帶着小女兒，走了，經過連年兵災之後，天下無不十室九空，黑山君再毒惡，竟無用武之地，不怪他要替皇家効力了，蕭瑤倒也慶幸，這三數年來，從未見到黑山君爲非作歹，說甚麼也夫妻一場，雖無恩無愛，却也無怨無恨。

她走了，崆峒山中，黑魔女身邊的孩兒，却在芙蓉花下長大起來，而且與花爭妍了。

（全文完）

武林軼事

蘇黑虎夜戰扭紋柴

嚴霜·文　子成·圖

廣東十虎最盛的時期，蘇黑虎是虎中之虎，雖然他的武功比不上王隱林那麼精湛，但却渾身是勁，手脚有毛，恍如一頭猛虎，不愧黑虎之稱，他的武功固然超卓，爲人也是很豪爽的，故此街坊對他十分佩服，至於他本人，並非無賴之徒，只是靠開設一間武館過活，閒來無事，便即喝酒高歌，非常勇猛，附近的拳師都怕他幾分，那時他在黃沙嘉倫街那邊設館，跟西關相去甚遠，西關角那邊有一名叫做扭紋柴的人，開了一間武館，還有幾名南派高手的拳師助教，俱是以柴字爲名，叫做大柴、二柴、三柴，連同扭紋柴計算，便是四條柴，有一天，恰當有事，不知如何，柴館的一名徒弟給蘇黑虎門下的徒弟蘇標打傷，向師傅哭訴，柴館敎頭勃然大怒，各人認爲必須向蘇黑虎報一箭之仇，正想殺軍蘇館，有一個扭計師爺叫做金牙九，綽號九叔，獲悉此事，走到茶樓找四人交談，說：「蘇館的門下高手甚衆，貿然前往，大打出手，或贏或輸，勝負難卜，就算贏了蘇館，因爲館內必有武器放置，到時兩帮人馬混戰，互有死傷，一定引起督爺不滿，進而把兩間武館封閉，此事萬不可行，還是借故引蘇黑虎出來，單獨跟他比武試拳脚，他一定是不服氣的，到時柴館四名高手圍攻，相信他難逃一死，不死亦受重傷，此計是否可行，尚祈卓奪。」

扭紋柴聽了，大喜，說：「九叔確是足智多謀，不過，蘇黑虎並非整日留在武館之內，就算他坐在客廳，亦非喜歡管閒事之人，如何引他出來應戰呢？」

金牙九雖然是狗頭軍師，仍有多少計謀，聽了稍爲沉思，眉毛往上一揚，說：「我有一條妙計，你們附耳過來。」

四人湊近，金牙九就把他想出來的妙計低聲告訴佢們，免得茶樓之內的飲客聽到，洩漏消息，非同小可。

蘇黑虎有此豪氣，晚上風高月黑，長街冷落異常，他在一間叫做杏花樓的酒家喝到半醉，踏月回家，長街是必經之路，他身上沒有武器，只靠一雙鐵拳，並無所懼，晚晚是一人乘着半醉回去的，那晚距離中秋之夜僅有三日，月色比較澄明，更合心意，他便順着脚步從杏花樓走出，轉入長街，哼着小曲，大踏步的走動，忽然聽到有女人驚呼之聲，趕快尋聲巡視，果然發覺前面不遠之處，有幾條黑影，鬼鬼祟祟，他不必多問，已經知道是夜歸的婦女給暴徒凌辱，登時怒火攻心，飛奔上前，大喝一聲，直衝過去，果然看見一名半裸的少婦在地上打滾，三名大漢包圍着她，似是施暴的模樣，但却沒有動手，如果蘇黑虎來遲一步，少婦就難免受辱，此情此景，透進蘇黑虎一雙英雄眼，便即動手，並不打話，衝過去就是一拳。

因爲他來勢洶洶，見面就打，三個彪形大漢當中，一人中拳倒地，兩人立刻發脚飛奔，蘇黑虎以爲那些人只是膿包，不堪一擊，在背後窮追，還沒有走盡長街，突然殺出一個身型高大，臉孔却消瘦的高手來，此人就是名震西關角的扭紋柴。

扭紋柴本來就是姓柴的，乃係關外人，他的武器並非甚麼，却是一條長達四尺的籐，由於那種長籐本身扭曲，有如扭紋柴，加上他本人的性情暴躁，逢人喝罵，吃硬不吃軟，故有扭紋柴之稱，那一條柴本來是籐，刀槍無法把它斬斷，憑着這種犀利的武器，加上他本人武功精湛，埋伏在長街一角，見蘇黑虎走近，然後一躍而出，擋住去路，迫蘇黑虎交手，那就是金牙九這個師爺擺佈下來的妙計。至於誘敵的三名大漢，不消說，自然是柴氏三兄弟了。

蘇黑虎一向只知扭紋柴是西關角的高手，從未謀面，故此他看見有人擋路，大喝一聲，說：「我要追打那些暴徒，何以你忽然擋駕呢？」

扭紋柴冷然說：「他們並非暴徒，乃是我的徒弟，至於受辱的少婦，綽號胭脂馬，晚晚瞞住丈夫到外邊豪賭與偷漢，無所不爲，丈夫管敎妻子，乃係平常之事，怎會勞煩外人干涉呢？看來老哥不必多管閒事，請即退下。」

蘇黑虎看看他所握的籐杖，說：「你必然是扭紋柴，原來你敎出來的徒弟只是喜歡打老婆，凌辱婦女，如果你叫他們幾個匪徒走回來向我叩頭認錯，我就離去，但仍要捱打的少婦站起來說幾句話，證明她是幾個壞蛋當中某一個人的妻子，我才罷手，否則，你休想我袖手旁觀。」

扭紋柴聽了，大喝一聲，果然幾個門徒聞聲而至，不過，扭紋柴並非叫他們走開，而是叫他們觀戰，說：「你們現時有機會看見蘇黑虎的武功了，他威震一方，經常派一些徒弟出來惹事生非，引以爲榮，今日讓我敎訓他一頓，你們只是袖手旁觀好了。」

說完他就把籐杖略爲提高，向蘇黑虎迎頭打下。

蘇黑虎恃着武功精湛，就算夜行，並無武器在身，看見籐杖忽左忽右的劈來，只是閃避，心裏暗想，如此打鬥，吃虧的必然是他，非想辦法對付不可，湊巧排行第三的一名漢子距離他比較接近，他怒吼一聲，飛撲過去，人到拳到，迎面一拳，跟着雙手把這傢伙抓起來，施展倒拔垂楊這一招，就抓住三柴作爲武器，跟籐杖相鬥。

一來他的攻勢如此淩厲，各人看了，心裏暗驚，二來扭紋柴雖是抓着籐杖作戰，佔盡上風，無奈對方以眞人應戰，萬一失手，就會把自己人打個半死，迫於忍氣吞聲的說：「好，蘇黑虎，今晚算你大命，請你把三柴放下，我們柴館的人晚晚在館內候教，限你三天之內，到柴館正式比武，到時我跟你單對單的交手，不准別人參加，如果你在三晚之內不臨館，第四天晚上，我們就殺軍蘇館，迫你一戰，你的意下如何呢？」

蘇黑虎哈哈大笑，說：「今晚我有些醉意，且又赤手空拳，以一敵四，實在是不公平的，故此我迫於抓住你們一個人作爲擋箭牌，倘若你定期比武，蘇某必然在三天之內，夜間拜訪，只是一人，並無幫手，一言爲定，請你們讓路。」

說完，蘇黑虎放下三柴，大踏步的向前走去。

扭紋柴認爲他所言合理，便即退下，於是蘇黑虎那晚化危爲安。

翌日下午，黎仁超走到蘇館找他，問他是否晚上跟柴館的人發生衝突，蘇黑虎把此事說個明白，黎仁超吃了一驚，說：

「蘇黑虎，你怎能答應他在三天之內，夜間登門挑戰呢？到時你赤手空拳，給他們誘進武館之內，柴氏兄弟數人，如果只靠拳脚交手，未必打得贏你，但是，各人帶着武器，把你包圍在核心之內，加上柴館的門徒數十人，圍得水洩不通，你就會給他們亂刀斬死，單靠一條鋼鞭，未必能够突圍而出，此事非同小可，萬一你喪命，不但死得太過悲慘，而且有損廣東十虎的大名，看來你是要三思而後行的好。」

蘇黑虎聽了冷然說：「黎大哥，你不必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憑着我蘇黑虎一條鋼鞭，來一個殺一個，包管他們給我打到皮開肉爛，不必替我担心。」

黎仁超看見蘇黑虎如此固執，決意要去打鬥，心下一沉，當時沒有再說甚麼，就此離去，暗中却想辦法到時協助蘇黑虎跟柴館的人交手，不必細表。

第三天的晚上，蘇黑虎仍是先到杏花樓喝酒，微有醉意，然後單人匹馬往西關角那邊大踏步的走去。

他並無一人相隨，腰間帶着一條九節鋼鞭，準備大厮殺，本來他已經是渾身肌肉，極端發達，手脚有毛，臉色沉黑，看來有如一隻猛虎，那時他豪氣迫人，殺機頓起，正是猛虎下山的模樣，他直闖到柴館的門外，站着看看，只見門前懸掛三盞大光燈，大門打開，門內有許多人揮拳踢脚，練習武功。他看了喜出望外，直衝進去，大喝一聲：「扭紋柴，快些出來送死吧！」

扭紋柴的門人看在眼裏，趕快飛報內進，扭紋柴立刻走出練武廳，喝令各人退下，說：「蘇黑虎，難道你今天赴約，有多少人跟你同行呢？」

蘇黑虎傲然說：「只是我一個，不過，你們一齊打我，我亦不懼。」

扭紋柴說：「好漢講過的話，一句就算數，你一個人來，我當然是單對單的跟你搏鬥，你放心好了，沒有一個人加入戰團的，你想用拳脚過招抑或用器械打鬥？悉聽尊意。」

蘇黑虎說：「先用拳脚過招，如果不分勝負，再用武器較量，一決雌雄。」

「好！」扭紋柴說了一聲，便即擺出一個翻江倒海的架式，等候蘇黑虎進攻。

蘇黑虎不客氣，大聲說：「看招！」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他就飛撲過去，一招黑虎偸心，當胸打出，這一拳變化多端，並非普通的直拳那麼簡單，對方不明白他的拳路，接招便輸，可是，紋扭柴並非弱者，他沒有接招，只是往斜裏小跳，避過蘇黑虎的一拳，隨即踢出連環五脚，銳不可當。

蘇黑虎的橋手雖硬，臂力沉雄，可是，碰着紋扭柴，沒有接招，只用脚踢，他就無所施其技，逼於連續閃避，俟機進攻，他剛剛發招就化攻爲守，那是屈居下風了，柴館的助教以及門人看見了，齊聲喝彩。

本來別人喝彩，沒有動武，對他們二人搏鬥是沒有多大影响的，不過，蘇黑虎的性格魯莽異常，他認爲喝彩等於助戰，竟然遷怒於他們，趁住退後之勢，一個掃堂腿，把站在近處的人一齊掃跌，隨即站定，哈哈大笑。

那些門人早已對他不滿，發覺他違約施展脚法傷人，怒火上升，不約而同的喝打，五六個人一湧而來，拳脚交加，他們怎會是蘇黑虎的對手呢？接招便輸，紛紛潰退，另外一些柴館的門人看了把心一橫，即時從兵器架上面拔出刀劍來，撲向蘇黑虎，迎頭斬落。蘇黑虎的身形一抖，便有一條九節鋼鞭在手，他立刻揮鞭出擊，霎時間鞭聲虎虎，刀光劍影，晃動不已，跟住有人中鞭慘呼倒下來，混戰之局已成，扭紋柴立刻從門人接過他準備出擊的籐杖，舞動起來，有如一塊黑雲似的向蘇黑虎捲去。

蘇黑虎突然看見柴館的門人自動退下，知道扭紋柴親自出馬，趕快提高警惕，緊守中門，隨時迎戰，他剛剛收鞭，對方的籐杖已經及頭及腦打下，蘇黑虎知道這種武器十分厲害，不宜硬碰硬的接招，杖來即閃，打了幾個照面，然後俟機把他所握的鋼鞭由斜裏殺上，捲住那一根籐杖，順勢一拉，扭紋柴就連人帶杖仆倒。

蘇黑虎得勢不饒人，進半步馬，一脚掃開扭紋柴，奪取那一根籐杖，縱聲大笑，聲震屋瓦，王隱林等人奔往柴館相助，他已大獲全勝。

王隱林勸他罷手，不可再鬥，還叫他離開柴館之前放下扭紋柴的籐杖，蘇黑虎依言行事，數人轉身走出戶外，柴館裏面的人不敢追趕，翌日王隱林代表蘇黑虎往柴館講和，本來他們是無寃無仇的，於是化干戈爲玉帛，蘇黑虎單人匹馬，夜戰扭紋柴，此事很快傳播於外，投入蘇館練武的人，愈來愈多。

（完）

精選短篇小說／鐵翅・文圖

東京血蝙蝠



太傅第中　一場惡鬥

廳內燈燭輝煌，但是，依然令人有陰森之感，居中一張太師椅，懶洋洋斜倚着一位顯宦，旁邊却站立着一個虞傢，這虞侯生得好惡的相貌，不！可以說是滿臉禽獸相、鷲鼻、兔耳、獐頭、鼠目，不過，身材是又瘦又長，而兩太陽穴微凸，分明內外功力不乏……

看來，他倆在等人！

雲板响動，那大官是面色微微一動，可是；他却連身也不抬一抬——遠處傳來漫長的通報聲：「開……封府……聶大人到……」那大官算是撇嘴示意，那虞侯小快步的踏出！沉聲說了聲：「請進……」

「下官聶昌……參見王大人！」

「嗯！聶年兄！不必多禮，你我非公幹廷會，何必多禮！哼……老夫也不作客套，恕不出迎！請坐！」

來的是開封府尹聶昌，面色萬分陰沉，看來，他可也是敢怒而不敢言！雖然，這位王大人乃皇帝面前，一個大紅人，官拜太傅，但是，這公餘會面，如此無禮，未免也太小覷了聶昌——這位京畿重臣。

他是萬分勉强的，坐在下首，而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壯士是跟隨聶昌而來。剛想擧步，陪同聶昌一立……那個王大人却眼皮也不動一動地說道：「你就是京中有名的三班都頭，神眼孟莊？」

「小的正是。」

「你來了……你……總算來到老夫之處……」

「奉大人鈞諭，命小人同來太師府第——聽訓……」

「——聽訓，哼……老夫焉能對你有什麼訓示……哼……如不是你乃公門中人，可能迄今，你還不願與俺見面……」

「是……」

「爲什麼？」

「小的隸屬聶大人府下……怎敢高攀太傅……」

「可是，你却明知老夫有公幹……」

「小人奉朝廷之法，當府尹之差……」

「嗯……哈……好一個奉朝廷之法，當府尹之差……而今，好，聶年兄……這件事就此拜託了你，命爾三天之內，將此件案，清斷……」

三天內清斷此案？什麼案……事實俱在；孟莊由這位王大人口中所介紹，乃是京師三班總都頭……他所主要之職務在緝捕不良……也可以說，他唯一的重責，對付江洋大盜……目下，京師看來繁榮，但是，君昏臣庸，又加權臣佞吏横行，民不聊生，引致遍地萑苻，已是不爭之事實，不過，盜賊横行也不至於進入了京城重地……又何況，又有那個吃了獅子胆、老虎心，做案做到了當今一品、太傅王黼的府中，以致這位王大人如此的鄭重其事，要逼一個三班都頭向其面訓，而且代其主管立下嚴限；三日……只有三日須了此案。

「王大人！」是聶昌在旁說話了。

「嗯，年兄！有何指教？」

「王大人，孟莊早已在踊捕這大盜……並且，已密令手下，遍佈眼綫……不過，上次下官已有解釋，更用公文請示，但願能訪出這大盜之眞正來歷後，立即前來，當面請教，公議對策……孟都頭也再三向我分析此案，實在，其中內情，大堪玩味……說不定……會牽涉不小！」

「你知道牽涉不小，更好！就該越快了斷越好……照目前之情況來看，孟莊顯然有疏忽之嫌……」

「孟都頭絕非疏忽職務之人，下官之所以携其前來，特求大人有所明白……」

「他分明目中無我！」

「他那裏敢！實在，他也希望儘快了結此案，因此，不能奉諭即來……」

「貴府何必代他掩飾，哈，王某惡名在外，爾等自命清正！與我這好佞是不能一鼻孔出氣，即使今晚，聶大人！你也是被逼無奈，不過，你我也不必再相互推搪，這件事，發生迄今，已有半月，難道這半月中，你們只得個忙字，而一無所事，一無所獲，如此說來，這位總都頭也未免太無用……」

「……小的承認無用，請大人發恩，將小的釘鐐收監，以身抵法如何？」

「好大胆！竟敢頂撞……」

「唉！孟都頭……」

「小人在。」

「我已再三說明，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又何必逞一時之意氣！啊！王大人，你大人不記小人之過……」

「嘿……貴府乃是大人、正人，而我，乃是個奸險小人！不過，」說到這裏，這個王黼突的從椅上跳了下來，聲色俱厲地，說話簡直如同咆哮：「……此乃你的職責所在，而我，今晚之邀，乃是要你們聽明白，我這小人大官！逼你們看清我，而且，俺要你開封府，在三天之內，定得將此賊擒捕歸案，否則，嘿……莫怪我，白簡無情！蔣秦！」

「在！」那個虞侯應了一聲！

「代我送客！」王黼是氣勢兇兇的一拂袖。望後廳走了，由得開封府尹與孟莊，僵在當場……由個虞侯陪送他倆出門。

列位看官，這位官拜太傅的王黼，乃是北宋末年的一個大奸臣，與蔡京、童貫、朱勔、梁師成、李彥六人，爲天下有識者譏之爲六賊，可是，道君皇帝——著名的亡國之君徽宗，却把他們當作了寶貝，官是一封再封，爵是一晉再晉，他那裏知道，北宋的朝廷已在這六賊弄權之下，一賣再賣，看來也得爲他們賣完了——

民怨如沸，也因此，當相國寺五日一開市場的日子，發現了這樣一個白布條，上面血淋淋的寫了好幾個大字：「權臣當國，殺之不易，取其金萬兩，銀十萬錠，運往邊境，作忠義軍用……」下面畫了一隻血蝙蝠！

百姓稱快！官場却亂了鍋！

是那一家倒了霉？失了那多的金銀！當然，有識之士已明白，好戲還在後頭！至於開封府尹聶昌，他却是心情萬分矛盾，他不能當衆歡呼，與那些百姓一樣的叫好，因爲，事情發生在他的開封府，他的職責最大，並且，這樣刦盜！哄動了京師，自己就難脫得了干係，不過，他對這隻血蝙蝠却另有敬意！因爲，金朝已滅遼國，看來，對大宋朝來講，後患無窮……

可是，朝臣却是你嬉我忽，甚至於自欺欺人，他與一般有識之士却是感到亡國之禍已在眼前，可惜，他自嘆獨力難廻天，如今出了這樣個怪盜，刦金銀，濟忠義軍，這分明已向京師中人喊出了口號，小心亡國，要對付外侮……因爲，誰都知道，有不少被淪陷的中原子民是不甘心受異族統治，而紛紛結寨自保，自稱忠義軍與外族週旋……這些人值得支援，刦權臣之金銀，支助忠義軍餉，允稱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至於這個血蝙蝠並不是一現即隱，大相國寺是有例會，逢五開廟一次，每一次，總有那麼一張通告示……開封府中當然是沸沸揚揚，官場中又何嘗不人言嘖嘖。

聶昌是早已經一連接到了同僚的申訴，而王黼却是最近才參預行列，不過，他一上場，不是責難就是申斥，看來他也已遭到了那位血蝙蝠的光顧，而令他萬分煩惱。

本來，神眼孟莊是個極好的捕快！他辦事幹練，足智多謀，更且他本領高，人却隨和，非但不仗勢欺人，實是一個公門中修行的好人，開封府從來風平浪靜，就是拜其所賜，當血蝙蝠一出現，他已看出，作案者是個別具心腸者，因此，他希望找到此人，他絕對不想難爲此人，而是希望能勸說此人，別如此招惹官場，發軍餉，另想他法，說實在話，他不願爲官作奴，而欺弄江湖有心人。

但是，聶昌這位有心大老爺沒難爲他，反是那些貪官污吏與他作了對，他們一則不忿，二則心痛，非但對聶昌鬧……也逼令聶昌要孟莊立限追比……

聶昌是置之不理，好！最後尋到了王黼，這就令聶昌與孟莊兩人全爲了難，本來，王黼也深知孟莊在京城中的聲名，他自己另有打算，他想收留孟莊爲其所用，出了事，他依舊希望孟莊能爲其出力，破了案，自己對其另有打賞，再有重用！他那想到孟莊給臉不要，非但對王之邀請，他不上門，更且直截了當的回覆了王黼的家人道：「孟某不才，不敢有煩大人…」

事後，王黼風聞孟莊對其不敬之至，更有人對其進言：「孟莊當衆揚言，他直認王黼之失竊，是大快人心之舉。」好！他在皇帝老兒面前哭訴，由皇帝下旨，逼令聶昌帶領孟莊，入太傅第聽訓立限……

聶、孟兩人才走不久，王黼聽了貼身心腹侍衞的報告，看看天色不早，他打了幾個呵欠，想一想，今日該進十四姨太的房，這個新進入門的少女，他淫笑聲中，向後院走去！

「大人！不好！有賊！」是蔣秦的呼喝聲……王黼不由心神俱震，上次失竊，因爲是人不知，鬼不覺，他可也將守衞罵了個狗血淋頭，現在，什麼，當面來了？這賊子有這大胆！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有這大的狠勁？

蔣秦是王黼門下，有名的教師，現任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范慶是其師叔，仗了這個靠山，得入公門，血蝙蝠的出現，令其面目無光，主子向聶昌要兇徒，他自己何嘗又放鬆過，今晚血蝙蝠又來了，好！就該當面大家見個眞章。因此，他一面喝阻王黼，其實是通知府中武師，有的來保護王黼，有的就預備對付這血蝙蝠，至於蔣秦首先竄上屋頂，與血蝙蝠對了面。

奇怪！這血蝙蝠的面色爲什麼這樣怪！冷！冷得……啊！分明他戴了人皮面具！只見他一身白色長袍，好！佩服！黑夜行走，穿白衣，分明是藝高人胆大！

「朋友！你又來了？」

「是你家大人請我來的啊！」

「啊！」蔣秦心想，這可說得比唱歌還好聽，我家大人請你來？你是什麼樣的大人物，如此受歡迎？「我家大人請你到此地來？」

「或者，他想請我到監獄中，可是你大爺一生爲人，獨來獨往，素來隨心所欲，本來我已打擾過他一次，也就不爲已甚，可是，他錯怪好人，竟敢挑釁，並且我又風聞，你對我萬分不服。好吧！我就再來一次，看看你們又能奈我何？……」

「朋友貴姓？」

「放你娘的春秋大驢屁！你這個人頭畜鳴的傢伙，也配與我稱朋呼友？有什本領，快些拿出來！」

「好小子！如此狂妄！看招！」蔣秦罵聲未畢，而出手如電的，一招「毒蛇出洞」，右手五指齊拼，形如鶴嘴，又如鷹

爪的，向血蝙蝠中門直點。

血蝙蝠他是身形凝重，不偏不避，只等蔣秦招式用老，好一個武家高手，只見他毫不在意的提起左手，似緩實快的，在蔣秦進門招，右手已點面門時，一指微挺，石火電光的，直點蔣之寸關尺脈，蔣秦這一套太祖長拳，實在火候極深，並且，一招出，而第二式之殺手已伏，如果第一招敵人出手相格，第二式立可如影附形般，廻擊而上，那料到這個血蝙蝠是如此之沉、穩、狠，泰然地讓自己毒蛇出洞突入中門，而第二式呼應未克一氣呵成之際，他却出手擊其中虛之處，蔣秦還算機警，右手看來已賣給了對手，左手立即突擊一招，「廻風拂柳」，橫擊血蝙蝠之右肩，這就是「圍魏救趙」！逼敵人不得不撤手廻招！那料到血蝙蝠眞是厲害，他左手依然疾點而右肩却微一沉，已卸却了蔣秦的迴風拂柳」，而順勢一個「金剛跌」；右腿起，勢如旋風，一彈腿向蔣秦前胸彈到，蔣秦可就苦了，右手一痲，半身已現不遂之象，左手招又爲血蝙蝠卸了勁，眼見胸前腿影縱橫，却已無可躲避。可憐，只能乾捱了這一腿，胸口一悶，似中重鎚，氣血翻湧中，由屋頂直向地下摔去……

四面八方早已响起了鑼聲，燈籠火把已有不少擁到了後院，人聲喧嘩中，有幾個侍衞，持刀向屋頂竄上，有幾個已去扶起了蔣秦！可是，蔣秦已是血漬模糊！萬分狠狽地道：「快保護大人……快……」

人聲雜沓之中，可聽得一聲聲呼叫聲，又見到一條條人影直摔下屋，血蝙蝠白衣飄飄，看來神定氣閑的。兀立屋頂，「還有那個想來領教？如果沒有，好！你大爺得走了，我已算是說明了！在東京，又有誰敢難爲我？如果，你們以爲以權勢逼無力之人，就可如爾等之意！哼……休想，以後，你們主子再威逼開封府尹的話，哼！下次我可不會如此客氣了……至少，我要留幾顆人頭，掛在鐵塔上！」

「强徒！你好狂的口氣！」屋後傳來一聲女子聲！血蝙蝠不由心中一凜，他聽得出，從這女子的語聲聽來，內功有不凡之修爲，在這奸臣之府第中，那會有這樣個能手在，並且，第一次來作案時，她爲什麼不出手阻攔……

「是那位在教訓在下！」

「我不願在此與你交手，走！在龍亭後，你我會一會……」那女子已留下約會地點，血蝙蝠微一沉吟，冷冷一笑道：「……請恕在下不克奉陪……」語聲才畢，一晃無踪……

王太傅第依然亂成一片，王黼他是又驚又惱，又氣又疑……奇怪，那來個女子，竟然莫名其妙的嚇退了那隻血蝙蝠！女子！分明後院中人！說不定是自己貼身侍候之輩！甚或是一個床上人！啊呀！如果眞的有這樣個江湖中人，在自己枕邊，這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王黼就這樣嚇得幾乎不敢進後院！開封府被一隻血蝙蝠鬧了個天翻地覆，蔣秦一傷，王黼之氣燄看來平靜了許多，其實，危機是越來越大，聶昌已屢受朝廷詰責，有幾個大臣已揚言，聶昌包庇賊徒，與賊徒別有勾結，孟莊明知聶大尹是冤枉，並且，這一位府尹大人並不如其他官府中那樣，將個職責卸給了下屬，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甚或將公門中人之妻兒老小，扣押在牢，以求逼迫三班，限期破案！但是，孟莊那忍心眼白白看大尹如此爲難的……

天虹鞭法　鬥血蝙蝠

一個小化子，在班房外探頭探腦，這幾日三班的頭兒、快手，個個心情極壞，稍不如意，就會翻臉，就會打架，嘿！今天這個小化子可算是來討打了！本來，公事房重地所在，化子什麼的，就該避之則吉，請他們來，還不敢，那有今天這樣個事。還在那兒探頭探腦？作死！哼，其中那個火燒鬼焦順，越看越不耐煩，抄起一把茶壺，就手拋出：「……賊羔子，瞧什麼你？」

「嘩嚷」！「叭冷」！好，一把茶壺打了個粉碎，小化子却嚇得面色發白，心驚肉跳——

「你還不走？」

「不……不……大……大爺——」可憐，小化子可連話也說不出來！

這一陣响動，可就令班房中的同件全留了神，而小化子的急窘之態，令焦順更不痛快，首先衝出，將小化子一把抓住，舉手想打，却手打不下去，原來，爲人架住了臂膀——是孟莊阻住了焦順！

「和個孩子生什麼氣？」

「這個小子鬼頭鬼腦，不知探望個什麼？」

「打了他又如何？唉！焦兄弟，我知你心煩，可不該拿閑人來出氣啊！昨晚上，你與弟妹打了起來，這又是爲了什麼？眞所謂『知我者，爲我心憂，不知我者，爲我何求』。焦賢弟，你就別再發這些無

謂脾氣，放手！放手！」

焦順他是無可奈何地放了手，但是，滿心不樂意，而小化子一見孟莊，他的小臉上可綻開了笑容：「孟爺！我……我可是來找你的。」

「喔！找我？」

「是！孟爺！我猜想你準是孟爺，因爲，你……對，你的袖口有隻鳥……這隻鳥就是鷹吧！」

「嗯！我正是孟莊！」

「好！孟爺！你……得跟我走！不論你有什麼事，你也得跟我走，一個人，只有你一個人！」

「小雜種，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你憑什麼要孟大哥跟你去，大哥！你可得小心！」

「兄弟！你進去！」好個孟莊，他說話並不響，可是別具威嚴，令那個火燒鬼焦順，不得不諾諾連聲，退了回去，可是，孟莊還是叮囑了一句：「焦賢弟！記住，不准你通知弟兄，也不准你們來跟踪！」一回頭，他對小化子道：「好！兄弟，我們走！」

一前一後，一個壯漢，一個化子，走啊走的，竟然走到了守門……這裏是酒肆，食館有名的所在，有名的南紅和酒，遠皇宮中人也聞名。而今，這小化子却引領着孟莊走到了此地有名的張家飯舖，小化子可不敢進去了，他笑嘻嘻的對孟莊道：「孟爺！有位相公想見你！有要事奉商！」孟莊微笑了笑，隨手取出五錢碎銀，放在那化子手中道：「算是力錢！」說畢，他身形動，已進入了飯舖——

「請此地坐！」孟莊才踏上二樓，耳邊已依稀聽得有人命令，循聲一望，見東角落，有一少年相公，手執湘妃竹骨的描金扇，面帶微笑，對孟莊微微點頭。

孟莊見這相公，衣着鮮明，貌相俊美，再加上手白如玉，神態不凡。心中暗暗一動，走快幾步，到了相公桌邊，雙手一拱，正想說幾句客套話……

「孟都頭！你我不必來這一套虛禮俗儀，請坐！」

「恭敬不如從命，謝坐。」坐下之後：「不知——相——」相字之下一個「公」字却說不出口了！「……如不是在下眼疏，小姐爲何喬裝……」

「好厲害的神眼……」

「尊姓——」

「姓王……」

「王——相公！」咬一咬牙，心想還是稱她一聲相公的好，「不知閣下，有何見教？」

「血蝙蝠！」這女扮男裝的相公，一言中竅，而令孟莊心神一凜！「我知孟都頭在找！聶大人也在找，不過，找到現在，依然茫無頭緒，我當然明白，你們是心情矛盾，其實，誰又不矛盾了！血蝙蝠是個眞正的有心人，他別有心腸，他不忿這些禍國災民的權奸、佞臣的所作所爲，甚至於，我更相信，此君可能是從山中來。備悉山中事，因此，他出手，在他是刦富濟義軍，我們可以說：他是在代京中父老請命……你們佩服他，你們不想他被擒！你們已打算寧可自己丟官，也不圖望干涉此君之所作所爲……請問：是與不是？……」這假相公說得不徐不疾，聲音極低，却字字有力，令孟莊聽了個清楚明白——

事實如此：聶昌與孟莊是有這個心思，他們並不希罕這樣的官職，在他們心目中，這樣的俠盜太少，如果眞有十個八個……哈……那就好，將京城中所有的貪官污吏，就算皇綱銀子，也盜他一個乾乾淨淨……更加好！說實在話，與其爲一家一姓享受，倒不如普及天下百姓！不過，這少女相公如此直言談話，可也令孟莊難以回答！

「王——相公，看來，你是不贊成這位血大俠的所作所爲了……」

「如果我眞的不贊成，那麼，我也不讓其輕易得手……你們可以置之不理，或者說無法找到其踪跡，對我來說，我要找他——易如反掌……」

好大口氣，憑你這樣個俊美相公，敢面對血蝙蝠，不過，孟莊乃是個老江湖，即使心中萬分不滿，但是，面上聲色不露，他依然萬分沉着地道：「看來，今日相邀，相公是有意助我一臂之力——」

「或者如此，不過，我得要你陪我前往。」

「你說什麼？」

「我與他已訂了約，今晚三更時分，在東城外舊石莊，孤魔廟外見面，一決雌雄……」

「這……好像是你與此君之約，與我有何相干？」

「哼！都頭！憑你這句話，傳入了京中大老耳中，試問你將何以善其後。當然，你是已抱定了主意——至多不當這份差，孟都頭——你可知道，你的滿門，已爲人所暗中扣住，只要你敢正面違令，哼，你那六十二歲的老母，三十一歲的夫人，十歲的女兒，七歲、五歲的孩子，還有，你的兄弟，弟婦，侄兒侄女……一家十八口，他們有何罪！他們却也得因你而送命，你於心何忍……」

「……啊，你……」

「唉，人言神眼孟莊，眼瞻四面，耳聽八方，到如今却是如此的顢頇無用，難道眞是善於謀人，而疏於謀己乎？」

孟莊不得不默認！可是，他不愧爲足智多謀的高手，略一尋思，已明其理！身形一整，雙手一拱：「王相公，如此看來，閣下是有意助我解除此危？」

「好！料得不錯，不過，你可不能以爲已除此厄！」

「就得看今晚三更這一役？」

「對！」

「唉……」孟莊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你心情越來越矛盾了？怕我輸，又怕我贏，如果我輸，你家人難逃厄運，我贏，你又不忍心如此大好男子，就此爲我敗了……」

「王相公，你好厲害的分析……」

雖是暑熱，可是，三更時分，在這曠野之所在，却是涼氣習習，暑氣全消，遠處傳來一聲長笑，聲振長空，一條白影，其疾似箭的撲到，借天邊月色看，正是那個自命爲血蝙蝠的怪傑，依然是戴了人皮面具，冷冷的，沒一絲表情，當其來到了孤魔廟前，先是四面視察一遍。然後雙手

一拱，朗聲道：「姑娘！是你再三擾亂，苦苦相逼，在下不得不放下手中事，前來赴會！還請姑娘立即露面賜教，在下尚有要事待辦……」

「你就以爲定能勝我？而由你再去辦你自認爲要事的？血蝙蝠！你也太自命不凡了吧！」聲隨人到，一條十分苗條的身形出現，血蝙蝠是語氣冷森地道：「總算是見到了眞正主兒！好！你我就在此了結這一段公案。」

「且慢！」

「尚有何見教？」

「你我如何定勝負，勝負之後，又如何？」

「那來這麼多的麻煩，小姐，你！哼！生於權門，長於膏粱，你不知民間之苦，你怎明人生之難，而我輩與你根本是勢如水火，若不是看你是個女子，蒲某決不會來理你，當然，即使我來赴約，也請你不必多費口舌，你約我來打，就打……」

「也不必性急！我且問你，你自問有必勝之把握？難道不想一想，善者不來？我不得不問你，如果你輸了又待如何？」

「輸了！就死！」

「我可又不想你死！我逼死了你，可令天下忠義人士寒心，就算我是生於權門，長於膏粱，我可不能承認，我是禽獸不如之輩！我此來，只不過是求個大家太平而已！」

「啊！大家太平？」

「對啊！我不願聶大人受累，我更不想孟都頭全家被戮，姓蒲的，別以爲這天下只有你一個是有心人啊！你能爲天下蒼生請命，而孟都頭、聶大人，還有不少不少的人，他們就甘心爲奴？而不齒於人類嗎？」

「哈！有這等樣事？」

「還有你也未免太看小了這批；你心目中的貪官污吏了，他們至少依然權勢薰天啊！」

沉默……半晌之後，各人相互抬頭，對望了一眼，然後，血蝙蝠冷冷地道：「姑娘，我輸了，你意欲何爲？」

「什麼？你自認輸了！」

「對！我自認輸了！」

「不！我可不領你的情，血蝙蝠！你說你輸，是假的，是有意讓我，姓蒲的，如果，你眞的認輸！好，你自斷雙臂！你讓孟莊親自用銬，扣你回衙……」

「啊！」

「我料你也不肯，姓蒲的，姑不論你如何……我你非打一架不可，如果我輸了，由你自來自往，如果你輸了！我得要你，甘心入獄，由孟莊銷了這件案……」語聲才畢，少女右手一掏腰際，一條銀虹抖起，一聲輕嘯，銀虹宛如一條毒蛇般，向血蝙蝠攔腰捲到，這可是在逼血蝙蝠出手，也可以說是女子依仗刁蠻，而勒令男子不得不承認她的提議！血蝙蝠雖說是個曠代人傑，不過，他的心意已由口中說出，他一心一意爲國爲民奔走，那想到：自己的犯法會引起這樣的後果，他不怕人對付，最怕領人情，當少女說出孟莊全家爲權奸所控！他突的明白，自己可能會連累無辜，他就不希望與少女交手，他認輸，然後與孟莊設法善後之道，不料，少女是如此的辛辣，話才說完，出手已到。好個血蝙蝠，一看少女出手，就知來者，並非庸手！這眞是被逼無奈，他一錯脚步，銀虹鞭已捲向腰際，雙手一按動，人就此不知什麼一來，直竄長空，少女明明已將血蝙蝠困在白虹鞭中，却突見人影上升，鞭勁一束一個空，就明白，血蝙蝠這借勁就力之道，萬分精純，爲防血蝙蝠從空下襲，勁貫右手，長鞭宛如活的一般，矯若游龍地，凌空飛起，反擊長空！

血蝙蝠人在半空，發覺長鞭廻打，心中喝一聲采，眼光一帶，已見長鞭鞭頭，已向自己背後點來，血蝙蝠一個流星飛渡式，身形斜飛，而左脚脚尖，認得極準，一點鞭頭，就勢借力，掠至老遠，而少女之右臂立感一陣熱，不由心中一凜，情不自禁，叫了一聲好！

口中說好，手上却更加强了勁，這就可以看出，少女武功着實不壞了，一條銀鞭，一瞬時軟綿綿，懶洋洋，但是在識貨人的眼中看來，軟中有勁，懶中俱力，並且，每一抖動，有其妙用，不，可以說是一個又一個的陷阱，在引誘對手上當，血蝙蝠是武學大行家，突的，想起了一個武林大豪，蘭州藺家！這是藺家的卅六路天虹鞭法……

這天虹鞭法，變幻無窮，而且不可捉摸，鞭法卅六，其實變招一〇八，一上手，少女用的是天虹第七變的雲幻式，軟綿綿懶散，眞是模仿夏日白雲，無風自浮的情景，只要對方偶有不愼，或者應付有誤，雲幻變成狂飆式。那麼對方勢必爲其疾如風，猛如飆的鞭法所斃！

血蝙蝠那敢怠慢，看清楚，鞭影已由單一而幻成點點星星，分明是雲幻起變，狂飆將至之象，急急一聲長嘯，手中倏的多出兩柄解腕刀，宛如套在袖口的一對匕首，身形疾轉，好！這個少女的狂飆鞭法已現，一瞬時鞭影縱橫，銀蛇亂竄，將個血蝙蝠圍了個結結實實。

不到一盞茶時，少女突的面色大變，她已看清，在狂飆鞭影中的血蝙蝠，看來已被圍，而且手忙脚亂，其實，他根本是隨勢而轉，沿鞭而行，既不神疲，又不乏力，分明他已看出其中之關鍵所在，而任意跳竄，漸漸……少女越來越担心了，因爲，無論如何出手，終不能將長鞭永遠揮在外圍，現在，血蝙蝠看來已是從隨鞭而舞，而漸漸地與鞭成爲一體，如影附形地，隨鞭進退，萬一，自己收鞭入圍，豈不是將自己交給了血蝙蝠，想到這裏，她不禁暗中心驚，而籌思如何才能將血蝙蝠抖出鞭圍了！

本來是怕長鞭不能困住對手。現在，却怕長鞭不能掙脫對手了。

這一來，少女不禁兩鬢見汗，明知自己絕非此人之敵，唉！自以爲了不起，自以爲可以令血蝙蝠爲其擊敗，而命其投案，免得開封府有不少善良人受累，現在，自己可說是自不量力，多管閑事。

「這位姑娘，你我罷手如何？」

嗨嗨！這可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了！少女她明知已落下風，而且，依照目前之形勢來看，她極可能敗得極慘，照道理來講，出聲示意認輸的，應該是她：天下那有穩操勝劵的人，自動求和的？

奇怪的事還有發生，本來，少女之狂飆變招是一招快一招，一式緊一式，在本身功力激引之下，形成一股極幻異强勁的鞭風浪潮，當血蝙蝠隨式而舞，跟招而進時，少女已無力可以控制之鞭招分式，當在血蝙蝠出聲示意之前，少女已感到隨時隨刻，對手已可乘勢突入，而且，直迫中門，武家最忌的就是對手突入中門——可是，當血蝙蝠出聲示意之後，少女之長鞭經已揮轉如意，分明血蝙蝠已收歛神勁，而放鬆少女長鞭之勁力。

「姑娘！蒲某自甘下風！」

「你……你這算什麼意思？」

「你又何必問，蒲某從今晚起，再也不會在汴梁城中做案，並且，自投公門，從此，在京城中，永遠不會有血蝙蝠之字號！」

「……你明明勝……」

「……勝過我，姑娘請不必再言其他，你可即刻回府，蒲某在江湖，尙非言而無信，卑鄙無恥之徒，你可信我，我定當奉命唯謹，明晨向聶昌大尹投案。」

「爲什麼？你爲什麼……」少女可有些不忍了，一切事，如果你肯細細思索，就會明白，少女並不是個一無心肝的無知少女，她可能一念好勝，也可能她別具心思。不過，無論如何她不是個喪心病狂，素有劣跡之女，又何況她可以對孟莊直言相談，也說得出聶昌與孟莊之矛盾心情。並且在言辭之間，她對血蝙蝠之刦豪强而支援義軍的手段，且有好感，也因此可以看出，她一定別有打算，而不是忍心看他好戲的無情之輩，當她發現血蝙蝠之武功，高出自己多多——這分明是自己年幼歷淺，低估敵人實力——自以爲萬無倖理，那想到對手在大佔上風之際，而自動收招，自認失手，試問，又那能不令這少女驚疑莫名，語聲驚駭了！

「姑娘不必多問其他，希望你我，後會有期！」說畢，但見白衣人身形一晃，人如裝有機簧般的，向後彈開，一晃眼，已倒退十數丈遠。

獄中奇景．陰謀詭計

「血蝙蝠……」是姑娘的叫聲，聲尖而亮，劃破夏夜長空，一聲一聲，漸漸地，你可以聽出來，這叫聲有着些哭音，但是，少女却兀立在曠野中，誰也不知道爲了什麼？這姑娘的俏面龐，有些水珠！不知是淚，還是露？

「大俠，請住步。」在進開封城東門的一個黃土阜上，突然傳出這樣一個聲音，看看天色，尙未到黎明時分，即使是京城所在，却也得關了城門查來往，有誰在這個時候趕進門，又有那個敢伏伺在此。

來的是個白衣人，而出聲阻路的，正是開封府有名的三班都頭，神眼孟莊。

「……你早在此等我了？」

「是，在下在此等候大駕。」

「帶了公文來？」

「沒有！」

「也好，請上銬！」

「爲什麼？」

「解我進開封府尹大堂！」

「蒲大俠！你把我與聶大人，當作了何等樣人？實不相瞞，我之所以來此，就是對你有所說明。」

「說明些什麼？」

「請你即刻離開開封府！」

「本來，我就想離開此地！」

「那就好了，請便。」

「不，我得在開封府尹大堂自首，我……本來預備對聶大尹說道：『我是受孟莊之教誨，特來投案』……」

「你說什麼？」

「現在，我可不再說什麼！就請你將我押解上堂，就說是你擒獲了我，哈，如此，你滿門老小，可保平安，而我只須略使小計，就可遠走高飛，到那時，我離開此地也算是對得住那位小姐的師門了。」

「蒲大俠！你以爲孟某是個偷生怕死之徒，你以爲聶大人是個糊塗混帳的官吏，我們誰也佩服你的身手，並且更服你出手之準，你並未誤搶濫刦，事實俱在，你對付的是我們想對付而又不能對付的惡人，我可不希望你受罪，我更不希望你英名受挫，我寧可傾家，而聶大人早已說過，他甘願毁却前程，蒲大俠，你走吧！」

「我走之後，你全家人性命，又待如何？難道，蒲某爲民請命，反而累你滿門，我心中何安？孟都頭，你也不必多事解說，說實在，我自首倒不如由你扣押我上堂，這樣就對大家都好，官場之中，瞞上不瞞下，哈，其實，這小小監獄，焉能困得住在下，這件事稍爲冷一冷，蒲某說走就走，到那時，你們都不能阻攔！」

「……這……」孟莊倏的想起了個極好的辦法，對啊，老實說，這就是掩人耳目，而這位血蝙蝠又不想再在汴梁發財，那就不妨將他押入大牢，在大牢中，無非是請他休息十天八天，在獄中，聶大尹定會好好招待……對。

好！孟莊可就把個京城大獄，當作了招待賓客之所，怪不得有人說官匪合作，看來也眞不錯……

「大人！」

「都頭！你回來了，看你面帶喜色，有何事值得如此高興？」

「回大人，小的已扣住大盜血蝙蝠歸案。」

「你在說什麼？你……你不怕萬民咒罵？」

「是，不過大人你也該担些惡名。」

「本尹也得担些惡名，哼，孟莊！本府並未催逼你完案，更沒立嚴限，請你立功，而你，又何必如此的勤力？」

「……小的怕大人前程……有損……」

「是本府拜託你們，看顧我的前程了？孟莊，你素明事理，而今日……」

「！唉！大人，你就別再責罵我了，我也是被逼而行的啊！我這是無可奈何的啊！」

「由那些豪門權宦來逼我，他們逼！由得他們逼，本府是不放在心上，至於來逼你，你大可推在本府的身上，再說，我也會代你解說，何庸爾如此費心？」

「小的並不是受他們逼，老實說，他們就是逼死我，我也不會在乎，小的是受了那位俠盜之逼！」

「你說什麼？他逼你？」

「逼我押其歸案，以清大人干係，大人！你先別張惶失措，事實俱在，而你也可問個清楚明白，他可是不怕這裏的監獄可以困得住他，還有，他也不想再在京師中來麻煩你，因此，大人你過堂，你審問，然後，送入大牢，然後小的通知康老大，好好的招待這位血性大俠，過得十天八天，事情冷了，他就會走，而我們却遞張呈表，大盜瘐死獄中，歸案完結，這件事，小的自然可以辦妥。當然，大人，你難免爲外人所怨恨！」

聶昌他是半晌不語，他是在盤算，他在研究這計劃其中可有破綻，他面帶冷笑，突的，他自言自語道：「草莽中，不乏英傑，朝廷上偏多奸豪！」一回頭，對孟莊道：「請。」

請！請誰？就是那位鬧得京城天翻地覆的血蝙蝠。

「犯人蒲一玉，拜見大人。」

「你是犯人，哈！依我看來，他們全是該死的畜生，而你，才是個人，一位人傑。來，請坐。」

「聶大人，你不怕，外人傳言。」

「此心可對日月，何懼外人傳言，哈！再說四外並無他人，假戲已做過，也就不必再來多禮，來，水酒一盃，薄餚數色，算是我奉請大俠，來！請！孟都頭！你有這大的功勞，也該陪一盃！」

「大人你可在譏笑我了，我何功何得之有？」

「拿到大盜蒲一玉，哈——不過，蒲大俠……」

「不敢當大人如此稱呼。」

「我有事奉問。」

「請教！」

「爾從北方來？」

「是。」

「北方情況如何？」

「人心思歸！」

「嗯，百童大王求金朝退還故遼州郡已辦妥了？」

「唉！大人，我所担心的，正是爲此，而忠義軍中人，誰也已看出了，耶律王朝之覆敗，並非大宋之福，完顏王朝才眞令人可怕，據我等探得消息，郭藥師心懷不軌，而童貫却依他爲心膂，至於完顏王朝對大宋，滿壞併吞之意，如果不加提防，戰禍看來逼近眉睫，可恨的是朝廷上沒個執政當權者，有所警惕，反而是迭下恩旨，自鳴得意，封官拜爵，日有所聞，唉！他們那裏想得到，猛虎在側，難免暴起傷人，在下有鑒於此，這才出手，這才令他們痛，令他們有所警覺，但是，我——」

「大俠！你灰心了，唉，是値得灰心，主昏臣庸，朝政不堪聞問，時局稍有變動，我眞不知將來伊於何底啊！」

「嗯！聶大人，請便，孟都頭！你可押我入獄，以免外人疑猜。」

「蒲大俠！」

「你我心照不宣。」

「務請受我弟兄之供奉。」

「可也不能太過勞煩爾等……」

「請！」在一疊聲請中，這位破天荒第一的大「犯人」，被請進了大獄，監獄門大開，照例！發牌，交犯、驗點、參蕭王、入編號……這些事一般送犯人入押者，只管發牌，交犯之事，驗收後立可退出獄門，今晚，算是大破例，全獄當値者，一個不缺的，來驗收，不是驗收，簡直是來迎接要人那樣的。

本來，隨便一個小獄卒，引領犯人參拜獄神蕭王，今晚，全班擁着犯人同參，本來該入册，鬥獄房，釘刑具，現在，開刑具，請上座，哈！有一團豐盛酒席，是張家的全牛席，還有極好的紅和春。

「蒲大俠！坐！這裏通風，舒暢，呃，孟都頭，你也來一盃，哈，蒲大俠，在下姓康單名個元字，出了名的死要錢，進得獄門，是有錢的，官司不寃杜的，哈！少些孝敬，就有他的苦吃，如果窮的，案情不太嚴重的，就是拿來，也得退出去，至於你，哈！我非但不收錢，瞧！今晚這一席酒，是我一人掏的腰包，爲什麼，有心結交你這個朋友，哈！」

全在笑，可是蒲一玉却心中萬分激動，他們是獄卒，他們是名聲最不好的衙差，最低下，可也最陰狠，毒辣的下役，但是，他們都也知道是與非——爲什麼如此的抬舉我，還不是有聶大人，孟莊的說明，自己背了忠義的招牌而來，可是，爲什麼，爲什麼那些執權顯宦，他們却如此昏庸。無耻，禍國，災民！他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只有喝酒，與他們打成一片。

× × ×

在王黼的內書房，陰森森地令人有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王太傅他是踞坐在太師椅上。身後，今日站立護衛的是另外一個人，還有一個看來溫文雅爾，面色白皙的書生型武師——因爲，他的穿着打扮也是個武師，離開太師椅極近，看來在密商大計。

「太師大人！依我看，這個血蝙蝠不會是假的！」

「你去看過他了！」

「嗯！諒他們也不敢將這樣件大事，來朦騙大人你！」

「好！那麼，可曾追出賍來？沒有？什麼？那多的金銀，難道他全化了，全吞了，這可不是件小事啊，這樣，抓住了個血蝙蝠，與事何補？我要人，更要賍，追賍，老實說，這些金錠銀錠，才是我的性命。」

「大人！這可能會令你失望。」

「啊！」王黼幾乎咽了氣。

「大人！此人分明是個別具心腸的人物，並且，我看出來，他可是對大人，深恨痛絕，還有，他可能是故意投獄，然後，會來對付你。」

「你，你說什麼？」

「聶大尹是計中有計！哼，依我所見，他們故意對外宣佈，飛賊抓到，然後，偷偷放他出來殺人，盜財，誰是聶昌的對頭，他就殺，追兇手，可追不到血蝙蝠，因爲，血蝙蝠在獄中啊，大人，請想，這是不是個毒計？」

「啊，對啊！范教頭，眞有你的，對，料得對，料得好，就因爲這樣，你是派了你手下四天王來護院，好！眞好，老范，此事一了，你放心老夫一定保你得個提轄銜，支乾薪，有軍功。」

「多謝老大人栽培，不過，目前，却必需對付那個血蝙蝠，我們要毁了他，老大人！我已有個徒孫，在牢中當禁卒，他

對我們說出獄中情形，老大人，這個姓蒲的，那裏算是吃官司，他簡直在享福，今日你請，明日我宴，不是鴨兒捲餅，就是炙肉，餛飩！酒是好酒，餚是好餚，大人，就因為這樣，我才有了個担心。」

「有這等事，這簡直是在開玩笑。」

「對啊，是開玩笑嘛，住的是最高爽，最清涼的房，如果不是姓蒲的，再三的推辭，康老元還代他預備了二個犯人服侍他！」

「服侍？服侍什麼？」

「代他打扇，代他搥腿。」

「放他媽的屁，有這樣吃官司的？眞是新聞，眞是新聞。」王黼氣得拍桌拍椅的罵！

「大人，別先發火，得解決他，我已命令我那徒孫，今晚灌醉他，然後我就帶大人你的鈞諭，查監，他們勢必要掩人耳目，一定得代犯人上刑具，好，我就乘此時機，打他個醉老虎，死天神。」

「殺死他？」

「不，殺死他……太便宜了他，不，哼……我會毀了他的琵琶骨，然後，哈，老大人，你想怎樣消遣他，就怎樣的消遣，我會叫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好計策，好計策。」

「有人！」突然，站立王黼身後那個侍衞，沉聲喝了一聲，人已穿窗而出，可是，四外虫聲唧唧，明月高掛，萬里無雲，依稀有幾枝竹子，隨風搖曳，可沒半個人影。范慶早已跟踪而出，四面排搜一遍道：「眞的有人，史賢弟，你沒弄錯？」

「我相信不會錯，可是，奇了，此人到那裏去了，那會有這麼好的本領？」

「嗯！」突然，他飛身回了內書房，在王黼耳邊嘀咕了幾句，然後，走了。

今夜，有不少人在叫嘯，這兒是個森嚴的大牢所在，可就像在辦喜事，居中一個青年文士，面帶微笑，在看看那些禁卒，獄吏的鬥酒，搶箸，鬨笑。

一盃又一盃，不，簡直是一角，一角的大口大口飲酒，青年文士看來被他們當作了主角，你勸一盃，我勸一盃的，喝了個爛醉如泥。

「該散席了。」有人提議，有人附和，有人鬨叫，有人還想鬥下去，不過，不論你想怎樣，舌頭，全像滾了邊，說話全失了掣那樣，七手八脚，你跌我撞的，總算收拾了這些傢伙，並且，有人將這個青年文士，你扶我提的，進了間十分潔淨涼爽的監房。

有沉重的打門聲，突然，將這些禁卒酒醉驚醒了一半。

「查監來啦。」

「是刑部大堂的公文。」

「那會在這夜……來……查監。」

沉重的鐵門大開，人聲喧嘈中，一行人進了監獄，為首一人，正是范慶，難道他敢如此大胆，假冒刑部屬吏，不！他的公文是眞的，這就難以批駁。

迎面來了個瘦小的小子，向范慶一施眼色，好！小個子在前走，范慶一行人跟在後，幾個轉折，却已看到青年文士，那個震慄東京的血蝙蝠，倉鎯手銬的，醉臥在地，范慶一看就明白，念猝中的安排而已，他依然獰笑一聲，身形如風，雙掌已扣住血蝙蝠之琵琶骨：「血蝙蝠，睜開你的狗眼。」

青年文士頭一搖，像是想搖去他的酒意，雙目似睜非睜地看，看對頭，面色微微一變道：「是范慶你。」

「對，是你老子！哈，今夜，我看你的報應到了，你毀了我的師侄蔣秦！」

「他是你師侄！不是你的私生子？」

「啊！你……好小子，現在你已落我手中。」

「嗯，看來却是如此。」

「只要我雙手一收，小子，你的武功算是廢了。」

「却也不錯。」

「然後，你是只病貓，你是一隻死老虎！」

「或者如此。」

「那時候，你又會如何？」

「拚死無大難！」

「只怕未能如你所願！」

「那又會如何？」

「我會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會將你這只病蝙蝠提出去！遊街示衆。」

「與我住手，」一陣騷亂，有人大喝，是孟莊趕來了，可是，他讓范慶帶來的人手阻住了，「閃開！閃開！」

「孟都頭，這件事，鬧出去，大家不好看。」

「會連累聶大尹。」

「會牽連到你尊駕全家。」

「何必為一個外來人，壞了自己人和氣。」

「誰與你們是自己人，孟某是豁出去了，閃開！讓我進去，什麼？毛言，你與我動手，呸，好，打！」一陣金鐵交鳴聲中，分明孟莊已與這些人交上了手。

「蒲一玉！現在，可沒人敢來救你，壞我大事了，哈，哈！」笑聲中，他雙手十指收緊，可就怪，這蒲一玉的肌肉，宛如有彈性那樣，范慶就如抓住一條極大而又極滑的魚那樣，漸漸，他十指已無法抓得住，也別說毀他的琵琶骨了。

「范慶，你看如何？」

「啊！你！」

「我這是天助自助者，我沒人救，可是，我依然可以壞你大事，老實說，你們的陰謀詭計，可以陷害好人，可無法害得了我這個魔鬼，你想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可會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語聲未畢，嗆啷！一聲清響，又是一聲長笑，蒲一玉身形突起，斷鍊殘鎖，破鐐缺銬紛飛中，范慶首先吃了些零星苦頭，然後，抖手將自己兵刄：鐵鍊束兜擊而上，其實，范慶可算是不自量力，蒲一玉已顯示了他的雄偉實力，他雙手雙脚被困，琵琶骨要穴被封，只要一收手，就可毀了他全身！嘿！這已辦不到，試問，出了柙的猛虎，又焉能是其對手。

蒲一玉聽風辨聲，知道有人從後襲擊，可是，他並不回身，只見他，人在半空，左手一沉，一個小子為其夾頸皮抓起，快也眞快到了極點，一招得手，身形已順勢下墮，衆人眼前一花。「叭」、「哇」的聲中，一道血光，向衆人頭上飛過，原來，小個子為蒲一玉當作了兵器，一擋鐵鍊束，試問人身那如鐵，范慶又是重力出

擊，可惜，小個子迎個正着，只能嘔血示意，表示他已領了盛惠矣！

范慶看清正是那個小徒孫時，心中未免難過，打已打了，也就不再多言其他，反正是拚命的事，身形動，還想找蒲一玉時，一聲聲慘叫聲傳來，一條條人影東歪西倒，而孟莊是滿面驚喜之色……「孟大俠，你不可出手太重，事情鬧得太大，也不好收拾。」

「你放心，我自有分寸，老實說，這些飯桶，對我還有些用處……除了那個出賣我的小子，讓他們自己人打了個重傷外，其他，哈！誠如范慶所言，我是要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哈……」笑聲中，最後一個侍衞，為蒲一招「飛星斜渡」之中指直點肺俞穴，好，這位好漢，可彎倒了腰，手按咽喉，咳啊咳的，咳了個神昏顛倒，眼前金星亂冒。

「范慶，你看如何？」

范慶可給僵住了。

「我的百截手，大柔點穴法如何？」

范慶心中轟的一震，百截手，乃是上古秘笈，前輩拳仙伊夔，無意中在橋陵軒轅宮中發現的秘密，初時以為是上古的經籍，後與方外至交玄機山人互相演譯，將上古蝌蚪文譯成正楷，才發覺是一部武學精經，伊夔與玄機山人已年老，也不想再加參研，而玄機山人的弟子玉面金猊古清波，文武全才，人品更佳，兩老為成就一個有天份的武學中人，將這份百截通金送給了古清波，不料天不佑英俠，古清波英年早喪，好！這份秘笈從此失傳。

范慶師父夏廸務，乃當年江湖上有名的天眼通，對武林軼事逸聞，與及各派各家武功，均有所知，所以，范慶耳染目濡之下，胸中也有不少見識，可惜，一入官塲，沾上了宵小的奸，刁、托、拍等的壞習氣，不過，聽到了這百截手，大柔點穴法時，他算是呆了神，暗中叫苦不迭矣！

這大柔點穴，比一般江湖道的點穴打脈之法均有不同，點法奇特，解法更怪，不論任何派別的點穴，至多不過令人氣脈失馭，除了幾個大死穴外，絕對不會牽涉到性命出入，唯有大柔點穴，不論重、輕之穴，全是關連心脉，不熟其技，妄想解救，輕則激動心脈，引使大腦受損，不是癱疾，就是痴呆，重則一命歸陰，最是陰狠利害不過。

現在，蒲一玉是十分明白，在這監獄中殺死人，勢必會牽連到聶昌，還有其他之獄卒，范慶之所以敢出手還擊，就是看準了蒲一玉不敢血濺大牢，但是，他那裏想得到，蒲一玉可以用上這一着辣手。

「現在，我可以大大方方的放你們出去，哈，然後，等你們咳的咳，叫的叫，痛的痛，臥的臥，當然，一輩子也別想過得了太平日子！」

「范師父，救命，救命！」

一片呼救聲，令范慶心神大亂。

「你們求他救，哈！他自顧尚且不暇，那能來救你們，我說范師父，你敢不敢救他們？」

「蒲大……俠！」

「不敢當。」

「你，你意欲何為？」

「哈，八字眞言，你聽了，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范某早已陷入於如此之境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

「天助自助者！」

「請你高抬貴手。」

「我，我為什麼要高抬貴手，你們這批人中敗類，我有什麼理由放過你們！」

「為了甚麼，為了孟莊，還有不少不少，唉！王大人他會低頭，他會服輸，他以後，永不會再難為你！」

「哈！我怕他來難為我？還有，你們又有什麼更好的方式來對付我？哈，也罷，來，你們走！」

「到那裏去？」

「到王黼家中去。」

「去幹什麼？」

「讓他看清楚，你們這批狗奴才的眞面目，你們去是不去？不去，我也不來勉强，不過，你們就終生如此！呻吟，叫苦，一直到壽元盡……嗯！」

「不，」一陣紊亂的叫聲、哀求聲。

「那麼去！」在蒲一玉的命令下。這些人你攙我扶的，捱捱擠擠的出了牢門。

孟莊他快步走在蒲一玉身邊，沉聲道：「蒲大俠！你……為何這樣做？你就不怕他們，別有奸計？」

「有這麼多的狗奴才作榜樣，試問，這老奴他還敢與我鬥法？老實說，我一得消息，就已打下了這個主意，要敲山鎭虎，非但令其看個清楚明白，知道他們即使奸如鬼！也難翻出我的手掌！」他又一回頭對范慶道：「請你在前引路，你已該明白，我之所以不出手對付你！哼！就是要你做只領頭羊！」

「唉！」范慶長長的嘆了口氣，身形微動，人已與蒲一玉擦身而過！

「……有許多話，我也不必提醒你，反正，你自己明白，該如何保全你，還有你那些徒子徒孫的性命。」

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向太傅第走去，不過，看來是如此的悽涼，又是如此的莫明其妙！

「是范師兄！」在將近太傅第時，有人聲傳來！

同門相殘　生死血戰

「宋師弟！是你？」

「唉！范師兄，這是什麼一回事啊？你們，你們那會落到這般田地！」

「一言難盡！宋師弟，你們可千萬別出手。」

「為什麼？」

「有那麼多自己弟兄受了百截手，太柔點穴法所苦惱，師弟，先師的遺訓，你也該有所明白，你我可不是此人的對手，一個不巧，更可能毀了這十幾人性命！」

「百截手，大柔點穴法，聽是聽過，見却沒見過。范師兄，你又怎能斷定是貨眞價實啊！范師兄！我可是疑心這個小子，有些存心不良！」

「宋師弟，不可……」

「范師兄，你也講不下去，所以，也別再講下去，老實說，你們辦事不力，早已有人通傳，報告於老大人知道，現在，做師弟的，可是奉了老大人的命，前來阻

住你們，別去麻煩他老人家，還有，最重要的是：哼！他老人家可看不慣那些苦面哭臉的，喪家犬樣。」

「你說什麼？」范慶可發了眞怒，想不到，自己在勢窮力竭之時，自己視之爲心腹的師弟，也會在這個骨節時間，來個反戈一擊。

說什麼苦面哭臉，說什麼喪家犬，這簡直是在打落水狗啊！王黼不想見他們，不，分明是這個宋天乙在中間搞鬼，他想竊取自己的地位，他希望打入府中，他希望能逐自己出王府，然後取己位而代之！哈！好！想不到你謀人，人謀你，范慶是狂笑一陣，倏的，身形一動，借着他幾分狂態，打一個措手不及，鐵鍊束就如一條怪蟒般，沒頭沒腦的，向那個宋天乙當頂打到！

宋天乙可能是情報有誤，也可能是太過狂妄，他根本想不到范慶並未受傷，當這一羣殘兵敗將走來時，他本能的以爲，自己師兄也難免受了挫損，就因爲這個原故，他本來面目畢露，他當范慶已是釜底游魂，他更自以爲，只要逼死了范慶，解決了這一批受傷不淺的同門！那時，他就可算是王太傅府中，唯一的教師，然後，取得了八十萬禁軍教頭的實銜，到這個時候，他大可以抖一抖威風，就爲了這一念之貪，他算是昧了良，瘋了心，對自己的恩人，事實如此。宋天乙之所以有今日，全仗范慶之提拔，來個反戈相向。

可是事實出乎意料之外，范慶是故作瘋魔之狀，那裏知道，在這瘋魔的裝作下，一記殺手招，已直達中門，宋天乙功力不凡，更工心計，表面上，他事事以師兄之馬首是瞻，可是，沒一個小地方，他會疏忽，尤其是對於武功，出手，更是萬分留意，因此，宋天乙自以爲自己是有充份之把握，可以對付范慶，不料，相互之間的一個疏忽，一個以爲可以令對方就範，而一個却猝然之間來個突襲，一個是得意忘形，未免有所疏忽，而一個是自恨受愚，傾全力而臨，宋天乙發現師兄未受傷，心中微一發慌，而鐵鍊束已摟頭蓋頂地，挾極大之勁力打到。

宋天乙百忙中，側身坐馬，左手出招，以求一緩來勢，然後出招，還招，可是，雖然，你平時城府極深，而且時時留意其出手之精粹所在，別忘了，當你面目撕破之後，逼到對方勢必一拚之時，這出手發招，就不是依常規常例可以衡量，宋天乙估計稍一有失，好！害人不成！反而害己了！

范慶是拚全力，挾憤而來，宋天乙側身避招，一手掏向腰際，左手發招！看來是一氣呵成，其實，在范慶眼中，由於同門多年，就算是有心人對付無心人，到底范慶年長，閱歷較深，又何況身遭慘敗，又遭出賣，不得不處處留神，也因此，宋天乙的一舉一動，他雖不算神目如電，却也是看了個清楚仔細，宋天乙才有舉動，范慶早已另有殺手，搶先發難，鐵鍊束倏的一抖一挫，明明是摟頭蓋頂，突然變爲反手掠影，鐵鍊束由右至左的，捲起一條黑虹，可憐宋天乙一念大意，對付上盤的出手一發空，發覺不對，業已遲了，還想迴身發招，用自己得意兵刃三才棒打他一個狠的，眼前黑影翻動，自己的門戶未守，驚叫一聲不好，勉强出左手强格一招，「叭」的一聲，宋天乙一聲慘嚎，可憐！左手齊腕爲范慶之鐵鍊束擊斷。

范慶一招得手，再不怠慢！「小子！你好！敢出賣你老子！」語聲中，鐵鍊束宛如一條墨龍般向宋天乙環身捲到，宋天乙雖然一招落敗，到底多年功力。屢經陣仗，臨危不能大亂，强吸一口氣，身形微動，三才棒業已出手，一招「定海針」，三才棒三節變得筆直，由上而下，直插中門……。

范慶之鐵鍊束剛巧一招得手，反手又一招「鬧海金龍」，金影翻滾中，却就此讓三才棒的「定海針」封住，這就可看出，同門學技的妙處。

范慶一招被封，不敢怠慢，他已明白，分明是有心人對無心人，自己想不到師弟是處心積慮的在謀害自己。目下一招是偷襲得手，第二招就此爲其封殺，如果不是自己，制敵機先，砍了他一隻左手，看來！今夜就得爲這個忘恩負義的師弟敗了個乾乾淨淨！

事已如此，恨也無用，必須設法，將其殺了不可，因此，師門所傳的海龍神掌法，舞了個風雨不透，現在，可以看到了，這個范慶的掌法的厲害，他一抖開鐵鍊束，就如天神般……「倒打神山」，「中流砥柱」，「龍門翻浪」，「鬧海金龍」！一招一式，宛如巨靈神力劈三門峽，勝過二郎神怒打漓江堆，范慶他是鬚眉戟張，兩目神光閃閃，將個宋天乙逐出圈外，漸漸地！漸漸地！步步緊逼，鍊聲嗆嗆中，宋天乙是被逼得透不過氣了。

「弟兄們！上啊！」宋天乙長嘯聲中，他招呼了自己手下，向師兄范慶來個羣毆，宋天乙不禁暗罵自己笨，左手已斷，身受痛傷，爲什麼不利用這些替死鬼！來圍攻這個形如瘋魔的師兄，只要范慶毀了，這一批師兄的門下，還不是一個個的得死，這批人解決了，哈！自己不就是新的八十萬禁軍教頭。在宋天乙之命令下，這批打手，果然發聲喊，圍住了范慶出手，本來，范慶是分明佔得上風，這批人的加入，由宋天乙的指示，點撥，范慶明明比任何人的武功，高出一綫，可也落了個無可奈何，爲求伺機覓隙，他不得不一收鐵鍊束，來個以守代攻！就在羣毆開始之時，血蝙蝠他是一聲清嘯，白影一晃，不知入圍中，他首先對范慶冷冷一笑道：「想不到，還有比你更不如的畜生！」

范慶可不敢口出惡聲，看情形，聽語氣，分明，他是來帮助自己的，如果，血蝙蝠對自己一消敵意，而共同聯合對付宋天乙，自己定有十分之把握，將這個喪心病狂的狗賊擊斃，現在，他恨極了宋天乙，他希望這個師弟死，事實，宋天乙也實在該死！

蒲一玉又如何，他是陰惻惻冷冰冰的，展開身法，但見他百截手展開，就如一個大白蝴蝶在人羣中，翩翩飛舞，只要他看準了，好！一出手，準有一個就慘哼呼聲中，不是退開，就是倒地！然後，無法動彈，只剩下慘哼的份，不一刻，只剩下宋天乙，與范慶在拚鬥！有幾個宋天乙手

下，已逃之夭夭，地下，七零八落的坐、臥着不少人。

蒲一玉是冷冷一笑道：「范慶，看你清理門戶了。」

宋天乙心中如倒翻了五味架，甜、酸、苦、辣、鹹，味味皆全，右手越來越痛，心神越來越驚，想走，可來不及了，因爲，已讓范慶之鐵鍊束，圍了個風雨不透，想拚命，難了，同門學藝，誰有多少功夫本領，又怎能瞞得過對方，如果，一個弄巧反拙，唉，看來就得屍橫就地，宋天乙心中內怯，也因此，他遲遲不敢下殺手，延遲至今，却讓個血蝙蝠來看好戲。

「范……范師兄！算了吧，何必，何必自相殘殺，讓別人看笑話，啊……師兄，你多包涵，是我的不是，你饒了我這一次，以後，我可是永不會對你……翻臉！不，我立刻離開東京，你看如何？嗯！師兄，你開開金口啊！師兄……」

可憐的宋天乙是邊打，邊招架，一邊口中低聲下氣的說着求情話，不料，范慶已恨透了宋天乙，並且，更看出了宋天乙爲人的卑鄙無恥，如果不是蒲一玉，好！自己不知會落得個什麼樣的結果，他不能善於罷休，因此，宋天乙你講你的，他只是靜心用力，將一路混天開山式，舞了個風雨不透，今夜，這一仗可算是范慶的畢生功力所聚，這一路化招，盡量發揮，宋天乙本來已落下風，這一來，可就算是被逼入了死胡同中了。

左手斷處，越來越痛，面對前途，又有越來越黯淡之感，宋天乙再見范慶，咬牙悶門，明白了師兄的心意，他是恨透了自己！不是天良發現，而是羞恨交迸：「范師兄，我把條命奉上，如你之意，不過，范師兄！我妻兒老小，與你無仇無寃：：你……你可不能難爲他們，這總可以了吧，你點點頭，讓我心死，你看如何，你，師兄！難道，你連這些也不答應，你好狠的心！」

「……是你自己狠心，宋天乙，接招！」混天開山招中的第十一變化，倒打天門，但見黑影縱橫。宋天乙已經門志全無，這一下重招，他是一無招架，眞可能他是聽打，叭的一聲，鐵鍊束抽中宋天乙背部，宋天乙口中鮮血狂噴，面帶苦笑，身形借勢彈出，手一伸，扶住了一顆棗樹。

「如何之意，哼！」慢慢的，宋天乙身子往下滑，軟……越來越軟的，癱在地下，面上血漬淋漓，依然帶了一絲苦笑，兩隻眼，看住前方，慢慢的，呆了，定住了！范慶不由一陣心震，數十年同門學技，那料到有今夜的結果！

現在爲血蝙蝠手法所中的人，又加强了陣容，在范慶前導、蒲一玉後押之下，來到了王黼府第之外，天色微明，在你叫我喊，呻吟聲聲中，進了門，來到了花廳之外，王黼今日不用上朝，却想不到，這些家將、侍衛來向他請安了，他是個奸臣，可不是個大豪！他那敢來看這批人……但是，范慶已來到了他面前，向他報告了謀殺失手之詳情，然後逼王黼出廳……

「范教頭，你！你爲什麼逼我？」

「是你逼我！」

「我逼你？范教頭，你可別開玩笑，我那會逼你？」

「你授意宋天乙！」

「宋天乙，他可是你師弟，老范！我可不管……他怎樣對你！我……」

「對了，他怎樣對付我，你說……」

「他說……你飯桶，沒法解決血蝙蝠，呃！」不好，王黼他面色大變，發覺話已漏風，這可是不打自招，自己與宋天乙，即使不是同謀，也是明知其事，而故縱其行。

「人言江湖風險惡，而今才知官場人心險，王太傅！我已傷透了心，我也看穿了爾等之爲人，走，我相信血蝙蝠決不敢殺你，不過，以後，你就另找好手來保護你，但願你公侯萬代，唉！」

王黼已看出范慶有了離心，從此，他可算是更爲心驚，永難安枕，他自己事自己知！聲名極壞，而希望食其肉，寢其皮的，大不乏人，再講其他守衛，又有誰！范慶除了無法解決血蝙蝠之外，這兩個字却也制得兇，尅得邪，聽范慶的語氣，宋天乙分明已爲范慶所解決，那麼，以後，以後又如何？……

何況，他家之深閨內房中，藏有江湖人物在。

暫時，只得先退了血蝙蝠這個煞星，然後，再計議其他，他……來到了花廳，不，是讓范慶押出來的。

× × ×

當王黼人未到，耳邊已聽到了那一陣一陣的呻吟，慘叫，王黼可就心神煩亂，手脚無措，一出花廳，抬眼一望，唉，晦氣，還像個太傅府第了，簡直是刦後的戰場，傷兵滿地，形象凄厲。

「王黼！」蒲一玉眼中的太傅，與街市賣菜，屠夫一無分別，連名帶姓的叫，而且語氣十分的冷峭，透露出萬分的低視之意：「你可看清楚了，這些！全是你的走狗爪牙，他們意圖害我，殺我，嘿嘿，可惜是天不容蒲某死在爾等宵小之手，這就令我脫出爾等的奸計網羅，王黼，你這個昧良、無恥、荒淫、殘虐的狗官，你逢君之惡，你禍國災民，你排擠同僚，你打擊善類，你這個奸臣大惡，姓蒲的本不想將事鬧大，而今，你拿命來！」語聲中，白影一晃，就來抓王黼！

「不可……」有人在屏風後出聲，並且聲到人到，一條看來萬分苗條的少女身形出現！

「啊，是妳！」王黼驚叫一聲，又恍惚如大夢初醒那樣。

「是我！」少女的語聲中，微含着惱意。

「你，你大概叫蓓兒？」

大概，呃，看來不一定是叫蓓兒的！

「……我是蓓兒——」

「啊呀！你！」

「我是你所生，可是，我不是你的女兒！」

「不，不……你那會不是我的女兒了呢？」

「你幾時當我母女是人了，我娘爲你所污，我娘却依然在後院中，過着她清苦的生活，我出生！我長大，除了每年過年，或者你做壽，或者！唉！總之，你我見過幾次面，我娘叫我蓓兒，你依稀記得有個不齒於王府的小女孩，叫做蓓兒，如此

而已，你……」

「——王小姐！」有人在招呼少女。

「我不姓王！」

「胡說，是我女兒，那能不姓王？」

「你！你！好，今日，我就是來告訴你，娘已死了，我，也該走了。」

「不……你到那裏去？」

「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王太傅，我告訴你，你手握大權，你可以爲國爲民，也可以禍國災民，不過；你，唉！我不忍心親手殺你，這是我的……不是……我不該還記住這些什麼……生身之恩，記住我……相信，蒲大俠會留你一條狗命。」

「不！」蒲一玉沉聲說着，然後，身形又動，其疾似箭的，向王黼撲去！

「住手！」王蓓却是不肯放鬆！如影附形的，纏住了蒲一玉：「蒲大俠，我明知武功不及你，不過，我可不能讓你鬧出太大的風波！再說……唉！」

「王小姐！」

「我早已說過，我不姓王！」

「如此，蓓小姐，你又何必護住這個禽獸不如的畜生，難道，此人之劣跡還算少，此人之所作所爲，令人髮指之事實，可算是罄竹難書，我非殺了他不可……」

「除非你殺了我！」這王蓓小姐可算是扳了面……而銀虹抖起，藺家卅六路天虹鞭法，一出手，就是拚命招式，飛霜飄雪的殺手招。

蘭州藺家爲當今江湖上，最有名的武學世家，卅六路天虹鞭法，爲江湖道公認第二——其實，是第一，因爲，羣雄所公認兵刄第一，是太祖棒，那實在是因爲趙匡胤開了一代皇朝，那是一個人頂起了一個門戶的獨特例子而已—當得一聲威靈顯赫，藺家人士，極少在江湖露面。當然，善於隱晦，也等於善葆聲名，不過，不論是何門派，一與藺家對了頭，好！那就永世沒得完。

所以，蒲一玉第一次與少女交手，不敢過份逼近，更且，自動求下台，現在，少女是拚上了命，蒲一玉又該如何？走……眞的算是怕了少女不成？

「蓓小姐……你……幹什麼啊。」

「拚命……」

「你對我有恩……」

「這是我的不是。」

「與你何干？你好心好意，通知我，令尊，不，這老奸的毒計，使我有所防範，令我不受小人暗算，你對我有恩，你，那會突然翻臉？」

「你自己就該明白！」

「唉！」蒲一玉他是嘆了口氣，心神一亂，脚步未免有失，並且，他爲這姑娘的蠻不講理，任性胡爲的舉動，有些氣昏了頭，可是，蒲一玉啊，你可得自己小心自己啊！尤其是，蓓小姐施展的是拚命的打法，全力閃避，已是吃了大虧，最好辦法，就該用百截手，陰陽雙扣刀，出手還招，你不還手已落了一重下風，不會全力閃避，落了二重下風，更要命的是：蓓小姐的功力未到家，銀鞭尙不能操控自如，你再心亂神疲的，好，蓓小姐只顧拚命，想不到蒲一玉會在這個時候，有了些自暴自棄的念頭，可憐，她的一招天山飄雪，銀鞭如同半空中降下一陣瑞雪，叭的一响，蒲一玉肩頭中鞭，蒲一玉一個踉蹌，身形左側，尙幸如此，蓓小姐的殺手招本就連綿不絕，發覺對手不招不架，中了自己殺手，心一抖，還想制住餘招，還是兗不了，第二式飛渡玉門，可憐，即使是餘波，蒲一玉的背心依然中了一下狠的，一口鮮血噴出，全身乏力的，癱瘓在地。

蓓小姐粉面變色，心中一片惘然，爲什麼？爲什麼？她呆呆的，將蒲一玉扶起：「你……爲什麼不還手？」

蒲一玉苦笑了笑，他搖了搖頭，掙扎着起身，蓓小姐看得十分清楚，他是受傷不輕，本來，她想自己死，因爲她明白，自己武功絕不是蒲之對手，她恨自己生身之父，她佩服蒲一玉的磊落光明，就因爲這個原故，她聽到范慶的計劃，她不顧一切，她向蒲一玉洩了底，但是，當其發覺蒲一玉想出手毀王黼時，她直覺是自己犯了殺父的大罪，因此，她阻攔！

少女的心思，眞是多而且不可思議，當她與蒲一玉兩次交手時，她心頭大痛，她以爲，這一來，她與蒲一玉就算作了個死對頭，她想死，對，自己死了，一了百了，蒲一玉再殺她父親也好，毀了東京也不壞，自己只求個眼不見爲準，故此一出手就拚命。

那想不到自己沒死，反出手擊傷了自己所最心折的英俠，她……那能心中不惘然，心中不苦痛？

「大小姐你立得好大的功！」有人陰惻惻的在笑，蓓小姐突然驚醒過來，內外已佈滿了人。蓓小姐不禁苦痛萬分，分明，他們想乘勢來打死老虎。

「蓓兒，哈，好，以後，我可以放心了，我有個如此厲害的女兒，好，眞好，來，你過來，這隻血蝙蝠，我可會好好的照顧他！」

「誰是你的女兒？」

「什麼？你敢如此大胆！」

「我胆那有你大？你敢欺君罔上，你敢愚弄愛情！」

「住口！難道你要逼老夫當你外人一般看待！」

「求之不得！」

「什麼？好大胆的丫頭！人來！」現在，可又是一呼百諾了，有多少人在史廣的率領下，圍住了花廳。「與我殺！」

「大小姐又如何？」

「什麼大小姐，賤丫頭！殺！殺！」

「好，是你親口所說的，你我一無關連！」

「與你有關連……怕不辱沒了老夫的姓！」

「呸！」姑娘可是發了狠，「誰敢過來！」

那有人不敢來的，現在，他們—史廣等人以爲一隻是死蝙蝠，傷老虎，怕什麼？至於這個大小姐，嘿，明明是那個蒲一玉讓招，讓出了事，一小女子，困也得把她困死了！對，史廣是長笑一聲道：「是你自甘下賤，對不住！弟兄們，上，還有，范師父，如果想報仇，快來插一手！」

范慶顯得萬分尷尬，但是，他還是來到了花廳，還是由他指揮下，與史廣聯手，對付一個少女，一個傷者。

蒲一玉突然一長身，他已起了身，大袖一抖，雙手的護手雙扣刀出現，他苦笑了笑道：「大小姐！上吧！」語聲才畢，就見一條白影，其疾如箭，出手如電，抖手揮起，銀虹一上一下，血影立即隨之而起，啊！吔，兩聲慘叫，已解決了兩個。

少女心中一定，長鞭抖起，她對付蒲一玉是微有不支，但是，對付這批大豪府中的侍衞，虞侯之輩，却是綽然有餘，旣然心神已定，出手也就不會亂！由於她恨極了史廣，因此，長鞭一抖，立即將史廣及其附近的幾個爪牙圍住，殺手迭出，鞭嘯聲中，一個個叫聲傳來，一瞬時，也爲其揮出了六個！史廣也幾乎爲其一招流星趕月擊中上盤，即使何其機警陰毒，將個同伴作了替死鬼，可也令其出一身冷汗。

可是，范慶却是厲害。他已看出蒲一玉受傷不輕，他之出手雖然凌厲萬分，其實，這是強弩之末，他是在拚命，他希望速戰速決，他更希望能在短時內，殺出一條血路來，好！爲求報復，爲求領功，好好困住他！困住他，因此，他傳下暗令，與他游鬥，不與他硬拚，反正，他已受傷無法運用神功，飛竄奔跑，只要不爲他近身撲鬥，就可保持性命，就可令其慢慢乏力，神疲，脫力，散功，好！大功告成！

蒲一玉是明白自身之處境，可是，少女却看不出目前的形勢，這也難怪，一個深藏閨中的少女，一個偶然機緣。學得了一身好本領，可是，江湖閱歷太少，這就吃了大虧，待到少女發覺蒲一玉的處境危殆時，業也遲了！

蒲一玉是越來越感到乏力，背上，肩頭的傷痛，越來越痛，事實俱在，蒲一玉所受的傷，雖非制命，却也是骨折筋亂，好好靜養，搶救，尙且非短期所能康復，那可以再如此的拚搏，運氣來牽動傷勢的……又何况，范慶老奸巨滑，胸有成竹，蒲一玉初出手，尙可一舉毀了二個，待等范慶穩住陣脚後，蒲一玉是只剩了捱打被圍的份了。

蒲一玉長嘆了一聲，束手就縛，或者，面對更不幸的折辱，他已打定了主意，可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少女連衝幾衝，想與蒲會合而失敗之時，嗤嗤怪笑聲中，一條黑影突入人羣中，一把抓住蒲一玉道：「什麼？老弟，你也會受了傷，嗨，還不輕呢，不可動手！」邊說，這個黑衣人右手連抓幾抓，並且，抓了即揮，揮了又抓，一條一條人影被其擲出，又再長笑一聲，說道：「血蝙蝠變了傷蝙蝠，咱們走吧。」

「好，走！王老頭，你小心了，總有一天，我們會來取你頸上人頭。」

少女是看得清清楚楚，是二個黑衣人一個放走了蒲一玉，還有一個本來助自己對付史廣一班人，現在，聽了另一個的說話，也揚聲說了一番話，走了！

少女心中不知是喜、是憂，咬一咬牙，她是銀鞭連發三招，將史廣等人逼開，冷冷一笑道：「王黼！你聽明白了，也該看明白了，你手下那些狐羣狗黨，並無大用，我本該殺了他們，但是，殺了他們，於事何補？至於你……你我已無關連，不過，我不得不對你……唉，算是我的臨別贈言，他們，恨你入骨，遲早，我相信，他們說得出，也就做得到，會來取你頸上人頭，不是我的黑心，而是，我的確希望他們早些來，越早越好！」

「爲什麼？爲什麼？」

「因爲……你早死一日，可少害一日人。」

「呸！」王黼是氣得癱坐在椅子上。

少女是滿面哀痛之色，飛身上屋，走了。她想找蒲一玉，但是，她又怕見到他，心中，始終有這樣一張清秀而帶幾分冷傲神情的少年，城門已開，太陽已上了山，突然，她有股說不出的空寂之感，世界雖大，自己却如無容身之地的。

「王小姐，還是蓓姑娘！」

少女嚇了一大跳，回頭一看，正是那兩個黑衣人，看了看清，原來是一對孿生弟兄，後而有一輛大車，有個莊稼漢模樣的車把式，少女不禁面色微紅。

「他！不妨事吧。」

「死不了，可是，至少得躺半年，甚或一載。」

「我傷得他那麼重！可是，爲什麼？他不還手？」

「他見藺家後人，永不敢有所冒犯，因爲，他的命。還有他姊姊，全仗藺家的大娘所救，因此，他不敢與你敵對。」

「是……」

「還有，咱家的小兄弟，可也不願傷了你的心。」

「我！」

「走吧，嗯！去見見他，安慰安慰他，這可有好處，至少，該躺一年，半個月能成也沒一定，哈！」

長笑聲，車輛响，這一行人，離開開封，越來越遠……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恩仇故事

楊　威·文
子　成·圖

玄劍（上）



遺孤尋父母

四方靜寂，萬里星沉，遠近都是黑漆漆地一片，只有那夾道兩旁高大的樹木，被微風拂動，不時發出「沙沙」的聲响，更顯得陰森之極。

倏然，一陣十分急促的步履聲起處，兩個星擲丸跳般的人影，一先一後，疾掠了過來，當先那人，長髮披肩，是個女子，後面那人脚程稍慢，一面走，一面叫道：「師姊，等一等。」

前面那女子陡地停步，後面那人收勢不住，差點撞到她懷裏，那女子一把攔着他，道：「怎麼啦！」

後面那人忙站定脚跟，原來，那是一個年紀甚輕的少年，他人一站定，便自脫口道：「師姊，我們先歇一歇吧，天這麼黑，怎樣上山去？」

那女子抬頭一瞥，只見附近一個疊一個的峯巒，在黑夜裏看來，昏暗暗的，像噬人的猛獸一般，十分可怖，她心裏也是忐忑不定，尚未開言，那少年已然道：「我早叫你在鎮上歇宿，明天才上武當山的啦！你又不聽，現在……」

「現在怎麼？」那女子冷冷地道。

那少年知她生氣了，吐了吐舌頭，道：「現在黑沉沉的，也不知打那條路走才是。」

那女子冷笑道：「好！你不走，就回去好啦，我自己上山去。」言罷，足尖一點，香肩連幌，人已直掠而出。

那少年可慌了手腳，忙也追向前去，

發現驚人謀

一面追，一面叫，可是，那女子却似未聞一般，仍自顧在前飛奔。

那少年的輕功顯然及她不上，追了半句鐘，仍是追趕不及，忽然，前面傳來了一聲驚呼，接着，「叭」地一响，似乎有什麼人，摔倒在地。

這一驚，當眞是非同小可，那少年眞氣連提，繞過了一個山角，只見前面乃是一片山坡，樹影底下，那女子正一個翻身，自地上躍起。

那少年急忙搶上問道：「什麼事？」

那女子一轉頭，臉上一片驚異之色，顫聲道：「你……看！」

那少年循她所指，往前定睛一看，却陡地嚇了一驚，連退兩步，原來，前面坡地上，竟橫七豎八地躺着七八個人，那些人僵直的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顯然已是死去多時。

那女子一扯他衣袖，道：「走！快走，我們告訴武當派的人去。」可是，她話未說完，忽然眼前燈光大亮，她忙抬頭一看，只覺一陣强光，生輝耀目，一時間，直迫得人睜不開眼來。

耳際隱約聽到有很多人的聲音，她何等聰明，早料到事情的不尋常了，連忙張目一瞥，此際，那燈光雖然仍是一般的刺眼，但已沒有方才突然出現的耀目，四週的情形，亦看得清清楚楚。

只見前面一列十多名勁裝漢子，左右兩人手中各提一盞死氣大風燈，明晃晃地

，照耀得如同白晝。

那少年如夢方覺，猛一抬頭，却見山坡之上，一塊石碑，刻着「解劍坡」三個大字，他猛吃一驚，脫口問道：「各位是武當派中人？」

那一干人同時一聲冷笑，他們身後兩個高冠古服，腰佩長劍的中年人越衆而前，向地上的屍體看了一看，左方一人沉聲道：「別明知故問了，你們敢在『解劍坡』殺人，胆子倒也不小啊！」

「我們殺人？」那少年嚇了一大跳，他身畔的女子却冷然接道：「你們不講理的麼，我們是給天乾道長送信來的，誰殺了你們的人啦！」

那兩人對望一眼，忽地哈哈大笑了起來，右方一人道：「送信是光明正大的事，又何用鬼鬼祟祟的夜間摸上山來？」

那女子與少年不禁爲之啞口無言，忽地人叢中傳出一個聲音道：「師叔，錯不了啦！咱們聞聲趕了下來，兇手怎逃得那麼快？九成是他們二人幹的好事。」此語一出，附和之聲，此起彼落。

那少年心中有氣，忍不住道：「笑話，咱們峨嵋派的人豈能幹此無恥的事？」

那兩個佩劍中年人退後一步，不約而同問道：「你們是峨嵋派中人？」

那少年昂首道：「不錯，峨嵋派現任掌門人『神龍劍』江天雲是我師傅，我叫龍山兒，她是我師姊江瑤。」他一口氣說了一大堆，那一干人的臉色陡地一變。

江瑤却是氣定神閒，目光罩定在那兩個佩劍中年人的身上，歇了一會，方始道：「兩位一定就是聞名宇內的『武當雙劍』了吧！咱們要見令師兄天乾道長，相煩通報一聲。」

「武當雙劍」老大耿明心下狐疑道：「兩位既是送信來的，未知那信可否先容一觀？」

江瑤「哼」地一聲，道：「這是家父給貴派掌門的信，兩位是掌門人麼？」

「武當雙劍」老二耿同面色一變道：「你交不出來，可就脫不了嫌疑了。」言畢，兩人揚聲大笑。

龍山兒急道：「師姊，信給他又何妨，這是天乾道長之物，諒他們也不敢偷啓私看。」

江瑤一想也是有理，忙探手入懷，陡地，臉色一變，龍山兒吃了一驚，忙問：「信呢？」

江瑤俏臉煞白，伸手往腰際懷中，全身上下搜了一遍，却沒有那信的踪影，她心中忽地一動，自己方才負氣疾奔，無意中踢中死人屍體，摔了一交，那信一定同時丟掉了，一念及此，忙走過那幾具屍體之旁，細細搜了一遍，可是，却那裏有什麼信？

「武當雙劍」一聲冷笑，手一揮，那十多名勁裝漢子早已「呼嚕」一聲，團團將兩人圍住。

龍山兒「嗆」地一聲，抽出了一柄短劍，大聲道：「你們要作甚？」

「武當雙劍」緩步走前，俯身看了看地上的屍體，耿明正容道：「敝派弟子俱是中劍而死，你們想賴也賴不掉的，乖乖的束手就縛，隨我們去見掌門師兄吧！」

「笑話！」江瑤「鏘」地一聲，左右雙手同時多了一柄長劍，「武當雙劍」同聲大笑，道：「兩個不知死活的娃娃！」話一說完，長劍出鞘，只見兩度晶虹，倏地分開，左右兩面，疾往兩人攻到。

江瑤雙手一揮，使了一式「天青日朗」，雙劍化作萬度銀光，直將耿明的來勢盡皆化解了開去，可是，耿明位列「武當雙劍」之首，武功自是不弱，長劍一偏一招「燕子抄水」，自上而下直劈她肩際。

江瑤側身一避，耿明身形連動，劍勢一變，往左斜偏，直帶而上，招式便起，竟刺向她喉間的「廉泉穴」。

那「廉泉穴」隸屬於任脈，是一等一的要穴，江瑤一時間也不由慌了手脚，急急使了式「鐵板橋」，上身一仰，齊腰後折，堪堪避過，但耿明劍隨式變，劍尖帶起「嗡」地一聲，不待她站直身子，又已然攻到她胸前。

百忙之中，江瑤也不及還招，右劍一舉，就格了上去，只聽得「錚」地一响，兩劍相交，江瑤只覺一股大力，自對方兵刃之上傳了過來，一個不穩，「騰騰騰」地退出了三步。

另一方面，龍山兒亦早與耿同交上了手，他氣在心頭，只顧急攻，耿同一時也沒奈他何，百忙中，他側目一瞥，却見江瑤連退三步，耿明亦已一步搶上，他心下大急，心忖，若是不能敵得過這兩人，要脫身恐怕更不是易事，况且，一旁虎視眈眈的尚有十餘衆哩！

他心裏焦急，一口氣攻出了兩劍，氣力却已不繼，耿同一聲大喝，覷了個空檔，跨步一轉，劍尖一擺，向上往右平擊，使的正是一式「鳳凰雙展翅」，瞄準了龍山兒左耳上的「角孫穴」。

龍山兒一驚，頭一側，右手短劍借勢揮出，反刺他腕間「郤門穴」。但耿同變招更快，一刺不中，劍一則，已然反削他頸子，龍山兒沒料他有此一着，急忙收招擋架，可是，却因爲出招快，收招快的緣故，身形一個踉蹌，一跤坐倒在地。

立刻，就有六柄長劍抵在他身前，他脫口大叫道：「師姊救我。」

此際，江瑤正在節節敗退之中，她自被耿明內力震退之後，先機已爲敵佔，只有擋架之力，無還手之能，這時聞得龍山兒呼叫，心神一分，耿明乘勢一招「烏龍擺尾」，「波」地一聲，劍尖已然刺中她左腿膝間的「曲泉穴」。

江瑤只覺膝間一痛，腿一曲，人已撲倒在地，四柄長劍隨即又指正她咽喉。她雙目一閉，道：「你們殺吧！」

「武當雙劍」哈哈一笑，道：「你放心，我們武當派光明磊落，斷不會胡亂殺人的。」轉向衆人道：「把他們綑了，押回去給掌門師兄發落。」

衆人一聲答應，就要動手，忽然，一個清朗的聲音叫道：「且慢！」

衆人忙循聲望去，只見一棵大樹上人影一閃，一個藍衫少年已然疾掠而下，掌燈的兩人忙提起風燈一看，却見那人只有二十上下年紀，面如冠玉，眼似朗星，穿了一領淡藍色的儒裝，更顯得瀟洒之極。

耿明向他端詳了半晌，訝然問道：「閣下是誰？」

藍衫少年一探手，取出了一柄湘妃竹，

摺扇來，輕輕搖了兩下，從容道：「江湖豪俠神相會，結友何須問姓名．兩位有禮了。」一面說，一面躬身一揖。

「武當雙劍」却不還禮，耿同道：「別在拋書袋了，你要打岔嗎？」

藍衫少年道：「不敢，只是他們確是無辜的。」

耿明笑道：「閣下何以得知．哦！莫非你就是殺害敝派弟子的元兇？」

藍衫少年軒眉一笑，道：「久聞『武當雙劍』的大名，當眞是如雷貫耳，豈料今日一見，竟是大失所望。」

耿氏兄弟一臉訝異之色，藍衫少年一本正經的道：「原來兩位竟是不分皂白，妄入人罪的人。」

「武當雙劍」臉色陡變，各自身形微動，成犄角之勢，已然將他圍住，隨時準備進招。耿同冷然接道：「你說咱們冤枉他們，那又有何證據？」

藍衫少年笑道：「在下只是以事論事，證據可沒有了，試想，這兩個小娃娃方才幾招便已落敗，貴派死去的弟子有七八人之多，他們兩人豈有能力連殺七八人？況且，武當派門下弟子，個個武藝超羣，他們兩人怎有這份功力啊！」

這一番話，直把武當諸人說得心裏服服貼貼，俱覺他言之有理，但目下兩人嫌疑最大，又不能輕易放過，正在爲難之際，忽然，一陣响遏行雲的嘯聲，鋪天蓋地傳了過來。

武當諸人臉現喜容，未幾，一個身穿紫緞道袍的人，恍似一縷輕烟般，如飛掠至。

衆人一見那道人，俱忙躬身行禮，藍衫少年何等聰明，早料到那人定是武當之長老天乾眞人了，不由自主擧目打量了他一眼，只見那天乾眞人容貌清癯，修眉細目，看來只有四十餘歲，手中拿着一枝青鬃塵拂，更顯得超凡脫俗，儀貌不羣。

他人一抵步，「武當雙劍」便立刻迎了上去，悄聲講了不少話，藍衫少年深深一揖，道：「晚輩上官翎，見過道長。」

「上官？姓上官？」天乾眞人微微一訝，隨即恍然說道：「敝派弟子是你殺的嗎？」

上官翎笑道：「大丈夫敢作敢爲，有做了斷沒有不認之理，晚輩亦是剛剛到此，道長何出此言．」

天乾眞人臉上現出一個十分奇特的神色，但却是稍縱即逝，目光轉向地下的江瑤，道：「你們是峨嵋派的人？」

江瑤「哼」了一聲，却不說話，龍止兒接着道：「不錯，我們是送信來的，怎知……」

天乾眞人兩道慈和的目光，凝注在他的臉上，龍止兒給他看得莫明其妙，忽聞他道：「放開他們！」

耿明吃了一驚，忙道：「師兄，放不得！」

天乾眞人淡淡一笑，道：「他們不是兇手！」

耿同接問：「師兄何以見得？」

天乾眞人道：「方才這位上官少俠的說話，很有道理，而且……『神龍劍』江天雲是我的知交……」他一面說，一面走了上前，龍止兒不自覺的退後了一步，

天乾眞人向他微笑道：「你是龍止兒？」

龍止兒點了點頭，天乾眞人吁了口氣，道：「回去吧！」

江瑤伸手封了腿間幾個大穴，一拉龍止兒，就要往外奔去，龍止兒却道：「老前輩，師傅確是有信要我們交給你的，現在信丢了，我們回去再請師傅寫過一封，老前輩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們殺人啦！」

天乾眞人揮了揮手，道：「好！我等你吧了！」

龍止兒還要再說，却被江瑤拉着，疾往坡下奔去。武當衆人自是不敢阻攔，耿氏兄弟却是心中不忿，正待開言，却見天乾眞人一轉身，面對上官翎，道：「請問少俠星夜趕來，所爲何事？」

上官翎劍眉一揚，道：「在下的事，請恕未便奉告，前輩可是懷疑在下了？」

「不錯！」天乾眞人冷然問道：「昔年『大名鼎鼎』的玄天一劍上官翔是你何人？」

上官翎從容一笑道：「昔日你們武當，少林、峨嵋三大正派中人火燒上官堡，堡中諸人，無一倖免，前輩怎地懷疑在下是『玄天一劍』的後人啦！」

天乾眞人踏上一步，問道：「閣下尊庚．」

上官翎笑道：「晚輩行年雙十。」

天乾眞人呵呵笑道：「咱們三派圍攻上官堡，剿滅奸徒之事，遠在二十年前，閣下何以得知．」

上官翎軒眉道：「這是轟動武林的大事，在下當時雖然年幼，難道日後就沒有傳言？實不相瞞，這些武林中事，都是家師告訴我的。」

天乾眞人收起了笑容，問道：「令師是誰？」

上官翎答道：「家師一向隱居深山，人稱『風雲隱俠』。」

天乾眞人「哦」地一聲，哂然道：「原來是『風雲隱俠』的高足，當眞失敬了。」語鋒一變，續道：「敝派弟子之死，掌門人豈能坐視．上官兄弟就請隨貧道回上清宮一行吧。」

上官翎哈哈一笑，道：「老前輩要將在下軟禁麼？」

天乾眞人道：「目下最大嫌疑的人是你，閣下既然心清理直，又何懼我們查究．敝派在武林中地位不低，也不致會胡亂殺人，你隨我們回去，待查明此事再走不遲。」

上官翎揚眉道：「方才見老前輩義釋那兩個小娃娃，在下端的是十分拜服，不料如今看來，也不外是個糊塗判官而已，哈！哈！」

武當諸人見他言詞狂妄，早已氣在上頭，「武當雙劍」耿氏兄弟一個箭步竄前，怒聲喝道：「休得胡說！」

天乾眞人容色不變，淡然道：「閣下既不肯隨貧道回上清宮，你自忖能闖得出去嗎？」

上官翎摺扇輕搖，道：「這個嗎？在下不自量力，倒要闖闖試試。」

耿氏弟兄回頭向天乾眞人一望，天乾眞人微一點頭，兩人雙劍齊動，一招「大魁星」，劍尖一撩，直刺上官翎膝間。

上官翎足尖一點，躍開了三步，耿明

早巳一抬劍，餘勢綿綿，往他喉間的「天突穴」，平刺而出。

另一方面，耿同劍鋒一偏，反削他握扇的右腕，同時，左手食中二指連伸，對準了他後腰的「胃倉」、「盲門」、「志室」三穴。

上官翎兩面受敵，眼看萬萬避不開去，怎料，電光石火之間，却陡地見他身形連動，雙手立時劃了半個圈兒，不但將耿明的招式全都避過，而且勢子不絕，手中扇柄一揚，反點耿同正在伸前的左腕「曲澤穴」。

耿同吃了一驚，連忙縮手，不料上官翎這一下却是虛招，耿明剛又刺出了一劍，冷不防上官翎陡地扇影一動，急切間，再要變招，已是慢了一步，右腕「陽溪穴」上一麻，「噹」地一聲，長劍已然脫手飛出。

耿同心中忽地一震，未及轉念，一式「夜叉探海」，疾刺上官翎小腿的「豐隆穴」。

上官翎不慌不忙，摺扇「唰」地一聲打開，他人早巳退後一步，扇子一動，帶起了一道狂飈，疾捲了過來。

耿同不及防備，「登登登」地被勁風拂得往後直跌，耿明足尖一挑，將地上長劍接起，又待攻上，忽聞天乾眞人呼道：「停手！」

他忙仗劍退後，上官翎滿臉含笑，却不打話，天乾眞人一揚塵拂，道：「『風雲隱俠』的門下，果是不凡，貧道尙要請教一下。」

上官翎一拱手，道：「前輩請便！」

天乾眞人也不客氣，塵拂一擺，「呼」地直掃而出，上官翎側身一避，但天乾眞人塵拂連揮，一陣陣排蕩的勁風，兀自迫得人透不過氣來，上官翎心念一動，已有主意，左手一揚，「呼呼呼」也拍出了四掌，趁着這一空檔，他人已朝上直拔而起。

天乾眞人塵拂一撩，直掃向他小腹，但，上官翎的身法，却是快得出奇，天乾眞人的一拂，竟然落空，只見他人在半空，扇子一揚，一股勁風，自上而下，疾揮而至。

天乾眞人轉開了幾步，反手一掌，也向上一拍了出去，上官翎手急眼快，左掌一抬，竟迎了上去，一時間，勁風排蕩，轟轟發發，一干武當弟子俱各自退後了幾步，忽聞劇鬥場中傳來了「叭」地一聲，接着，狂飈盡歛，一個人影往外疾飛了出去。

再看天乾眞人，却也「騰」地退後了一步，上官翎在半空一翻身，已然落到三丈開外，只聽得他一陣朗笑，道：「前輩好功力，咱們後會有期！」言罷，身形連幌，隱沒在林木之中。

那一干武當弟子自是不肯干休，紛紛追了上去，但上官翎勢子快絕，早沒有了踪影了。

天乾眞人目送他的背影，却並沒有追往前去，只是怔怔的站在那兒，一動不動，似乎，因爲這突而其來的上官翎而挑起了他的一段往事。

花開兩頭，筆只一枝，如今暫且將武當諸人按下不表，說回那飛掠而出的上官翎，他輕功的造詣本就不弱，這下往前馳出，更是快得有若離弦之箭，不一會，已然將武當諸人拋在後頭，他換了個方向，仍舊往前奔去。

此際，已屆破曉時份，四週迷濛地一片，附近的山嶺，全都籠罩在一層薄薄的晨霧中，他走了約有盞茶時份，忽地前面出現了一座小小的亭子，他本也不在意，可是，馳近了却陡地心中一動，連忙一伏身，匿在樹木之中，悄悄掩近前去，亭子中果然有兩個人，他只瞥了一眼，便巳認出了正是自己曾在「解劍坡」上挺身爲他們解圍的江瑤和龍山兒。

當下，兩人在亭子中正自吵個不休，只聽得江瑤道：「你走是不走？」

龍山兒坐在地上，婉言道：「師姊，咱們就再多等一會。」

江瑤不悅道：「他與我們非親非故，等他作甚？」

龍山兒道：「可是，人家却替咱們解了圍，現在，他救人反累己，我們本不該走的……」

江瑤截口道：「現在不走也走」，你硬要等他，又算什麼．」

龍山兒接道：「師傅常教我們，知恩要圖報，人家救了我們，我們轉身就走了，這怎說得通．若等到他來了，也好說句多謝啊！」

江瑤「呸」地一聲，道：「他不會來的了，他多半就是殺害武當派門下的元兇，武當派中人會輕易放他走麼？」

龍山兒吃了一驚，一翻身，就躍出了亭子之外，江瑤勉力一縱身，趕在他前頭，喝道：「你上那兒去．」

龍山兒道：「回去救人！」

江瑤一聲冷哼，道：「你瘋了嗎．」

龍山兒一臉焦急的神色，脫口道：「那位上官哥哥不是壞人，他不是元兇！」

江瑤忽然退後一步，「呀」地一聲叫了出來，口中喃喃道：「姓上官．他……他姓……上官．」

龍山兒不明所以，忙問道：「師姊，你怎麼啦！」忽地聞得一陣淸越的笑聲，起自亭後，接着一個藍衫少年，緩步走了出來，一面擧步，一面笑道：「江姑娘說得不錯，在下正是覆姓上官，這又有何不妥．」

龍山兒一見是上官翎，心下一寬，却見江瑤臉上一片驚異之色，不住擧目注視着上官翎，好一會，方始醒覺道：「你是上官堡的後人．」話一說完，便又「哦」地一聲，道：「我明白了，你見咱們峨嵋、武當、少林三派的人殺了你們上官氏一家，所以就尋上門來，殺人消氣啦！」

上官翎微微一怔，眼前這個少女，十足驕傲刁蠻，兼而有之，她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堆，却不容人家有說話的餘地，心中不禁爲之失笑。

却聞得龍山兒道：「師姊，天下難道只有上官堡中人才是姓上官的？你怎地一見人家姓上官，就妄加罪名在別人的身上啊！」

江瑤咀一呶，道：「不要你多管！」轉向上官翎道：「我們是峨嵋派的，要不要連我們也殺了？」

上官翎揚眉笑道：「殺惡者，不足論

，非惡者，豈能妄殺之？你道在下是嗜殺之徒嗎？別說我們向無宿怨，就算是有甚麼深仇大恨，難道也不能化干戈爲玉帛麼？況且，在下根本就沒有殺害過武當派中人。」

這一番話，直說得江瑤無話可說，龍山兒却是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上官翎道：「這位龍兄弟，多謝你對我關心，就此別過了。」言罷，向兩人一拱手，快步往前走去。

江瑤心裏十分懷疑，一拉龍山兒，道：「這人若眞是『玄天一劍』上官翎的後人，可不得了啦！你快點尾隨着他，看看他有何動靜？」

龍山兒訝道：「那你呢？」

江瑤急道：「我要回山通知爹爹啊！快去！」一面說，一面伸手推了他一把。

龍山兒沒奈何，只得快步跟了上去。

他的脚程不快，勉力追踪而上，走了幾個時辰，已是大感吃力，走到正午時份，前面出現了一個大鎭，他凝目細看，却早失去了上官翎的踪影，他吃了一驚，忙走入鎭上，四下尋覓，忽地一眼瞥見藍影一閃，一個人走進了一所酒樓裏去，他看也未看清，忙緊隨而上。

這所酒樓頗大，分上下兩層，他人一入屋，立時就有店夥上來招呼，他却是心不在焉，一步就跨上樓去。

忽地，樓梯上面迎面一個人走了下來，龍山兒忙閃過一邊，耳畔聞得一個聲音叫道：「平哥！」

接着，一個女子匆匆追了下樓，龍山兒鼻端彷彿飄過一陣幽香，他也不在意，上到二樓，陡地眼前一亮，原來上官翎果眞在坐，他急忙揀了個離他較遠的座位，甫一坐下，一個哈哈的笑聲，傳了過來，一面大笑，一面高聲吟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哈哈！好酒！」

龍山兒一轉身，只見前面不遠處的座頭上，一個五十上下年紀，蓬頭垢面的人，正在舉起一個酒碗，「咕嚕」「咕嚕」地大喝。

他甫一轉身，便陡地又與上官翎投射過來的目光相接，嚇得他趕緊回頭，他的座位剛好在一根柱子之後，滿以爲上官翎一定看他不到，殊不知上官翎是何等樣人？他的行動他早瞧在眼裏了。

當下，上官翎也不揭破他，只自顧在用膳，可是，那正在喝酒的老者却霍地站起，舉起放在地上的酒罎，「咕嘟嘟」的一輪猛喝，喝罷，大姆指一豎，讚道：「好酒啊！」一面說，一面走出了坐位，搖頭幌腦地續吟道：「……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他一面在吟詩，一面一步一拐地在樓上四處走動，那些店夥們忙要上前，但那人手往後一揮，一股大力，直將他們全皆拂倒在地。

上官翎不由劍眉一蹙，那老者恰好走近前來，挨在他的桌子旁，傻兮兮地一邊笑。

那掌櫃的大着胆子，走近前來，道：「客官請那邊坐！」

那老者「唔」地一聲，走回座位，抱起大酒罎，「叮」地一聲，拋下一錠銀子，一步大一步小地下樓而去。

上官翎心下訝異，忽聞那老者的聲音緩緩傳了過來，道：「昔有李青蓮，號曰酒中仙，今有小青蓮，號曰醉中仙。」聲音越去越遠，最後幾不可聞。

「醉中仙……」上官翎心中一動，喃喃道：「醉中仙……醉……醉仙……」他再也按捺不住，霍地站了起來，但那老者的身形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他雙眉一蹙，忽然一眼瞥見桌子之上，多了一個小紙團，他重又坐下，取過解開一看，紙上歪歪斜斜地寫有幾行潦草的字跡，道：「西行風險涉重重，萬事宜須熟慮中；正派高人相邀集，臨途尚忌露行蹤。」

他心裏一震，這紙團分明是方才那醉酒的老者所留下的，看來，他對自己似乎什麼都知道，他又是誰呢……難道……

這一連串的問題，他一想了起來，便自不能自已，他怔怔地注視着杯中美酒，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方被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所驚醒。

他忙轉頭向窗外望去，他的座位是靠近臨窗的一面，只一側身，窗下的情景，全都清楚地擺在眼前，只見街道之上，十多匹駿馬放轡而行，馬上人有道有俗，一面奔行，一面不住地四週打量。

只看了一眼，上官翎便已認出，他們是武當派中人，他們追踪前來，當然就是爲了自己啦！

他仗着藝高人胆大，區區武當派的門下，他自然也不放在心上，可是，一念到自己西行的事，關係十分重大，可也不能與他們多所糾纏，心念一動，已有主意，眼看天色已屆黃昏，便匆匆結帳下樓，果然，龍山兒又在尾後不急不徐地跟着。

上官翎心下暗覺好笑，爲了避免與武當諸人糾纏，於是信步走進一間客店，準備次日再行趕路西去。

他靠在床上，摒除雜念，正待閉目運功，忽地，隔壁傳來一下極微的聲響，上官翎何等聰明，早料到龍山兒一定住在隔隣，也不去理他依舊裝作不知打坐調息。

未幾，天色已然全黑，客店院子中忽然傳來了一下低低的嘆息聲，上官翎剛好行功完畢，聞聲不禁爲之一愕，拉開窗子一看，却見院中隱約地似有一個婀娜的人影，那人剛嘆了一口氣，便即抬起頭來，凝目注視着天空閃耀不定的星星。

藉着星月的微光看去，那是一張秀美之極的臉龐，尤其是那一雙水汪汪的眸子，更是充滿了靈氣，上官翎心中不由暗自讚了一聲，再看那少女的身上，却是穿了一襲淡紅色的勁裝，襯着一對深紅色的羊皮靴，直到膝蓋，絕俗之極，她頭上的秀髮却分成了幾股，結了四五條小辮，上官翎心中納罕，那少女雖作漢人打扮，但只從她長及膝際的皮靴與及頭上的髮辮來看，一眼便已知道她根本不是中土人士。

這時，「呀」地一聲，對面店房的一度門打了開來，一個身穿青衣勁裝的少年人走了出來，悄聲問道：「你想什麼……」

那少女轉身道：「平哥，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回去？」那少年道：「伊沙曼，你怎麼啦！我答應你今晚不趕路，你不已答應陪我一道上嵩山的嗎，怎地妳又想回去啦！」

那少女伊沙曼幽幽地道：「你不知道，來到中原，我眞不習慣，穿這些衣服，也是挺不舒服的。一望無際的草原，數之不盡的牛羊，不比這裏好得多嗎？」

那少年笑道：「別想這些了，辦完了事，咱們就回草原去。」

伊沙曼道：「你的事也不知要辦到幾時方了，哥哥姐姐一定要生我的氣了。」

那少年牽着她的手，安慰道：「你靜靜溜了出來，他們當然不高興，可是咱們很快就回去的啦，我們明日起程上嵩山，然後再回頭去峨嵋山，順道由川北回去，好嗎？」

伊沙曼點了點頭，道：「好是好，不過那武當山的人……」

那少年忙截口道：「放心吧，他們尋不到來的。」言罷，牽着伊沙曼，緩步向店房走去。

他們兩人說話的聲音很低，上官翎幸虧功力深湛，方能聽到，他隣房的龍山兒却是用盡耳力，才聽得十之七八。上官翎聽了兩人的談話，心中又多了一層疑惑，這兩人自西方趕來，要去嵩山和峨嵋山，爲的是什麼呢？細細忖摩他們話中之意，却又不由爲之心中一動，難道，殺了武當門下弟子的人，就是他倆？

正在轉念，客店的門上，忽然傳來一陣急速的「嘭嘭」之聲，那掌櫃的自偏房匆匆披衣而出，「依呀」一聲打開了門。

門外，數匹高頭大馬，昂然而立，那掌櫃的打了個呵欠，提起燈籠來一照，忽地一個聲音喝道：「滾出來！」

那掌櫃的嚇了一大跳，頓時睡意全消，顫聲道：「幾位大爺投店嗎？」

正中兩騎上躍下了兩個腰懸長劍的中年人，正是名滿江湖的「武當雙劍」耿氏兄弟。

當下，耿同搖了搖手，道：「我們不是來投店，我們想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那掌櫃的忙打躬作揖，道：「幾位大爺要找什麼人呢？」

耿明道：「那是一個小伙子，穿一襲藍色長衫的。」

「藍色長衫？」那掌櫃的訝道：「大爺，穿藍色長衫的小伙子多得很啊！小的怎知大爺們要找那一位呢？」

耿氏兄弟尚未發話，他們身後那一干武當弟子亦早已紛紛下馬，其中一個走了上前，大喝道：「你眞不知麼？」

那掌櫃的囁嚅地道：「小人是眞的不知。」

那人大怒，反手一掌，就賞了他一記耳光，耿明忙叫道：「師姪慢來！」轉向耿同道：「咱們的人早已分批追了上來，那小子或許早在前面了。」

耿同道：「待我進去搜搜。」言罷，大踏步往內走去。

一旁的伊沙曼與那少年一聞得是武當派中人追到，早已急步回房去。龍山兒心中却是忐忑不定，他對上官翎在「解劍坡」上替他們解圍一事，是永誌難忘的，由此更全然相信他是一個好人，眼見耿大同踏步走進院子，他心裏更是大急。

只見耿同一入院子，便自揚聲道：「上官翎，不怕死的就給我出來。」

上官翎忽地醒起酒樓上那老者的留言來，他本也不欲再多生枝節，可是，耿同身旁一名武當弟子却哈哈笑道：「師叔，這小子多半聞聲溜走了，咱們還是搜一搜吧！」

耿同不語，上官翎却忽地揚聲大笑，推門而出，笑道：「閣下也太小覷在下了，各位遠道追踪前來，要捉我回上清宮去吧！」

耿明早已聞聲而入，接道：「你別得意，亮兵刃吧！」

上官翎軒眉笑道：「敗軍之將，又何足懼哉？」

這一句話，可將「武當雙劍」氣苦了，兩人打鼻孔裏「哼」了一聲，雙劍連揮，就疾刺了過去。

上官翎却不還招，身形一縱，往後掠出了好幾步，陡地，一個聲音喝道：「別動手！」

耿氏兄弟定睛看去，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手提一柄短劍，一步撲了上前，正是龍山兒。

上官翎一笑道：「小兄弟，你快快避開。」

龍山兒道：「他們欺負人，我可不服氣。」轉向耿氏兄弟道：「人家都說沒有殺過你們的人，你們怎地硬要捉人家？」

耿同怒道：「臭小子，你也脫不了嫌疑，還要來護着別人？」

龍山兒道：「有本領的把我們一塊捉回去。」

「武當雙劍」早已蓄定了勢子，手一揮，那一干人全都蜂湧而上。

上官翎心中是明白的，他知道武當派中人要捉他的目的並不單是懷疑他是元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懷疑他是「玄天一劍」上官翎的後人。

他一面應敵，一面留意龍山兒的情況，他知道龍山兒的功夫並不太高，正謀速戰速決，忽地，塲中傳來兩聲慘叫，兩名武當弟子裁倒在地。

耿同怒喝一聲道：「暗器傷人，好不要臉！」

上官翎不禁莫名其妙，側目一瞥龍山兒，他正殺得大汗淋漓，那裏有機會放暗器？

微一疏神，耿明長劍又自斜直揮而上，他忙把摺扇斜點而出，「叮」地一響，扇尖打中在劍脊之上，耿明「騰」地震退了一步，但另外四柄長劍又已遞到，上官翎正待迴身避過，却見四度銀光，疾飛而至，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哎喲」之聲，不絕於耳，攻向自己的四人已然跌倒在地。

武當諸人同時怔了一怔，忽聞龍山兒一聲「哎喲」，原來他一下分神，被耿同一劍刺中了小腿。

上官翎忙一步躍過將他扶住，當時，武當諸人俱已停手，忽聞耿明一聲驚叫，道：「奪命銀梭！」話一說完，陡地轉身大喝道：「誰施暗襲，有胆的滾出來！」

可是，院子中靜悄悄的，所有的房客盡皆躲在房裏，不敢出來。耿氏兄弟不由

氣惱，再一轉頭，那裏還有上官翎的踪跡呢？

耿同一頓足，道：「快追！」一干人快步掠出，飛身上馬而去。

客店中的人見他們遠去，方始探頭出來。伊沙曼也不例外，她探頭一瞥，轉身向少年道：「平哥，我們別去嵩山了。」

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少年竟點頭道：「對，我們尾隨那姓上官的兄弟去！」

兩人話一說完，伸手抓起行囊，飛身躍上了瓦面，出店而去。

如今暫且按下他們不表，說回那趁機逃去的上官翎，他一見龍山兒受傷，便打定了溜走的主意，乘武當諸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奪命銀梭」上之際，一拉手，就將龍山兒夾在脅下，跟着足尖一點，人巳上了瓦面，足下不停，在瓦面上縱躍如飛，不一會，巳來到大街上，飛快地出了鎮，逕往西奔去。

奔出了數里，來到了一片密林之內，上官翎把龍山兒放下，替他捲起了褲管，龍山兒忍不住低聲呻吟了一下，上官翎探手入懷，取出隨身携帶的金創藥來，替他敷上。

龍山兒說道：「上官哥哥，眞謝謝你了。」

上官翎笑笑，道：「你若不跟踪我，就可免去這麻煩啦！」

龍山兒恍然道：「原來你早巳知道我的行藏了。」

上官翎揚眉道：「是令師姊江瑤姑娘吩咐你跟踪我的吧！」

龍山兒尷尬一笑，道：「是的，她……她懷疑你是……是那『玄天一劍』上官翎的後人，所以硬要我注意你的行踪。」

上官翎微笑道：「你跟踪我這麼久，又認爲怎樣……」

龍山兒不加思索，便道：「我說上官哥哥你根本不是殺武當弟子的元兇，更不是『玄天一劍』的後人。」

上官翎不由奇道：「龍弟弟何以見得呢……」

龍山兒一本正經地道：「這還不簡單？你若有殺過武當派中人，也不會挺身出來，爲我們解圍啦！」

上官翎心下不禁暗暗讚了一句，道：「不錯，但你何以肯定我不是上官堡的後人呢……」

龍山兒抱膝坐着，仰臉觀天，道：「師傅說，那『玄天一劍』上官翔，不知打那處得來一本『玄天劍譜』和一柄蓋世奇珍的『玄天寶劍』，學成了天下無雙的劍法，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成了著名的大俠，後來，他交上了一個邪派妖女，叫作什麼……」

上官翎淡然地說道：「是『千面銀狐』吧！」

龍山兒道：「是了，就是『千面銀狐』，兩人就朋比爲奸，竟欲一統武林，當時，武林三大正派就聯盟圍攻上官堡，爲武林除害，一直將那上官翔夫婦追到西方去了，爲了杜絕後患，火燒上官堡，上官氏一家，無一倖免，若然你是上官翎的後人，一定恨透了我們三大正派中人，又豈會出手救我？」

上官翎道：「那你以爲上官氏的後人，該是怎麼個模樣：」

龍山兒道：「我想他一定是個兇神惡煞，見了人就殺的魔頭。」

上官翎不禁爲之失笑，忽地面色一變，壓低聲音道：「有人來了！」一拉龍山兒，伏在地下。

這一片密林就在官道的附近，兩人自層層的枝葉中往外看去，却見兩條快如飄風的人影，自來路之上疾馳了過來，並非別人，正是伊沙曼與那青衣少年。

兩人一面奔行，一面四週察看，未幾，巳奔過了前頭，上官翎心裏雖是疑惑萬分，但心中一片紊亂，也未暇細加思索，轉向龍山兒道：「龍兄弟，你所料的錯了，在下不錯正是上官堡的後人。」

他此語一出，坐着的龍山兒嚇得「霍」地站起，但，他腿傷未愈，人甫站直，便又「咕咚」一聲，復跌在地。

上官翎伸手扶起了他，問道：「你奇怪嗎？」

龍山兒訝道：「這麼說來，殺害武當派弟子的元兇，就是你了。」

上官翎搖了搖頭，道：「不是，我若要殺武當諸人，剛才也不用走啦！」

龍山兒一想也是有理，忽地醒起一事，顫聲道：「那你爲什麼不殺我？又救了我？」

上官翎道：「我與你無怨無仇，幹麼要殺你？你道我是個嗜殺如狂的人麼？」

龍山兒不解道：「那麼昔日火焚上官堡一事，你難道就一點也不記恨？」

上官翎翹首向天，臉上露出哀傷的神色，好一會，方道：「二十年，巳經二十年了，這是上一代的錯，你年紀還少，我怎會記恨於你？在未查清楚家父家母的下落之前，我決不輕舉妄動，也決不濫殺三派中人。」

龍山兒不禁十分感動，脫口道：「難得上官哥哥你有俠義的心腸，不過，聽我師傅說，昔日被咱們三派追殺，一直遠走西域的上官氏夫婦，早巳下落不知了。」

上官翎道：「這事恩師也有提及，所以在下一定要趕往西方去，調查事實的眞相。」一頓，復道：「只是西域何其大：也不知從何着手。」

龍山兒道：「我聽師傅前輩們所說，昔年追殺你父母一直追到青海，就失去了他們的踪跡，三派中人遍尋不獲，才返回中原的。」

上官翎臉上微有喜色，道：「那我就要先往青海了。」

龍山兒道：「我和你一起去。」

「你也去？」上官翎奇問。

龍山兒道：「當然囉！師姊叫我跟踪你的。而且，我也想弄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啊！」

上官翎道：「這也好！」於是兩人就在林裏歇了一晚，次日清晨，龍山兒巳能緩步走路了，上官翎扶着他，抄小路而行，在一處小鎭上購了兩匹健馬，兩騎自小路放轡而去。

次日，巳抵秦中，兩人不欲多生枝節，只揀小路來走，幸而也未有遇上什麼人，這一日，在路旁一處小茶寮打尖，此際，時近黃昏，小茶寮上也沒有什麼人，兩人把馬匹牽到茶寮後面，任其吃草，自己

剛在寮中歇了一會，陡地，一陣「的的得得」的馬蹄聲，自西南方的道上飛快地傳了過來，上官翎心中一震，凝目望去，只見遠處塵頭大起，十餘乘馬疾奔了過來。

他尚未轉念，陡地，一陣暗器嘶空之聲，起自身後，接着龍山兒一聲驚呼，叫道：「小心！」

他人一側身，「拍」地一响，那枚暗器擦肩而過，釘到了茶寮的木柱上。

上官翎定睛一看，原來那是一柄小飛刀，刀下，壓着一張小紙頭，他忙取下一看，上面依然是那歪斜不正的字跡，寫道：「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他忙回頭一瞥，却見後面不遠處，一塊山石之上，一個老者手捧葫蘆，「咕嘟嘟」地喝着酒。正是當日在酒樓之上自稱「醉中仙」的那人。

上官翎也無暇細加思索，一拉龍山兒，就奔向茶寮之後，可是，那急促之極的馬蹄聲巳然飛快地馳近，兩人剛上了馬，倏地，一個聲音喝道：「上官堡的餘孽，休想逃走！」

人隨聲至，一列十多騎，巳然將茶寮附近團團的圍了起來。

却聞龍山兒焦急叫道：「別動手，是我！」

上官翎舉目一看，那十餘騎中個個皆是勁裝打扮，龍山兒的師姊江瑤也在其中，心知那一定是峨嵋派中人，打了個哈哈，道：「各位遠道趕來，有什麼事嗎？」

江瑤「哼」地一聲，探手取出一枚火箭炮來，插破了外皮，往上一拋，一度紅燄，立時冲天而起。

她身旁一人道：「小子，別明知故問了。」

江瑤忽然道：「師弟，你過來！」

龍山兒一驚，叫道：「師姊……我……
……」但却是動也不動。

江瑤不悅道：「我叫你去跟踪他，你怎地反與他一道了……」

龍山兒道：「他也不是壞人啊！」話一說完，陡地，又是一陣馬蹄聲，接着，左側道上轉出了五六騎。

當先一騎越衆而前，馬上騎的是一個身穿青袍的中年書生，他人一馳近，龍山兒便脫口呼道：「師傅！」

上官翎心下豁然明白，眼前這人無疑就是峨嵋派之長，大大有名的「神龍劍」江天雲了，於是一抱拳，道：「原來是江前輩，失敬了。」

江天雲軒眉一笑，道：「閣下就是上官翎？」

上官翎尚未答話，江瑤巳然搶着道：「他就是上官堡的後人。」

上官翎不怒反笑，問道：「姑娘何以見得？」

江瑤道：「你不是上官翔的後人，爲什麼要殺武當派中人……」

龍山兒策馬走上一步，接道：「武當派的人不是他殺的。」

江天雲道：「山兒，你怎麼知道？」

龍山兒走近他身邊，牽着他的衣袖，道：「師傅，他若有殺人，決不會挺身替我們解圍啦！他也沒有得罪我們，你們幹嗎要找他的麻煩……」

江天雲撫着他的頭髮，道：「你還是小孩子，不懂這許多。」

龍山兒還要說話，江瑤巳然道：「咱們不殺他，他日後也要殺咱們的，你懂得什麼？」

「瑤兒！」江天雲向她一瞪眼，轉向龍山兒道：「你乖乖的給我站過一邊，這是大人們的事，你不要多管。」

龍山兒見他臉上一片神肅，不敢違抗，退過一旁。

江天雲向上官翎細一打量，道：「我聞得上官氏的後人巳出江湖，估不到果然是少年英俠，不知尊師是那一位？」

上官翎笑道：「前輩過譽了，家師一向隱居世外，人稱『風雲隱俠』。」

江天雲「哦」地一聲，心下却是十分訝異，何以「風雲隱俠」竟會對上官翔這個大魔頭的後人破例垂青呢？

正在想着，上官翎巳然道：「江前輩既要留難在下，何以又不出手呢？」

江天雲哈哈一笑，道：「閣下根基不錯，我不忍傷你性命，你若肯答應退隱歸山，不再重提舊事我就放你離去如何？」

江瑤吃了一驚，道：「爹！不可！」

江天雲向她一搖手，笑顧上官翎，上官翎揚眉一笑，道：「前輩好意，晚輩心領了，既是大家不免要動手，還是速戰速決吧！」

「好！」江天雲手一揮，腰際長劍巳然出鞘，他身旁兩人齊聲道：「我們來！」話還未巳，「叮叮」兩响，兩個拳頭大小的八楞銅鎚，各連着六尺來長的一道鐵鍊，巳然分左右兩邊，向着上官翎交替攻到。

上官翎一見兩人使的竟是流星飛鎚，心知不易對付，身子一側，剛避開一鎚，跟着摺扇一抬，一式「玉宇千層」，直揮往另一鎚上。

電光石光之間，只聞「拍」的一聲，扇巳砸正在鎚上，那八楞銅鎚「呼」地一聲，疾往上揚起了四尺，上官翎手下不停，直欺往前疾點那人臂間的「尺澤穴」。

那人慌忙後退，另一方面，左方那人的一鎚，在半空中劃了個半圓，對準了他的後心，直砸而至。

上官翎連忙俯身伏在鞍上，那人的一鎚，剛好砸空，他趁着這一空檔，雙腿一夾，馬兒撒開四蹄，疾往外衝去。

峨嵋派中諸人，自是不肯輕易將他放過，立時，就有兩柄大刀，遞了上前。

上官翎摺扇一揮，「叮叮」兩聲，砸正在刀背之上，那兩人只覺一股大力，自刀背之上傳了上來，一個不穩，幾乎跌了下馬。

上官翎趁勢拍出了一掌，馬兒早巳飛越而出。忽聞身後數聲慘叫，他急急回頭，原來四五個峨嵋中人巳然跌了下馬，江天雲本巳策馬搶前，聞聲忙回身察看。

上官翎心內訝異，耳畔忽然傳來一個極細的聲音，道：「還不決走？」那聲音十分清晰，直鑽耳鼓，像是有人在貼耳細語一般。

上官翎何等聰明，早知這是「傳音入密」的無上玄功，心裏雖是萬分訝異，但也未暇細看，便巳策馬飛掠而去。

江瑤一聲大喝，隨也趕了上前，龍山兒本也要趕上，可是見師傅巳然下馬，他

忙也躍下一看，只見江天雲伸手一探那方才跌下馬來的幾人的鼻息，已是返魂無術了，他反手在一人背上一拍，一個銀光閃閃的梭形物件，疾彈而起，他伸手接在手裏，訝道：「奪命銀梭？」

龍山兒愕然不解，正待追問，却見江天雲臉色一片神肅，手一揮，那一干人匆匆收拾停當，馬上繼續往前追去。

小茶寮的附近，頓時靜了下來，左側草叢之後，兩個人陡地站起，赫然竟是伊沙曼與那青衣少年。

看官，他們兩人不早趕在上官翎的前頭麼，何以又會在這兒出現呢？原來，兩人只顧往前追趕，一路趕了過頭，伊沙曼是個七巧玲瓏心肝的人，陡地發覺不對勁兒，於是立刻提議轉回。兩人買了馬匹，一路尋了轉來，不期在這兒竟遇上了上官翎被峨嵋派中人相纏的事。

當下，兩人見峨嵋人衆已追了上前，忙不迭繞過一旁，匆匆上馬，辨了辨路途，又追了上去。

不過，他們却不是隨上官翎等人所走的路而行，而是疾向右方一條小岔道奔去，兩人操馬的技術均是十分精湛，馬兒恍似箭離弦一樣疾往前馳，眼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馬兒仍是一般的急奔，如是者奔了整整一夜，次日，天色未明，已抵隴境，兩人對視一笑，就在一片小草坪上歇了下來。

果然，不出兩人所料，歇不了一會，一騎快馬，揚蹄自東南奔了過來，馬上騎的正是上官翎。

伊沙曼兩人連忙上馬，隱身於一叢林木之中，未幾，上官翎已然馳過，那揚起的塵土尚未全退，江瑤又已策馬而來。

伊沙曼身旁的那少年緩緩探手入懷，待她奔近之際，右手一揚，一枚銀光閃閃的物件電射而出。

此際，馬蹄之聲，早將那暗器嘶空之聲蓋了過去，馬上的江瑤不及防備，左肩一痛，一個不穩，跌下馬來。

那突放暗器的青衣少年一拉伊沙曼，兩騎直竄而出，如飛往前追去。

可是，他們縱馬追出了不遠，陡地，一陣「居呂呂」的馬嘶聲，起自前頭，剛剛奔出了不久的上官翎倏地一個轉身，撥轉馬頭，竟往來路奔回。

三騎的勢子盡皆快絕，只一眨眼間，便已擦肩而過，伊沙曼兩人的坐騎收勢不住，疾往前馳出了丈許，兩人方始勒定韁繩，那青衣少年回頭一瞥，道：「他怎麼攪的？走來走去！」

伊沙曼明眸一轉，道：「你先回去聯絡一下，我跟着他好了。」

那青衣少年想了一想，道：「也好！你小心。」伊沙曼一笑點頭，他雙腿一夾，馬兒如飛往前馳去。

伊沙曼忙轉頭奔回，却見上官翎早已下馬，扶着江瑤走進了右側一片小草坪，她忙也下馬跟入。

這一片小草坪，近路旁之處長着不少矮樹，她把馬兒拉進矮樹叢中，上官翎也未有覺察。

他把江瑤放下，探手入懷，取出金創藥，江瑤却掙扎着退後了一步，訝道：「你……你救我？」

上官翎笑道：「我聽得你墮馬之聲，就趕回來了，唉！你是爲了追我而被人暗算的，我又豈能坐視？」

江瑤「呸」地一聲，道：「你眞的……那麼……好…」

上官翎笑而不語，只顧伸手在她左肩之上一拍，一枚銀光閃閃的梭形物件一彈而起。

他接在手中一看，不由爲之一震，這銀梭和當日在客棧中是見過的，當時中梭受傷的是武當派中人，現在中梭的江瑤，又是峨嵋派掌門之女，這發暗器之人，似乎與武當峨嵋是對頭，他又是誰呢？

正在想着之際，一陣塵頭起處，十多匹駿馬已然自道上疾馳而來，江瑤脫口欲呼，可是，她身形甫轉，肩上一陣劇痛傳來，她不由自主「呀」地叫了一聲。

上官翎慌忙伸出手去，疾點了她肩上的幾處大穴，隨即一伸手，扯開了她肩際的衣服。

江瑤滾開了一步，叱道：「你想做甚麼？」

上官翎不禁又好氣又好笑，趕上一步，一聳肩，道：「妳不要治傷了嗎？」

江瑤「哼」地一聲，也不打話，上官翎掏出一塊潔淨的手帕，替她抹去傷口上的血漬，隨即敷上了藥，取出一條帶子來，替她包紮。

江瑤不禁雙頰飛紅，轉過頭去，看也不看他一眼，心中，却是突突地跳個不停，偷眼向上官翎一瞥，却見他正在全神貫注地為她裹傷，絕未有半絲輕薄之情，她心下不禁有些微的感動。

忽地，又是一陣馬蹄聲，疾馳了過來，江瑤舉目一看，禁不住脫口呼道：「山兒！」

原來，那馬上人正是龍山兒，他聞聲一轉頭，江瑤叫道：「我在這兒！」

龍山兒一勒韁繩，看了好一會，方始策馬而進，訝道：「師姊，你怎麼啦！」一面說，一面跳下馬來。忽地一眼瞥見地上的銀梭，脫口道：「又是奪命銀梭…」言畢，抬頭注視着上官翎。

上官翎道：「龍兄弟，你知道誰用這種暗器的？」

龍山兒瞪大了眼睛，奇道：「不是你放的？」

上官翎劍眉一蹙道：「當然不是。」

江瑤也是一愣，道：「師弟，你這話怎講？」

龍山兒「哎喲」一聲，道：「這可糟了！師傅他們還以爲是你所放的，早趕了前去啦！」

他話雖已說完，但上官翎與江瑤仍是不明所以，龍山兒吸了一口氣，道：「你們走後，有幾位師兄弟也是中了這『奪命銀梭』，師傅他們可生氣得很，已繆與追在前頭的武當派人聯絡好，在前面兜截你啦！」

上官翎心中一片紊亂，這發梭之人到底是誰？他居心何在呢…正自在想，江瑤又已問道：「你怎地又跑在後頭啦？」

龍山兒道：「我腿傷未好，馬兒總不聽話，所以落後了。」轉向上官翎道：「上官哥哥，前面兒險得很，你還是別去好了。」

「不能！」上官翎一咬牙，道：「我一定要去！」

江瑤哂然一笑，道：「我明白了，你要去找昔日被咱們三派迫走西陲的『玄天一劍』夫婦。」

上官翎道：「不錯。」

江瑤掙扎着站了起來，道：「如此我就不能放過你了。」手一伸，就要去拔劍，但她剛剛受傷，焉能大動…劍未拔出，人已「咕咚」一聲，坐倒在地。

龍山兒一步跨前，道：「師姊，上官哥哥不是什麼大魔頭，他也沒有殺過咱們正派的弟子，你想想，好幾次都是我們正派的人迫他動手的，他西行尋父母，亦不外想查清楚昔日的事而已。」

江瑤道：「但是，當他查悉了當日的情形後，他就要殺咱們的了。」

上官翎哈哈一笑，道：「昔日火焚上官堡，我們上官氏二百餘口，全部罹難，這一筆血海深仇，做兒孫的焉能忘記…只是，這是上一代的恩怨，與你們下一代絕不關連，當日的誰是誰非，在下必須澈底查個清楚，方能處斷，在事情尚未水落石出之前，即使上一代的當事人，在下也不會妄加殺戮的。」

這一番話，說得十分中肯，江瑤雖是任性刁蠻，也不禁被他的明辨事非感動得很，無意一抬頭，却不期然與上官翎那清澈的眸子相對，她心中立時一震，一陣極是異樣的感覺陡地升起。

上官翎却沒在意，劍眉微揚，道：「你們也無謂捲入這是非的漩渦了，還是快快回去吧！」言畢，一拱手，上馬而去。

江瑤嘴唇掀動，似要說話，但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龍山兒道：「我們不要回去，趕上去瞧瞧好嗎？」

江瑤點了點頭，兩人也上了馬，不過，兩人俱受了傷，趕馬自是不便，漸漸已落了後了。

如今却說上官翎，他獨自一人策馬而行，雖然，明知前面荊棘滿途，但他西行的意志絲毫未減，日暮時份，已抵達蘭州，他正待加快速度，冀於入夜之前趕抵蘭州，陡地，「叮」地一下破空之聲，自旁飛越而前，上官翎手急眼快，已然將韁繩勒定，往下一瞥，只見前面地上插着一枝飛鏢，飛鏢之上，纏着一卷白白的紙頭，他心中一動，舉袖一拂，那飛鏢已爲勁風拂起，他一探手，已將之接住，打開紙頭一看，入目依然是那歪斜的字跡，寫道：「正派高人，相駐蘭州，繞道他去，可免禍及。」

上官翎看罷，不禁苦笑了一下，他奔了整整數天，就算人不累，馬兒也倦啦！這蘭州府乃隴中的大縣，也是由甘肅入青海必經之路，自己若不在蘭州歇上一歇，一路入青海，盡是高原山嶺之區，若不預先作好一番準備，如何走得過去？

心裏在想，不自覺的搖了搖頭，忽然一眼瞥見路旁一個小丘之上，站着一個身穿銀白色長衫的人，那人負手背他而立，正在凝目遠眺，口中低聲吟道：「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策馬與刀環，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

上官翎心中又是一訝，此際已將入夜，附近人家莫不匆匆取道回舍，何以那人竟會這麼悠閒，仍在野外臨高獨詠呢？

他只想了一想，便沒有再想下去了，他自己本身的事就已够多，他怎樣想也想不完，又怎能再有餘暇去爲別人籌思呢？

他雙腿一夾，正待放轡而行，倏地，那銀衣公子却轉過身來，一雙冷電也似的目光，直向他身上射來。

上官翎與他目光交接，心中也不知有何感受，全身忽地一震，却見那銀衣公子面上陡地閃過一絲怪異之極的神色，沉聲問道：「你是誰…」

上官翎心中暗忖：「好哇！未到蘭州，倒先有事了，且看看你有什麼花樣…」當即一揚眉毛，朗聲道：「未請教，閣下又是誰呢…」

那銀衣公子一笑，露出一口潔白的貝齒，道：「我麼…區區賤名，說了出來，你也不會知道的。」話剛說完，肩頭一幌，恍似捲雲飛雪一般，直掠而上。

上官翎沒料到他有此一着，連忙把韁繩一揮，馬兒剛待起步，但那銀衣公子疾如流星的身子已然迫近，只見他人在半空中手一揚，一掌已然直拍而出。

上官翎上身一仰，人已貼韁而臥，那銀衣公子的一掌立時拍空，但他變招甚快，一擊不中，左足在右足背之上一點，人又借勢復掠而起，五指如鉤逕抓他前胸。

此際，馬兒早已撒開四蹄，如飛往前奔去，那銀衣公子的輕身功夫再好，也決計追趕不上，但，他却不慌不忙，一招打空，身子本已下沉，只見他手一伸，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倏地抓住了馬尾。

那馬兒受痛，更是沒命狂奔，上官翎心中有氣，回身一掌，疾拍而出，那銀衣公子這時早已借勢一躍而上，冷不防上官翎一掌又已拍到近前，百忙中，他左手一伸，也還了一掌，電光火石之間，「隆」地一聲，兩掌相交，上官翎只覺一股大力湧到，幾乎坐不穩，就要跌下鞍來。

那銀衣少年呢…他人本站着，待到兩掌相分之時，也不免身形一幌，退後了一步，不過，這時他人在馬背之上，這一退，立時一腳踏空，人也往下跌了下去。

當時，馬兒仍自不住飛奔，上官翎幸而緊緊牽住韁繩，方不被拋下馬來，再一回頭，那銀衣公子早已落在老遠之後。

他心裏不禁暗暗奇怪，這銀衣公子到底有甚麼企圖呢？他何以不明不白地就向自己下手？這一連串的問題，直將這一位聰明絕頂的俠士弄糊塗了。

如是者奔了盞茶時份，已然抵達蘭州府治，天色亦已全黑了下來，他在一處馬廐，換了一匹健馬，正要上道，連夜起行，忽地，一聲冷笑，起自身畔，上官翎緩緩轉身，原來，身後不遠處，一所小酒肆的門外，站了兩個長袍配劍的中年人，正是「武當雙劍」。

上官翎微微一笑，道：「久違了。令師兄可好？」

「武當雙劍」尚未發話，酒肆之內，一個清越的聲音接腔道：「多謝上官少俠關心，貧道還好！」

人隨聲至，天乾眞人已然踱了出來，酒肆之內，數十人隨即站起，紛紛走出，人叢之中有道有俗，當然就是武當派的門下了。

（下期續完）

俠情中篇故事

紅袍殺手（三）

高皐·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也白住進洗劍莊內，東方天鳳十分殷勤的接待他，而東方英武父子則外出尋玉篁竹刀了。在莊中，曾有幾伙人在莊裏找碴，他們均是爲了玉篁竹刀而來，雖被藍也白一一打退，但東方雲英却要他離莊，藍也白也覺得不少人要向他找碴，不該拖累洗劍莊，只好離開，在鎭上，藍也白遇上葛愚，才知洗劍莊已爲他設下了惡毒的陷阱，不但沒替他尋找玉篁竹刀，而且把玉篁竹刀偷竊佔爲己有後，又在江湖上散佈謠言，使藍也白成爲衆矢之的，不斷有人來向他找碴……

借友赴塞北

那腰纏軟鞭藍衣漢子後面七人，一律身着武士裝扮，背插長刀，由他們那沉穩的步伐推斷，這七人也不是泛泛之輩。

不管怎樣，別人既是存心來找藍也白，他就不是逃避所能解決的，因而雙拳一抱道：「各位是找藍某？」

腰纏軟鞭的藍衣漢子道：「你說對了，咱們正是來找你的。」

藍也白道：「咱們好像素昧平生啊，各位找在下有什麼指教？」

藍衣漢子道：「咱們爲什麼找你，你應該十分明白，我看咱們廢話少說，你乾脆說一句，是交出來還是要咱們動手？」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閣下既是快人快語，在下也不必拐彎抹角了，玉篁竹刀被洗劍莊的飛花手楊越盜去，在下縱然想交也無從交起。」

藍衣漢子哼了一聲道：「姓藍的，有一點我必須說個明白，咱們可沒有佛門三魔那麼好說話，交不出玉篁竹刀，你就得跟着咱們走。」

沿途被釘梢

藍也白道：「跟你們走？難道你們不怕惹火燒身麼？」

藍衣漢子哈哈一陣狂笑道：「黑帶幫縱橫江湖近十年，還沒有遇到一個不睜眼的朋友，只要你跟咱們走，你的安全有本幫一肩承担。」

藍也白原先沒有注意，此時才瞧到他們每人的腰際，果然繫着一條金邊黑帶。

黑帶幫的確是江湖上潛力極大的幫派，人手之多，除了丐幫，無人可比。

藍也白仍然十分平靜的道：「閣下原來是黑帶幫的，當眞失敬得很，請問閣下的萬兒怎樣稱呼？」

藍衣大漢道：「神鞭路迢，這位是鐵拳惲戈，有咱們兄弟保護你，相信天下都可以去得。」

藍也白道：「兩位名列黑帶幫十三高手，果然是兩個响噹噹的人物，祇不過江湖之上，有不少徒具虛名之人，因而在下對兩位還是有點不敢相信。」

鐵拳惲戈怒叱道：「小子，你敢說咱們兄弟徒具虛名！」

藍也白道：「不要生氣，惲大俠，因爲咱們素昧平生，在情理中，在下不能不疑。」

神鞭路迢道：「你說說，要怎樣才能相信咱們？」

藍也白道：「我看只有一個法子，但不知兩位是否同意？」

神鞭路迢道：「不要緊，好好，你說說看。」

藍也白道：「至少兩位必須能够勝過在下，否則，在下跟你們走，豈不變成在下保護你們了！」

神鞭路迢呆了一呆，道：「姓藍的，你果然刁猾，無怪佛門三魔都吃了你的暗虧，嘿嘿，你如果想佔咱們兄弟的便宜，你就打錯了主意，惲兄，你去教訓教訓他，不過手上要收住點，這小子細皮肉嫩的，別一拳將他打得爬了下去！」

鐵拳惲戈道：「路兄放心，兄弟自有分寸。」

他踏上幾步，揮動着一對鐵拳道：「小子，你那裏發癢？」

藍也白道：「傻大個子還會治病？好得很，在下混身都癢，希望你來治治。」

鐵拳惲戈道了一聲好，雙臂一吐，連環擊出三拳。

此人果然不愧有鐵拳之名，一拳搗出，勢如巨斧開山，只要碰一下，必然會骨斷筋折。

而且他現在是三拳連施，速度之快，好像一次就打出三拳似的。

像如此快捷的速度，武林中堪稱罕見，要想完全避開他的鐵拳攻擊，的確十分不易。

可是藍也白習過飛羽輕功，只要足尖輕輕一彈，便像羽毛一般的飄了起來，不要說三拳，縱然再加幾個三拳，他一點都不會在意。

經過幾度撲擊落空之後，鐵拳惲戈連壓箱底的本領都使出來了，口中一聲大吼，一連擊出六拳。

洗劍莊的五五劍法，出手就是五招，每一招都是五劍，此等霸道的劍法，藍也白曾經領教過，但鐵拳惲戈的「雪飛六出」拳法，較五五劍法似乎還要凌厲幾分。

可惜他壓箱底的本領依然對藍也白無可奈何，這位老兄心頭一急，竟然破口大罵起來。

「小兔崽子，你他娘的就只會逃麼？你縱然逃到你師娘的袴襠裏，老子一樣要打破你的腦袋。」

此人口不擇言，罵起人來簡直下流之極。

藍也白原想叫他知難而退的，他這一罵可就逗起藍也白的怒火了。

「老匹夫，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他不再避讓，右臂忽然一吐，由惲戈的拳影中插入，只聽得「格咯」一响，他已飄身倒退八尺。

這格咯一响，是惲戈的左腕折斷了，藍也白不爲已甚，只是給他一點教訓。

鐵拳惲戈的鐵拳不管用，白費了不少氣力不說，還送給別人一隻手腕。

冷汗由他的額頭暴出，他竟然沒有哼出一聲，只是抱着手腕對神鞭路迢道：「我不行，瞧你的了。」

神鞭路迢一嘆道：「咱們栽了，惲兄，我也不行。」

鐵拳惲戈道：「那怎麼辦？難道咱們就這麼回去麼？」

神鞭路迢道：「咱們技不如人，只好回去了，不過姓藍的，你別得意，開罪了黑帶幫算你不幸，本幫不會放過你的，咱們走。」

這般人說走就走，片刻之間已走得隻影不存。

藍也白瞅着那班人的背影長長一吁道：「無端端的惹來這麼多的麻煩，這話從那兒說起？」

「哼，老夫說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丟了就算了，你偏偏要到洗劍莊去找，這麻煩還不是你自己找來的！」

藍也白聞言一呆，扭頭向發言之處瞧去，敢情是玉篁竹刀被盜時，在酒館中見到的那位灰衣老人。

當時他聽到蟻語傳音，曾回頭向灰衣老者請教，但他却裝獃賣傻，不承認話是他說的。

因而藍也白冷冷道：「別人說隔牆有耳，此地連牆都沒有，你的胆量怎麼忽然變得大了起來？」

灰衣老者一笑道：「這你就不懂了，人老了，世面見得多，自然也變得聰明一點了，告訴你，那叫世故，不是胆怯。」

藍也白道：「哦，今天前輩怎麼不聰明、不世故了呢？」

灰衣老者道：「老夫再不濟也是一個成名的人物了，縱然有所顧慮，也要瞧瞧是什麼對象。」

藍也白道：「前輩原來還是一個成名人物，這倒是一樁稀罕的事兒。」

灰衣老者面色一沉道：「你不相信？難道名列丐帮三老之一的假道學吳庸是浪得虛名？」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前輩原來是丐帮的長老，失敬，不過當時酒館之內並無岔眼之人，前輩顧慮的是什麼？」

假道學吳庸雙眼一瞪道：「你太嫩了，小子，你以爲那穿紅衣的妞兒是鄉下姑娘？哼，要是惹上了她，你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藍也白道：「哦，她是誰？」

假道學吳庸道：「她啊，她是武林第一美人，喜管人間不平的紅衣俠女，哦！老夫還有要事待辦，不能陪你閒聊了。」

不待藍也白說什麼，身形一轉，就待向山道馳去。

「給我站着，老要飯的。」

隨着話聲，一綫紅影像流星劃空一般，一閃之間便已攔在假道學吳庸的身前。

「啊，紅姑娘，紅女俠，妳眞是神仙，眞是菩薩，咱們才……」

「好啦，老要飯的，少來這一套，我問你，她到那裏去了？」

「她？嗳，紅姑，話不是這麼問法，我老要飯的可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妳這麼一問，讓人家小夥子聽到，豈不對老要飯的人格起了懷疑！」

「別臭美了，假道學，憑你這副德性，別人那隻眼能瞧得上你？我只是問你，她是跟着你出來玩的，她到那兒去了？你

應該比我清楚。」

「我一點也不清楚，清楚的只怕是人家小夥子。」

這回他說話之際，却伸手指上了藍也白，待紅衣姑娘轉身瞧看之時，他却腳板心抹油，悄悄的溜之大吉了。

當假道學與紅衣姑娘對話之際，藍也白並未怎樣留意，他既然聽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何況又事不關己。

現在可好，老要飯的自己設法開溜，却無端端的將他拉了進去，這當眞是豈有此理。

按說紅衣姑娘必已發覺老要飯的開了溜，知道她上了一次大當，應該馬上反身追趕才對。

誰知她根本不管老要飯的溜不溜，却煞介事的向藍也白由腳跟到髮尖，仔仔細細的打量起來。

讓一個女孩子如此打量，藍也白還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他的臉紅了，手腳也有無措的感覺。

瞧到他這等窘迫之狀，紅衣姑娘也笑了。

這一笑，如同百合花忽然開放，簡直美得不可方物。

藍也白的窘迫似乎被這一記微笑化解了，他的胆量也大了起來，雙目一抬，向紅衣姑娘逼視過去。

在三橋鎮上的酒館，他曾經見過紅衣姑娘，那只是流目一瞥，並未多加注意。

現在注目一瞧，他呆了，忍不住發出一聲嘆息。

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是會經常受到讚美和歌頌的，如果被人逼視之後，來上一聲嘆息，就紅衣姑娘的經驗來說，這不只是罕見，而且新鮮得很。

因此，她睜着一對美如秋水的明眸，盯着藍也白道：「你這人怎麼攪的，是不是頭腦有點問題？」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姑娘說笑話了，我正常得很。」

紅衣姑娘道：「那麼，妳爲什麼要嘆氣？」

藍也白道：「這個——咳，我只是爲自己的疏忽難過罷了。」

聽他如此一說，紅衣姑娘大感興趣，接着抿嘴一笑道：「哦，說說看，你疏忽了什麼？」

藍也白道：「自然是疏忽一個女孩子的美麗了，這豈不是一樁罪過！」

紅衣姑娘道：「誰？你說的是誰？」

藍也白道：「自然是姑娘妳了，除了姑娘還會有誰？」

紅衣姑娘又笑了，那是發自內心的嬌笑。

這一嬌笑使她更美麗了，藍也白甚至懷疑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妃，是不是能與此時的紅衣姑娘相比。

不過紅衣姑娘却撇撇嘴道：「油嘴滑舌，騙死人不要償命，哼！」

藍也白却一本正經的道：「姑娘如果不信，我可對天發誓。」

紅衣姑娘一跺腳道：「你敢……」

藍也白一呆道：「這……」

紅衣姑娘忽然扭轉話題道：「你叫藍也白？」

藍也白道：「不錯，姑娘當眞名叫紅姑？」

紅衣姑娘道：「我叫蕭紅姑，哦，假道學說的可是眞的？」

藍也白道：「假道學說什麼來着？在下記不起來了。」

蕭紅姑道：「他不是說你知道她的去處麼？」

藍也白道：「她？沒有啊，在下初經此地，除了認識一個東方天鳳，就是姑娘妳了，她是誰？」

蕭紅姑撇撇嘴道：「你在此地當眞沒有朋友？哼，看你長相忠厚，原來你並不老實！」

藍也白道：「姑娘寃死人了，在下只認識一個要飯的葛兄弟，那來的什麼朋友啊。」

蕭紅姑道：「要飯的葛兄弟？」

藍也白道：「不錯，葛兄弟是在下惟一的朋友了，咱們相約在前面破廟相見，姑娘如是不信，可以到破廟去等着瞧。」

蕭紅姑忽然面色一沉道：「不，你不能再跟他相見。」

藍也白一怔道：「爲什麼？」

蕭紅姑道：「我不說你也應該明白，難道你要死還要找個墊背的？何況他還是一個孩子！」

藍也白呆了一呆道：「妳說的對，我現在是四面楚歌，危機隨時都在等着我，的確不應該牽連別人，告辭了。」

身形一轉，向東方放步急馳。

「等一等，藍公子。」

他奔出不及十丈，蕭紅姑已追了上來，道：「藍公子，你不會怪我吧？」

藍也白道：「不，多謝姑娘的提醒，我應該感謝妳才是。」

蕭紅姑道：「想不到公子的胸襟如此豁達，總算……咳，公子，你今後怎樣打算？」

總算怎樣？她似乎意猶未盡，却語氣一轉，扯到藍也白今後的問題上去了。

他的今後，可以說將是一個危機重重的處境，的確值得叫人關心。

祇不過關心別人雖是好事，但世上當眞關心別人的畢竟不多。

何況他與蕭紅姑萍水相逢，才不過見了兩次。但他瞧得出，蕭紅姑的關心，是出自內腑，是眞誠的。

爲什麼？

她爲什麼會對他如此關心？

藍也白的內心也有這麼一點疑問，但這點疑問立刻就消失得點滴不存。

因爲她是那麼嬌艷，那麼美麗，有這麼一個美人表示關切，應該是一項殊榮，又何必管她爲了什麼。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我想去一趟關外，到白山黑水之間走走。」

蕭紅姑一怔道：「怎麼？玉篁竹刀你不要了？」

藍也白道：「本來是檢來的，只當沒有檢到就是。」

蕭紅姑道：「可是別人却不放過你，依我說，你還是應該先將此事作一個了斷，否則，你將整日寢食難安，提心吊胆，此等生活，必然不會好過。」

藍也白道：「我何嘗不想澄清此事，

但洗劍莊力強勢大，我說什麼也鬥他們不過。」

蕭紅姑道：「那天你向洗劍莊挑戰，東方英武不是答允以全力替你找回玉篁竹刀的麼？聽你說話的口吻，好像不只是竹刀沒有找回，而且與洗劍莊還發生了極大的誤會。」

藍也白道：「敢情姑娘對以後的事全不明白。」

蕭紅姑道：「不錯，我去了一趟華山，昨晚才趕回此地。」

藍也白道：「這就難怪了。」

接着他將住進洗劍莊以後的一切經過，向蕭紅姑作了一次扼要的說明，然後將葛愚探得之事說了出來，他們相約在破廟見面，爲的是籌商對策。

蕭紅姑沉吟半晌，道：「如此說來，那玉篁竹刀，分明已被東方英武取得，他却嫁禍江東，讓你去揹這口黑鍋。」

藍也白道：「不錯，在下也是這般想法。」

蕭紅姑道：「這就難了，東方英武的嫁禍之計，顯然已經成功，今後你將自顧不暇，縱然分辯，只怕也沒有人肯聽你的，更不必說去找洗劍莊了。」

藍也白道：「不，解鈴還須繫鈴人，此事非找洗劍莊不可。」

蕭紅姑道：「沒有用的，他們可以避不見面，說是在替你找玉篁竹刀，找父母，你又能怎樣？」

藍也白道：「可是江湖上並未見到他們。」

蕭紅姑道：「這不成理由，他們可以說是化裝改扮，在暗中尋訪，除非你抓到眞憑實據，你就不能不信。」

藍也白一呆道：「姑娘說的是，看來在下當眞是無路可走了！」

蕭紅姑道：「那也並不盡然，咱們還可以想個法子。」

藍也白一嘆道：「咱們還能想什麼法子？」

蕭紅姑道：「去洗劍莊，將東方天鳳弄出來，只有她出面解釋，才能獲得武林同道的信任。」

藍也白道：「不，姑娘，東方天鳳待我很好，我不能恩將仇報。」

蕭紅姑道：「只要她證實你的確丟了玉篁竹刀，並不要她說不利於洗劍莊的言語，這怎能算恩將仇報！」

藍也白略作思忖道：「好吧，等到天黑以後我去試試。」

蕭紅姑道：「晚上我陪你去，現在咱們先找個地方歇息。」

藍也白道：「爲在下之事，怎敢勞動姑娘。」

蕭紅姑道：「你沒有聽到老要飯的說過麼？我就是喜歡管管江湖道上的不平之事，這件事既然叫我遇上，你如果不叫我管，我非鼈死不可！」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只得先說一聲多謝了。」

蕭紅姑道：「不必客氣，等待事成之後，你再謝我還不爲遲。」

藍也白道：「咱們現在怎麼辦？時間還早，到那兒去歇歇？」

蕭紅姑道：「咱們不只是要歇息一下，還得找點吃的塡飽肚皮，你跟我來。」

在卡門鎮附近有一家獵戶，蕭紅姑曾經在那兒借過宿，現在她帶着藍也白前去，說是她的弟弟，再花銀子買食物，自然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初更剛起，他們就離開獵戶向洗劍莊奔去。

他們腳程很快，不到一個更次，洗劍莊已然在望了。

但一片紅光忽然自洗劍莊昇起，還滲雜着爆炸之聲，好像洗劍莊發生了什麼意外。

蕭紅姑向着洗劍莊彈身急射，口中同時說道：「只怕出了事，咱們要快點。」

待他們趕到地頭，只見紅光滿天，烈焰飛騰，整個洗劍莊已全部陷入火海。

藍也白愕然道：「紅姑，這是怎麼回事？」

蕭紅姑道：「這事的確有點奇怪，洗劍莊燒起如此一場大火，竟一個人都瞧看不到。」

藍也白道：「還有些地方沒有燒到，咱們進去瞧瞧。」

蕭紅姑道：「好的。」

那是一個毀了一半的大廳，他們奔進去一瞧，竟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敢情大廳被毀之前，曾經發生相當激烈的打鬥，裏面血漬斑斑，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由這些屍體所着的服裝推斷，全是洗劍莊的武士，他們再瞧了幾處，却找不到東方家的重要人物。

藍也白牙根一咬，嘆道：「舊事重演，估不到洗劍莊竟與藍家堡遭到相同的命運！」

蕭紅姑道：「洗劍莊人多勢衆，與藍家堡不盡相同，當今之世，能够一舉毀掉洗劍莊的不多，我看，這其中可能別有蹊蹺。」

藍也白愕然道：「紅姑，妳是說這是一個苦肉計？」

蕭紅姑道：「我的確有這麼一種想法，不過事無佐證，只能說是臆測而已。」

藍也白一吁道：「不管是什麼原因，我的泥淖却越陷越深了。」

蕭紅姑柳眉一揚道：「怕什麼，我不相信誰敢將你怎樣！」

藍也白無心與她爭辯，神情索然的由火場緩緩走了出來。

他還未踏出火場，忽然覺得氣氛有點不對，及舉目一瞧，不由心頭一懍。

敢情莊門之外，正靜悄悄的立着一大堆武林高人，其中有佛門三魔，太原四霸，黑帶帮主向三抱及夫人曹南飛，南壇壇主費力，帮裏十三高手之中的魔劍何不凡，霸王錘金湛，快刀陳震。

另外還有青城雙老之一的司徒佐臣，五台掌門柯長帆，以及華山三大弟子席彩雲，徐小樹，洪映碧等。

這是一個頗爲驚人的陣容，當代武林高手，一次聚集如此之多，可以說十分少見。

這班人每一雙目光都在向藍也白瞧着，而且那些眼神沒有一雙是友善的。

藍也白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們忽然在此地出現，自然是爲了他了。

祇不過太巧了一點，難道其中又有什麼陰謀？

不過他並無半點怯意，緩步走出莊門，向那班人雙拳一抱道：「各位到得遲了一點，洗劍莊已經遭到不幸！」

黑帶帮主向三抱冷哼一聲道：「咱們的確遲了一步，總算還能抓到兇手，可以告慰東方莊主於地下。」

藍也白道：「那敢情好，在下還有要事待辦，告辭。」

他脚步還沒有移動，只見人影嗖嗖，已被七名大漢圍了起來。

他們是太原四霸，及黑帶帮的三名高手。

藍也白愕然道：「咦！你們這是做什麼？」

太原四霸的老二游長勝嘿了一聲道：「別裝了，姓藍的，你殺了咱們老大，毁了洗劍莊，但你無法堵住天下武林的悠悠之口，依在下相勸，你就認命了吧！」

藍也白道：「在下失手殺了令兄，各位只要劃下道來，在下無不應命，但洗劍莊被毁之事，與藍某絲毫無關，咱們是瞧到火光才來的。」

游長勝道：「哦，這麼說，你還有帮兇了，他是誰？」

「說話客氣一點，姓游的，否則太原四霸早晚要被人宰光的！」

隨着話聲，由莊門之內走出一位艷光四射的紅衣麗人，她自然是與藍也白同來洗劍莊的蕭紅姑了。

太原四霸名滿江湖，但游長勝見到這位姑娘竟然變得像寒蟬一般，不只是不敢再吭出一聲，還悄悄的一連退後兩步。

蕭紅姑沒有再理會游長勝，却冲着佛門三魔嗽着嘴道：「三位是怎麼啦？佛門中人會也跟着別人瞎起鬨？」

白眉大師哈哈一笑道：「怎麼，妳又要管閒事？」

蕭紅姑道：「誰說我是管閒事？藍也白是我的義弟，他的玉篁竹刀被洗劍莊偷了，我怎能不管？」

白眉大師道：「這是眞的？」

蕭紅姑道：「是我親眼瞧見的，還能假得了？」

白眉大師道：「聽說東方英武已追回玉篁竹刀，並交還給藍也白了。」

蕭紅姑撇撇嘴道：「這種騙人的把戲，老禪師也會相信？」

白眉大師道：「這個……咳，進了虎嘴的東西，的確不易讓牠再吐出來。」

蕭紅姑道：「老禪師總算不笨。」

五台掌門柯長帆道：「紅姑娘……」

蕭紅姑道：「前輩有什麼指教？」

柯長帆道：「這洗劍莊究竟是怎麼回事？」

蕭紅姑道：「晚輩也不明瞭，咱們原想來洗劍莊找東方天鳳，要她出面爲晚輩的義弟洗脫的，誰知咱們到達之時，洗劍莊已是一片火海。」

柯長帆道：「這倒是巧得很。」

蕭紅姑道：「怎麼，前輩不信？」

柯長帆道：「老夫不是不信，只是覺得太過巧合了一點。」

蕭紅姑冷冷道：「不錯，的確太巧了一點，咱們前脚才到，各位跟着就一起到達，此種巧合才是十分少見呢！」

白眉大師忽然哈哈笑道：「說的是，老和尚又上了一次大當了，咱們走吧。」

老和尚說走就走，長髯短髭也跟着絕塵而去。

佛門三魔走了，但現場的氣氛反而變得緊張起來。

因爲柯長帆對紅姑的態度感到不滿，他認爲蕭紅姑無論後台如何强大，武功如何高明，要是就這麼一走，五台派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蕭紅姑，老夫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蕭紅姑道：「不要緊，前輩請說。」

柯長帆道：「江湖之上正有一種傳說，東方英武由於藍也白是故人之子，不僅已將玉篁竹刀交還，還傾全力代他尋找失踪的父母。」

蕭紅姑道：「這麼說前輩還是認爲玉篁竹刀在晚輩義弟的手中了？」

柯長帆道：「江湖上人人都這麼說，咱們怎能不信？再說，洗劍莊的這片基業得來不易，老夫不相信東方英武會自己將它毁掉！」

藍也白面色一變道：「前輩之意是說洗劍莊是被藍某所毁？」

黑帶帮主向三抱道：「毁掉洗劍莊並非難事，只要幾包火藥就可以讓它片瓦不存！」

藍也白道：「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唇舌了，各位劃下道來就是。」

向三抱道：「蕭姑娘，此事與妳無關，老夫希望妳能置身事外。」

蕭紅姑道：「前輩不必顧慮，要怎樣，算上晚輩一份就是。」

向三抱道：「姑娘，咱們是尊重令堂，並不是當眞怕妳。」

蕭紅姑冷冷道：「那麼前輩更不必顧慮了，家母早已封劍歸隱，不再過問江湖之事了。」

向三抱道：「蕭姑娘旣是一意孤行，那就怨老夫不得了，何不凡，你去將姓藍的擒來，如敢反抗，格殺勿論。」

魔劍何不凡，在黑帶帮十三高手之中名列第一，武功之高自非泛泛可比。

他步入場中，摘下長劍，向藍也白眉峯一揚道：「姓藍的，咱們帮主的話你聽到了麼？」

藍也白道：「聽到了。」

魔劍何不凡道：「那麼閣下就該識相一點，如果要我動手，你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蕭紅姑撇撇嘴道：「好大的口氣，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魔劍何不凡是湖海聞人，說幾句狂話並不要緊，不過在下却要說幾句實話，三招之內要你的左手，五招之內要你的右手，七招之內要你的項上人頭，你信是不信？」

魔劍何不凡大怒道：「你旣然找死，大爺成全你就是。」

話落招出，長劍嘶風，一片寒芒，已逼向藍也白的胸口。

魔劍何不凡果然不凡，這出手一招就具有無可比擬的威勢。

但劍光只是閃了三次，他就發出一聲慘呼，一隻血淋淋的手掌「拍」的一聲摔了下來。

三招，不多不少。

三招，何不凡的左掌就被藍也白活生生的劈了下來。

失去左掌，痛澈心脾，何不凡如何還能鬥得下去！

藍也白沒有繼續出招，他不願殺一個不加抵抗之人，不過他那英俊的玉面之上，仍留着一片凌人的霸氣，只要讓他繼續出招，必然會是招招見血。

× × ×

夜風在「獵獵」的呼嘯着，洗劍莊的火焰仍在熊熊的燃燒。

除了這些，就只有人們重濁的呼吸之聲了，鬥場之上沒有人敢喘出一口大氣，他們的呼吸却有些困難起來。

人們爲什麼會這樣？

因爲魔劍何不凡失去一隻左手。

在黑帶帮，魔劍何不凡名列十三高手之最。

在江湖道上，何不凡也是一流高人。

當今之世，能够勝過何不凡的，不在少數，但要三招之內摘下他的左手，却不多見。

就拿在場的這班高人來說，連黑帶帮主向三抱算上，只怕也沒有這般能耐。

而且藍也白劍劈何不凡的手腕，竟沒有一個瞧出他使的是什麼招式，這太可怕了，敵人深不可測，誰敢前去送死！

不過羞刀難入鞘，在場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响噹噹的人物，要是就這麼一走，今後如何能够再混江湖。

那麼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依多爲勝」。無論藍也白的功力多高，連蕭紅姑算上也只有兩個。

於是向三抱回顧五台掌門柯長帆道：「柯兄，此人武功怪異，必是魔道遺孽，無論怎樣咱們都不能讓他生離此地！」

「哦，向帮主是想依多爲勝？」

這話自然不是柯長帆說的，但向三抱却心神一震，臉上的顏色，也變得十分難看。

因爲他瞧到了說話之人，這個人他却不願輕易招惹。

來人一共兩個，一是年約四旬的青衣婦人，一是六旬開外的黑衣老婦。

青衣婦人是華山掌門公孫婉玉，向三抱畏怯的並不是她。

那自然是黑衣老婦了，但向三抱爲什麼會對她如此畏怯？

其實畏懼黑衣老婦的不只是向三抱，只要是闖蕩江湖的，沒有人敢不對她禮讓三分。

× × ×

數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奇異的門派——「殺手世家」，他們的宗旨，是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

他們接受委託殺人，但在殺人之前，必須經過查證，因而從不枉殺無辜，也決不對任何强梁屈服。

沒有人知道殺手世家座落何處，也沒有人知道名震天下的紅袍殺手是些什麼人物。

但在十年之前，殺手世家竟然發生劇變，只有一對母女，帶着左右雙婢逃了出來。

當時曾經有不少黑道兇人打這對母女的主意，結果還是飛蛾投火，沒有一個能在左右雙婢的手下留得命在。

黑衣老婦就是左婢痳姑，蕭紅姑正是她的小主人，無論向三抱如何狂妄，此時見到痳姑，他再也不敢囂張了。

於是他雙拳一抱道：「痳姑不要誤會，在下只是認爲不能容許魔道遺孽爲禍江湖罷了。」

痳姑道：「好主意，不過向帮主憑什麼說他是魔道遺孽？」

向三抱道：「痳姑請瞧何不凡，姓藍的適才，那一招當眞邪惡得很！」

痳姑哼了一聲道：「你錯了，向帮主，老婆子適才也瞧到了他那一招神奇的刀法。」

向三抱一怔道：「刀法？他分明使的是藍家堡祖傳的劍術。」

痳姑道：「不錯，藍公子用的是長劍，第一、二招的確使的是家傳劍術，但第三招他却以劍作刀，使出了百年前一代刀聖的獨門絕學。」

向三抱愕然道：「飛羽七殺刀法？」

痳姑道：「不錯，向帮主還認爲他是魔道遺孽麼？」

向三抱面現愧色道：「這是在下見事不明，請痳姑多多包涵，告辭。」

雙拳一抱，然後喝了一聲走，這班居心叵測的傢伙，竟像喪家之犬一般走得一個不剩。

此時華山三大弟子走過來參見掌門公孫婉玉，痳姑却向嗽着嘴的蕭紅姑打交道去了。

只有藍也白是落寞的，在這大千世界，擾擾塵寰之中，他是一個孤零零的被遺忘者。

其實他並沒有被人遺忘，至少蕭紅姑的那對美麗的明眸，就一直在他的身上打轉。

的確，蕭紅姑是一直在瞧着他，就是在跟痳姑拌嘴之時也不例外。

她當眞是在跟痳姑拌嘴，拌嘴的原因也是爲了藍也白。

「我不回去嘛，痳姑，妳別逼我。」

「小姐，老婆子怎敢逼妳，祇不過夫人的脾氣妳是知道的，這回違抗命令，下次妳就別想行走江湖了。」

「痳姑，妳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娘非逼着我回去不可？」

「詳情我也不太明白，我想可能跟這位藍公子有關。」

「哦，怎麼又扯到他的身上去了？」

「咳，小姐，妳爲什麼會跟他打交道，難道不是爲了玉篁竹刀？」

「才不是呢，他的竹刀已經丢了，跟他打交道有什麼用？」

「哦，那妳是爲了什麼？」

「這個……我不告訴妳。」

「其實妳不說我也知道，因爲他已習會了飛羽七殺刀法。」

「也不是，我只是——咳，妳別管這些，我要跟他去闖江湖。」

「哦，老婆子知道了，不過，小姐，老婆子要勸妳幾句，千萬不能跟他同闖江湖。」

「爲什麼？」

「爲什麼？妳應該想得到的，江湖黑白兩道，殺手世家，甚至夫人也不會放過他，他巳是四面楚歌，武林的公敵了。」

「我不管這些，誰要想傷害他，我就跟誰拚命！」

「別孩子氣了，小姐，妳能跟天下武林爲敵，妳能跟妳娘拚命？」

「這個……」

「聽我說，小姐，當年的殺手世家，巳經死灰復燃，他們不會放過咱們的，這也是夫人要妳回去的原因之一。」

「不，我不回去。」

「哎，妳如果當眞不回去，那就害了藍公子了！」

「爲什麼會害他？」

「妳不回去，妳娘就會找來，他縱然習會飛羽七殺刀法，也一定不是妳娘的對手，那時豈不是害了他了麼？」

「這個——」

「回去吧，小姐，咱們可以說服妳娘，將他收歸門下，那時你們不是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麼？」

麻姑費盡唇舌，只有最後的幾句才使蕭紅姑改變了心意，她答允了，却又柳眉一皺道：「娘是叫我出來找師妹的，可是我還沒有找着。」

麻姑道：「不必替她担心，沒有人知道她的底細，不會有事的，待咱們見過夫人，再來找她就是。」

蕭紅姑道：「看來我只好聽妳的了，妳們先走，我還得向他交待一下。」

她找上正在負手閒眺的藍也白，以十分溫婉，而帶着歉意的語氣道：「兄弟，適才冷落你了，你不會介意吧？」

這一聲「兄弟」叫得是那麼親切，縱然藍也白心中有氣，這股氣也會被她的熱情吹得烟消雲散的。

她適才曾經當衆聲稱藍也白是她的義弟，所以這兄弟的稱呼雖是有些突然，但聽來並不怎樣刺耳。

再說藍也白浪跡江湖，擧目無親，能有這樣一個美若天仙的姊姊，自是再好不過。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別這麼說，小姊姊，小弟還不致那麼小家子氣。」

蕭紅姑櫻唇一噘道：「姊姊就是姊姊，幹嗎還要加上一個小字。」

藍也白道：「這個麼，只能說是神來之筆，小弟也不知怎麼會脫口而出的。」

蕭紅姑撇撇嘴道：「看你蠻老實的，原來你還這麼壞！」

藍也白道：「別冤枉人，小姊姊，小弟本來就是老實的。」

蕭紅姑面色一整道：「兄弟，我娘派麻姑來找我回去，我不得不走——」

藍也白道：「姊姊應該回去，免得伯母担心。」

蕭紅姑黯然道：「可是你四面楚歌，江湖黑白兩道都會放你不過……」

藍也白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小弟既無法脫離江湖，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蕭紅姑道：「江湖上的鬼蜮伎倆很多，不是單憑武功就可以解決的，兄弟要處處當心。」

藍也白道：「多謝姊姊，我自己會當心的。」

蕭紅姑道：「回山之後，我會要求娘將你收歸門下，那就不怕有人找你的麻煩了，你願意麼？兄弟。」

藍也白道：「當然願意，她老人家的名號是……」

蕭紅姑道：「先父蕭百煉，家母房京娘。」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殺手世家的主人？」

蕭紅姑幽幽道：「我娘常說往事不堪回首，這些事不提也罷，兄弟，你今後要去何處，姊姊他日到那兒去找你？」

藍也白道：「小弟浪跡江湖，四海爲家，實在說不出一個固定的地點，這樣吧，一年後的今天，小弟到洛陽西關金谷園等候姊姊。」

蕭紅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姊姊告辭了。」

藍也白雙掌一抱，說道：「姊姊珍重了。」

蕭紅姑走了，藍也白瞧着她身形消失之處，有一股若有所失的感覺。

此時洗劍莊已全部被大火所毀，只見斷瓦殘垣，滿目滄涼，他不由又想起東方天鳳來了。

不管東方英武父子怎樣，天鳳姑娘對他是情眞意切的，至少，一顆天龍胆，使他憑空增加半甲子的功力，這份恩情怎能漠視。

再說東方天鳳柔若春水，像依人小鳥那麼可愛，她對情愛的表現，沒有蕭紅姑那麼强烈，但却綿綿地、幽幽地，使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會對她產生一股憐愛的意念。

當眞是春花秋月，各擅勝場，這兩位姑娘都令人有點割捨不下。

於是，他瞅着那昏暗深沉的夜色，發出一聲長嘆。

「哎……」

這也是一聲長嘆，但這聲長嘆却不是藍也白所發。

他的身形霍然一轉，手握劍把，巳經完成了攻擊的準備，及目光向那嘆息之人一瞥，不由鬆掉劍把，歡然呼叫起來。

「葛兄弟，你跑到那兒去了？」

「我跑到那兒去了，你難道忘了咱們的約會？」

「啊，對不起，葛兄弟，是蕭紅姑她……她……」

「不必解釋了，公子，我只是問你還認不認我這個要飯的兄弟？」

「別這麼說，兄弟，咱們先離開這兒再慢慢的聊。」

「咱們到那兒去？」

「我想到關外走走。」

「找伯父母？」

「是的，一日找不到家父母，我就一日寢食難安，」

「好，我跟你去，一年之內咱們再趕回洛陽，大概不會誤事。」

「可是，兄弟，迢迢千里，往返跋涉，我實在過意不去。」

「這沒有什麼，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有些人還找不到這種機會呢？」

「好，好，兄弟，咱們這就走。」

他們是去東北，擬定的路綫是由斗門鎭北上，經陝北至楡林出明邊牆，再經綏遠，察哈爾，熱河，而達遼北。

這條路够遠，也够荒涼，爲了尋找他的父母，縱然辛苦一點，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他們經咸陽，過三原，都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一直到達洛川縣城，却忽然發現了一件怪事。

× × ×

葛愚是一個要飯的，要飯的却有一種怪癖。

他與藍也白都是男人，男人同房睡眠，應該沒有什麼的，何況他們是走長途，爲了節省旅費，兩個人住一個房間也就够了。

但葛愚不慣與人同房，非獨自住一個房間不可，這天，到達洛川，自然也不例外。

他們落店之後，先將馬匹交給店小二上料，然後訂了房間，要來飲食。

飯後他們分別回到自己的客房，藍也白剛剛放下包裹，葛愚忽然像風一般的衝了進來。

「公子，啊，你這裏也有……」

「有什麼，葛兄弟。」

其實藍也白在詢問之際，已經順着葛愚的目光瞧到了。

那是一張白紙，上面寫着一個紅色的「死」字。

這張紙是擺在靠窗的一張半桌之上，藍也白原先沒有注意到。

他走到桌前，準備伸手取下那張白紙，却被葛愚阻止道：「公子，不要用手，防它有毒。」

藍也白道：「這不過是有人惡作劇罷了，葛兄弟不必担心。」

話雖如此，他仍然聽從葛愚的話，沒有用手去拿，只是以掌力輕輕一掃，將它送出窗外，然後對葛愚道：「你房裏也有一張？」

葛愚道：「有，一模一樣。」

藍也白道：「不要理它，將它丢出窗外就是。」

葛愚依照他的話做了，晚上倒也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只不過從洛川開始，他們每晚宿店之時，都會在客房發現這麼一張寫着紅字的白紙。

白紙紅字沒有變，只是字却每晚增加一個，那是「死，找死，你找死，你們找死，你們在找死，你們是在找死，你們定是在找死，你們一定是在找死。」

然後又每晚減少一字，如此周而復始，從來沒有間斷。

他們曾經想盡辦法，希望找到放置紙條之人，結果費了不少心力，任何形跡可疑之人都未發現。

有時他們要了房間之後，忽然更換客房，及走進客房一瞧，那觸目驚心的紙條，依然放置在半桌之上。

這天來到米脂縣城，葛愚再也忍不住了，他們用完晚餐之後，他忽然一陣忸怩的吶吶道：「公子……」

藍也白道：「什麼事，兄弟。」

葛愚道：「今晚……咱們只要一個房間。」

藍也白道：「好啊，這樣既省錢，又可彼此照顧，咱們早該這樣的。」

飯後他們進入客房，藍也白先清除了那張討厭的紙條，再將油燈撥亮一點，然後微微一笑道：「兄弟，睏不睏，如果不睏咱們就聊聊。」

葛愚道：「還早嘛，聊聊也好。」

藍也白道：「你想，何以咱們使盡方法，那張紙條總是在等着咱們？」

葛愚道：「我想咱們投宿的客棧，只要是空着的房間，必然都有一張紙條。」

藍也白道：「不錯，所以無論咱們住那一個客房都是一樣。」

葛愚幽幽道：「公子，咱們可能遇到十分可怕的敵人了，由洛川一路北上，他能使所有的客棧都聽他的，他必然具有一股龐大的勢力。」

藍也白道：「龐大的勢力並不可怕，只是像這樣暗中搗鬼，咱們精神上的負担就有點承受不起！」

葛愚一嘆道：「他就是要咱們這樣，公子，咱們總得想個法子。」

藍也白略作沉吟道：「好，咱們就跟他鬥鬥法。」

葛愚道：「怎麼個鬥法。」

藍也白道：「咱們原本沒有固定的目的與一定的時限，現在咱們就跟他耗下去，看看到底誰行，誰不行！」

葛愚道：「怎麼個耗法？」

藍也白道：「這兒是無定河邊的米脂縣城，古稱銀州，無定河是一個古戰場，唐代詩人陳陶曾以一首詩憑弔過。」

葛愚道：「我知道，那是『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是嘛？」

藍也白道：「不錯，咱們既巳來到無定河畔，怎能不親往憑弔一下？」

葛愚道：「公子，我認爲耗下去咱們是耗不過他們的，咱們是在旅途中，天天都得花錢，咱們雖然帶得不少，也不能無限制的消耗，除非你能跟我去要飯，否則這個辦法還有磋商的必要。」

藍也白道：「你顧慮的是，不過我也不是要無限制的耗下去，只是讓對方摸不清咱們的動向，咱們掌握了主動，才能迫使對方現出形跡。」

葛愚道：「這樣倒是可以，唉，我就是想不明白，他們是誰？爲什麼要對付咱們？」

藍也白道：「想不明白的事多呢，譬如藍家堡，洗劍莊，都是一夜之間冰消瓦解，但主要之人却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這才叫人難以理解呢！」

葛愚道：「毀掉一個莊院並不太難，如若要將一批身負絕學的武林高手悄悄帶走，這就令人有點不可思議了。」

藍也白道：「所以咱們的敵人極端可怕，你不該跟我來的。」

葛愚道：「別這麼說，公子，咱們一見如故，難道你還將我當做外人。」

藍也白哈哈一笑道：「對不起，兄弟，算我說錯了，不過你今後也別公子公子的，叫我一聲大哥不好麼？」

葛愚叫了一聲大哥，他那面頰之上

毫無端端的映上一抹紅暈。

藍也白暗忖：這位葛兄弟久走江湖，為什麼面皮還這麼嫩呢？

他自然不便說什麼，只是笑笑道：「兄弟，夜深了，咱們睡吧。」

葛愚道：「是，大哥。」

他們雖是同床，却是各擁一被，據葛愚說，這是他的習慣，藍也白自然不能勉强。

翌晨早餐之後，他們將銀錢存到櫃上，相偕向街上走去。

陝北土地貧瘠，生活窮困，因而形成民刀婦淫的習尚。

所謂「刀」就是刀客，粵人稱為大天二，北方稱為响馬，鬍子，一般通稱土匪是也。

米脂附近的李家寨，就出過一個大刀客「闖王李自成」，大明的萬里河山都被他闖垮了。

米脂有南城北城之分，藍也白葛愚是在投宿在南城。

他們出北門像是前往北城，但走出不過十丈，忽然一轉身，又向無定河畔的李家寨奔去。

敢情他們發覺有人跟踪，因而與跟踪者捉迷藏。

在進入一片樹林之後，葛愚突然右手一揚，三丈之外立即响起一聲悶哼。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好手法，兄弟，這是什麼暗器？」

葛愚道：「鳳眼神釵。」

藍也白道：「此種暗器倒是少見，只是有點像女人用的。」

葛愚道：「暗器那有男女之分，不過鳳眼神釵是我娘傳授的。」

藍也白道：「原來如此。」

葛愚奔到三丈之外，發覺地上躺着一名身穿黑衣的彪形大漢，那枝鳳眼神釵，正插在他的喉結穴上。

葛愚收回神釵，幽幽一嘆道：「你認識他麼？大哥，可惜已經死了，否則咱們可以問問他。」

藍也白道：「這不要緊，跟踪咱們的不只一個，以後還有機會的。」

葛愚道：「大哥說的是，咱們現在怎麼辦？」

藍也白道：「咱們赴榆林，跟他們比賽一下脚程。」

葛愚道：「好。」

他們立即展開身形，向榆林飛馳，在炊烟處處的薄暮時分，他們已經趕到榆林城裏。

追踪者是被甩脫了，但一天未進飲食，兩人都有飢腸碌碌之感。

葛愚瞧到一間飯館，回頭向藍也白道：「大哥，我餓了。」

藍也白道：「我也是，走，咱們吃飯去。」

他們要來飯菜，開始匆匆進食，只不過剛剛吃完，三名身穿着黑衣的大漢，忽然湧進飯館。

那三人向他們瞪了一眼，就在他們不遠之處坐了下來。

這班人自然是追着藍葛二人而來的，藍葛二人一日未進飲食，他們自然也必是滴水未沾。

人是鉄，飯是鋼，這個時候，那三人非得飽餐一頓不可。

藍葛二人互相打了一個眼色，丢下一塊銀子在桌上，兩人同時飛身而起，向夜色蒼茫的街上奔去。

葛愚悄聲道：「大哥，他們又跟上來了。」

藍也白道：「反正咱們已經吃飽了，不妨逗着他們玩玩。」

他們以不算太快的速度，在城裏四處亂鑽，後來速度逐漸加快，存心要追踪者的好看。

最後轉到一條冷巷之內，在一個屋簷之下，立着一名約莫雙十年華的女人，她瞧到藍葛二人，竟然招手呼喚道：「來呀，兩位。」

藍葛二人雖是微微一怔，脚下可沒有停留，及到達那名女人的身前，她竟然伸手挽着藍也白的臂彎，向着屋裏硬拖。

藍也白長了十幾二十歲，幾曾遇到過這等陣仗？他原想摔脫她的手臂的，後來心中一動，就跟着她走了進來。

那女郎反身關上大門，將藍葛二人帶進一間臥房之內，在暗黃的燈光之下，藍也白發覺這名塗滿脂粉的女郎，年歲雖是不大，却令人有一股悴憔之感。

此時她已解開上衣的鈕扣，露出一件粉紅色的兜胸，這女人的前胸頗為豐滿，着實有幾分誘惑之力。

同時她流目向藍葛二人一瞥道：「那位先來？」

藍也白大吃一驚道：「姑娘？妳這是做什麼？」

其實他心中已然猜到她要做什麼，他雖然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看情形也可猜個八九不離十。

葛愚此時的一張俊臉，已經紅到脖子後面去了。他忽然一指點出，擊中了那名女郎的麻穴，然後點足彈身，伸手一抄，將那女人放在炕上，然後垂下頭吶吶道：「大哥，你想……要她？」

藍也白道：「別誤會，兄弟，我躲進來，只是跟那班人捉迷藏而已，咱們快走罷。」

他丢了一塊銀子在炕上，立即奔出房門，好在麻穴會在一個時辰之內自動解開，那女人就不必管她了。

他們由天井躍上屋面，就已發覺那三名黑衣大漢，正在巷口探頭張望。

藍也白略作沉吟道：「此地離東北城根不遠，咱們將他們引出城外，然後抓着他們問個明白。」

葛愚道：「好辦法，咱們走。」

他們故意露出身形讓黑衣人瞧到，然後聯袂向東北急馳，越過城牆，奔向一片密林。

江湖上有一句警語，是逢林莫入。

這句警語是警告追踪者，防範逃亡之人躲在林中暗施毒手。

藍葛二人是逃亡者，應該不必有這項顧慮。

但他們入林不够一丈，兩縷勁風忽然悄悄向他們射來。

這一招太意外了，變生腋肘，使他們無法防範。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羣魔亂舞（二）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阿六宿酒醒來時，阿球告訴他說胡家那邊起火，不知發生什麼事。於是兩人匆匆趕去一看究竟。當他們趕到途中，遙見胡家已成頹垣斷壁了，餘燼未熄，火烟尚嫋嫋上升。由於他們昨天被人帶到遊艇上，曾向他們查詢胡家的情形，他們感到事有蹺蹊，不願惹事，便掉頭而回……

重履故址

決計復仇

是的，霧又開始來了。他們起來的時候天色已經不大好，有着薄薄的霧，而現在，霧就漸漸濃起來了。看來，不久之後又會恢復像前天那樣一個濃霧的日子。他也見怪不怪了，年中這個時候，天氣總是多霧的。

× × ×

司馬洛他們就在霧中摸索而行。到了中午，霧是更加濃了，所以雖然是中午，視綫也並不會因此而清楚多少。還是在司馬洛游上岸邊來時那樣濃的霧。

不過司馬洛他們則並沒有像林阿六那樣埋怨了。這霧是對他們有利的。目前他們並不是在找什麼人，而是恐怕有人來找他們，這樣，霧大就是對他們有利的了。對找他們的人就很不利。在這樣的霧之中根本找不到什麼，尤其是對於地形陌生的人。視綫都不超過二十呎，不熟地形的人可能找來找去都還是在老地方。假如是司馬洛一個人的話，他要找路出去也是有很大困難的。不過有胡少輝在這裏就沒有困難了。胡少輝好像腦子有雷達在指導着，使他知道應該走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相信胡少輝是早已經有準備的，當需要逃走的時候，他就知道應該走什麼路。他的準備，現在就用得着了。

佩碧則是靠近着司馬洛，而胡少輝則走在他們的面前幾呎。雖然司馬洛覺得，既然佩碧不是胡少輝的眞正妹妹，而目前的環境又是這樣，她似乎是應該接近一些少輝的，但是他也並沒有做聲。佩碧應該比司馬洛更了解少輝，她應該知道這個時間應該做些什麼事情最好。

也許佩碧正是做着應該做的事情。少輝一直都是沒有講話，有些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是不喜歡講話，也不喜歡接受別人的表示親切，特別是那些脾氣硬的人。胡少輝就是一個脾氣很硬的人；這一點司馬洛是看得出來的。

他們帶同足够的食物，在應該進食的時候他們就停下來進食，然後他們便又再起程。他們也帶來每人一張毡子，可以在這山野的地方露宿過夜。雖然天氣是和暖的，夏天剛剛開始，夜間微微有點凉意而不寒冷，唯一不舒服的地方祇是那霧的影响。當他們早上醒過來的時候，他們就混身濕透了，而在霧中行走，亦不容易使那些水份乾起來。

好在他們也是祇需要在郊野之中過一夜而已，第二天晚上，那霧就已經散了，雖然天還是沒有晴起來，但是也使人舒服得多了。他們登上了一座小山崗上，胡少輝停下來，把地毡丢下，說：「我們不需要這東西了。」他再遲疑一下，又說：「我看我們也不需要把槍帶着吧。」

「假如我們要回到文明的地方，」司馬洛說，「那帶着這些東西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胡少輝把槍向林中的草叢裏一抛，槍就給那密林長草所吞沒，就是要再找回來也不容易了。

司馬洛和佩碧也是同樣做了。現在，他們是已經成為了沒有武裝的人了，不過危險性是不大的，因為他們應該已經脫離了對方的人的兜截範圍了。他們所走的路，並不是對方要兜截的路。這裏的地形，胡少輝是應該比對方更熟的。對方應該祇是看地圖來決定有什麼可以走的路，然而有不少可以走的路却不是在地圖上可以找到的。除非對方派來一隊軍隊，也許可以把他們找到，而且這還是指在沒有霧的時候而言吧了。現在，霧還是剛剛才散掉而已。

胡少輝領着他們通過樹林，到了小山的另一面，看到下面的山脚了。那裏就有一條鐵路。這就是他們的計劃了。他們可以坐火車離開。既然是鐵路，那總有火車經過的。即使對方懷疑他們可能利用火車而逃走，也還是不容易把他們截住。鐵路是那麼長，他們可以從鐵路上的任何一點登上火車的，而且他們亦是可以登上任何

一班火車。對方並沒有那許多時間作如此周密的防範。也許更重要的就是沒有那許多人力。這並不是警察捉逃犯的場面。

他們沿着山坡下去，到了鐵路邊。

「讓我們坐下來等吧。」司馬洛說。

胡少輝點點頭。他們三個人便在鐵路邊的一塊大石上坐下來。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火車經過，但是他們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這裏是一定會有火車經過的，所以祇要等下去，就可以等到了。他們還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火車經過的時候，速度必然也不會很高的，由於在這一帶，因爲地勢的關係，鐵路不能够成爲直綫，都是迂迴的，有很多很彎曲的地方，即使是特別快車，到了這裏也是無法不慢下來的。

司馬洛對佩碧說：「火車就是在慢下來的時候也是相當快的，並不是像步行那樣。你有把握嗎？」

佩碧瞪了他一眼：「怎麼了？這個問題，你不是已經問過我了嗎？」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是你告訴我你並沒有做過這種事情。我們是不希望把你一個人留下來的。」

「我懂得拿槍！」佩碧說，「槍都拿得起來了，這件事怎可以難得倒我呢？」

她是講得很有把握的，不過司馬洛對她則仍然是不大放心。在相處那一段不算長的時間裏，他觀察到佩碧是一個很有勇氣的女孩子。她的確有着別的女人所沒有的勇氣。她因此也欠缺了溫柔了。雖然外表是秀麗的，脾氣却是相當男性化。由於年紀輕，這種脾氣的人自然就會有着過份自信的毛病了。祇有經驗的教訓才可以讓她知道什麼事情是她眞正能够做，而什麼事情不是她眞正能够做的。假如她登不上那火車的話，那就是一件相當狼狽的事情了。在旁邊，少輝少有地開口說：「到時試試就知道了！」

這樣講法，也是並沒有令司馬洛安心多少的，因爲少輝也並不是說她能够做到，少輝不過是說試試吧了。

不過也沒有辦法了，假如不試的話，也是不會知道的。

司馬洛說：「到時你先上去好了，假如你上不去的話，我們也可以留下來陪着你的。」

「你少担心吧！」佩碧說道，「假如你是那麼本事，你也可以再跳回下來陪我呀！」

她不高興司馬洛這樣講她，司馬洛也沒有辦法了，祇好不做聲。而他們等了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就聽見遠遠有火車的聲音傳來了，而且他們亦可以看到那列火車，好像一條長蛇似的，正在沿着鐵路向他們駛過來。

「很好，」司馬洛說道，「這火車開得並不快，我們要登上去應該是沒有困難的。」

「不要上客車，」少輝說，「揀貨卡上去好了！」

少輝雖然年紀不大，但是對這種事情也知道得頗不少。這並不是聰明就想得出來的。這還需要有經驗。

由於他們遠遠就已經可以看到，所以他們也可以選定他們要登上去的車卡了。那是一列空的貨卡，看見車卡的門是開着的就可以知道了。

登上一架正在行駛着的火車車卡，這是一件說來容易，做起來則並不容易的事情。司馬洛還是不放心，除非到事情做成功了，否則他是放不下心來的。

那卡車車卡接近了，他們便跟隨着火車奔跑，直至心目中那車卡追上了，佩碧便伸手捉着扶手，首先上去了。雖然司馬洛是準備扶她的，她却不需要。跟着就是少輝上去了，跟着司馬洛就追不上了。

因爲那短短一段時間不够三個人跳上車去的。

佩碧尖聲叫起來。少輝則一手把她拉進車卡的門口內，假如胡少輝不是這樣把她一拉，她就會跳回下去了。

「他——他沒有來！」佩碧掙扎着，尖叫着。

「你少担心吧！」少輝說，「他會回來的！」

「噢，天！」佩碧說。

少輝容許她再伸出頭去望，她已經看見司馬洛了。那火車雖然行駛得不算快，却也是行駛得並不慢的，一幌眼之間就已經距離他們跳上火車的地方很遠了。

「坐下來，少担心吧！」少輝說。

「我們怎麼可以把他丢下呢？」佩碧說。

「他是會照顧自己的人！」少輝說。

他坐下來了。

那卡車的地板上是鋪滿了乾草的，不過看來似乎並不是用以運載牲口的，不然的話，就會嗅得出來了。

佩碧也頹喪地在他的身邊坐下來。

過了一會，門口的頂上就放下來了一雙脚，然後司馬洛的人就下來了。他的雙手扳着車門的頂，一盪，便跳進了車中。

「老天！」佩碧說，「我還以爲我們要跟你散失了！你是怎麼來的？」

「火車是很長的，」司馬洛微笑，「我跳不上這一卡，我也可以跳上後面的一卡，然後我爬上車頂，再從車頂上過來，就是這麼簡單。」

「噢！」佩碧說。現在她明白少輝說司馬洛懂得照顧自己是什麼意思。顯然，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少輝是也會同樣地做的。

「唔，」司馬洛望望，「這個地方還算是舒服的。我們需要在這裏過夜嗎？」

「我的心裏有這鐵路的地圖，」少輝說，「這車子應該到明天中午才會停站的，不過我們在天亮的時候就要離開。假如萬一對方懷疑我們會乘坐火車逃走的話，他們一定會猜我們是盡量乘得遠的，我們就是偏偏不要走得太遠。」

「好主意，」司馬洛說，「我並沒有異議。」

少輝爬到車卡的一個角落裏躺下來。用背對着他們。

司馬洛對佩碧說：「你不應該陪着他嗎？」由於他覺得佩碧似乎並沒有走到少輝身邊去的打算。

「他不喜歡有人打擾他。」佩碧低聲說。

「但是：：」司馬洛說。

「假如你想問我是不是他的愛人的話

，」佩碧說，「我的答案就是不是。」

「噢？」司馬洛說，「但你又不是他的妹妹。」

「我的姐姐是他的愛人。」佩碧說。

「你的姐姐現在呢？」司馬洛問。

「死了。」佩碧說。

「對不起，我——很爲你難過，」司馬洛說，「不過，我們在這火車上是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的，我們可不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交換我們的故事呢？」

佩碧聳聳肩，回頭望望胡少輝。胡少輝自然並沒有聽到他們講的話，而她這樣回頭去望望，也是在考慮着好不好當着胡少輝的面前講吧了。但也許她同時也是在想着，當司馬洛也說出自己的故事的時候，胡少輝沒有機會聽到，那他又得浪費好一番唇舌去對胡少輝再講一次了。不過她後來又決定還是不要緊了，他們有的是時間，多講幾次也不要緊的。她深深地吸入一口氣，說：「假如不是爲了少輝的父親，我們現在也不會在這裏了。我們已經正在進行大報復了。」

這祇是一個開頭而已，不過這個開頭正是表明了他們是有一個相當悲慘的故事的。

不是很複雜的故事，但却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佩碧的姐姐是與胡少輝很要好的，他們是已經準備婚嫁的了，但是悲劇偏偏就是在這種時候來臨了，她的姐姐與胡少輝本來是打算提早成婚的，因爲少輝的父親健康不好，希望早些讓他看到兒子成家立室，完成一個老人的心願。

不過假如不是少輝的父親身體不好的話，悲劇也不會臨頭的。一個人就是有了弱點，敵人才敢乘虛而入，進行打擊。少輝的父親與佩碧的父親是好朋友，他們本來是在那個地方經營兩間小店子，生意也不是好到可以發大達，祇是可以讓他們無憂無慮地維持生活而已。

但是這樣兩間小店子，却也招來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煩惱，第一就是當地的流氓帮企圖保護他們。

這些所謂「保護」，當然是等於變相的勒索而已。

他們付錢，就沒有人來騷擾他們，假如他們不付錢，就有人來騷擾他們，騷擾的人與保護的人其實是相同的。

不過這些人却是找錯了對象了。少輝父子對這一套也有出賣。他們都是江湖中人，少輝的父親就是因爲身體不好，所以退出江湖，到那個地方去過平淡日子的，那些人找上門來，找着了大行家，當然得不到什麼好處，而祇是得到了一頓教訓而已。這個大釘子使他們不敢再來了，但是懷恨在心，尤其是胡少輝父子還聯合了附近其他的良民一起抵抗。

另一個壓力則是來自一個財團的。這個財團要把這個地方拿過來，以便作地產的發展。但那個地方有許多人是世代生活在那裏的，祖宗山墳也是在那裏，自然不會肯輕於出賣，而且這個財團也不想付出合理的價錢。他們設過許多旁門左道的辦法都不成功。假如不是有胡少輝父子在着，他們也許會成功的。但胡少輝父子對這些事情都是知道得很多的，所以他們就無所施其技了。

於是胡家有了兩帮敵人了。

這兩帮人顯然就是結合起來了。也許財團是認爲把那些流氓收買更便宜一點。於是有一天晚上，他們的店子就忽然起火了。那是有人放火的，而在救火的時候有人放槍。佩碧的姐姐和父親都中槍死去了。少輝父子知道來的並不是等閒人物，便馬上帶着佩碧逃走了。

他們是內行人物，他們知道有些情形之下是非要逃走不可的，有人開槍，而他們並沒有聽見槍聲，那情形就是一點都不簡單了。那是表示有職業殺手來了。他們手上沒有武器，他們是難以抵抗的，於是他就這樣走了。

「他們很難才能够把我拉走，」佩碧說，「因爲我的爸爸和姐姐都死去了，而我竟不能够留下來埋葬他們。不過後來想起來，他們也是做得對的。假如我們留下來的話，我們當時就已經死去了。假如我們捱得過那個晚上，我們第二天就可以把親人的屍體埋葬的。但是我們假如留下來，我們就過不了那個晚上。」

「於是，」司馬洛說，「你們就一直逃走。」

「是的，」佩碧說，「我們一直逃到那個地方，隱居起來。」

「你們隱居的地方却有槍。」司馬洛說。

「那是少輝後來買的，」佩碧說，「他們認爲對方一定會找他們，斬草除根，所以得有所準備。」

「我雖然不贊成冤冤相報，」司馬洛說，「但是有些事情，人是非做不可的。他們當然不會就這樣算了吧？」

「他們並不打算就這樣算了，」佩碧說，「雖然死的祇是我的姐姐和我的父親，但我的姐姐也等於是少輝的妻子。少輝是決不肯就此罷休的。不過另一方面來說，少輝的爸爸健康不好，需要有人照顧，我和他都不能够就這樣丢下他不顧的。」

「現在，」司馬洛說，「少輝就自由了。」

「是的，」佩碧說，「我也是的。我們一定要辦好這件事，然後我們才回來把胡伯伯好好地埋葬。」

「你們？」司馬洛說，「我認爲這是一件男人做的事情。」

佩碧搖搖頭：「這也是我的事情。這件事情與我有密切關係，不論你講什麼都不能够制止我！」

司馬洛聳了聳肩。他的確沒有理由制止佩碧。如果需要制止她的話，少輝也會這樣做了。這件事情是應該讓少輝來做主的。

司馬洛又希望他有一根香烟，但他仍然沒有。他們還是在一個沒有機會得到香烟的地方。

沉默了一陣之後，佩碧又說：「我奇怪我們那兩座店子現在變成怎樣了。我們已經離開了兩年。」

「你們沒有關於那個地方的消息？」司馬洛問。

「沒有，」佩碧說，「我們離開得太遠了。你知道那地方變成怎樣了嗎？」

司馬洛搖搖頭：「我根本沒有到過這個地方。」

「現在很可能已經建起了大廈，築起了公路了。」少輝說。他們回頭，發覺少輝也已經來了。

「沒有了我們，」少輝又說，「那些人是不敢抵抗的。死了人，而我們都逃走了，他們還敢怎樣？他們祇好出賣了。他們都想活下去的。」

佩碧凝視着司馬洛：「也許你能够替我解決一個疑問。」

「什麼疑問？」司馬洛問。

「難道這世界上是沒有公理的存在嗎？」佩碧問，「我的父親和我的姐姐並不是給火燒死的，他們是給用槍殺死的。難道警察不會干涉這件事情嗎？」

「警察有沒有干涉這件事情呢？」司馬洛問。

「我們在逃亡的途中也有注意報紙，」佩碧說道，「警方並沒有提到槍殺的事情。難道他們檢驗不出屍體上是有槍彈的嗎？」

「檢驗得出來的，」司馬洛說，「但是假如有人施壓力，就根本沒有人會去檢驗了。」

「不可能這麼糟吧？」佩碧說。

「要看看是在什麼地方了，」司馬洛說，「你所講那個地方，照我所知，警察是保護者，也是害人者。」

「他們不能够這樣的，」佩碧說，「他們怎能維持治安？」

「治安是對有錢的人而設的，」司馬洛說，「我相信世界上大部份地方都是這樣。有錢人所住的地區，警察一定多得多，起碼照人口比率計是這樣。假如有人批評，那麼他們會說他們是按照地方的面積調配人手了，有錢人住的區域，一萬呎地皮上可能祇有二三十個人。在貧民區，一萬呎地皮上有一座二十層高的貧民大廈，每一層住上一千幾百人，而平均而言，這一千幾百人都受不到一個警察的保護。你可以去數數的。」

佩碧咬着下唇沒有做聲。

「我早已對你講過了，」少輝說，「法律根本就是爲了有錢人而設的。」

「那麼我們有什麼事情，就祇好自己解決了？」佩碧說。

「你也可以努力成爲一個有錢人，去享受法律的好處的。」少輝說。

「你們——」佩碧深呼吸着，「噢，世界不能這樣的！」

「我們都盡力使世界不是這樣，」司馬洛說，「但我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還不能。」

「我並不認爲世界能够改變，」少輝說，「永遠都是這樣的。人生出來就有高有矮，高的人總是看着矮人的頭頂，矮人總是要仰起頭來看着高人的下巴。就是這樣簡單！」

「這眞豈有此理！」佩碧說。

「你的故事又是怎樣的呢？」少輝向司馬洛提出問題。

「我的故事，大致上已經對你講過了。」司馬洛說。

「不够詳細。」少輝說。

「很對不起，」司馬洛說，「雖然你對法律沒有好感，不過，我却是代表法律的。」

少輝諷刺地笑起來：「一個代表法律的人，却要逃得這樣狼狽嗎？」

「我是代表法律的左臂，」司馬洛說，「這是特別困難的工作。法律的右臂抓着一些骯髒的東西，而左臂企圖把這些骯髒洗去！」

「唔，」少輝說，「似乎你是一個地下工作者之類了。」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我是一個負有特別任務的人。」

「我聽說你們打的仗是永遠不能贏的。」胡少輝說。

「情形總算比以前好得多了。」司馬洛說。

胡少輝搖搖頭：「情形並不會比以前好多少。因爲你們所要對付的是人類。有人類存在，就有罪惡的存在。你把這種形式的罪惡消滅了，另一種形式的罪惡又出現了。」

胡少輝是說得對的，司馬洛雖然不願意承認，却不能够不承認。世界的確就是這樣。

佩碧說：「你還是沒有講出你是怎樣會弄到這個地步的。」

「我正在找尋一個叫黃龍的人，」司馬洛說，「已經很接近了，但是我上了當，給捉起來了。我給縛着，放在這艘艇上，停在這座海灣裏，連同那一船的貨物，等着另一些人來收貨。我是一件額外的貨物。是一件禮物。」

「假如那些人收到你，」胡少輝說，「恐怕你活不下去了吧？收貨的人一定是很急於得到你的人。」

「很可能是的。」司馬洛說，「也許是這霧救了我。假如不是有霧，那收貨的人早就到達了。」

「就是那艘遊艇上來的人。」胡少輝問。

「是的，」司馬洛說，「霧給了我時間，我並不是一個那麼容易給困住的人。我逃出來了，船上有炸藥，我就把這些炸藥引爆，游上岸來！」

他回憶起來仍然感到要冒出冷汗來似的。他給縛起來，困在那艙底的房間裏，不見天日，幾乎費了他的每一分氣力才把繩子掙脫了，然後還要把那度門弄開。

「船上沒有人看守着你嗎？」胡少輝問。

「有兩個。」司馬洛說，「他們都死了。」

他也記得那一場驚險的搏鬥。他已經是一個乏力的人，還要在船上與那兩個人捉迷藏，結果他是贏了。假如他輸了的話，也許他就活不下去了。

「那你急什麼呢？」胡少輝說，「你不能等到霧散了之後把船開走嗎？」

「我祇有一個人，」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接應。而且我這樣做，也可以使他們互相懷疑。這些人是沒有信任兩個字的。他們收不到貨，就會懷疑究竟有沒有那些貨的存在了。燒掉了，炸掉了，誰知道船上實在有沒有貨呢？怎麼知道是不是有人中飽了？」

「但是，」胡少輝說，「還有那兩個死去了的人呢？他們不會犧牲兩個自己人來設一個騙局吧？」

「很可能會的，」司馬洛說，「這些人，爲了錢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不過爲了謹愼起見，我也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我把屍體放在炸藥上面，所以可以保證屍體是不存在的了。」

「唔，」胡少輝說，「那些人，我們遇到的那些人，就是來收貨的了。」

「應該是的。」司馬洛說。

「那遊艇上的人，」胡少輝說，「會不會就是你要找的這個黃龍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他很可能並不是。」

「假如是，」胡少輝說，「那你錯過了他，就實在是太可惜了。」

「我不以爲他是，」司馬洛說，「黃龍很可能是一個並不存在的人。他可能祇是一個名字，沒有這個人的。這個名字的存在祇是一種代表性，很可能是幾個人的集團的代表，很可能是一個組織的代表。因爲照我所知道，根本沒有任何人見過這個黃龍，沒有人與他親自接觸過。祇是一切人都是受他間接指揮。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這種生意，保持身份的秘密也有一個限度的，不能够完全不出面，通常的情形應該是沒有證據。知道是這個人，但是不能够證明是這個人。」

「是的，」胡少輝說，「我也知道不少關於這些內幕，這個世界，人祇是比以前精明了，其實並不比以前好了多少。以前的大惡人可以公然橫行霸道，現在人人都講法律了，大惡人仍然可以躲在法律的背後。他們可以弄到沒有人能够在法律上證明，或者可以證明的人也不去證明。我也是在那個圈子裏長大的。」

「你怎麼能够捉到一個不存在的人呢？」佩碧問。

「假如是一個並不存在的人，」司馬洛說，「那這條龍就是祇有牙齒而沒有身體的假龍，把那些牙齒拔去了，就沒有龍了。」

「你已經拔去了好幾顆牙齒了。」胡少輝說。

「是的，」司馬洛說，「我拔去了一些大牙齒，也拔去了一些小牙齒，那個遊艇上的人就是一顆相當大的牙齒，他派來的那幾個人則祇是一些小牙齒而已。」

「那你錯過了他還是可惜的，」少輝說，「本來你可以再拔掉一顆大牙齒。」

「是的，」司馬洛說，「但他是很聰明的。有什麼不對，他就溜掉了，他並沒有追上岸來。」

「假如你早一點出聲，」佩碧說，「他就逃不掉了。我們可以在他逃走之前就潛到船上去把他捉住。這件事情我最能帮助你了，游泳是我最擅長的事情。你知道嗎？我是游泳健將，在學校裏時我差不多拿走了一切的游泳錦標，而且我可以在水裏潛得比任何人更久——起碼人家可以潛得多久我就潛得多久。」

「唔！」司馬洛說道，「也許我們是錯過了一個機會了。不過，在出事之前，我不知道你們有這些本事，而你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不會肯帮我這個忙的。在出事之前，我們都是不願意透露自己的秘密！」

「是的，」佩碧嘆一口氣，「假如他們不來，而你就這樣走了，我們也不會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了。我們會以爲你祇是另一個壞蛋而已。」她沉默了一陣，又說：「剛才你說你上了當而給他們困在那船上，很奇怪，你並不是一個容易上當的人呀。照我看，能够使你上當的人，一定是十分了不起的人了！」

司馬洛顯得有點難爲情了。

佩碧說：「你究竟是怎樣上當的，可以告訴我嗎？好讓我知道一個那麼精明的人物是怎麼着了人家的道兒的。」

「這並不難，」司馬洛看着車門外面迅速地掠過的郊野景物，「每一個人都是有一個弱點的，祇要抓住了這個弱點——」他習慣性地伸手到衣袋裏去摸香烟，沒有。

「你的弱點是什麼呢？」佩碧問。

「美麗的女人，」司馬洛說，「裝出楚楚可憐的樣子。」

「噢，」佩碧的眼睛裏跳躍着頑皮的光芒，「這就是人們所講的英雄難過美人關了，是嗎？」

「差不多是這樣。」司馬洛說。

「現在，這位美麗的小姐呢？」佩碧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跟她談談。」

「你已經上過她一次當，」佩碧說，「你當然不會再上當了，是不是？」

「怎麼會上同一個女人的當呢？」司馬洛說。

「我希望你能够成功。」胡少輝說。

「我也祝你們成功。」司馬洛說。

佩碧並沒有說話。火車繼續沿着鐵路前進，到了直的地方時快得多，到了彎曲的地方時，速度便減低下來了。一快一慢，一慢一快，門外的景物大致是差不多的，有時是墨黑的一片，因爲山林很貼近鐵路，有時則比較光亮，那是因爲火車到達了空曠的部份。

「爲什麼你不去睡一覺呢？」胡少輝後來對佩碧說。

「我不想睡。」佩碧說，「你說疲倦了，爲什麼你不去睡呢？」

胡少輝聳聳肩，沒有解釋自己的行動的前後矛盾，他祇是與他們一起坐在那裏。有時，一個人就是會這樣的。雖然疲倦了，也是不想去睡。

他們終於就這樣坐到天亮的時候。外面的景物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了，就像是在一盞藍燈的照耀之下。那是因爲天巳經亮起來了，但是太陽光還沒有直接出現。胡少輝拍拍那車卡的門框說：「謝謝送我們一程，現在是我們下車的時候了。」

下車當然比上車更容易，他們三個人先後跳下車，這一次佩碧則是排第二，這樣，先下車的司馬洛就可以在下面照應她，而還沒有下車的胡少輝則可以在上面照應她。不過她並不需要照應。

他們下了車，繼續由胡少輝領導着。胡少輝顯然是在地理課的方面下過一番苦功的，他並不需要摸索，而是領着他們通過下車那片草地，一直向對面一座樹林走去。三個人通過樹林，從另一面出來，那裏就是一片向下傾斜的山坡。山下再遠一

點就是一座小城市。以面積來說不算大，但是人口却是不少的，司馬洛看那些樓宇的密集以及街道上的交通繁忙程度，相信這座城市的人口會有二十萬之數。

三個人，在二十萬人之中是很容易消失掉的。

他們爬下了山坡，再爬過了鐵欄，就到了一條小泥路上。那條小泥路是與鐵路平衡的。他們沿着小泥路走了一段，就到達了一個岔口，岔口的一邊是通向下的。他們向下走，便到達了路上。

胡少輝揮手截住了一部經過的的士，三個人坐了上去。靠在那軟軟的墊子上，那是眞舒服的。

胡少輝對的士司機說：「這裏有什麼酒店或者公寓嗎?我們想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

「有的。」司機說，「到太平旅館吧，那裏價錢經濟，地方也很乾淨。」

「祇要不是不三不四的地方就行了。」胡少輝說。

「那裏地方是不很雜的，」的士司機說，「三位昨夜打牌嗎?」

胡少輝說：「是的，現在我們祇是想清清靜靜地睡一覺!」

司馬洛幾乎笑出來了。他發覺司機的猜想雖然與眞相是差得太遠了，但是又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們三個人昨夜沒有睡過，前天晚上也睡得並不好，從外表看得出來的。最像就是打過通宵牌了。

司馬洛的衣着方面也並沒有破綻。他上岸時是沒有衣服的，現在身上穿的是胡少輝的衣服，雖然是微嫌窄小一點，但是也不致於不稱身的，祇是使他顯得有點襤褸而已。這也更像是打完了通宵牌了。

既然善於相人的的士司機也是這樣猜，那別人應該也是這樣猜了。那亦即是說他們三個人是不會特別吸引人家的注意力的。

那家旅館的人也並不特別注意他們，祇是把他們安頓在三間房間裏，又代替他們叫來了早餐。

他們三個人在胡少輝的房間裏吃飽了，然後胡少輝打了一個呵欠，說：「現在我們睡覺吧。下一步，我們晚上再談。」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他們都回到自己的房間去睡了。

司馬洛睡到天快黑的時候就醒過來，是輕輕的敲門聲把他喚醒過來的。他走過去開門，看見門外的人就是佩碧。

「噢，」他說，「少輝呢?」

「他還在睡，」佩碧說，「我可以進來嗎?」

「進來吧。」司馬洛說。

他雖然可以再睡下去，不過睡到現在也算是够的了。能不能够再睡也沒有什麼所謂了。

他打着呵欠在床邊上坐下來。佩碧也在他的旁邊坐下了，輕輕撫着他的身上：「你這些傷口，沒事了吧?」

司馬洛好像觸電似的震了一震，却不是爲了那些傷口。不錯他的身上是有傷口的，那是他掙脫繩子時造成的傷口，手腕上有，身上也有，不過那並不是什麼重要的傷口，已經結了痂了，佩碧也知道的。現在他的上身並沒有穿着衣服，因爲他在睡覺的時候把上身的衣服脫光了。

他身上沒有衣服的時候佩碧的手摸在他的身上，而且她可是沒有必要在他的身上摸的，這就使他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了。他也不能够避免注意到她是並沒有穿着乳罩的。天氣很熱，這就是司馬洛上身不穿衣服睡覺的理由，也是她的身上祇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襯衣的理由。當她在白襯衣的下面穿着乳罩的時候，他就可以隱約看到乳罩的輪廓，現在沒有看到那輪廓，却看得到她的乳房的尖頂把白襯衣撑起來的地方那兩點略爲深的顏色，尤其是襯衣有一部份已經被汗所濕了。

司馬洛極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經，牢記着她的身份，和彼此的處境。這並不是講那件事情的時間和地方。

佩碧的手在他身上的每一個傷口滑過，後來就停留在他的手腕上的傷口上，輕輕地執住他的手腕，而她的手也是擱在他的腿上。司馬洛不能够肯定她是不是知道自己的動作會引起什麼反應，他又不好意思把她的手推開。也許她對他祇是當作兄長似的心情而已，假如他把她的手推開，他就會讓她知道他對她並不是當作妹妹的心情了。

她說道：「今天晚上，我們就要分手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都有工作要做的。」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再見面呢?」佩碧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們本來是不可能有認識的機會的，然而命運却使我們有了這樣密切的關係。」

「我總覺得，」佩碧說，「我們就這樣分開是不對的。忽然之間就分開了，永遠失去了聯絡。」

「倒不一定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我會給你們我的電話號碼，你可以跟我聯絡。」

「一個電話號碼?」佩碧說，「我看你似乎是一個很少有機會在家的人。」

「那不是家裏的電話號碼，」司馬洛說，「我是爲一個組織工作。不論我是在什麼地方，這個組織也可以代替你聯絡到我。」

「現在呢?」佩碧問，「現在你的組織也能够找到你嗎?」

司馬洛苦笑回答不出來。他說：「現在是一個很少的例外情形。」

「爲什麼你可以打個電話與你的組織聯絡而你却不這樣做呢?」佩碧問道。

「我是有我的理由的。」司馬洛說。

佩碧的頭挨在他的肩上，深呼着：「我們祇有那麼少的時間在一起!」

司馬洛不能够不把她抱住，因爲她已經把身子放軟了，假如他不把她抱住，她就會在床上倒下來了。

他抱着她，她就閉上了眼睛。

司馬洛說：「既然我們都已經醒了，爲什麼不去叫少輝起來呢?」

「讓他睡吧，」佩碧說，「我們兩個!就祇有那麼少的時間了。」

現在司馬洛就很清楚地可以知道她的用意並不是促進兄妹之情而已。他深吸了

一口氣，技巧地轉側身子，輕輕地用兩手把她扶住。柔聲地說：「佩碧，你究竟想要什麼?」

「假如……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了。」佩碧仍然閉着眼睛，聲音降得很低。

「佩碧，」司馬洛說，「我們還是把少輝叫起身吧!」

他也站了起來。一放手，佩碧差點在床上倒下來，她連忙坐好，眼睛也不由得張開來了。

司馬洛走到窗前把窗簾拉開。外面還是沒有完全暗下來，不過打開窗簾，反而像使室內的床頭燈的燈光變得暗淡下來了。假如天是完全黑了，那又不同。這其實是兩方面的光綫分散了注意力而造成的一種心理作用。

是的，也造成了一種破壞羅曼諦克氣氛的心理作用。窗簾拉開了，對窗的人可以望過來，他們就不能够再做什麼親密的動作了。

佩碧用雙手掩着臉哭泣起來，這似乎是她現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了。

司馬洛背靠着窗子看着她。

終於，她把雙手放下來，恨恨地看着他：「爲什麼你不上當?因爲我並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因爲你並不是善於做這種事情的，」司馬洛說，「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方，你不會想這個的，尤其是你還是一個女孩子。」

佩碧聳聳肩：「將來，我倒要找個機會好好地學習一下了。」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究竟想要什麼。」司馬洛說。

「我想你帮助我們。」佩碧說。

「我有我的事情，你也有你們的事情。」司馬洛說。

「但是祇有少輝一個人，」佩碧說，「我——我知道我實在是帮不了什麼忙的。你在就不同了，你懂得這些事情，你可以帮我們很大的忙。」

「我也希望帮你們的忙，」司馬洛說，「但是少輝不會接受的。我看得出他是一個喜歡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人。我認識他不久，但你對他應該是很了解的，你認爲我講得對嗎?」

「我知道是這樣的，」佩碧說，「但假如你和我——那你就是有權帮我了。」

「但這不是眞的相好，」司馬洛說，「爲什麼你要犧牲自己的身體呢?不要做這樣的傻事!」

「這不是傻事!」佩碧說，「還有什麼比這件事情更重要呢?爲了把這件事情做好，我不惜犧牲任何東西。」

「少輝還是會看得出來的，」司馬洛說，「他不會原諒我!」

佩碧聳聳肩：「我不知道，我祇是在盡我的能力吧了。」

「你已經盡了你的能力，」司馬洛說，「這是很可貴的。」他走過去扶着佩碧的肩，「現在你把淚水抹乾，去把少輝叫醒吧，你已經是個大人了!」

佩碧用手臂在臉上一抹，頭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一小時之後，他們在少輝的房間裏吃晚飯。

佩碧顯得若無其事，似乎剛才在司馬洛房間裏的事情根本沒有發生過。在這一點上，她是演技超卓的。祇是她不懂的事情，她就演得不好而已。

少輝吃得最快，首先吃完了，他把碟子推開，就從袋裏掏出一卷鈔票，一張一張地抽出來放在桌上，分成相等的兩堆。他把其中一堆推給司馬洛，說：「你當然知道你需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沒有錢，你是去不到什麼地方的。」

他知道司馬洛一點錢都沒有。司馬洛上岸的時候沒有錢，以後亦沒有機會拿到什麼錢。當司馬洛第一次離開他們的屋子的時候並沒有問他們拿錢，主要因爲司馬洛並不是眞的要離開，而少輝也沒有給他，因爲少輝也認爲他是不能够解釋爲什麼住在那樣一個地方的人會有錢施捨一個過路客的。

「多謝。」司馬洛說，「日後怎樣還你呢?」

「算了吧。」少輝說，「倒轉過來，你需要我還嗎?」

「我不一定需要這許多，」司馬洛說，「假如——」

「不要緊，」少輝說，「我並不是只有這一點點錢。我們有相當多的錢收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的，現在我們最不需要担心的問題就是錢的問題。」

「需要帮忙嗎?」司馬洛問。

少輝搖搖頭：「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

佩碧瞥了司馬洛一眼，就像表示她現在明白司馬洛是猜得沒有錯的。

司馬洛把鈔票放進袋裏，說：「我猜你們現在也沒有辦法說得出你們會住在什麼地方的，所以我還是給你我的電話吧。你們假如有什麼需要，祇要給我一個電話就行。」

他拿出一張紙放在桌上。那是向茶房借來的紙和筆寫下來的。這並不是一間很講究的旅館，並沒有供住客應用的信紙。

少輝遲疑一下，把紙收起來，說：「我們不會需要什麼的，不過當這件事辦好了之後，我會給你一個電話，你來探我們，我們會正正式式地招待你!」

「不，」司馬洛說，「當你回到那小屋子去處理那些骨灰的時候，讓我也一起去。」

「很好。」少輝說。

他看着他們吃完了，然後說：「我看還是我和佩碧先走吧。」

「很好，」司馬洛說，「既然我們反正也是要分手的。」

少輝與司馬洛握手，佩碧也與司馬洛握手，然後他們就一起出門。司馬洛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少輝則與佩碧一起下樓。

兩個人走到街上，不過是華燈初上，街上還是很熱鬧的。佩碧迷惘地四面望。

少輝說：「我們坐船。」

「不能讓司馬洛帮我們的忙嗎?」佩碧問，「假如多一個人——」

「不，」少輝堅決地搖頭，「我們的事情我們自己做。」

佩碧聳聳肩。果然一如司馬洛所料，少輝在這件事情上是很固執的。假如司馬洛跟着他們來的話，情形是會弄得很尷尬

了。

少輝把一部經過的的士截住，對司機說：「我們到碼頭去。」

那裏祇有一座碼頭。車子開動了。

佩碧低聲說：「你說我們的事情我們自己做，你的意思似乎是說你一個人自己做了。」

「有些地方你是不方便參加的，」少輝說，「你可以做得來的事情，我會讓你做。你做不來的事情我去做。」

「你也做不來的事情呢？」佩碧問。

「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做不來的。」少輝說。

佩碧嘆一口氣：「現在，我愈來愈覺得你是像你的爸爸了。」

「我根本就是他的兒子。」少輝說。

× × ×

司馬洛離開那座小城市的時候是在深夜。在四十八小時之後，當他再出動的時候，又是深夜。他似乎變成了晝伏夜出的動物了。不過這一次，當他出現的時候，他就不再是打扮得那麼襤褸了。少輝的衣服已經不在他的身上，他又恢復了他一貫的講究打扮的作風。他此時看來就像是一個夜出找尋艷遇的花花公子。當然，他這一身衣服，與他身上殘存着仍未褪去的疤痕是不大配合的，不過那些疤痕是在衣服的下面，穿上了衣服之後就看不見了。

他也是來找一個女人的。不過這算不得是艷遇了。

他踏進那家多層的住宅大廈，那個守門的人也沒有怎樣特別注意他。主要是因爲他的打扮。這並不是一個刦賊的打扮，而守門人第一要提防的就是這個而已。

司馬洛乘升降機登上了接近頂層的一層，踏出去，到了一個單位，伸出手指，按在門鈴上。門鈴是音樂的聲音，從屋內透出來，過了一會，沒有反應。這就表示是沒有人在屋裏了。雖然這一點是他早已知道的。

他從腰間取出一串鎖匙來，抽出一條，插進鐵閘的匙孔。打不開。他再換一條，也打不開。第三條就打開了。至於裏面那度木門，他則用第二條鎖匙就已經打開了。他有一串很好的百合匙。

裏面果然是沒有人的，他開了燈，四面望望，看見這是一個相當小的單位，一房一廳一厨一浴，什麼都是一！讓一個人住是最適合不過了。當然也有不少人是十多個人擠在這樣一個小單位裏的，不過這裏則不是。這裏的擺設相當講究，看得出是一個人住的，而且是一個女人所住的，鼻子裏嗅到那一股化粧品及香水的香味巳經可以告訴他了，而且還有睡房裏的梳粧枱，那裏擺着的是許多化粧品，就是女人的用品。

司馬洛走過用手按按那張床，很富於彈性，新的。

司馬洛淡淡地微笑着，動手脫下自己的衣服。

一個多小時之後，這個單位的住客就回來了。

一個美麗的女人，大概是二十六至二十八歲吧，打扮得很技巧，她化粧祇是淡淡的，當然她沒有太多的缺點，也用不着如何化濃粧，她的衣服也是選擇得適合潮流而相當高級趣味的。

她當然一進門就知道有人在屋裏了，屋裏本來是沒有亮燈的，她關上大門，側着頭走向房門口，她側着頭就是因爲她可以更快地看到房中有些什麼人。

她看到司馬洛就躺在床，赤裸着上身，正在對她微笑。

她在門口停了一停，然後丢下手袋，撲過去，伏在他的胸膛上。

「沒有帶男朋友回來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她哽塞着說，「我沒有男朋友！你——我還以爲——」

「以爲我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但是，你回來了！」她說，「謝謝天！」

她伸直腰，撫着他身上那些疤痕：「這些是——」

「你不是最應該知道嗎？」司馬洛問道。

「我並不知道。」她說。

「上一次，」司馬洛說，「我就是在你的床上上當的！」

「上當？」她說，「你在說什麼？」

「你給我喝了那杯牛奶，我就睡着了，」司馬洛說，「睡得什麼都不知道。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是什麼都知道了，但是不能夠做什麼，這些疤痕就是繩子造成的！」

印象還是很深的，因爲不過還是一個星期之前的事情。她在床上是一個非常好的對手，在事後，她還殷勤地給他一杯牛奶，這杯牛奶就使他睡着了。

「你不明白，」她說，「我也是的。我也喝了一杯牛奶，我睡到第二天晚上才醒過來，那時候你巳經走了，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担心，我又沒有辦法跟你聯絡。」

「那你爲什麼這樣急急地搬走呢？」司馬洛問。

「你以爲我是自願的嗎？」她說，「我——但是你既然找得到這裏來，你就知道爲什麼了。」

「是高以毫把你養在這裏的。」司馬洛說。

「你知道就好了，」她委屈地說，「他說——假如我不依他，你就——你實在不應該到這裏來的，萬一他來找我的話——不過我猜你是不怕他的，除非你是給他捉住。」

「你用不着担心他，」司馬洛說，「我也用不着担心他，我不久之前才跟他談過，這是你的主意，是你提議他把你在這裏收起來的。你是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他怎麼會反對呢？你眞懂得找尋掩護物，任何人都會以爲你是受他的威逼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的槍呢？」司馬洛問。

「什麼槍？」她用極恐怖的神情看着他。

「我太低估你了，」司馬洛說，「即使當我上了你的當之後，我都還以爲你祇是受人利用的而已。但是，我們知道你出現過在三座城市，三座城市都有一個人死了。眼睛給一顆槍彈穿過，這樣的槍法眞不簡單。鳳眼神槍，外號眞好聽，不過所代表的東西却是令人噁心的。巧合太多的時候，就不是巧合了。也許，鳳眼神槍的神秘身份，現在是可以揭曉了！」

「你算錯了！」她說。

「假如我不是相當肯定，」司馬洛說，「我是不會講的！」

「假如我是——」她說，「那麼，我爲什麼不早就把你殺掉了呢？我有很多機會！」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也許你是爲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與我太接近了，我這樣死了，你很難解釋我的死亡。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要把我活着交出去。要得到我的人是要活的！」

她聳聳肩，用兩隻手掩着臉：「我不知道怎樣解釋好。你所講的事情，你是不能够證明的，不過同樣地，我也不能够證明不是！」

「那你何不跟我走一趟呢？」司馬洛問。

「走？」她問，「到那裏去？」

「到一個地方去，」司馬洛說，「我們有人問你一些話，讓他們認一認你！」

「不！」她恐怖地退到床尾，「你不能够這樣對我的！」忽然之間，她的手非常迅速地伸出去，把牆壁上那盞燈一扳，牆壁就彈開來了，原來那裏面是有一個暗格的。牆燈一移開，就有一件東西飛彈而出，她似乎知道會有這件東西的，而她很熟練地接住。那是一把特別小型的手槍，槍咀巳經對着他了。

她冷酷地說：「不，司馬洛，你跟我走！」

「爲什麼你不開槍呢？」司馬洛問。

「因爲你可能不是一個人來的，」她說，「我需要你保護！」

「你拿我作人質是並不容易的，」司馬洛說，「這是一個會反抗的人質！」

「這個我們要看看了！」她說。

「這槍裏是沒有槍彈的，」司馬洛說，「你以爲收藏在那裏我就找不出來了嗎？這些事情，我也是專家，我已經把槍彈取出來了。」

「別跟我來這一套了，」她鎮定地說，「我也是專家。沒有槍彈的槍是輕得多的！」

司馬洛也是動得很快的，他的腿子一掃，她就狠狠地飛離了床上，而滾到地上，好像一個大球似的。她在飛起之前扳了一槍，但是槍却沒有响。她打了一個滾跪起來，仍然用槍指着司馬洛。

司馬洛說：「我早就告訴你了，我巳經把槍彈拿走了！」

她還是不相信，再扳一次機槍，還是空洞的「格」一聲。

跟着司馬洛就從枕頭下面抽出一把手槍來，「撲」的一聲響，她的額上就出現了一個醜惡的洞，一翻身向後跌倒，倒下來了。司馬洛這一槍射得很準，而且亦不响。他的槍咀是加上了一隻滅音器的。

這個女人果然眞厲害，她憑着重量就知道槍中是有沒有槍彈的。她不相信槍中沒有槍彈，而她果然也是沒有猜錯的，不過她也沒有猜得全對。司馬洛是把頭兩顆槍彈取去了，所以她第一二槍都放不响。司馬洛不能再等她第三次扳槍機，不然的話，自己的眼睛上就先要開一個洞了。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翁一梅

混沌書生

江西翁一梅，設瓷舖於某鎮，年逾六旬，鬚眉清朗，目灼灼有英氣，少時研習武術，頗得其中三昧，然不肯輕以示人，會里中有盜刦，鳴鑼聚人圍捕，盜駭走輕捷如飛，翁奮身追之，力擒數人，由是翁名大噪，鎮有古廟，歲必演劇祀神，異常熱鬧，翁亦乘興往遊，立人叢中雖甚擁擠，意尚安之，旁有一僧自恃有力，以身搖曳，當之者紛紛傾跌，惟翁屹然不稍動，僧慚甚，衆復互相嘲笑，僧怒謂翁曰，此非用武地，少停，當相見於廣塲可乎，翁察其貌獰惡，笑言無須，抽身逕返，囑店夥如僧來，可以主人未歸辭，自居內室避之，移時，僧果至店問翁，夥對如主人言，僧似失望，旋復托稱購物，手指各物徧詢價值，夥一一答之，迄無當意者即辭去，翁出曰，今日生意大好，店夥不解，翁命檢看貨物，外表未損毫末，及驗其聲皆撲撲然，均有碎紋，無一完全者，翁曰余因兩雄相角，必有一傷，退讓一步，原所以息事耳，僧以細故，出此毒手，留之必爲世害，我當除之，翁乃命人邀僧，僧回對翁一揖，翁還揖之，踉蹌而去，翌日，已僵臥野外，觀者羣集，一老者見而笑曰，石僧亦有今日耶，衆環詢之，老者曰，僧湘人，少入佛門，性殘忍。自習技術，橫行鄉里，皆以石僧呼之，後以殺人亡命在外，不期於此處見之，所謂天道好還者非歟，衆皆憬然。

這是唯一可以證實她是鳳眼神槍的方法，即使在她的家中找到了槍，也不能夠肯定。一定要看看她拿槍的手法，以及看她會不會像一般女人那樣在放槍的時候猶疑。她拿槍拿得那麼快，而且她又是毫不考慮地放槍，於是他可以肯定了。她就是鳳眼神槍。

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額上多了這樣一個洞是太難看了，近乎可惜。不過在司馬洛想起以前那許多眼睛上開過洞的人，就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惜了。死在她槍下的那些人，有許多才是眞正可惜的。他們都是好人。

鳳眼神槍這樣一個人是不適宜活着的。而且司馬洛也不需要她活着。她並不是不能夠回答什麼問題。她是爲了錢而工作的，也是爲了對殺人的愛好而工作。她對王龍不會知道得多少，正如其他的牙齒一樣。她也是成爲一枚牙齒，現在他把牙齒拔去了。

司馬洛從床上下來，穿上衣服，收回了他自己的槍，若無其事地出去了。

當他離開這座大廈的時候，那個看更人也是沒有怎樣注意他，司馬洛看來祇是像一個來這裏與一個女人歡會過的花花公子而已，這樣的女人，在這座大廈裏是也有不少的。

司馬洛到了街上，走了一段路，就有一部黑色的大汽車駛來，在路邊停住，司馬洛拉開車門上了車。

那部車是一個司機駕駛着的，車子的後座裏坐着一個胖胖的人，戴着一副鋼邊的眼鏡，司馬洛就坐在這個人看來像是一個正在赴一個什麼約會的商人，其實他所做的却不是什麼商業化的事情，他是一個很能幹的情報人才，主持着一個世界性的對抗罪惡組織，他叫莫先生。這一次，司馬洛又是替他做事的。

莫先生說：「情形怎樣？」

「進行得很順利，」司馬洛說：「你還是通知有關的人上去收拾一下吧，那上面出了意外，一個女人死了。」

「就是她。」莫先生嘆一口氣。

「又少了一枚牙齒了，」司馬洛說：「這枚牙齒眞能咬！」

「很可惜我們找不到腦袋，」莫先生說：「那是一副很好的腦袋。」

「或者根本沒有腦袋。」司馬洛說。

「或者是有不祇一副腦袋。」莫先生說。

「很可惜我遇上了胡少輝那一家人。」司馬洛說。

司馬洛這樣講是有兩重意思的，他第一可惜的就是胡少輝的父親的死，假如不是他闖進了那一家人的生命中，他們就不會有這種慘事了，第二次就是他把船爆炸了之後，希望造成是一個黑吃黑的局面，使那些人互相猜疑，很可能引起內鬨，那麼他們就可以乘虛而入，但是由於碰到了胡少輝這一家人，那些人就知道有這樣一個人逃了上岸，於是，他們就知道這是司馬洛安排的爆炸了，於是司馬洛想出來的這個挑撥離間的計劃，也就變成是行不通了。

「那是無可避免的事情！」莫先生說：「我們雖然有科學化的組織，有科學化的設備，也有科學化的頭腦，然而我們永遠無法計算得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命運的安排，我仍然相信一切都是命運安排的，雖然我們也必須努力，但是始終還是逃不出命運之神的指縫。」

司馬洛也相信是這樣的，他的經驗告訴他，生命就是這麼一回事，人一生都是命與命運之神在玩捉迷藏的遊戲，人永遠都是輸的，好像是贏了的時候，其實也祇是命運之神安排我們這樣的吧了。

他說：「也許命運之神安排我們多拔幾隻牙，那我們就去多拔幾隻牙好了。」

那部黑色的大汽車平穩地，幾乎是無聲地沒進了黑暗之中。

× × ×

當胡少輝對司馬洛說那些錢並不重要，他是另外有錢存起來的時候，他並不是說謊的，當他與佩碧一起再出現在他們當日被逼走的那個地方時，他們兩個都是有很大的不同了，他們都打扮得很講究，一雙絕對現代化的都市男女，打扮是走在時代的尖端，他們乘坐着一部簇新的汽車，停在那山坡上，向下面望着。

那個地方也是與他們一樣有着很大的改變，好幾幢多層大厦已經住滿了人，另外還有兩幢也接近完成了，有一條建築得很整齊的汽車路貫穿在這些巨大的建築物之間。

「我——連我們以前的小店子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了。」佩碧說。

「就在這裏，」少輝說：「那座兒童遊樂場，我看就是在鞦韆架那裏。」

佩碧說：「連那條小溪……都沒有了……」她的聲音把持不住，哽咽起來了，那裏就是她的父親和姐姐死的地方，而她甚至沒有機會替他們辦身後事。

「那條小溪大概是埋在地下，成爲暗渠流出海了。」少輝說：「這就是社會進步，不能否認，這塊地現在這樣用，是值錢得多了，往日祇是一些破舊的小屋子，現在是那麼多層的大厦，算一算每一幢大厦可以收的租金！」

「你贊成他們的做法？」佩碧反感地道。

「我並沒有這樣說，」少輝說：「發展土地是應該的，不過這些屋子是建築在人命的上面，這筆帳我們就要算了。」

「但是——」佩碧看着那些大厦，「他們現在已經是這樣大了！」

很顯然地，發展這樣一塊地皮是需要很大的財力的，看着這個地方，他就不由得有着一種螞蟻與大象對抗的感覺，胡少輝則不屑地哼一聲。他說：「那些是屋子而不是人，這些屋子也不過是由人建成的吧了。建築這些屋子的人並不比我們高大，出錢的人，計劃的人也不比我們高大，他們並不是跟這些大厦一樣高的。」

「他們現在一定已經很富有了。」佩碧說。

「富有不是我們的障碍。」胡少輝說：「他們本來就是很富有的，他們逼我們的時候就已經是很富有的了，假如不富有，他們能逼我們嗎？」

「其他的那些人——」佩碧又傷感地說道：「不知道他們現在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未完）

雌虎狂龍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反謀殺（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警方得綫人帮助，破獲天台攝影會，並從被捕的人口中得悉，「白先生」是該會的主持人，其目的並非賺錢，而是爲了讓午家那位小姐出醜，讓午時富無地自容。另一方面，午時富夫婦在醫院探望女兒後，甫自離開，却給迎面穿白色制服的人碰撞，當堂整條手臂痲木，後經醫生檢查，證明右臂被人刺了一種劇毒的針藥，致微絲血管爆裂，終生殘廢，並從午時富的口袋裏發現一張字條，上書着：「留着你的性命，看着其他人的收場，讓你利用有生之年，好好的懺悔吧……」

電話洩機密　妙計誘元兇

警方的巡邏車奉命追查一輛汽車的下落。那是黎沙的座駕車。

由於石勇和姜玲玲都懷疑勞大雅生前約的人就是黎沙，所以警方的無綫電台也特別作了提示，叫山頂的巡邏車注意。

果然，不久之後，山頂一輛正在巡邏中的警車，就有了消息回來。

根據初步報告：黎沙的車子停在山頂露天茶座外面的停車塲。

但警方無法找到黎沙的下落。

石勇和姜玲玲等人聞訊，立刻趕到山頂停車塲去。

他們發覺黎沙的車子車門仍然鎖得很好，但人却不見了。

「他會不會改乘其他交通工具下山？」石勇道。

「何必呢？」姜玲玲彎腰看着汽車的內部，「除非他這車壞了或者沒有油。」

即使隔住車窗的玻璃，也可以看得清楚，油錶顯示出油量充足。

石勇叫人弄開車門，打開了車頭蓋。經過了一番檢查之後，黎沙的汽車機件並未發覺有任何損壞。

石勇和姜玲玲等人，更加感到無限迷惑。

「到底他去了那裏？」姜玲玲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石勇也意會到她的意思：「這是山頂，可以走動的地方不多。讓我們先到茶座中看看，再派人四處查察一下。」

一隊警員奉命到山頂一條小徑去；探員們則分頭向一些路人，遊客和攤販等查問。

石勇和姜玲玲向茶座方面查問，但沒有人認識黎沙是誰。

事實上，一天到晚，人來人往，除了少數熟客之外，侍者很難提供消息。

石勇對玲玲說：「根據目擊者說，勞大雅生前可能喝了過量的酒。所以那車子有如舞龍一樣，以致墮崖失事。如果所說屬實，勞大雅和他的朋友一定在這裏喝過酒。」

玲玲道：「你的意思是：侍者可能對喝酒的人客有印象麼？」

「是的。」

石勇正想再把侍者和領班的叫來查問，一名軍裝警員已由那邊奔跑過來。

那警員剛接到他同伴的無綫電通話機的報告，原來他的同伴發覺山下似乎有個人蜷曲住身體，臥在草堆旁。

因此，警員們一邊小心爬落山下查看，一邊用無綫電通話機，叫人立刻通知石勇他們。

石勇聞訊，立刻和姜玲玲到小徑那邊去。

那條小徑相當僻靜，除非在假期，或者遊客特別多的日子，那邊才有人行。

小徑一邊靠山，另一邊有欄杆圍住，下面就是懸崖。

假如有人由此墮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會重傷不治。

警員們發覺山下一處矮林旁似乎臥了一個人。那人動也不動的。

已有數名警員繞着小徑，爬落山腳下面去查看，看看那是否一個人。

因爲由這兒俯視下去，一則太高，二則下面野草叢生。

警員們都配備了無綫電通話機，可以隨時和這上面取得連絡。

但是，石勇和姜玲玲二人都沒有耐性再獃在這裏等下去。

他們也循小徑爬落山下去一看究竟。

× × ×

「果然是他。」

「他死了。」

石勇蹲在屍體旁邊，道：「他就是黎沙。」

姜玲玲仰頭往上望：「一定是有人由上面將他推落來！」

「任何人由上面掉下，也不可能再生還。」

「上面有欄杆，他不可能是失足墮下的。」

「除非他存心要自殺。」

「他爲什麼要自殺呢？」

「天曉得！」

石勇對一名警員道：「立即通知黑箱車和法醫官到這兒來！」

× × ×

根據現場證據的顯示，黎沙極有可能是給人由上面推下來的。

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死者胸前的肋骨，有明顯的瘀痕。

醫官認爲那是一股無情力自死者背後一推，死者身不由主的往前狂衝，胸部壓着欄杆的鐵枝，頭部往前俯衝，更可能有人自後面用雙手把死者的雙足抬起，令他墮斃崖下。

醫官的假設，最低限度也令石勇信服了，因爲石勇在死者的皮鞋上，發現了一些可疑的指紋。因此，有人將死者雙足抬起，令他失去重心，以致墮落崖下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此外，石勇又發覺死者的背後，衣服上有十分明顯的皺紋。就像被人自後揪住他的衣服一樣。所以，那兒的衣服就打了摺。

石勇對玲玲說：「兇手可能有兩個人。一個揪，一個推，於是死者卽使極力反抗，也無法不直墮下來。」

玲玲道：「看來，你們警方應該小心保護霍平，因爲他是唯一生存的三個業餘攝影師之一。他是唯一見過『白先生』的人。」

石勇給玲玲提醒了。

於是他立即利用現場上警方的無綫電通訊設備，通知總部，把霍平留住。並小心加以保護。

霍平就是三個被捕的攝影師之一，也是唯一被探員找到的。

他正在警署內等石勇回去，因爲石勇正要找他問話。

石勇也担心正在醫院留醫的午時富。

那個神秘的人物——「白先生」所以殺死這許多人，毫無疑問的，只是爲了滅口。

玲玲回頭問石勇：「他們生前不是都參加過拼圖遊戲麼？」

玲玲所說的「拼圖遊戲」，是指警方的「拼圖認人」。

但這種認人方法往往收效不大，而且拼出來的樣子總是相差無幾，有些還非常滑稽，所以玲玲才稱之謂「遊戲」。

石勇道：「白先生既然是化名，他的外貌也可能是化裝的。所以，我對這方面的期望反而不會太大。」

玲玲道：「我反而不必爲醫院中的午時富担心，因爲如果對方想殺他，早已可置諸於死地，又何必只讓他半身不遂？」

石勇看看腕表：「現在我想和你先回去問問霍平，然後再趕往醫院中去，這裏的事，就讓其他人來處理好了。」

玲玲道：「這件案已經先後死了五個人。如果再不設法找到白先生，可能還會再有人死。」

當石勇和玲玲離開現場時，石勇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他問玲玲：「你查午時富過去的底子，有了什麼發展？」

姜玲玲這時也看看腕表：「小明快要與我連絡，相信不會令你失望的。」

石勇也知道玲玲身邊有架傳呼機，她弟弟要找她，多數利用這種太空傳呼機。

× × ×

在警署之內。

業餘攝影家霍平，已是等了個多小時，仍未見到石勇。

他開始顯得不耐煩。

石勇的一名助手陳九告訴他：他可能成爲「白先生」追殺的對象，因爲對方已先後殺了其他兩名他的行家。

到了這時候，霍平才知道他的行家勞大雅和黎沙都死得不明不白。

這些年來，由於各大報章不斷鼓勵市民向攝影方面學習，沖晒店也越開越多，所以出現不少像霍平這類業餘攝影家。

霍平等人本身有份很悠閒的職業，只是有興趣獵影，所以常常參加了一些造像會，郊外獵影以及模特兒攝影會等等。

當然，他們的作品也有寄去參加沙龍比賽，而且有不少得獎。

有時他們還會請回身材美麗的模特兒，替她拍裸照。

此等裸照不但有藝術價值，也有商業價值，例如要來做月曆等等。

因此，那個神秘人物「白先生」，只

要道出門路，立刻就有人響應。前往天台木屋參加「裸女造像攝影會」。

眼前這個霍平，他的實際身份也被查出了，他是一本色情雜誌的圖片供應員。

那一類三十二開本的色情刋物，專門刋登一些裸女圖片之外，還經常加插一些有如生春宮的男女摟作一團的彩色圖片。

因此，霍平當時聽了「白先生」的「好介紹」之後，就更爲神往。

石勇終於回來了。

他首先向霍平道歉。然後問他：「請你記憶一下，那位白先生是否也是一名拍友？」

「拍友」是指一般業餘攝影家，香港人習慣以此稱呼他們。

霍平想了想，道：「那天……指第一次見我們的時候，白先生的確掛住一架相機，否則他就不可能混入我們一班拍友的行列。但在此之前，我似乎未見過他。」

「你兩個行家遇害的事，相信我的助手已經告訴過你了。」石勇又說：「現在只有你是可能認得那位白先生的人。」

霍平道：「其實，我們對他並無妨碍，我才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殺我們。」

石勇道：「殺人者往往爲了保護自己而不顧一切的，因此，除了請你澈底和我們警方合作之外，還請你自己小心。」

霍平道：「我知道的　我早已和盤托出。」

「閣下的作品——」石勇這時才由抽屜取出了一本色情雜誌，「常常可以在這裏見到，由此可見，白先生也十分消息靈通。」

霍平面上紅了一陣。

攤開在石勇辦公桌上的裸女雜誌，有不少十分大胆的圖片。

此等圖片幾乎可以見到男女間最保留的重要部位。

至此，霍平才知道，他秘密兼職的事，已被警方查出了。

石勇又說：「我想知道，已被殺了的勞大雅和黎沙，是否也同樣兼職？」

霍平道：「坦白說，我們無所謂兼職，圖片只是一輯一輯賣給此等雜誌，他們反正須要大量的圖片。我知道勞黎二人也像我一樣，只是業餘性質。」

石勇又問：「然則，你們可能沒有把全部底片交出。是嗎？」

「不！」霍平說：「我們被捕後，就給你們帶回到這兒來？又那有機會將部份底片收起來？而且當晚我們已被搜身。」

石勇也知道當晚已將各人小心搜查過。但是，爲什麼各大報章和不少認識午時富的人，都收到茱廸的裸照。

自從霍平的身份被查出後，石勇也曾懷疑到一個可能性。

那就是：那些色情雜誌同樣亦會收到茱廸的大胆圖片。

各大報章與警方合作，但那些色情雜誌却未必會來報警。

也就是說：他們收到茱廸的圖片後，會刋登出來的。

因此，石勇已知會此等色情雜誌社，凡是收到茱廸的圖片，除了必須報知警方之外，還不准隨便刋登出來。

石勇案頭上的內綫電話又响了起來。

布列警司不知什麼事，又要把石勇叫過去。

石勇於是出去吩咐助手陳九：替霍平錄好口供之後，放他走，再派人暗中保護他，因爲他很可能是「白先生」追殺的對象。

× × ×

布列警司的脾氣一向很好，但這幾天却壞透了。

一連串的命案，死了一個又一個，可是兇手始終未找到。

石勇以爲布列又遭受到什麼壓力，所以又叫他過來「訓示」一頓。

但是，布列現在却對他說：「石勇，我要你跟我出去一次。」

石勇不敢問什麼，因爲布列的性格他最了解。對方不是個轉彎抹角的上司，如果可以說的，應該說的，早已經說了。

布列匆匆外出，石勇只好跟隨。

當他們經過外面大辦公室時，石勇與姜玲玲打了一個眼色。

布列也見到了玲玲。

他對玲玲道：「你是否有事？我知道你可能正在等你弟弟，我們回頭見！」

姜玲玲經常來此協助她男友石勇工作，自然了解到警方內部也很複雜，所以非迫不得已，不會隨便把任務說出。

因此，玲玲沒有問布列去那裏。

就是布列警司一直很倚重的石勇，他也同樣不敢追問。

一直等到登上了布列的座駕車，布列才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接到一個很意外的電話。有個人剛由美國回來，他說他知道方丹錫和午時富二人的死因。急於要見見我們。」

「方丹錫？」石勇道：「他是誰？而且，午時富也只不過半身不遂，根本未死呀。」

「方丹錫是另一宗交通意外的死者。他妻子曾投訴，硬稱這是有計劃的謀殺行動，但當時我們因找不到證據而拒絕受理，想不到現在竟然有人稱方丹錫也是被那個化名白先生的神秘人物所殺害。」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林貴風。」

「會不會有人故意做作，引開我們的視綫？」石勇担心地說。

「不會。」布列道：「我已用電話跟移民局查過，的確有個中年人林貴風，剛由美國回來。而且，他十分聰明，撥電話到警局來的時候，聲言找負責午時富命案的警司。毫無疑問，他一直以爲午時富死了，可能只是外電誤傳的結果。」

汽車開到一間大酒店的停車場。

布列警司口中的林貴風，據說就是住在這間酒店裏面的。

石勇和布列走進酒店，他們並未知會管理人員，因爲這是秘密行動。

根據布列說，林貴風希望警方切勿把消息外洩。否則，他也會性命不保。

因此，布列只當自己是一般訪客，帶住石勇直走進電梯去。

石勇也認爲不必向櫃枱查問了，林貴風既然約了布列，一定會在房間裏等他們到來。

但是，當二人前往敲門時，裏面全無

反應。

布列心感不妙。

這時剛有一名管房的經過，布列立即向他表示身份。

管房的用門匙開啓了那間房時，也對布列表示：這是林貴風住的，他是剛由美國來的華僑遊客。但他沒有留心到林貴風是否已經外出。

一般酒店的住客外出，門匙多數交到樓下櫃枱代管。

但是，剛才布列他們來時未通過櫃枱，所以不知道林貴風有沒有把門匙交下。如果未交下便是人在房中。

不過，管房的看見布列是警方一名高級官員，自然不敢怠慢。

房門開了。

石勇首先走了入去，他發覺房內似乎沒有人，但浴室却傳出了淙淙水聲。

浴室門虛掩。

浴缸裏的水滿瀉了，但只是慢慢的瀉出，然後又由地下的去水洞孔流去，因此沒有流出房間外面去。

浴缸裏面躺着一個人！

一個死了的人。

他俯伏着 所以布列和石勇等人，只見到了屍體的背部。

布列走了進去，一手抓住屍體的頭髮，讓他的面孔向上 然後問跟隨着入來的侍者：「他可就是林貴風？」

侍者只瞥了一眼就點點頭：「他正是林先生 我記得代他挽行李入來的。」

「有沒有人來過？」布列又問。

侍者想了想，道：「似乎有個男人來過，但我不大留意，因爲當時太忙了。」

布列示意石勇：「通知總部馬上派人來。」

石勇於是到外面去撥電話。因爲這兒出了事，照例一切都要保持原狀。

× × ×

酒店房間裏的死者，證實就是持有美國護照的林貴風。

他是昨晚深夜才到的。

初步估計：他正在入浴，突然有人到訪，可能他以爲是警方人員，因爲他約了布列，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有人入來。

總之兇手就是突如其來的，將他按在水中，活活將他溺斃。

因此，死者肺部有積水，死於呼吸窒息。

浴室的地上有水，表示死者死前曾經掙扎過，以致缸中的水潑得滿地都是。

死者林貴風的軀體略略帶胖。憑此忖測，兇手的身材也不會矮小，否則難以制服死者。

根據美國領事館的資料，死者是來此旅遊的。但布列認爲那只不過是表面的藉口而已。

從死者給布列的電話可以看得出，死者專程回來，無非想揭發某種陰謀。可惜他棋差一着，給人家及時發覺了，才招致殺身之禍。

石勇覺得姜玲玲的估計果然不錯，這是一宗大陰謀，並非一般勒索案件。

唯一最意外的，便是方丹錫的「交通事件」，竟然不是意外，而被形容爲一項陰謀的一部份。究竟這林貴風又是什麼人？他怎會知道這麼多？

爲了及早揭開這謎底，石勇決定再到醫院裏去，造訪午時富。

× × ×

午時富正在醫院留醫。

醫生已證實他將終生半身不遂。

午太太一直陪伴在側。他們的女兒午茱廸，則在這間公共醫院的另一間病房之內。

午家的慘變，連日以來成爲大新聞，許多記者紛紛跑到醫院來，企圖訪問午氏父女等人，但都被警方加以拒絕了。

午時富感到顏面全無。

他雖然半身不遂，頭腦仍然保持清醒，他覺得自己生不如死，偏偏又死不去。

石勇到來時，他正倚在床上，由午太太餵他喝着一些粥水。

午太太連日以來可辛苦透了，她衣不解帶，連晚上也留在這裏陪伴她丈夫。只是當她丈夫日間入睡之後，她才去看看她那不爭氣的女兒。

午茱廸也知道她父親已被弄得名譽掃地，生死不得，也知道她的兄長已被人殺害了。她正在醫院接受一連串的檢驗和治療。

石勇故意把林貴風被殺的消息帶給午時富。

但午時富却無動於中：「我並不認識此人。」

他說話儘管含糊，仍然可以聽得到。

石勇道：「但林先生生前曾經給我們電話，他不但認識你，還十分關心你。」

「可能弄錯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他以爲我是另一個人。」

「不過，他專程由美國回來，決不會糊塗到這個地步吧！」

「總之我記憶中沒有這個朋友。」

「那麼，你可認識方丹錫？」

「方先生是本港一位富商，我當然認識。」

「你一定知道，他不久之前撞車死去了。」石勇又說。

午時富黯然道：「我也有去送殯。」

「你以爲他眞的死於交通意外？」

「是的。」

「但林貴風却對我說，他被人謀殺。」石勇很認眞地對午時富道：「午先生，這本來是你的私事，但牽涉到謀殺之後，便屬於我們警方的範圍，爲人爲己，希望你合作。仔細告訴我們，究竟你和那一些人結下了這麼深的怨？」

「坦白說，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些什麼，我一向正正當當做生意。」

「我並未說你不正當，但是，事到如今，你不說得更明白，可能還有人要死在那神秘人的手上。你眞的這麼忍心？」

「你怎會這麼說？又不是我殺人。」

就在這時候，有一名探員入來，附耳對石勇道：「姜小姐請你聽電話。」

石勇於是離開病房，到外面去。

醫院裏有警方的辦事處，姜玲玲的電話就是撥到這兒來找石勇的。

玲玲在電話中告訴石勇，她的弟弟小明剛有了一些收穫，希望石勇立刻趕去。

原來玲玲派了小明到下層社會去打聽。小明幾經艱苦，才找到一名見不得光的

人——他是被警方通緝中的毒販。

他自稱知道許多關於午時富的事，但必須警方撤銷對他的通緝令，他才肯說出午時富過去的一些秘密。由於小明無法作主，所以惟有通知石勇。

石勇也知道警方有許多被通緝的販毒者，有些已逃到外地，有些下落未明。

但他一時却想不起小明所提的，到底是誰。

石勇答允小明，立即趕來。

× × ×

姜小明和她姊姊正在一間餐室裏。

小明是透過太空傳呼機把她姊姊找到，然後約了她到這兒來的。

姜玲玲知道小明認識許多黑道中的人，要他四出打聽，因爲他認爲午時富可能有些往事不想讓別人知道。

姜小明不負所托，果然找到了門路，有個人揚言知道午時富許多往事。

不過，他本身是一名通緝犯，所以不敢露面。如果警方要他提供消息，就先得把他「特赦」。

姜小明無法作主，甚至石勇也不敢作主；不過石勇却要先問個明白，然後才可以向他的上司提出報告。

石勇匆匆趕到餐室來。

石勇還未坐下就問：「小明，你所講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倪直。」小明說，「他大約五十歲左右，分明是個癮君子。」

石勇道：「靠得住麼？」

「很難說。」小明說，「不過有人告訴我，倪直以前常常來往港美之間，直至販毒事敗，才一直躲了起來。」

「你的朋友的意思是：他在香港與美國之間偷運毒品？」石勇怔怔地問。

「是的。」小明說。

石勇於是沉吟道：「我明白了，午時富果然有許多見不得光的往事，大概與此有關。」

玲玲也說：「我早就想到：午時富極有可能有些痛脚被人執住。」

石勇道：「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報警呢？」

「也許當初他只以爲是一般綁票勒索，後來才發覺事情不妙。」玲玲又說：「而且，蘇絲等人綁架午安達，已證明只是因利乘便，弄假成眞，根本與整個事件無關。」

「那麼，讓我們先去跟倪直接觸一下再說。」石勇又問小明：「在那兒可以找到他？」

「我帶你去。」小明說，「不過你要答應我，不得拘捕他。」

「放心好了。」石勇道：「我會維護你的信用的。」

姜玲玲與石勇又相顧一笑。

× × ×

倪直躲在山上，不敢下來。

他本來住在山脚下一間木屋之內。但是，現在他必須暫時離開了他的住所。

他明知這是一場賭博。但是如果博得到，他以後就不必再偷偷摸摸，躲躲閃閃的，見不得人！因此他才決定博一博。

他知道不久之後就有人到山脚下的木屋來找他，但他却先跑到這上面來。

他要看清楚形勢才決定接不接見那些訪客。

假如來的人太多，又或者來者是警員，他立即由山上向山後的小徑逃去。對這兒一帶的環境，他是非常熟識的。

山上有樹林，倪直就躲在一些矮樹的後面，往山下窺伺。

大概沒有人知道他在這裏躲着。所以他非常安心地蹲在那兒。

忽然之間，有人由背後拍了他一下！倪直差些兒就嚇得驚叫起來。

那是一個年青人，看來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一歲。很新潮。

「你是誰？」當倪直發覺對方面上堆滿了笑容之後就問。

「警探。」那年青人說，「不過你放心吧，我不會拘捕你。」

倪直有點恍然大悟：「原來你就是小明說過的石探目。」

「是的。」年青人笑了笑，「來吧，我們先找個地方，好好的談談。」

倪直跟隨住他，由一條小徑下山去。

那邊山脚下，停了一輛汽車。年青人親自開了車門，讓倪直坐了上去。

年青人一邊開車一邊問他身邊的倪直：「你說你認識午時富，是不？」

「是的，以前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倪直又感慨地嘆了一口氣！「不過，他的運氣比我好，所以他就面團團作了富家翁，而我就倒霉到像現在這樣子，見不得光。」

「不見得吧？最少你現在還很健康，他却弄得要生不得，要死不能，幾乎家破人亡！」年青人又說：「你不是說過，要向我們提供一些往事麼？」

「是的。不過——」

「你放心，現在我們就當是私人朋友的交談，不用你出面作證，也不會要你見我上司。如果你所講屬實，我們再考慮赦免你。」

「我敢保證我講的都是事實。」

「那你說吧！」

「大約二十多年前，當時我們一班人還很年青，自然幹勁十足。我們都是華僑子弟，而且一齊住在美國三藩市華埠……」

倪直開始說出一段往事。

那年青人也將車子開到一處路邊，那兒很靜，根本就沒有人經過。

年青人十分留心地聽下去！

根據倪直的回憶：他和午時富等人，都是美國的華僑子弟。

他們在美國生活十分枯燥乏味，書固然讀不成，也沒有一技之長，更加缺乏了精神生活。

於是一班年青人便經常聚集在一起，游手好閒，無所是事。

忽然有人提議去打刦銀行。

當時他們每個人都依靠父兄生活，根本不須要爲生活而頭痛。

但是，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同意了。

他們不是爲了生活，只爲了找尋刺激，發洩過剩的精力。

他們總共六個人，稱得上志同道合。

於是立即展開籌備工作。

他們分工合作，有人策劃，也有人找目標，更有人購置槍械。

他們要做得轟動一些，又要全無破綻，要絕對成功！

結果，他們眞的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之好。

那一次他們竟然刦得九十萬元美金。二十多年前，九十萬美金已是一個不少的數目，平均每人可分到十五萬美元。

但是，他們並沒有立刻分賍。只是依照計劃把賍欵收藏好。

由於他們深知警方的綫眼厲害，所以，他們沒有露出半點痕跡。

他們事前已相約好，五年後，待事過情遷之後才分賍。

五年後，人們一定已淡忘了此事。本來這決定是不錯的。

但是，只過得三年左右，他們六個人之中，有一人出了事。

他就是六個青年人之中的白泰萊。

白泰萊犯了謀殺罪，他開槍傷人，那人竟不治去世。

在美國，即使謀殺罪也有分等級的，白泰萊雖然未被控一級謀殺，亦已被判處終身監禁。

其他五個人知道此事後，立即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

事後，他們決定派人去探監！

名目上是「探監」，實則上是探聽白泰萊對「賍欵」的處置。

結果，探監的人回來說，白泰萊自願放棄了那一筆錢。

爲了避免夜長夢多，五個人經商議後，決定提早分賍。

又因爲白泰萊自願放棄，所以五個人除了各自分了十五萬元美金之後，又再瓜分了白泰萊名下那十五萬，即每人再多得三萬元。

各人分了錢之後，便各奔前程，各有各去發展他們的事業。

倪直又說：他們並非眞正的壞蛋，只是一時好性而已！

因此，那是一生人之中唯一的一次。

他們都希望好好的運用那筆錢去發展各人自己的抱負。

結果，有些走上正途，做生意發了達。例如午時富就是其中之一。

但另一方面，正是人各有志，像倪直他本人一樣，却因爲正當生意失敗，迫住販毒。

結果販毒也一樣失手，所以他才會變成了警方追緝的對象。

年青人聽到這裏，呆了一陣。

倪直嘆氣道：「看情形，白泰萊可能已獲得假釋。」

「你的意思是：向午時富勒索的白先生，就是白泰萊麼？」年青人問。

「我想不會錯到那裏去的。」倪直道，「白泰萊一定是獲得假釋之後，生活無着，又或者後悔當日自動放棄賍欵，所以四處找尋我們這五個人的下落。終於找到了香港來。」

「你可以告訴我，除了你，白泰萊和午時富之外，還有誰？」

「還有死了的方丹錫，林貴風以及沈柏力。總共是六個。」

「林貴風？就是在酒店被殺的？」

「對了，就是他。」

「那麼，現在就只有你和沈柏力是最幸運的了。最少白泰萊還未找到你們這裏來。」

「是的。不過，就算他找到我也沒有用，因爲我沒有錢。」

「你可知道沈柏力的下落？」

「不知道，我們已分手多年，彼此沒有連絡。」倪直說。

年青人又陷於沉默之中。

他苦苦沉思，却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正在想什麼。

× × ×

姜小明帶了石勇和玲玲到山脚下一間木屋來。

這是倪直居住的地方。

但是，三個人却無法找到倪直。木屋之內，空無一人。

小明道：「我明明約了他，也許他臨時又改變了主意。」

石勇看看腕表，道：「我有許多事要辦，不能等他了。」

玲玲也覺得這樣等下去，不知等到什麼時候。

於是三個人只好暫時離去。

× × ×

石勇垂頭喪氣地返回他的辦公室去。

他很少這麼頹喪，即使遇上更重要的案件，破不了也不一定要他負責。

但這一次，他弄得頭也昏、腦也脹，上司給他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他明知幕後有些事情涉及私人恩怨，偏偏午時富又不合作。

假如小明找着倪直的話，也許還有一綫希望，但倪直極有可能不相信警方會赦免他，說不定永遠也不重返那山邊木屋去了。

石勇越想越感到洩氣！

當他返回自己的辦公室時，必須經過他助手們的面前。

他的助手包括了陳九等一班探員。

石勇和他助手的辦公室，就有如一個住宅單位的一廳一房一樣。石勇的辦公室在「房」裏，助手們則在「廳」內。

此外有一度門！

門外就是警署內部的一條通道。

布列警司的辦公室，則在通道上的另一角。

就在石勇返回自己辦公室之際，他發覺他的助手之一的陳九，正在聽錄音機。

他心裏十分生氣。

石勇心裏想：這時候還有這種心情，怪不得他領導下的這一個小組，被布列警司迫得這麼緊了。

他走了過去。

然而陳九依舊一無所覺。

也許那只是一首十分悅耳的歌曲，否則陳九不會這麼專心。

石勇不知好氣還是好笑，若非因爲陳九追隨他好些日子，他立刻就要破口大罵了！

石勇伸手把錄音機的機掣按停了。

陳九這才如夢初覺地，抬起頭來，將耳塞聽筒移開。

石勇生氣地說：「你還有閒心在這裏聽音樂？」

陳九見石勇這麼生氣，吶吶地說道：

「不！不……這不是音樂啊！」

「不是音樂是什麼？」石勇瞪住他！

「是……是電話錄音帶。」

「什麼？電話錄音帶？」

「嗯——」陳九吞吞吐吐地，欲言又止。

石勇彷彿想到了一些什麼，試將耳塞放到耳畔去！

他伸手開了開關掣！

石勇果然聽到兩個人正在講電話的聲音。

他只聽了幾句，立即關掉！

石勇看看這裏只有陳九一個人，其他探員都出外勤去了。

「是偸錄的嗎？」石勇沉聲問陳九。

陳九吶吶地說：「是的。」

「誰的主意？」

「我的——」

「你可知道未經正式批准，這是犯法的。」

「我知道，不過——」

「別嚕嗦了，快收拾好，到我辦公室裏來！」石勇說着，已走進他的辦公室去了。

× × ×

陳九把錄音機和聲帶一齊搬到石勇的辦公室裏面去！然後關上了門。

他也知道石勇的心情 因爲他是石勇的心腹助手。也正是由於這樣，陳九才爲石勇焦急起來，恨不得立刻把一切疑問都找出答案來。

在無可奈何之際，陳九惟有不擇手段了。

上次，他和姜小明合作，已經做了一次「犯法」的行爲——偷偷走進蘇絲的住宅去。

這一次，他又得小明的協助，偸錄了午時富病房內的電話。

石勇也明知這是「犯法」的，因爲未經法庭批准。

但是，陳九這些旁門左道的方法，有時却對破案很有帮助。

錄音機開啓了。

那段錄音帶從頭播放。陳九則在旁逐一向石勇解釋。

聲帶最先播出一男一女的談話聲：

「誰？」

「是午時富先生的病房麼？」

「是的，我是午太太，請問你是那一位？」

「媽，你冷靜些，切不可叫出我的名字。」那男子顯得很緊張：「房間裏還有些什麼人？」

「只有我和你爸爸。」午太太興奮得幾乎想哭。平達，你幾時回來的？」

「我偸偸回來的，所以沒有通知你們。不過現在不是交代的時候，趁沒有人在你們身邊，快叫爸爸跟我先談幾句。」

「好吧，你等等。」

然後，聲帶中出現了午時富那極不自然的說話聲音。

午時富自半身不遂後，說話時已歪着咀巴，很不正常。

「平達，我不是發夢吧？」

「爸爸，你怎麼了？」

「唉！別提了。你有沒有收到媽媽給你的電報？你弟弟他——」

「我都知道了，所以我才回來報仇。爸爸，你安心在醫院休養吧，其他事交給我去做。」

「平達，你小心，我們的對手很厲害呀。」

「我不會怕他。我一定要找到他，爲你們報仇，然後才返回美國去。我會把你和媽媽接到那邊去生活，你放心等着。」

「嗯，醫生來了——」

「我有空再給你電話。」

電話暫時掛斷了。

陳九對石勇交代說：「這兩天來，那個青年人幾乎每天都有一至兩次電話給他父母。其中有一次，午時富向他說出了一個人的姓名和地址，他說：這個人可能知道他們的仇家是誰。以及知道他仇家的下落。」

石勇再聽下去，其中果然有一段提及「倪直」的名字。

石勇呆了一陣！

因爲不久之前，他才聽小明提過倪直。由此證明：倪直可能眞的知得很多，否則，午時富也不會叫他兒子去找此人。

陳九看見石勇的表情，也知道他不會再受到責備。

於是他對石勇道：「可惜我們不知道午平達之所在，否則，跟踪他，一定大有所獲。」

石勇道：「目前他已變成了一個危險人物，既然他聲明回來報仇，我們必須趕快把他找到，否則，他對兇手行私刑，只有令這件案更呈複雜。」

陳九道：「但是我們到何處找他？這聲帶中有一段是午太太問及他住在何處的，但午平達却不肯說。他大概怕人跟踪他媽媽。」

「嗯——」石勇若有所思地，問陳九：「目前你還繼續偸聽他們的電話？」

陳九點點頭。

石勇道：「你可以繼續，回頭我會向布列解釋，要他正式向法庭申請。因爲已有事實證明有此須要。」

× × ×

陳九的方法雖然對案情有了一點帮助，但是，午氏父子似乎有了警覺；午平達後來竟然一直沒有電話給他父親。

另一方面，姜小明也爲之焦急萬分，因爲他準備接觸的倪直，也一直不見回到那間木屋去。

到底倪直出了什麼事？

石勇和姜玲玲等人都難免有些担心，担心另一宗命案即將出現。而死者極有可能就是不知所踪的倪直。

× × ×

每天都有電話接駁到午時富的病房中去。

但是絕大部份只是親友們的問候電話，而且大都由午太太接聽。

警方正式設置的偸聽站，就設在一輛偽裝的卡車之內。

那卡車一直停放在醫院的停車場裏面。那兒十分接近電話綫路。

一切都偽裝得很好，這兒又是不爲人注意的角落。照計是不會引起任何人懷疑的。

但是，警方的竊聽人員，一直聽不到有午平達的電話。

石勇正感到失望。

忽然間竊聽人員截到了一個令人驚奇的電話，是白泰萊的。

首先接聽的是午太太，但白泰萊一定要她丈夫接聽。午時富終於也聽了。

「你好吧，午先生。」白泰萊在電話中格格地笑了一陣！

午時富道：「白泰萊，我早就想到是你，你太卑鄙了，如果你有種的話，應該堂堂正正的來殺死我，不該用這種下流手段！」

「我卑鄙？嘿嘿！告訴你，我要殺你，易如反掌，但我不會。我要讓你活着受罪。」

「我已殘廢，你還想怎樣？」

「等你出院，也等着你的錢。」

「你要錢，我可以給你，只要你說出你之所在，我會叫人送來。」

「爲什麼忽然這麼大方？」

「算我服了你。」

「哈哈，我看不會就是這麼簡單吧！我不會上當的！你等着看我的吧！」

警方的竊聽人員正在追查綫路。但是電話公司還未查出來源，白泰萊已將電話掛斷了。

即使如此，警方也總算有了收穫。最低限度他們也知道有「白泰萊」其人，他極有可能就是警方千方百計要追尋的殺人兇手「白先生」。

當初石勇他們還以爲「白先生」只是一個化名而已！但現在看來，他果眞是姓白的。

警方爲明眞相，除了加緊保護午時富之外，還派人四出找尋倪直的下落。

當然，警方的綫人們早已奉了密令，希望能及時找到「白先生」。

但是，此人的確神通廣大，警方的黑社會綫人幾乎沒有一個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 × ×

一個電話忽然接進了布列警司的辦公室。

那是一個男人，自稱姓沈，剛自外地來，要跟處理午氏父子一案的警方高級人員交談，所以接綫生便將電話接到布列這裏來。

布列有過林貴風命案的經驗，這一次顯得更加小心翼翼。

「你是誰？」

「沈柏力。」對方說，「也是午時富的朋友，當然也是林貴風的朋友。我知道我這些朋友都有麻煩，死的死，殘廢的殘廢。所以我才義不容辭地由外地回來。」

布列立刻問：「你可以立刻到我辦公室來嗎？沈先生。」

「不，不能。」沈柏力道：「我還未講完我要講的！」

「好吧，你儘管說。」

「我要你們舉行一項公開的記者招待會。」

「嗯——這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報界對這一連串的案件，極感興趣，你們何不趁此機會，公開事實眞相？」

「事實眞相？」

「是的，我可以告訴你們事實的眞相。」沈柏力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先來跟我談談？」布列說。

「如果我隨便出現，只怕性命難保。」沈柏力說。

「我們警方會保護你的。」

「保護？」沈柏力忍不住笑了，「你們如何能保護我的安全，看看我的朋友午時富先生就明白了。你們不是也說可以保護他麼？但是，現在他怎麼樣了？」

布列警司幾乎無言以對，因爲對方的指責全都是事實。

布列只好道：「沈先生，這樣好嗎？你先到我辦公室來談談，相信你一定知道林貴風先生在酒店遭人毒手的事，希望你最好聽我忠告，不要把你的行踪公開。」

「但是，我與你的想法剛剛相反，越是鬼鬼祟祟就越容易被對方有機可乘。」

「你既然不聽我的忠告，我也無話可說。」布列警司說道：「請問閣下現在什麼地方？」

「當然是酒店，但我不會告訴你是那一間酒店。」沈柏力說到這裏立即收綫。

布列警司呆了一呆。

他眞不希望再見到有人死得不明不白，因此立即通知警方的無綫電台，知會所有巡邏警車上的警員，以第一時間到各大酒店找尋一個叫沈柏力的外來遊客。

因爲他不難想像得到，沈柏力既是外地人，如果要住進大酒店去，不可能化名的，因爲酒店方面一定要他的護照登記。

× × ×

這是一間第一流的大酒店，許多由外地來的遊客尤其是美國遊客，更加喜歡住進這兒來。

他們並不一定喜歡這兒的豪華氣派。說到豪華設備，最少有幾間比這裏更好。

他們喜歡的可能是價錢適中，而且又是美國人開的。

一輛警車在門外停下。

一名警官帶着三名警員入來。

他們直趨櫃枱，查問有沒有一個叫「沈柏力」的人住在這裏。

名册查遍也沒有沈柏力這個人！

警官只好帶人轉往另一間酒店去查。

× × ×

「白先生嗎？」酒店的電話間裏面，有個穿制服的男子，正在鬼鬼祟祟的打電話。

「你是誰？」對方反問。

「我是任全？」

「任全，有什麼消息？」

「剛才有警方人員來這裏查，問有沒有一個住客叫沈柏力的。」

「他們還有什麼說？」

「沒有，但我知道他們很緊張，發覺這裏沒有這個人之後，便轉到了另外一間去了。」

「好吧，任全，你繼續替我留意，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任全是這間酒店的侍應生。

正當他由電話間走出來的時候，就見到有個人剛由外面入來。

那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挽住簡單的行李，遊客打扮。

任全本來可以下班了，只要換了衣服就可以離開酒店。

但是，當他想起了「白先生」的可觀酬勞之後，就身不由主的表現出十分良好的「工作態度」，希望有奇蹟出現。

任全走過去，替那人客挽行李，其實他眞正的目的，只爲了看看這個人的身份而已。

奇蹟果然出現了。

也難怪任全引起注意，那傢伙的態度鬼鬼祟祟的，想不到護照上出現的名字，赫然就是「沈柏力」。

任全心情萬分緊張，但他表面上却强作鎭定。

他若無其事地，替沈柏力挽行李登樓，然後又接受了他的小賬。

當任全離開那間房之後，立刻就去打電話。

他已經够鐘下班。

他打電話給「白先生」。

白先生要他更衣之後，小心在暗中監視沈柏力這個人！

任全等這機會也不知等了多久，他當然答允了。

另一方面，警方也接到了酒店方面的秘密通知，知道有個叫「沈柏力」的人，剛住了進來，於是警方立刻就派人來。

警方的目的是要保護沈柏力的安全，因爲他們深信「白先生」神通廣大，也相信沈柏力是他要對付的對象之一。

但是，當警方人員到達酒店時，沈柏力竟然不在他的房間之內。

然而管房部沒有那間房留下的鎖匙，也沒有人看見沈柏力出去。

這當然是不正常的，因爲一間酒店的住客如果外出，必先把門匙交到櫃枱給管房部，除非住客只是短暫離開，例如只到樓下餐室吃點東西，很快就會返回房間裏去。

不過，警方人員和酒店的人都找過了，餐室，酒吧等處都沒有沈柏力的踪跡。

沒有人見過他，也不知他何時離去。

房間裏，只留下他的護照和行李。

被派來的警方人員，惟有將情形向上司報告。

× × ×

任全得意洋洋地，坐在白先生的車子裏。

這位「白先生」是個身材高大的男子，他接到了任全的電話之後，便開車到附近一個街口把約好的任全接載上車。

任全是由酒店開始，一直悄悄跟踪着一個人到這條街來的。

這個人就是沈柏力。

沈柏力由酒店間偷偷溜了出來，若非任全早已注意這個人，也不會盯得他這麼緊。

結果，沈柏力由酒店橫門溜出街外之後，匆匆截了一輛街車到這裏來，任全也及時找到另一輛街車，這才跟得上。

現在任全就指指前面一間屋，對白先生示意道：「就是那幢三層高的舊樓，我看見他登上了二樓，於是我立即跑到街口打電話給你。」

「嗯——」白先生將車子停在對面，隔着車窗，估計形勢。

他發覺那幢舊樓雖然只得三層高，却見氣勢。尤其是在今日市區，高樓大厦林立，已很少這一類型式的建築物。

他發覺二樓窗幃低垂，窗門也緊緊閉上了，就像沒有人居住似的。

白先生首先落了車，很小心地，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然後才走向那處梯間。

那是一條木樓梯，人如果走在上面，即使放輕脚步，也難免發出聲响。

白先生走進梯間之前，上面樓梯剛有個老婦人下來，他故作找不着地方似的，截住老婦人問：「請問二樓可是姓顧的，我要找一位顧先生。」

那婦人道：「不！二樓一直只住了一位小姐，施小姐，不是姓顧的。」

「噢，我可能找錯了。」

他故意站下來，燃着了一枝香烟，等那婦人走開了，他才摔熄香烟進去。

他放輕脚步，上了二樓，在門外小心地傾耳細聽，隱約聽到一些聲音——似乎有人正在交談。

那度門是木的，很舊，門縫也裂得很闊，用力一點，大概隨時也可以把它踢開，但樓下梯口盡頭處，却有一副生了銹的鐵閘，也許晚間才會把它關上吧。

白先生聽到有一男一女的交談聲。

「爲什麼不通知我接機？你來得太突然了，舅舅。」是個少女的聲音。

一個上了年紀的男子道：「我也想不到會來，所以沒有通知你，素素，多年不見，你長大了，唉，眞想不到，十年人事幾番新，你媽媽她——」

歡欣的氣氛，忽然籠罩上悲哀。

但也只是刹那間的事。

沉默過後，又聽到屋內人說：「你回來住在那裏？舅舅。」那少女問。

「暫時我住在酒店，但我不會眞的住在那裏，我知道這次回來十分危險，我有個仇家，他打算將我們舊日一班好朋友殺絕，我這次回來，打算與警方合作，安排妙計抓住他，我怕你們搬了，所以把行李放在酒店。」

「舅舅，酒店是公共場所，你要對方不發覺你，最好住到我這兒來，我只有一個人！」

「是的，我就算不住到這兒來，也不會住在酒店，現在，我們先一齊出去找個地方，吃些東西再說，我還未吃飯呢。」

「好的，我們就一齊出去？」

二人的脚步聲接近門後，門開了。

然而，門很快又重新關上，那男人顯然發覺了門外有人。

他雖然機警，反應也快，但是，白先生一手把那隻門推開，强行進入屋內。

屋內的光綫並不光亮。

白先生進來之後，還順手將大門掩上了。

事出突然，屋內一男一女顯得十分害怕，節節後退。所以白先生更難看清他的面部輪廓。

「你眞的就是沈柏力！」白先生半信半疑地問道。

但是，對方沒有答他，反而問他：「你是誰？」

「如果你眞的是沈柏力，你一定知道我是誰。」白先生冷然一笑：「由此可見，你果然是冒充的，我差點也給你的外型輪廓騙倒了。」

「哦，原來是白泰萊，我終於也看清楚了。我要找的殺人兇手，就差點兒也不認得你了，白泰萊，你好嗎？多年來不見，想不到你會變得這麼殘暴，可怕，沒有理性。」

「沒有理性的是你們這班傢伙，沈柏力，告訴我，你想怎樣死法？抑或要我把你弄得半生不死？」白泰萊憤憤的說道：「就像現在躺在醫院中的午時富一樣，好嗎？」

「你終於也承認了，午時富弄成今日這樣子是由你施的毒手。」沈柏力道：「爲什麼你不爽爽快快殺了他？」

「殺了他？哈哈……」白泰萊道：「我要殺他，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我覺得他這種人，讓他們死得太舒服，等於便宜了他，因此，我寧願冒險一些，也要造成目前他這樣子要生不得，要死不能，看着兒子死了，女兒也不長進，在親友面前出醜，你猜猜他現在心裏怎麼樣？」

「他恨不得殺了你？」

「是的，可惜，他殘廢了？」

「但是，白泰萊，你似乎忘記了，他還另外有一個兒子？」

「何必你提我，我早已知道，他還有一個長子，可惜那兒子却長在美國。」

「不？」突然之間，有第三個男人的聲音加了入來。

那聲音來自白泰萊的背後。

白泰萊警覺地，回轉身來。

一個年青人出現在那邊角落，而且正慢慢地，朝住他走過來。

白泰萊正待有所行動，那年青人已飛快地拔槍在手。

「白泰萊，你只要再動一動，我會令你終身殘廢，就像我父親一樣。」

原來他並非別人，正是午時富的那遠在美國的兒子。

他就是午平達。

白泰萊自問棋差一着！他事前應該想到這兒未必就只有一男一女。

午平達喝令白泰萊背轉身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門在响。

各人的視綫和注意力立刻被扯到那邊去。

白泰萊見機不可失，立即飛起一脚，午平達的手槍登時被踢得飛起，跌向大門那邊。

午平達身手雖然敏捷，顯然欠缺了經驗。

他正感手足無措之際，又挨了白泰萊一脚，踢得他朝天仰倒。

沈柏力和那少女欲加援手之際，大門已被人推開。

進來的人還俯身拾起了那枝墮在地上的手槍。

那人一聲吆喝，屋內人都呆了一呆。

進來的人正是白泰萊帶來的好幫手任全。

白泰萊看見形勢改觀，又得意洋洋地說：「好了，午公子，難得你遠渡重洋回來，我想，如果你父親知道他唯一的希望也幻滅時，你猜猜他內心有什麼感覺？」

然後他面色一沉，又問：「這可就是你所設的陷阱？」

午平達毫不諱言地說：「是的，要殺，你大可以殺我，切不可傷及無辜，告訴你，他並非什麼沈柏力，只是我花錢請回來的演員，另一個是我女朋友。」

「爲什麼要這樣？」白泰萊很生氣，因爲他一直都表現得這麼聰明，怎會上了人家的當？

午平達道：「像你這麼聰明，你還想不出爲什麼嗎？目的只有一個，引你現形啊？」

「你怎麼只知道我會上當？」

「就算你今天不上當？明天也會，從你殺死林貴風的手法看，我就肯定你在一些大酒店之內，佈下了綫眼，果然給我猜中了。」

「猜中了又怎麼樣？勝利的一方，永遠是我白先生？」

「我看未必，你又似乎歡喜得太快了，」午平達輕輕一笑：「你還記得那個老婦人嗎？」

「嗯——她是誰？」

「施老太，我未的岳母，也就是我未婚妻施素素小姐的媽媽。」午平達指指站在一旁的少女，「施太太是個好演員，也是一名神槍手，所以，她如果要殺你，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白泰萊放眼四望，這間屋，除了他們這五個人之外，找不到第六個，那裏還有人？

他忍不住笑道：「別整古造怪了，我自小嚇到大的。」

突然他面色一沉，向握住手槍的任全示意道：「殺了他？」

「砰」的一聲。

驀地槍聲一响，一顆子彈也不知從何處飛來，只見任全手腕流血，他手上的手槍則墮在地上。

一名婦人由大門入來，她手裏也握了一枝手槍。

白泰萊當然認得她，他們在樓梯下面碰過一次頭。

午平達過去拾起原本就是屬於他的手槍，神氣地說：「差些兒忘記了介紹我的未來岳父施先生，他們一家三口齊出動，否則今天就難有這麼大的收穫。」

午平達所指的，正是那個扮演沈柏力的中年男士。

午平達又以手槍指住白泰萊：「爲什麼你要殺我弟弟？你和我父親有仇，不該連累到我們下一代的身上。」

白泰萊態度十分冷靜：「不錯，我這樣做，的確有些過份，但是，如果你是我，你也會用最毒的手段去對付這班人。」

「爲什麼？」

「道理簡單，他們不仁，又怎麼能怪我不義？」白泰萊又說：「何況，我已找了他們好長的一段日子，可惜，至今爲止，還差兩個！」

「一個是沈柏力，另一個是倪直，對麼？」午平達道。

「是的，你怎麼知道？」

「倪直世伯告訴我，你們年青時，六個人做過一宗大買賣，但後來……」

午平達把從倪直那兒聽到的故事，對白泰萊說了。

原來那天冒警把倪直帶走的，正是午平達。

豈料現在白泰萊聽了，苦笑搖頭：「根本沒有這回事，我眞不知道倪直那傢伙怎會編一個這樣的故事來騙你。」

午平達怔了一怔：「你們並未刧過銀行？」

「當然沒有。」白泰萊道：「我們六個人年青時，只是合夥做走私販毒的勾當，偶然有一次，我們在公海的漁船上，發生了極大的歧見，他們不知道怎的，聯手把我打落海中，然後把漁船開走，當時風大浪更大，我也以爲自己死定了，豈料我吉人天相，命不該絕，將滅頂時，漂來一截木頭，讓我抱住，浮浮沉沉的挨至天明後，被一艘捕魚船救起時，我已經暈了過去。」

午平達半信半疑：「你所講的，可是眞的？」

「我何必騙你？販毒比搶刧銀行更醜惡，但這却是事實，」白泰萊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這些年來，我一邊拚命賺錢，一邊四處打聽這五個人的下落，我幾乎走遍了東南亞，以做生意爲名，東飛西飛，目的只爲尋找他們。結果總算給我找到了，雖然少了兩個，但最罪大惡極的是你父親，所以我絕不肯讓他痛痛快快的死去，因爲事後我才醒覺，聯合其他四個人來一齊對付我的，正是他！那是由於當時我是大股東之一，少了我這一份，他們分多許多，那簡直是謀殺，這一次，我不過進行了一次反謀殺而已。」

午平達呆在一旁！」

他眞想不到，他父親這麼卑鄙，還好他聽了施素素的父母勸告，不胡亂殺人，否則，他可能會後悔。

施素素就是眼前的那少女，他們是眞的訂了婚，這次他們一齊由美國回來，目的也無非爲了見見施氏夫婦。

此外，午平達也從外電中知道家中出了變故，他也收到了父母的電報。

當時他很生氣，決心回來爲父母兄弟報仇！

但是，施氏夫婦勸他只可查明眞相，不可再殺人。

午平達同意之後，施家一家三口，就分別扮演各種角色來幫助他。

豈料現在聽白泰萊口述的，與倪直所講的又不同。

到底誰眞誰假？

警車聲響了。

可能坊衆聽到剛才一聲槍响之後，有人悄悄致電報了警。

不過，施太太却表示：是她剛才落街時，致電向警方知會的。

原來他們居高臨下，目睹白泰萊果然上當，施太太故意落樓，到街上去打電話先行報了警，因爲她不想未來女婿變成了殺人犯。

石勇和姜玲玲等人聞訊趕來，警方先把受了槍傷的任全，送院救治。

施氏夫婦是這裏的世家，他們領有自衞手槍的執照，這幢舊樓，是施家產業之一。

警探已把倪直找到了。

倪直是個通緝犯，不過多年以來，警方已對這個人淡忘了。

他落網後，已心感不妙。

警方事後把倪直拉來跟白泰萊對質，雙方各執一詞，不知誰眞誰假？

本來眞眞假假無關重要，最重要的還是白泰萊已承認一連串的殺人行動，都是由他和他用金錢收買的助手做的。

例如受了槍傷的任全，也是他收買的助手之一。

他們先破壞了富商方丹錫的汽車，讓他造成交通意外似的死去。

他們又設法擄去午茱廸，讓她服食了迷幻藥之後出醜，目的無非令她父親難過而已。

唯一與他們無關的，只是午安達當初的「失踪」。

不過，當他們知道午安達和吧女蘇絲的陰謀之後，却來了一個順水推舟，將計就計。

結果午安達自討苦吃，而蘇絲和阿志等人，也自吃苦果。

阿志和阿德都死在白泰萊等人的手中，蘇絲當然也法網難逃。

至於林貴風，他知道白泰萊遲早也會找到他，所以他打算先向警方備案，却想不到給白泰萊到酒店去把他殺了。

業餘攝影家勞大雅沒有說錯，「白先生」眞的收買了黎沙。

黎沙當晚也眞的帶了二架相機上天台拍照，然後把其中一架連同菲林，及時送到下面後巷去給白先生的助手。

但是，勞大雅却不知死活，竟敢勒索「白先生」，還害死他們的行家黎沙，因此白泰萊和他的助手們一不做二不休，決定也一併殺了黎沙滅口。

黎沙是給白泰萊和助手們推落山下墮斃的。事後警方已根據死者皮鞋留下的指紋綫索，找到了一名積犯，由他證供引發，令警方抓到了其他三名給白泰萊收買的流氓。

這宗案已經了結，但是，到底白泰萊和倪直二人的兩種截然不同講法，誰眞誰假？

躺在醫院中的午時富，當然是幫着倪直，因爲是他叫他的兒子午平達去找倪直的。

後來警探查出了倪直多年以來，一直得到午時富的秘密接濟，於是開始懷疑倪直只是受了午氏夫婦的拜託。

經石勇一再盤詰，倪直終於也承認了這個事實。

倪直只是依了午氏夫婦的吩咐，對午平達說謊，目的要他「爲父報仇。」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白泰萊儘管罪該萬死，也沒有死在午平達的手中，他只接受法律的制裁。

無論如何，白泰萊花了不少金錢和時間所策劃的反謀殺行動是十分成功的，雖然他始終未能找到最後一個仇人——沈柏力。

然而，當這件「大新聞」由外電傳遍了世界各地後，沈柏力就算生存在這世上，親友們又將以什麼眼光去看他？

（全文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一劍動江湖　飛傳神木令

冷風如刀，雲層厚重，渤海之濱，更是風濤險惡，遠遠望去，但見天水相連，黑壓壓一片，浪濤捲上巖石，有如潑墨一般。忽然間，一根船桅被浪頭打上了巖石，「拍」的立刻折爲數段，浪頭落下時，海水中駭然竟似有對銳利之眼神閃了一閃，等到第二個浪頭捲起，落下，這雙眼神已離岸近了兩尺，已可隱約看到他的面容，如此風浪，如此寒夜，若說海浪中竟會走出個人來，當眞是令人難以相信之事，但十數個浪頭打過，卻果眞有條人影，一步步走上了巖石邊的沙灘。

霹靂一聲，濃雲中電光一閃，只見這人影亂髮披肩，半掩面目，雙手緊握着一柄長達六尺的奇形烏鞘長劍，掌背青筋暴現，似是他寧可失去世上一切也不願將此劍放鬆片刻，而瞧此情況，顯見他在船毀之後，手握鐵劍爲杖，自海底一步步走了上來，那如山之海浪，竟也打不退他，只見他上岸走了幾步，身子便撲地倒下，但他在倒下刹那之前，身子仍然如槍般挺得畢直，目光也仍然厲如閃電。

長夜漸逝，雲層漸薄，曙色降臨大地，沙灘上沉睡之人，忽然翻身躍起，左掌又復緊握長劍，動作之輕靈迅快，筆墨難以描叙，但他卻絕不肯多浪費一絲氣力，身子一站直，全身肌肉立刻鬆弛，他身子看來並不強壯，但由頭至踵，俱都配合得恰到好處，絕無一分多餘的肌肉，手足面目皮膚，俱已晒成了古銅顏色，驟眼望去，恰似一尊銅鐵雕成的人像，雙肩沉重，鼻直如削，年紀看來似在三十左右，卻又似已有五十上下。

他衣衫還未乾透，全身俱是沙土泥垢，但他卻絕不伸手拍打，只是自懷中貼肉處取出一隻油布包袱，包袱裏有頁描畫極爲詳細的地圖，還有本寫滿人名地名的絹册，他凝神瞧了半晌，口中喃喃道：「嶗山……飛鶴門……青鶴柳松……」藏過包袱，抓起長劍，放步向西而去，看似走得極慢，但霎眼間便已去遠，沙灘上留下一行長長足印，每隻足印之間，相隔俱是一尺七寸，便是用尺來量，也無這般準確。

× × ×

魯東武林大豪「青鶴」柳松，成名垂四十年，化鶴掌、鶴爪十七抓、鶴羽針，號稱三絕，自立「飛鶴門」以來，隱然已是一派宗主之身份，嶗山足下之柳宅，更是院宇深沉，門庭高闊。

黃昏時，突見一人自東而來，一身麻布白衣，齊眉勒着一條白麻布帶，長髮披散，背揹着六尺長劍，正是那自海浪中現身之怪客，他不知何以換了一身衣衫，但腳步每踩一步仍是一尺七寸。他不急不緩走上柳宅門前石階，那兩扇朱漆大門雖已緊閉，他卻似未瞧見，一步步走過去，突然身子一欺，只聽「勃」的一聲，他身子已走入門裏，那扇朱漆大門，卻已多了個人形的破洞，一片木板「拍」的落下，他舉步踏過木板，面色絕無絲毫變化，生像那扇門本是紙紮而成，任何人都可穿門走過似的。

但門裏樹下幾條大漢，見了此等情況，卻不禁駭極而呼，白袍人似是根本未曾聽到，一步步走過去，一字字緩緩道：「柳松在那裏？叫他出來！」語聲清楚準確，但聽來卻似有種說不出的生硬怪異味道，此刻日色已落，朦朦朧朧的光芒，映着他銅像般的身子，披散之長髮，和那冰冷的面色，閃電般目光，更是奇詭

恐怖，無與倫比，衆人只覺喉間咯咯作響，卻再也呼不出聲來，突然一齊轉身，放足奔走，這些人俱是「飛鶴門」下高手，平日俱將流血爭殺，視作家常便飯，如今竟被人駭得轉身飛逃，當眞是從來未有之事。

突聽一聲大喝：「什麼事如此驚惶？」喝聲有如洪鐘，震得人耳鼓「嗡嗡」直響，一個身穿錦袍而滿頭白髮的老人，大步自前廳走出，衆人面如土色，顫聲道：「師……師傅，你瞧那……那不知是人是鬼？」

白髮老人皺眉叱道：「胡說！」但目光瞧見那白袍人詭異之神情，心下也不覺大吃一驚，當下抱拳道：「朋友是誰？有何來意？」這兩句話說得更是中氣充沛，震人耳鼓，顯見有向來人示威之意。

那知白袍人却仍似沒有聽到，一步步走過去，直走到老人面前，道：「柳松就是你？」

老人道：「不錯！」

白袍人道：「好，取出兵刃動手！」

青鶴柳松呆了一呆，道：「朋友與柳某有何仇怨？」

白袍人道：「沒有！」

柳松道：「你我素不相識，又無仇怨，爲何要動手？」

白袍人道：「誰叫你是成名的武師？」

柳松又是一呆，道：「莫非只要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你就要和他動手不成？」白袍人嘴角突然泛起一絲詭異的笑容，緩緩道：「不錯，向天下武林名人挑戰，便是我此番東來之意！」他語聲本極怪異，再加那奇詭的笑容。

「青鶴」柳松只聽得一陣寒意自心底升起，却仰天大笑道：「以一身之力，要向天下豪傑挑戰，朋友你……你莫非是在耍頑笑麼？」

只見那白袍人冷冰冰的面容，絕無絲毫表情，比銅像還要生冷堅硬，柳松突覺心頭寒意更重，乾笑了數聲，便再也笑不出來，白袍人一字字道：「快動手！」柳松環顧一眼，「飛鶴門」下弟子，多已趕來，數十雙眼睛，都睜大了在瞧，柳松知道今日是非動手不可的了，雙掌一拍，立刻有人送來一雙形如鶴爪，烏光閃閃的外門兵刃，大致看來與閩南派所使之「鷄爪鐮」頗爲近似，却又另有妙用。

「青鶴」柳松一生與人爭殺不知凡幾，更不知有多少人喪生在他這鶴爪十七抓下，但此刻他手掌觸及這雙冰冷堅硬的兵刃，指尖竟不由自主微微顫抖，這更非他這般武林名家應有之現象，柳松振起精神，暗道一聲：「好沒來由！」雙爪相交，鐺的一聲，左爪在下，右爪在上，架起「十字式」，沉聲道：「柳某這一雙鶴爪，除了十七抓招式變化外，內藏鶴羽針，兼打人身穴道，你要留意了！」

他先行點破自家兵刃妙用，絲毫不肯偷佔便宜，簡簡單單一招「十字式」架起，更是神充氣足，進可攻退可守，果然無愧巨匠身份！

白袍人冷冷道：「聞得中原武林，近年又添了一十三種奇門兵刃，不意我東來首戰，便遇着了其中之一。」

柳松大喝道：「請教！」招式突然一變，左爪在先，右爪在後，雙爪平持當胸，身形立刻游走，但見他雙腿半曲半伸，雙爪如封如攻，矯健靈活之態，竟較仙鶴更勝一籌。但無論他身形如何變化，白袍人只是卓立中央，絲毫不動，非但長劍未出鞘，眼簾竟也垂下，宛如老僧入定一般。

柳松身形游走十圈，心裏已不知有多少次想要出手，但見了白袍人神情，這一招竟是不敢擊出。

月色漸黯，映得白袍人身影更是淒清恐怖，雖在秋冬之交，柳松額角之上，竟已佈滿汗珠，旁觀之弟子，更是瞧的目瞪口呆，一顆心幾乎躍出腔來，忽然間，只聽柳松一聲長嘯，亮如鶴唳長空，掌中一雙鶴爪，化爲兩道烏光，盤旋靈動，一招七式，分打白袍人肩頭、腕、肘、前胸後背九處大穴，正是鶴爪十七抓中攻勢最最凌厲的一招「雲鶴搏龍」。

飛鶴弟子素知這一招戰無不勝，勢不可當，方待喝采，那知就在這刹那之間，突有一道青光騰霄而起，兩人身形一合即分，「青鶴」柳松凌空一個轉身，遠退七尺，畢直落了下去，雙足似已揷入土中，白袍人仍是直立不動，神色不變，只是背後六尺長劍已然出鞘，劍尖斜指柳松，却有一滴滴鮮血自劍尖緩緩滴落，四五滴鮮血落在地上，「青鶴」柳松身子突然仰天跌倒，幽淒夜色中，但見他雙眼怒凸，一道血口，自眉心劃過鼻尖、仁中、嘴唇、咽喉，直下胸膛，不偏不倚，恰在中央，入肉幾一寸，眼見便是神仙，也難救得活他！飛鶴弟子眼見掌門人在對方一劍之下便已喪生，而數十雙眼睛竟無一人看出這一劍別人是如何出手的，駭極之下，竟忘了驚呼，也不知動彈，過了半晌，只見那白袍人劍尖緩緩垂下，劍上已無一滴鮮血，六尺劍身，似是一泓秋水。

白袍人比青鋒還要銳利的目光，冷冷掃了衆人一眼，目中滿帶不屑之意，似是在說：「你們這些人，還不配我出手！」轉過身子，向門外走去，與走進來時腳步絲毫沒有兩樣。

突聽一人厲喝道：「惡……惡賊，還我師傅命來！」此人乃是飛鶴門下弟子，心裏雖然害怕，却又怎能容得這殺師的大仇人大模大樣走出門去，只是喝聲仍不免有些顫抖，腳步也有些踉蹌。

四個武功較强，膽量較大的弟子，也隨他一齊追去，五個人眼都紅了，呼呼幾拳，前後左右，沒頭沒腦的向那白袍人擊去。

這幾人雖非一流高手，但功力不弱，幾拳擊出風聲虎虎，力道不可輕視，那知白袍人頭也不回，長劍反手挑出，只見驚虹般劍光閃了幾閃，一聲慘呼，五個人一個個仰天跌倒，眉心正中一條血口直下胸膛，白袍人出劍雖有先後，但神速無儔，一劍似化爲五劍，五個人竟似同時受傷，同時慘呼，是以聽來只有一聲，飛鶴弟子驚極駭極，齊地咬牙追出。只見那白袍人仍在一步一步的走着，但身形已遠在十餘丈外，一連串鮮血，隨着他足跡灑落，衆人只覺心膽皆喪，雙膝發軟，那裏還敢再追。

白袍人頭也不回，走出一里開外，又自取出地圖絹册瞧了幾眼喃喃道：「十月初七，青鶴柳松，十月初八，雙環趙士鴻，十月初九，八仙劍李青風，十月初十，八手鏢金大非，十月十一，便是濟南白三空的死期了！」一陣寒風吹過，風中突然簌簌落下雨來，似是蒼天也在爲這一場江湖浩劫哀悼。

十月十一日，濟南府天色陰暝，將雨未雨，數十條披蔴戴孝的大漢，押着四輛靈車四口棺木，自東而來，穿過長街，走到一座極爲寬闊的宅院前，八條穿黑衣大漢，早已敞開大門，垂直而迎，神氣俱是十分沉重悲慟，大漢側抬着棺木，走了進去，只見一個身材頎長，身穿黑絲長衫領下五柳長鬚，像貌十分清奇的老人，不言不語，垂手肅立在廳前石階上。

數十條披蔴戴孝的漢子，一見此人，立刻放下棺木，黑壓壓跪滿了一地，紛紛哀聲道：「白老前輩，請瞧在昔日交情份上，爲家師復仇。」

黑袍老人面沉如水，緩緩走下石階，隨手一揮，立刻有人掀起了四口棺蓋，棺木中躺着四具老人的屍身，俱都面目猙獰，雙眼怒凸，顯見臨死前充滿悲憤驚恐，致死的傷勢，也是完全一模一樣——眉心之間，一道血口，直下胸腹，黑袍老人道：「關起大門，八弟子在外

守護。」

八條精悍少年，腰佩長劍，齊聲恭應，搶出門去，黑漆的大門，立刻緊緊關起，黑袍老人背負雙手，在院中緩緩踱了幾圈，仰天長嘆道：「青鶴柳松，雙環趙士鴻，八仙劍李青風，八手鏢金大非竟會在四日間一齊遭了別人毒手，唉……唉　此事若非眼見，誰能相信？誰能相信？」

這黑袍老人正是山東省武林盟主，「清平劍客」白三空，拳劍無敵，與「青鶴」柳松等人，俱是過命的交情，是以柳松，趙士鴻等人身死之後，門下弟子，立刻護靈前來，求他爲亡師復仇。

只聽衆口紛紛，說的都是那白袍怪客容顏之冷漠，行事之怪異，劍法之驚人，除了「飛鶴門」弟子還聽他說過幾句話外，別的人僅只聽他說過：「你是否某某？」「動手！」這幾個字，更未見過他面上有任何一絲表情，除了與人動手，一心取勝外，世上別的任何事，他似乎都未放在心上。

清平劍客越聽面色越是沉重，仰天自問道：「一招致命？一招致命！這是什麼武功？什麼武功？」

這時守護在門外的八大弟子，已瞧見長街盡頭有個白袍人一步步走來，八人心頭一跳，交換了個眼色，再回頭，白袍人已在面前，冷電般目光一掃，已將八個人從頭到腳瞧了一遍，道：「去叫白三空出來！」

他絕不肯無益浪費一絲眞力，是以平日行路，不施輕功，平日說話，更不貫注內力，清平門下八弟子怎知此理，聽他語聲中氣並不充沛，只道他劍法縱強，內力却不強，心下不禁忖道：「以我八人之力，莫非還不能勝他？」

八個人同樣的心思想法，又自對望一眼，大弟子莫不屈冷冷道：「朋友要見家師，得先闖過我兄弟這一關！」語聲未了，「嗆啷」幾聲清響，八柄長劍已自出鞘，這八人非但拔劍奇迅，動作更是整齊劃一，但見青芒閃動，如牆如網，一般江湖豪傑，見了他師兄弟這一手拔劍的功夫，已將色變。

白袍人目中露出不屑之色，後退幾步，只見劍光一閃立刻回鞘、拔劍、揮劍、插劍，三個動作一霎眼已完成。等到清平門八弟子定睛瞧時他手中已多了段枯枝，原來他方才一拔劍便已削下段栢枝，只聽他緩緩道：「拿去給你師傅瞧！」轉身遠遠走開坐到樹下一方青石上，不言不動，似已入定。

八人面面相覷，心裏俱都莫名其妙，莫不屈拾起那段枯枝，道：「這……這算什麼？」二弟子金不畏道：「莫非這廝怕了咱們？」此人身高八尺，背闊三停，是條不折不扣的莽漢，三弟子公孫不智沉吟道：「此事絕不簡單，咱們不如先去面稟師父！」此人身形瘦小，最工心計，白三空爲他取名「不智」之意，便是要他爲人多往寬厚處想，少動些心智。

莫不屈瞧了那白袍人一眼，頷首道：「正該拿去給師父瞧瞧。」拍門閃身而入，白三空一瞧他神色，便知白袍怪客到了，面容驟然一變，道：「在那裏？」

莫不屈道：「在外面，他不敢與弟子們動手，又不敢闖進來，却削了段栢枝，要弟子拿來給師父瞧。」白三空雙眉緊皺，接過枯枝，起先隨意瞧了幾眼，然後目光突然瞬也不瞬地凝注在那根枯枝切口上，竟看得呆住了。

莫不屈見師父面上忽而微笑，似是深有會心，十分讚賞，忽而凝重，似是心頭恐懼，不能自己。到後來手掌竟微微顫抖起來，莫不屈越看越奇怪，忍不住道：「師父可要弟子們去將他打發了？」

白三空面色一沉，怒道：「你八個人想要送死麼？」

莫不屈道：「但……」

白三空道：「他是不屑與你等動手，否則你八人此刻焉有命在？」莫不屈垂頭不敢說話，心裏却甚是不服。

白三空嘆道：「枉你學武多年，還是這樣有眼無珠，去，去喚你師弟們進來。」

莫不屈囁嚅着道：「但那廝……」

白三空怒聲說道：「他若要進來，你們誰攔得住？他既在相候，便莫要怕他闖進來……敞開大門……」莫不屈怎敢不聽，當下敞開大門，將七弟子一齊喚入。那白袍人却仍不言不動，坐在樹下，嘴角邊輕蔑之色，越來越是濃重。

白三空走入內堂，提筆寫了封書信，將那段枯枝也封在信中，八大弟子守候在旁，但見他們的師父，面色更見沉重黯然，手持信封，默然良久，門外天色漸黯，一條黑衣大漢躡手躡足，掌燈而入。

燈火閃動，白三空向弟子各各瞧了一眼，突然叱道：「跪下！」八大弟子呆了一呆，跪滿一地。

白三空道：「本門第三戒是什麼？」白三空門下戒律精嚴，衆弟子想也不想，齊聲道：「師令如山，違者天誅！」

白三空沉聲道：「今日一戰，爲師無論生死勝負，你等都萬萬不可出手！」

衆弟子嘩然，紛紛說道：「啊！但你老人家……」

白三空怒叱一聲，壓下了衆弟子之言，道：「此乃師令，違者天誅！你們還要說什麼？」八大弟子齊地垂首，不敢則聲，白三空道：「爲師今日若是戰死，莫不屈等以下七人，可分別往投少林、武當、峨嵋、點蒼、崆峒、華山，淮陽七大門派，這七派掌門人，與爲師俱有舊誼，必將收容你等，你七人只要專心學武，別的事都可不必去管，只有你……唉！」

他目光轉向八弟子中最幼一人胡不愁，嘆道：「只有你却是責任重大，此後只怕極少安寧之日，如此重任，不知你可承擔得了？」

胡不愁道：「弟子盡力去做……」只見他頭大身短，額角開闊，面上縱然未笑，也帶着幾分笑，一張嘴平日吃飯的時候多，說話的時候少，在白門八大弟子中，看來本最無用，莫不屈等七人見到師父竟將最重的責任交託於他，俱是憤憤不平。

莫不屈忍不住道：「師父若有重任，不妨交給弟子或是公孫三弟……」

白三空面色一沉，叱道：「這裏沒有你說話之地，退開去！」將手中信封交給胡不愁，沉聲道：「今日爲師若敗，你速至後院，將寶兒帶走，尋着這信封上所寫之地，將寶兒與書信一齊交給收信的人，再聽他吩咐。」

胡不愁看也不看，將信封收在懷裏，道，「是！」

白三空面色稍和，道：「到了地頭，無論見着什麼奇怪的事，都莫要吃驚……唉，其實你此刻已可去了！」再也不瞧衆弟子一眼，自案頭取起佩劍，大步而出，走過那四具棺木時，脚步微頓，伸手在棺蓋上輕輕撫摸半晌，突然仰天笑道：「咄！武人本應戰死，生死有何足懼！」

大笑聲中，三脚兩步走到那白袍人面前，道：「閣下爲了研究武學大道，不惜殺人，在下爲了武學大道，不惜戰死，殊途而同歸，你我本是同路人，今日你縱然將我殺死，我也不怪你！」

白袍人緩緩站起身來，突然躬身行了一禮，白三空奇道：「閣下何故多禮？」

白袍人面無表情，道：「你是我東來所遇第一個眞正武人，理合行禮。」

白三空肅然道：「多謝！」

白袍人道：「動手！」

白三空「嗆」的拔出青鋒，左手據布劍鞘，右手挑起劍尖，道：「請！」這一聲「請」字出口，廣場上刹時變爲死寂，雖有百餘人一旁圍觀，但連根綉花針跌落地上都可聽見。

只見「清平劍客」左手揑訣，右手持劍，誠心正意，凝目看劍尖，突然平平一劍削了出去！

柳松、趙士鴻等人之門下，眼見自己師父與這白袍人動手時，俱是繞着白袍人盤旋急走許多盤之後，方自出手，此刻衆人見到白三空身子不動，這麼快便削出一劍，劍招又是如此平庸，絲毫不見奇詭之處，衆人都不覺大吃一驚，只覺白袍人長劍一閃，白三空便要屍橫就地。

那知白袍人見了如此平平庸庸的一招，竟未乘隙還擊，反而後退一步。

「清平劍客」脚步微錯，青鋒回旋，劍身不住顫動，又是平平一劍劃出，白袍人身子一側，又自後退一步，白三空接連兩劍，招式大同小異，攻勢既不猛烈，守勢亦不嚴密，下半身更是空門大露，但白袍人竟被逼得後退兩步，柳松等人的弟子見了，俱都驚奇交集，暗道：「我師父使出那等絕招，仍不免一招之下斃命，清平劍客看來如此平庸的招式，爲何反能將這白袍怪物逼退？」

他們自不知道，白三空第一招使的是「青萍劍」的起手式，第二招使的是「鴛鴦派」起手式，一連兩劍，使的俱是別人劍派中的「起手式」，已是大背武學原理之事，何況「青萍」、「鴛鴦」兩派的劍法，昔日本是夫妻兩人同創，起手一式，俱是「舉案齊眉」，以示夫妻相敬之意。

這兩招「舉案齊眉」，攻守本都不佳，但是顧名思義，自將眉心一帶護守得十分嚴密，「清平劍客」白三空與人交手經驗極豐，使出這兩招來，正是爲了要對付白袍人自眉心劃下的一劍，此刻他見白袍人速退兩步，精神不覺一振，青鋒暴長，光芒流動，第三劍乘勢擊出。白三空劍法本以清麗流動見長，這一劍正是他得意之劍法，端的清麗絕俗，流采照人，雖然仍以護守眉心爲主，但招式間已藏有極爲凌厲的攻勢，迫得白袍人連綿不絕的後退，衆人但覺眼前一亮，震天價喝起采來。

那知四下采聲方起，突有一縷奪目的光華，自白袍人身後直刺而出，但聽「嗆」的一聲輕響，聲如龍吟，接着，一溜青光，斜刺飛出，「奪」的刺入枯樹幹中竟是半截青鋒，而白三空掌中劍已剩下半截，身形踉蹌後退幾步，慘笑道：「好……好劍……」

「法」字尚未出口，仰天跌倒，眉心鮮血汨然，白袍人掌中六尺長劍，劍尖仍在不住輕顫，鮮血一連串滴下，他冷漠的目光，凝注着自劍尖滴落的鮮血，披散的長髮，在風中飛舞，神情彷彿十分寂寞蕭索，而天地肅殺，四野寒意也似更重了。

衆人被驚得呆了半晌，這才呼喊出聲，莫不屈等七弟子，狂呼着撲在白三空倒下的身子邊，遠遠一聲雁唳，其聲斷腸，胡不愁却已遠遠跪下，向他師父的屍身，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雙目中眼淚轉了幾轉，反手一抹淚痕，頭也不回地奔入門去，哭聲與驚呼便被一齊隔在門外。白府庭院深沉，前面的動靜，根本未曾傳入後院。

後園一株梧桐樹下的短榻上，躺着個十一、二歲的錦衣童子，正瞪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在看書，身旁放着盤菓子，他也忘了去吃，胡不愁大步奔入，背後已多了個包袱，目光一掃，瞧見了看書的童子，喚道：「寶兒……」他一連喚了三聲，但那童子看得出神，連一聲也未聽見。

胡不愁暗嘆一聲，走過去提起他膀子，那童子這才抬起眼來，皺着眉道：「人家正在看書，你來吵什麼？還是快去練你的武去吧！」他滿面俱是童稚之氣，說話却是老氣橫秋，似是比胡不愁還要大上幾歲，胡不愁柔聲道：「你外公要我陪你出去玩玩，你還不高興？」原來這童子正是白三空愛女白曼莎的獨生子方寶兒，白曼莎與方師俠夫婦俠踪浪跡天下，寶兒自幼便被寄養在外祖家裏，雖是別的童子聽見出去遊玩，誰不雀躍歡喜？但方寶兒却搖了搖頭，道：「我不去！」仍是在垂首看書。

胡不愁知他性子倔强，而且千奇百怪，什麼事都做得出，誰想强迫他去做不願做的事準是自討苦吃，當下目光一轉道：「古人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你莫非只想做個讀死書的書呆子？否則就該出去開開眼界。」

寶兒抬頭想了一想，道：「這話也有理，好，我跟你去，但總得先去收拾才能走呀？」

胡不愁怕他年紀太小，驟逢慘變，會禁受不住，當下冷笑道：「男子漢大丈夫，說走就走，只有婆婆媽媽的人，才會去收拾東西！」

寶兒漲紅了臉道：「走就走。」將書收進懷裏，一躍而下：「只要你敢去的地方我就敢去！」

胡不愁笑道：「這才是男人模樣，好，隨我來。」

兩人開了後門走出，胡不愁雖然滿心恐懼，面上仍是嘻嘻哈哈與寶兒說笑，此時雖然秋高氣爽，但兩人走了一里路，寶兒已是滿頭大汗，忽然停下脚步，正色道：「大頭叔叔，我看你眞有些小孩子脾氣，做事只顧自己，不顧別人，難道就不知道別人文質彬彬，不能像你們走得那麼快麼？」

胡不愁聽他老氣橫秋的教訓自己，心裏非但不覺可笑，反而大生憐惜之意，暗嘆忖道：「這孩子父母不知去向，唯一的親人外公又……唉，我若不照顧他，誰照顧？」當下指着前面一處茶棚柔聲道：「你若累了，咱們就去那邊歇歇。」

寶兒笑道：「這你早該說了。」

到了茶棚，胡不愁才自懷中取出書信到棚外去瞧，信封上簡簡單單寫着四個字：「不愁拆閱」，信的內容是：

「字諭不愁，汝閱信之際，爲師想必已遭毒手，爲師一觀白衣人劍削枯枝之切口，已知此人劍法不但高越爲師數倍，當今武林中亦無其人之敵手，而此人這番東來，以戰遍天下高手爲志，觀其劍法之辛辣狠毒，其心中似有滿腔怨毒，對任何人下手絕不留情，中原武林中若無人戰勝於他，勢將不知有多少高手喪生於他之劍下，浩刧將臨，爲師實不能臨陣脫逃，已決心以身殉武，但却又不能不爲天下武林同道，設法將此一浩刧消弭於無形，是以唯有令你即赴東海之濱，沿海觀望，只要尋着一艘以五色錦緞爲帆之巨船，汝縱不擇任何手段，亦需設法上船，將封內之枯枝面交船上主人，那人必將有話問你，汝需立刻以實情相告，不得有半字虛言，然後觀等同音，五色帆船主爲天下唯一有望制服白袍人之人，是以此舉實乃挽救武林命運之唯一途徑，汝必需謹愼小心，達成任務，切記切記！」

字跡端正秀麗，雖在那般生死關頭之下，但白三空却仍寫得工工整整，一筆不苟，只有最後一個「記」字之最後一挑，才見敗筆，可見「清平劍客」之涵養功夫，的確遠非常人能及。

胡不愁見到這熟悉的字跡，想到那親切的

面容，覩物思人，更是悲思如湧，不能自己，看到「以身殉武」四字，心頭但覺一陣熱血上湧，眼前更是一片模糊，突聽方寶兒在他身邊後說道：「你難道就不能安安靜靜的坐着喝杯茶麼？唉，練武的人，眞是糟糕！」

胡不愁勉强忍住眼淚，轉身强笑道：「練武的人，有何糟糕？」

方寶兒充滿稚氣的面容，突然泛起一種成人的悲哀，垂首不再說話，胡不愁皺眉道：「瞧你的模樣難道眞的一輩子都不想學武了？這却究竟是爲了什麼？」

方寶兒嘆道：「說給你聽，你也不會懂的，咱們走吧！」

胡不愁暗嘆忖道：「事已至此，只怕你不學武也不成了。」當下分辨方向，直奔東海之濱，時已入冬，路途遙遠，行程本已非易，何況胡不愁走得匆忙，怎會帶得有充足的盤纏，走了十餘日，囊中所餘已無幾。

胡不愁暗道：「剩下的盤纏即使可維持到東海之濱，但却仍不知何時才能找得到那艘張掛五色帆的巨船，我衣食無濟倒也無妨，但寶兒如此幼小，怎能吃苦？」他名字雖爲不愁，心裏却暗暗發愁。

這一日到了海濱，寶兒觀異鄉風俗，看連天白浪，不覺拍掌大笑，胡不愁却遠遠坐着釣起魚來。

方寶兒不知他釣魚一來爲了充饑，二來却是爲了觀望海上帆影，只見漫天夕陽與萬丈金波，將他的身影襯得有如身在畫中，不覺笑道：「大頭叔叔，想不到你有時也有些雅興。」

胡不愁暗中苦笑，直到夜色已深，才釣得幾尾鮮魚烤來吃了。

天上繁星，海上漁火，方寶兒只覺自己有如置身七寶樓台之中，四面俱是絡綴寶珠，就連那腥淡的烤魚，也變成了從來未有的美味，直吃了三條，方自罷手，笑道：「書上說飽食之後，最宜安寢，咱們趕緊尋家客棧，睡覺去吧！」

胡不愁靜默了半晌，黯然嘆道：「咱們從此之後，再也不能住客棧了。」

方寶兒低頭想了想，笑道：「不住客棧也好，以蒼穹爲幕，大地爲床，這樣的日子，過過也蠻有滋味。」

胡不愁道：「這樣的日子，你眞的過得慣麼？」

方寶兒笑道：「眞的又怎樣，假的又怎樣，反正我知道你身上帶的銀子已沒有了，大小兩個窮鬼怎住得起客棧？」

胡不愁怔了怔，搖頭苦笑道：「好聰明的孩子，有時我和你談話，眞不敢相信你是個只有十二、三歲的小孩子。」

方寶兒道：「這就是唸書得來的好處，所以我……」

突見胡不愁神色微變，沉聲道：「有夜行人的衣袂帶風之聲來了，來意不知善惡，咱們還是小心些好。」反手摸了些灰土擦在臉上。

方寶兒嘆道：「你們練武的人，爲什麼時時刻刻都要提防別人，難道……」

話聲未了，夜色中已奔來兩條人影，左面一人道：「時候太早，火光也不對，我說不是這裏，你偏要趕着來！」

右面一人道：「無論如何，咱們在這裏歇歇脚也好……哇，你瞧，這裏還有烤魚……」再不說話，坐下來自胡不愁面前抓起一條烤熟了的魚，塞在嘴裏，大嚼起來，生像這條魚本是他釣來烤好的，更將胡不愁、方寶兒兩人，俱都當做死人一般，瞧也不瞧一眼。

方寶兒兩隻大眼睛一瞪，怒道：「喂，朋友，客氣些好麼？……」一句話未說完，胡不愁已抓住他手腕，叱道：「兩位大爺肯吃咱們的魚，是給咱們面子，小孩子家怎麼不知好歹？」口中說話，暗地向方寶兒使眼色，轉首陪笑道：「兩位大爺只管請用，還有魚，小人這就烤好奉上。」

左面那人陰森森笑道：「想不到你這條蠢漢還有些眼光，否則……」右面那人嘴裏塞滿了魚，接口道：「否則大爺們就把你兩人烤來吃了……」方寶兒咬牙忍住怒氣，火光閃動中，只見左面那人面孔煞白，瘦條身子，穿着件粉紅錦緞的長衫，滿臉俱是被酒色淘空的模樣。

右面一人却是條身高八尺開外的錦衣虬鬚大漢，兩人身後，俱都揹着碩大沉重的包袱，腰畔斜佩長刀。

虬鬚大漢連吃了兩條烤魚，粉衣人却只是在一旁皺眉瞧着，搖頭嘆道：「這……」一個字才出口，霍然長身而起，反手抓住刀柄，厲聲道：「來的是什麼人？」尖銳的語聲，鞭子般直揮出去，劃破了沉沉夜色，黑暗中立刻有人厲聲道：「江北一陣風，來無影去無踪……」一條人影隨聲而至，颼地落在火堆前，却是條滿身黑衣勁裝的削瘦少年，背後竟也揹着隻包袱。

虬鬚大漢哈哈大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風老弟，來來來，且和咱們一齊坐地，吃條烤魚。」

黑衣人洛洛笑道：「小弟老遠瞧見火光，還以爲是『靈空神火』，是以趕緊趕來，那知却是彪虎兩位兄台。」

粉衣人面色微變，悄聲道：「風兄莫非也是接得『神木令』，趕來送上祭禮的麼？」目光左張右望，似是生怕被人看到。

黑衣人笑道：「小弟前日才接得『神木令』，兩日之間，連刦了二十三家大戶才勉强湊成這份祭禮。」

黑衣人大笑道：「客氣客氣，誰不知粉彪鐵虎，手段高强，天下人的錢財，還不都有如兩位兄台的囊中物？」

方寶兒在一旁聽得目定口呆，將胡不愁悄悄拉到一旁，附耳低語道：「好傢伙，原來這三人都是强盜。」

胡不愁面色凝重，瞧着那三人都在大聲地笑，這才附在寶兒耳畔，悄聲道：「這三人不但是强盜，而且還都是鼎鼎有名、殺人不眨眼的大强盜，先來的兩人，一個叫粉彪，一個叫鐵虎，外家功夫都練得不錯，在白馬山開窰立寨，後來的那『一陣風』却是個形迹飄忽的獨行盜。」

寶兒眨眼睛，道：「這三個大强盜怎會不約而同地跑到這種荒野地方來？這裏難道也有個大財東麼？」

胡不愁搖了搖頭，道：「聽這三人說話，好像是接得另一個厲害角色的什麼『神木令』，趕來送禮的。他們必定早有約定以火光爲記，是以這三人瞧見咱們的火光就忙着趕來，那却不知是誰，瞧！這三人已是極難惹的人物，能令他們趕來送禮的人，想必更了不起。」

寶兒撇撇咀，道：「有什麼了不起？左右不過是坐地分贓的强盜頭子……」突見一陣風、粉彪、鐵虎三個人齊地霍然站起，六隻眼睛一齊朝注遠方，齊聲道：「來的是什麼人？」這三人說話聲音有粗有細，有尖銳，也有沉重，三種聲音加在一起，當眞是說不出的難聽。

胡、方兩人，只覺耳鼓被震得「嗡嗡」作響，但過了半晌，黑暗中仍然沒有回應，只聽得一陣沉重的脚步聲。遠遠傳來，自遠而近，「蹬……蹬……蹬……」一聲接着一聲，似是走得十分緩慢。

火堆旁三人突然緊張起來，鐵虎「嗆」的拔出腰畔長刀，揮刀大喝道：「來人再不說話

，莫怪咱們……」

喝聲中黑暗裏已冉冉現出一條人影，竟是個身材矮短臃腫的肥胖老婦人，滿頭銀絲般的白髮，幾乎已禿落一半，身上穿着件寬大舒服的蔴布衣衫，衣衫上滿是口袋，少說也有十五、六個之多，手裏拄着根長達九尺幾乎比她身子高出一倍的木杖，喘息着走過來，瞧見火光，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好舒服的火光，我老婆子能坐下烤烤火麼？」

方寶兒見她不但面如圓月，滿帶親切的笑容，語聲更是溫柔慈祥，心裏不覺暗暗爲她擔心，生怕那三個大强盜加害於她，那知粉彪、鐵虎等三人，見了這老婦人，神情一震，竟似都呆在地上。

老婦人嘆着氣在火堆旁坐下，自左面腰畔一隻衣袋裏，摸出個蜜餞桃乾，放在鼻子前嗅了又嗅，彷彿捨不得將它一口吃下，却又忍不住不吃，終於緩緩放進嘴裏，輕輕嘆了口氣，細細咀嚼起來，滿面俱是舒服滿足之意，對身畔三個手横利刄的彪形大漢，似根本是未曾瞧見。

一陣風等三人對望了幾眼，突然一齊拜倒在地，面帶驚恐，直挺挺跪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老婦人還似未曾瞧見，嚼完了桃乾，又自右面一隻衣袋中摸出塊核桃酥，嗅了嗅，嘆口氣，咀嚼起來。

方寶兒瞧得又是好笑又是吃驚，好笑的是這老婦人十餘隻口袋中，放的竟似全都是吃食零嘴，吃驚的是，那三個殺人不眨眼的大强盜，竟對這貪吃的老婦人如此恭敬畏懼，却不知爲了什麼？

只聽鐵虎終於忍不住囁嚅着道：「彪虎兄弟拜見萬老夫人。」

老婦人嘴裏嚼着火炙糕，瞇起眼睛瞧了半晌，展顏笑道：「好孩子，快起來吧，我老婆子眼睛都已老得快瞎了，方才竟未瞧出是你們，眞是對不起。」鐵虎等三人頭垂得更低，粉彪道：「不知萬大俠近日可安好？」

萬老夫人笑道：「萬大俠是誰？我那老伴兒早已死了呀……噢，你是說我不成材的兒子，好，好，他還好，只是有點不太孝順，有了老婆，就不要我這娘啦！」笑語慈祥，帶點嘮叨，活脫脫是位標準的北方老太太，方寶兒見了她，情不自禁，總會連想起自己心目中的外婆。

胡不愁却是面色凝重，喃喃道：「萬大俠？萬大俠……莫非她是『雲夢大俠』萬子良的母親？」

這時鐵虎等三人已站了起來，萬老夫人笑道：「瞧你們三個人的模樣，莫非是接了『神木令』，趕來送禮的？」

鐵虎道：「正是！」他回答實在太快，粉彪要想阻止，已來不及，萬老夫人嘆道：「那神木令主人，眞是了不起，雖然退隱多年，但黑道盟主的威信乃在，隨便發下令來，就連你們三位，也要趕來送禮……你們三位究竟是送什麼重禮，可以讓我老婆子開開眼界麼？」

一陣風等三人對望一眼，面上頓時現出爲難之色，萬老夫人柔聲笑道：「難道瞧瞧都不可以？」

粉彪惶聲道：「萬老夫人所命，在下兄弟焉敢不從？」三個人一齊解開背後包袱，攤在地上。

刹時間但見一陣珠光寶氣，騰霄而起，就連那閃耀的火光，都爲之黯然失色！一陣風斜眼瞧着自己包袱的珠寶，面上微現傲態，粉彪却趕緊將包袱重新包起。鐵虎陪笑道：「萬老夫人，以你老人家來瞧，咱們兄弟二人這份禮，可還過得去麼？」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這份禮送給皇帝，也還過得去了，但……」

鐵虎忍不住問道：「但甚麼？」

萬老夫人緩緩道：「但送給神木令主人，却嫌不够！」一陣風聽了她前一句話，方自滿心得意歡喜，這後一句却似一桶冷水，當頭淋下，令他滿心歡喜變作了懊惱！

鐵虎更是瞪大了眼睛，大吃一驚道：「還不够？」

萬老夫人搖頭笑道：「不够！除非……除非將這三份禮物併爲一份，否則神木令主人若是嫌禮物輕了那可不是好玩的。」取出塊蔴糖，閉起眼睛仔細咀嚼，再也不瞧粉彪、鐵虎等人一眼。

粉彪、鐵虎兩人立刻抓起包袱，後退三步，一陣風目光閃動，突然咯咯笑道：「萬老夫人既如此說話，兩位不如做個人情，將包袱送給小弟吧！」鐵虎大怒道：「好小子，居然敢打咱家兄弟的壞主意？」

一陣風陰森森笑道：「不是風某不講交情，但風某即使殺了兩位，也不敢得罪神木令主人！」

鐵虎厲喝道：「放屁，看是你殺得了老子，還是老子宰倒了你！」喝聲中彪、虎兩柄長刀，俱已出鞘，一陣風腰畔亮銀練子槍也撒在手中，萬老夫人安坐不動，面上仍帶着那慈祥和藹的笑容。

胡不愁在一邊瞧得很清楚，不禁暗嘆忖道：「這老太太看來溫柔慈祥，不想居然竟如此險惡。輕輕一句話，就將彪、虎等三人挑得火併起來，自己却絲毫不動聲色。」

但他身有重任，怎能多管閒事，眼裏瞧得雖清楚，嘴裏却一言不發，那知他心念方轉，突聽方寶兒道：「老太太你也是來送禮的？」

萬老夫人雙目微張，柔聲笑道：「乖孩子，你在說什麼？」方寶兒含笑搖了搖頭，道：「沒有什麼！」

但鐵虎等三人久闖江湖，都算得是眼裏揉不下沙子的光棍，聽得方寶兒那句話，心裏頓時雪亮。

粉彪一刀劈出，硬生生收回刀勢仰天笑道：「可笑呀可笑！」鐵虎道：「有何可笑？」

一陣風搶先道：「咱們當眞是豬油蒙了心，竟未想到萬老夫人也是來送禮的，反要個小孩子來提醒，豈非可笑？」

粉彪道：「只是萬老夫人走的匆忙，未準備禮物，是以才要咱們三人火併一塲，兩敗俱傷，那時萬老夫人就可取了咱們的禮物去了。」說話間三人已聯成一條陣綫，手裏緊握兵刄，一步步向後退去。

萬老夫人輕嘆一聲，道：「三位也未免將我老婆子說的太不值錢了，你且瞧，這是什麼？」自口袋裏取出一串顏色紫黑、但表面却有一層晶光的珠鍊，每顆珠子，都有鴿蛋般大小！鐵虎等三人上綫開扒，奇珠異寶不知見過多少，却也從未見過如此顏色，如此碩大的珠子。三人都想瞧個仔細，忍不住向前走上一步。

萬老夫人含笑道：「這紫晶珠只要一顆，已是罕世之寶，這樣一串珠子，便是送給玉皇大帝也足够了，我老婆子怎會再想要你們小輩的東西。」鐵虎等三人眼睛直瞪着那串珠子，神情既是慚愧，又是艷羨，萬老夫人笑道：「這樣的珠子，三位只怕還未見過吧，不妨過來瞧瞧仔細。」

鐵虎等三人情不自禁向前移動脚步，一陣風嘆道：「倒是枉走江湖，像這樣的寶物連聽都未曾……」話未說完，萬老夫人手裏的珠串，突然化做數十道烏光，急飛而出，分打鐵虎等三人胸腹大穴，順手一摸，又自袋中摸出些核桃，杏仁，脫手擲出，手法之快不可思議，

鐵虎等三人再也未想到她會在此時出手，更未想到，她滿身衣袋中的零食，俱可當做暗器！

三個人但覺眼前一花，暗器已如漫天花雨，源源不絕而來，那裏還能閃避？只聽接連三聲慘呼，三人一齊跌倒，每個人身上最少中了七，八件「暗器」，核桃，杏仁，梅子……件件嵌入肉裏，生似精鋼所鑄，只有鐵虎身子強壯，猶未斷氣，嘶聲道：「你……你有了紫晶珠，何必還……還要咱們的……」萬老夫人搖頭嘆道：「傻孩子，世上那有紫色珍珠？」

鐵虎呆了一呆，額上疼得布滿黃豆般大的汗珠，但仍强自掙扎着道：「那到底是……是什麼？」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那是冰糖烏梅，你們久走江湖，難道眞的連冰糖烏梅子都不認得麼？」

鐵虎身子一震，雙眼幾乎凸出眶外，嘶聲喊道：「氣煞我……」最後個「也」字還未出口，一口氣突然接不上，但聞喉間「喀」的一響，立時氣絕而死，當眞是死不瞑目，萬老夫人瞧着他們的屍身柔聲嘆道：「可惜呀可惜！」

方寶兒瞧得目定口呆，此刻暗怒忖道：「既然可惜，爲何將人殺死？」

只聽萬老夫人已又接着嘆息道：「可惜我這麼多好吃的東西，都被這三塊廢物糟蹋了。」拄着拐杖走過去，喘息着俯下身子，竟將嵌在三人屍身上的吃食，俱都拿了出來，在他們衣衫上擦乾血跡，又自一粒粒放回衣袋裏，方寶兒這才知道她可惜的竟不是人，而是那些核桃、杏仁、梅子……瞧見這情況，只覺手足冰冷，心頭作嘔，再也忍不住，「哇」地將方才吃下的烤魚都吐了出來。

胡不愁原先聽得方寶兒那句話出口，已知他闖了大禍，但後來事變發生太快，連他也被驚得呆在當地，此刻他方自定過神來，乘着萬老夫人身子背轉，一把抱起還在嘔吐着的方寶兒，便待乘機而逃。那知他身子方動，萬老夫人已笑哈哈站到他面前，指着方寶兒笑道：「這是誰家的孩子，這麼聰明！」

胡不愁話也不說，足跟半旋，倒躍而起，颼地掠開丈餘，轉身又待奔出，但他身子方落地，萬老夫人又已擋住了他的去路，笑道：「你逃什麼？這樣聰明的孩子，難道我老婆子還捨得傷他麼？」胡不愁見她身法之快，有如鬼魅，知道今日絕難逃走，反而沉住了氣，靜思對策。

方寶兒用力一掙，落下地來，大聲叫道：「既捨不得傷我，又不肯放我走，那是爲了什麼？」

萬老夫人柔聲笑道：「像婆婆這樣上了年紀的人，見了聰明伶俐的孩子也是捨不得放走的，來，乖孩子，婆婆請你吃個冰糖梅子。」果然在衣袋中取出個梅子，方寶兒見那梅子上還有一絲血跡，那裏吃得下肚，萬老夫人笑道：「乖孩子，你不敢吃麼？其實帶血的梅子比什麼都甜。」

她所行雖是最最惡毒之事，但表面上却永遠帶着最溫柔慈祥的笑容。

方寶兒破口大駡道：「老妖婦，老毒物，老怪物，總有一日你肚裏的血也要被人當茶喝了的。」

胡不愁却也未想到這孩子竟有這麼大的膽量，竟敢駡起這個將人命來當做兒戲的老毒物，不禁大駭，方待搶上防護，但心念一轉，反而含笑坐到地上，生似有恃無恐，一點也不擔心。

只聽萬老夫人微微笑道：「好孩子，你竟敢駡我，難道你沒瞧見方才那三人是怎樣死的麼？」

方寶兒仰首道：「死就死，有什麼了不起呀？」

萬老夫人嘆道：「傻孩子，你眞的不怕死？每個人只有一條命呀……唉，婆婆讓你先嚐嚐不死不活的滋味，你就知生命的寶貴了！」

轉目望去，却見胡不愁仍含笑坐在地上，半點也不着急。萬老夫人雖然老奸巨猾，也不禁大奇，緩緩笑道：「大頭寶寶，這孩子可是與你同來的麼？」

胡不愁笑道：「不錯！」

萬老夫人輕輕撫摸着方寶兒的頭髮，柔聲道：「這孩子此番被我帶走，你想他還會活着回來見你麼？」

胡不愁搖頭笑道：「大概是不會的了。」

萬老夫人道：「既是如此，你爲何一點也不着急？」

胡不愁嘻嘻笑道：「你將他帶走自有人尋你要回，你將他殺了自有人尋你復仇，我着急什麼？」

萬老夫人笑道：「復仇？我老婆子早已活够了，正想有人尋我復仇，最好能將我殺死，免得我孤零零活在世上受罪，只可惜……唉，數十年來，死在我手下的人雖然不少，却沒有一個敢向我復仇。」

胡不愁悠然道：「別人不敢，這個人却敢呢！」

萬老夫人咯咯笑道：「我若將你也一齊殺了，還有誰會知道這孩子是怎樣死的？看你頭大聰明，連這點都想不到麼？」

胡不愁微微一笑，神情更是悠閑，笑道：「別人不知道，這人却知道，你若不信，不妨試試。」

萬老夫人笑道：「聽你將這人說的如此神通，我老婆子倒想聽聽，這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

胡不愁長身而起，謹謹愼愼，自懷中取出那段枯枝，道：「就是以長劍削下這段枯枝的人，你不妨帶去瞧瞧。」

萬老夫人忍不住接過枯枝，湊近火光去瞧，瞧了幾眼面上還帶着笑容，但瞧到後來笑容突然不見了，面上竟然出現驚懼之色，嘶聲道：「是什麼人有如此高明劍法？莫非……莫非是五……五……」

胡不愁神色不動，緩緩道：「不錯，正是五色帆船主！」

萬老夫人踉蹌倒退兩步，突然放下方寶兒，雙手將那段枯枝交回胡不愁，嘴唇啓動，似是想說什麼却什麼也沒說出口，頓了頓手中拐杖，臃腫的身子斜飛而起，在夜色中閃了閃，便再也瞧不見了。

胡不愁眼見她身形都去遠，立刻奔向方寶兒，但乍一舉步，便撲地倒下，原來他明知不是萬老夫人敵手，正是滿心惶急，突然想起懷中那段枯枝，又想起白衣人出劍削枝時的速度，自己師傅見到這段枯枝的神情，他本乃聰明絕頂之人，早已猜出這枯枝切口上，必定顯示了極爲高深的劍意，此刻一念至此，便想以此試一試，那萬老夫人見了這段枯枝，果然面露懼色，她還不知海外已來了個那般奇詭的白衣劍客，便自然而然的連想到那五色帆船主身上，再加上胡不愁立刻脫口說出五色帆船主的名字，這才把她驚走。但胡不愁萬般無奈下，行險僥倖，用此一計，心裏却毫無把握，表面看來雖是鎭靜，其實早已駭得雙膝發軟，所以乍一舉步就又倒下。停了片刻，他才重又站起，一把抱起方寶兒，再也不敢停留，一口氣奔出數里，才敢停下脚步。

夜色之中，只見當地乃是一曲小小的山坳，四面山石崢嶸怪異，寸草不生，望之有如無數隻怪獸蹲踞在黑暗中，要擇人而噬。

胡不愁尋了個離地丈餘的巖洞，設法鑽入

，這才解開方寶兒的穴道，要知「清平劍客」所習乃是正宗內家心法，點穴、解穴俱有專長，胡不愁已得其親炙，自也精於此道，方寶兒神智始終清醒，只是周身僵木，宛如身上加了無數道枷鎖一般。

此刻但覺一股渾厚的內力直冲進來，枷鎖立脫，翻身坐起，瞪大了眼睛，半晌說不出話，胡不愁又是憐惜，又是心痛，柔聲道：「寶兒，你可是被駭着了？」

方寶兒搖了搖頭，道：「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我只是奇怪，那老妖婆手一點，我就不能動了。」

胡不愁道：「這叫點穴，你若是想知道其中奧妙，又不想被人點住，就要好生學武。」

方寶兒微笑道：「你可是想乘機勸我學武？告訴你，我寧可再被人點一百次穴道也不願學武。」

胡不愁怔了一怔，過了半晌，只聽方寶兒又道：「我還有件事奇怪！」

胡不愁道：「什麼事？」

方寶兒道：「那老妖婆什麼都不怕，但見了那段枯枝，却又爲何怕得要命？那五色帆船主又是什麼人？」他方才穴道雖被制，但視聽之力却未失。

胡不愁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方寶兒垂首想了半晌嘆道：「大家都不知道，不如睡覺吧！」

這孩子方才出生入死，經過了那麼多兇險之事，此刻竟似已全部忘記，倒下身子，立刻睡着。

胡不愁却反側許久，才能入睡，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突被一陣異聲驚醒，那聲音既似胡笳，又似獸吼，一連響了三聲，突然寂絕，方寶兒睡眼惺忪，奇道：「這是什麼？」胡不愁不等他說完，便已掩住他的嘴巴，悄聲道：「噤聲，咱們在上面不妨偷偷瞧瞧。」這時天色還未明亮，却已有些曚曚曙光，兩人爬到巖洞邊，探出半邊臉，俯首下望。

只見那小小山坳中，不知何時，已燃起了七堆火光，黯藍色的火焰中，並無柴木、棉布等燃料。着火處只是一面銅盆，火焰竟似自銅盆中生出，七堆火焰，圍繞着一個盤膝坐在地上的褐衣人，方寶兒忍不住附耳在胡不愁耳畔道：「這人在做什麼？怕冷也不用生七堆火的呀？」

胡不愁道：「這不是人！」

方寶兒呆了呆，只見那人動也不動。凝視半晌，才發覺「他」果然不是人，而是個木偶，只是塑雕得栩栩如生，鬚髮神情，無一不是生動靈妙，畢肖已極，端的是鬼斧神工，也不知出自那位名家之手。方寶兒心裏更是奇怪：「木偶難道也怕冷，還要烤火？替它點火的，必定是個呆子！」

藍湛湛的火光，將那木偶映得更是猙獰可怖，怪異絕倫，深夜空山，竟會突然多了這樣一具怪異的木偶，就連胡不愁心裏，都不覺泛起一陣寒意，暗道：「這其中莫非又有什麼奇異之事？」

突然間，山坳傳來一聲輕哨，兩條人影，疾行而入，瞧這兩人身法，顯見又是武林一流高手。

但兩人掠入山坳之後，脚步立刻放緩，躬身垂首，一步步走到木偶之前忽然一齊拜倒。

左邊一人沉聲道：「丁仲華、丁伯華，送上珍玩七十一件，共値黃金七百兩，望神君查收！」

兩人解下身後包袱將包袱裏的東西一件件放在木偶之前，果然是珠光寶氣，耀眼生花。

然後兩人伏地再拜，倒退而出。兩人俱是滿面喜色，似是送出七百兩黃金，非但不可惜，反覺十分高興似的。

方寶兒大奇忖道：「這兩人莫非是呆子麼？竟對這木偶如此恭敬，又對這木偶說話，說的再響，木偶也聽不到呀。」

胡不愁却更奇怪，只因這丁仲華、丁伯華兩人，江湖中人稱「金箭銀鈎，丁氏雙傑」，乃是江浙一帶極負盛名的俠盜，此刻竟然遠道趕來此間，向這木偶送上份如此重禮，胡不愁暗暗忖道：「莫非這具木偶，便是『神木令主人』的表誌，而那七堆火光，便是一陣風等人所說的『靈空神火』？」

兩人暗中驚異，屏息而觀，短短一個時辰之中，山坳中竟來了十七個平日一個也難見到的武林高手。

這十七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三兩成羣，有的孤身而來，但却是同爲了向這木偶送禮而來的，所送的都是貴重已極的珍寶，到了木偶之前，俱都跪拜在地，自報姓名，離去時都是面有喜色，看來似是只要能在木偶前送上一份重禮，已是他們生平最高興得意之事。

但胡不愁博聞強記，聽得這十七人姓名，已知他們俱是將別人財物視爲己有的綠林豪傑，這些人平日搶人珠寶還來不及，今日竟會心甘情願送給這木偶，這豈非從來未有之奇事？

一個時辰之後，木偶四面，已堆滿了金銀珍寶，那耀眼的珠光，襯得這怪異的木偶更顯得鬼氣森森。

方寶兒實在忍不住，又附在胡不愁耳畔道：「木偶的主人不在，一具木偶，怎守得住這些珠寶，難道就不怕別人來偸來搶麼？」

胡不愁苦笑耳語道：「這些事我也想不通，但……」

語聲未了，突聽山坳外隨風傳來一陣山歌之聲，歌聲甚響亮，似乎有數人同時在唱，唱的是：「朝居水流東，暮至水流西，朝朝暮暮去行乞，自在逍遙無憂慮，殘羹有美味，剩茶甜蜜蜜，三年乞兒身，皇帝也不易。」隨着歌聲，走入三個鶉衣百結的乞丐，俱已有四十多歲年紀，身後各各揹着六、七隻蔴袋，三人見了珍寶木偶，一齊頓住歌聲，顯然心頭也充滿驚異。

胡不愁見了他們身後的蔴袋，自己猜出這三人必定是江湖間勢力分佈最廣的丐帮中行輩甚高的弟子，也看出他們並非送禮而來，而是無意間闖入此間，是以見了這情況，才會大覺奇怪。

只見三個面面相覷，呆了半晌，其中最瘦一人悄悄道：「老四、老七，你可猜得出這是怎麼回事麼？」

另兩人搖了搖頭，一個頸上生瘤的乞丐道：「莫非是江湖中什麼秘密宗教祭典不成？」

還有一人，行路時脚步微跛，道：「將這些珍寶送給虛無飄渺的神鬼，哼，那些人不是白癡便是呆子。」

三個人目光同時向四下探望半晌，胡不愁屏息靜氣，不敢發出一絲聲音，只聽瘦乞道：「這裏四下無人……」

瘤丐接着道：「咱們若有這些珠寶，那有多好！」

跛丐道：「那些珠寶反正是個無知無覺的木偶的，木偶也無法享受得到，倒不如咱們拿來享受享受吧！」

瘤丐立刻接口笑道：「對，反正人不知，鬼不覺……」瞧了那瘦丐一眼：「二哥，你看怎樣？」

瘦丐沉吟道：「不知那是否眞木偶？」

瘤丐道：「我來試試。」俯手拾了塊石子，脫手擲出，挾帶勁風，打在那木偶頭上，發出「篤」的一響，果然是木石相擊之聲。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龍俠墜深澗　琴魔施援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龍勻甫與白如雲一場惡鬥被迫墜深澗後，白如雲挾着金風剪伍天麒來到湖心小竹樓，伍天麒醒後，也弄不清自己處身何處，還以爲是龍勻甫帶他來的，他又對龍勻甫讓他獨自留在竹樓中感到不滿，當南水北星送飯來時，他就命南水回去叫少爺來見他，誰知來的卻是白如雲，這使伍天麒十分驚愕，以爲那是鬼魎而不是人，原來他一直深信白如雲已落下懸崖了，不能復生。白如雲無可奈何，遂揭下臉上的人皮面具，此時，伍天麒見狀，更是驚恐萬分……

可是白如雲，說完了這幾句話，臉色反倒顯得十分和藹，他那俊逸白皙的臉上，突然泛起了一片笑容，和聲道：「其實，我本可以制你死命的……可是伍鏢頭，你也許還能活下去……」

方說到此，那金風剪伍天麒，早巳忍不住，只聽他厲吼了一聲道：「小賊欺人太甚，你納命來吧！」

這老人一想到女兒失蹤，愛婿既死，這都是眼前這個怪人一手造成的，自己又何忍獨生。

當時不由熱血一陣上撞，一抖手中雙剪，擰步竄身，巳來到了白如雲身前。

只見他赤紅着雙眼，一抖金剪，右剪是「桃開一枝」直點對方前心，左剪卻以「大鵬單展翅」之勢，劃起了一片光華，更向白如雲腹肋上猛揮了過去，這種一招雙式，突然間卻是威猛無比。

白如雲哂然一笑，也不見他如何閃躲，那伍天麒雙剪，竟自雙遞了空招。

金風剪伍天麒自知，以本身武功要和白如雲相較，那簡直是以卵擊石，可是到了此時，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金剪落空之下，這位老鏢頭猛然一個擰身，把身子轉了過來，卻見白如雲冰寒着臉色，雙手前負，像是沒事人兒似的，站在眼前。

伍天麒大吼了一聲：「小賊！你還往那裏跑！」

他猛然左剪用「橫掃千軍」，直向白如雲攔腰斬去，同時右剪卻暗施「孔雀剔羽」，倏地向後揮去，他所以如此，含有深心，暗忖白如雲如再施故技，閃身於後，那麼自己這一招「孔雀剔羽」，也定能出奇制勝。

可是眼前這個怪人，卻有一身鬼神難測的功夫，伍天麒這種連環雙剪的運用，不能說不快了，可是雙剪一抖出，依然是空空如也。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猛地一個「怪蟒翻身」，身後依然是空空如也。

這麼一來，這位伍天麒可眞又以爲是遇見了鬼了，口中驚呼了一聲，一連退了好幾步，嚇得臉色突然一變，卻聽見頭頂嘻嘻一笑道：「老頭兒，我在這呢！」

伍天麒一抬頭，白如雲卻微笑着，站於一橫着的樑木之上，雙手依然是袖着，一雙瞳子內卻是泛出逼人的光采。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氣得頭腦轟然一聲，差一點坐倒在地，方自掙了一下，欲向白如雲再次撲去。

可是那怪異的白如雲，卻一伸手道：「慢着！」

老鏢頭倒是眞聽話，頓時一呆，卻見白如雲冷峭的笑了笑，遂道：「老頭兒，憑你這兩手還差得遠，何不就此收手下台，我們井水不犯河水……」

才說到此，伍天麒又是大吼一聲，騰身而起，可是他身子方才騰起，再看橫樑上，巳自失去了白如雲踪影，待他沉重的胴體落在橫樑之上，白如雲冷峻的聲音，卻又從另一邊傳了出來。

伍天麒自從出道以來，何曾受過別人如此欺凌，此時不禁髮鬚皆立，一幌壯軀，飄身而下，震得這座竹樓吱吱直響。

老鏢頭連羞帶愧，再一看，白如雲一尊石像也似的，正自倚立在書案之前，伍天麒一看他，白如雲卻冷笑了一聲道：「老頭兒，我告訴你，因爲你女兒的關係，我不想殺你，你也不要想激怒我……我決不殺你……」

他緊緊地彎曲着雙手十指，像是在强忍着內心的潛怒，事實上，他對伍天麒確是沒有一些好感。

金風剪伍天麒哈哈一陣大笑，道：「白如雲，老夫在江湖上闖蕩了一生，從沒有把生死看在眼中，老夫技不如你，死而無憾，你要是可憐我，哈哈……白如雲，你算是找錯了對象，老夫可是不領你這番盛情……

「白如雲，現在已經無話可說了……姓龍的既巳死，我女兒就該守節至終，也萬無再嫁給你這惡魔的道理，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白如雲，你要想借此對老夫討好些，想令我老人家回心轉意，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事……哈哈，你簡直是作夢，我父女至死，也不會向你屈服，白如雲，老夫對你這麼說，你應該很明白了……」

老鏢頭一口氣說了這麼多，前胸疾烈的起伏着，又接下去道：「白如雲……你今天不殺我，卻要小心着養虎害己。老夫又怎會放過你……

「嘿嘿！那龍勻甫與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竟手下不留絲毫餘地，制其於死命……」

說到此，老鏢頭竟自淌下兩行眼淚來，用悲憤的聲音繼續說道：「可憐勻甫這孩子，出道未久，竟自喪生在你手，可是白如雲你也不要得意，你可知道龍勻甫的三位恩師，名震武林，這三位武林前輩，只要來一位……嘿，白如雲，你能對付得了麼？……

「白如雲，你不是自詡聰明過人嗎……嘿嘿！這一着看來你也沒有料到吧！白如雲，你認栽吧……」

這伍天麒滔滔不絕的說了這麼許多，白如雲只是靜靜的聽着，不發一語。

可是他陰沉的面容之下，誰也忖度不出他內心的喜怒之情。

在伍天麒說完了這一大套話之後，他立刻一擺手中金剪，發出了嗆嗆啷啷的聲響。

在他預料之中，一定以爲白如雲會猝然撲近，向自己下手，自己也正可樂得有個了結。

卻不想白如雲聽見這番話後，一點表情也沒有，非但不怒，卻莞爾一笑。

只見他徐徐走了幾步，走至一邊竹几前，伸手斟了一杯清茶，趨前往桌上一放，冷然道：「老鏢頭！你口渴了吧！喝點茶吧，潤一潤嗓門再說吧！」

老鏢頭不由一愣，氣得臉色青一陣白一陣，當時大吼了一聲，叱道：「白如雲，老夫言盡於此，你還不下手，給老夫一個痛快，你還等什麼？」

白如雲這時才慢慢轉過臉來，他臉色此時可顯得十分難看。

他那冷如電芒的目光，向伍天麒臉上一轉，這位老頭子不由打了一個冷戰，竟料到眼前這個少年，雖是外表泰然，實則巳是被自己激怒了。

白如雲慢慢點了點頭道：「老頭兒，你說得很好……可是白如雲說話言行如一，我既說了不殺你，你就是想死都不行……，你也太小瞧我白某人了，我要是怕了那三位老人，也就不動他的徒弟了……」

伍天麒不由厲吼了聲：「滿口胡言，看剪！」

這一次出手更快，身形向前一撲，倏地一沉雙臂，用「浪捲黃沙」，雙剪上挾着兩股勁風，直向白如雲攔腰掃打。

白如雲心知這伍天麒此舉不過是以求速死，當時微微一笑，他生就了一副怪脾氣，只要他決定了的事情，一定要作到。

此時見伍天麒雙剪來到，身形猛然向下一矮，用「沾衣進身」之法，滴溜溜巳轉到了伍天麒身後，口中笑道：「我說了不殺你，你就是死不了！」

老鏢頭一個轉身，大吼了一聲，展開了平生絕學，「二十九手白虎剪」法，一時但見金光閃閃，衣袂飄飄，老鏢頭這一套剪法上，足有四十年火候，此時這一施將出來，直如驚雷駭電，點、劈、挑、刺、剪、削，一招一式全是險到了極點。

可是白如雲，只是在他剪隙衣襟之間，滴溜溜的轉着，也不知他施的什麼身法，那伍天麒竟連他衣邊也沒沾着一下。

一時之間，但見這小樓上，人影幌幌，翩若驚電飛虹一閃閃耀目的金光之中，裹住兩個人影，時分乍合，翩翩如飛鷹野鶴，又似鬧海銀龍。

這一陣疾鬥足有盞茶時間，猛然間，只聽金風剪伍天麒一聲大吼！

倏地一團黑影似彈子也似的飛彈了出去，往樓邊上一落，正是金風剪伍天麒。

這老鏢頭此時已通體大汗，可是他臉色紅中帶紫，他吁吁喘了一陣，用手中金剪一指白如雲道：「白如雲，老夫自知武技，和你判若雲泥……」

他忽然含恨向外看了一眼，一跺脚，恨聲道：「罷！罷！白如雲，我們來生再見吧！」

說完這句話，金風剪伍天麒一咬牙，右手金剪，猛地旋起了一片金光，直向自己頭上繞了去。

突然白影一閃，嗆啷的一聲大响，金風剪伍天麒這口金剪，竟自突地脫手而出，摔出丈許以外，伍天麒一隻右手，虎口發麻，張目一看，白如雲正自冷冷地立在身前。

他那絲毫不顯驚奇也不同情的目光，似兩枚午夜的朗星，冷冷的瞅着伍天麒，長袖飄然，方才想必是以絕上內力，貫注於綢袖之上，倏地捲飛伍天麒手中金剪。

伍天麒不由臉一陣紅，暗忖：「白如雲眞神人也，難道我自求死都不得麼？」

他心中這麼想着，倏地一偏左手剪尖，往自己心窩上猛然扎了下來。

可是一隻雪白如玉的手，如電也似的，巳搭在了他左手手腕的「腕脈穴」上，伍天麒只覺得手上一痲，由不住這半口金剪，嗆啷的一聲，又掉了下來，眞正是求生既不可，欲死也不能。

再看眼前人影一幌，白如雲又飄出丈許以外，仍然是面色冷冷的看着自己。

伍天麒不由又羞又怒，一時只氣得全身發抖，他大吼了一聲道：「白如雲，你

到底想怎麼樣，你……」

白如雲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老頭兒，要死可不行，起碼在我這裏是不能死的，你要是一定要死，等以後在你自己家裏你再死，我決定不攔阻你！」

伍天麒不由冷笑道：「你以為我就沒有別的死的方法了麼？」

白如雲至此，才露出了一些笑容，俊逸白皙的面頰之上，輕輕掀起了些笑紋，露出了又密又細的雪白牙齒，只是一刹那，却又回復了原來的冰冷模樣，他看着伍天麒那種激動的情緒，不由輕鬆的道：「好死不如賴活着，你又何必一定要尋死呢？……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勸你還是少動這個念頭，因為到底你只有令自己多增加痛苦，却是死不成！」

金風剪伍天麒，在白如雲講話之時，一雙怒目四處亂看，他心中不禁暗自忖道：「笑話，你這小子也未免太狂了吧！求生固不易，求死還有什麼難？哼！」

他又抬頭瞟了白如雲一眼，見他却對自己一笑，這麼一來，老鏢頭的火可就更大了。

暗想我伍天麒，夙日在江湖中，是如何的威風，今日落在一個後生小輩手中，却受盡欺凌，竟連求死也都不能，要是傳之武林，豈不令人恥笑。

伍天麒這麼一想，可愈覺活之無味，心中更充滿了一死的決心。

想到此，他偷偷一打量站立欄下，正是湖面，白如雲却遠遠離着自己丈許。

金風剪伍天麒心中暗忖：「我不如投水死了算了，這白如雲不救我還則罷了，他要是下水救我，我定施全力抱住他，再如何也要給他落一個同歸於盡……」

伍天麒想到這裏，心中倒定了不少，他生就急性人，腦子可從來也不會拐彎，想到那裏就作到這裏，此時自認這一條投水之計，定能行通。

當時冷笑了笑，對白如雲道：「好！我伍天麒落在了你的手中，也算是認定了，你說你預備對老夫如何吧！」

白如雲點了點頭道：「這碧月樓，你女兒曾在裏面住過，如今你只要安心住在這裏，我一定不難為你……」

方言到此，却見伍天麒臉上表情大異尋常，一雙眸子更是不時朝水面上溜去。

白如雲一向是智慧過人，看到此，方自心中一怔，却見那伍天麒大喝一聲：「小狗！你閃開了！」

他說着話，猛然一提雙掌，排山運掌，用「百步劈空掌」的掌力，倏地往白如雲身上劈去。

同時他那碩健的身軀，在竹欄之上猛然一個倒翻，隨着一聲長嘯，直往水面上墜了下去。

白如雲雙手平胸一按，如海鷗也似的，突然拔空而起，輕飄飄地落在了竹欄之上。

隨着水面上水花四濺，「撲通！」的大响了一聲，伍天麒全身已經沉在湖水之中。

白如雲微微一怔，注視着水面，輕嘆道：「你這是何苦？」

立刻有一隻小船飛快的駛來，站在船首的南水，仰頭高叫道：「不得了……有人跳水了，喂！北星……趕快……下水救人呀！」

北星果然脫去了上衣，一面緊張的問道：「是……是誰？……是誰……是……誰？」

南水此時已把外衣脫了，露出了雪白的肌膚，一面用手指着水面道：「眞是一個人，哎呀！糟了！可快淹死了！」

二小此時外衣已脫了個乾淨，正要往水中撲去，忽然自竹樓之上，如同怪鳥也似的撲降下了一人。

這人倏地降下，雪白的外衣，帶起了噗嚕嚕的一陣疾風，往那小船之尖上一落！船頭只輕輕的向下點了一點，南水北星各自一驚，邃聽那人輕聲叱道：「不要下水！」

二小聞聲一怔，這才看清船頭之人，原來是白如雲，都不由收住身勢。

水面上的伍天麒，那份苦子可就吃大了，只見他時沉乍浮，一雙手拚命的拍打着水面，浪花翻湧之中，露出了他花白頭髮的頭顱，不時往這邊顧視着。

二小這時才看清了，落水之人竟是樓上的老頭兒，都不由嚇呆了。

南水驚駭道：「少爺，是伍鏢頭呀！他……」

北星目光注視着水面，更是跌足道：「快……快淹……死了！」

二小口中雖這麼說着，可是白如雲不說話，二小是誰也不敢跳下，似如此又過了一會，水中的伍天麒，早已經氣盡力竭了。

他本不識水性，更加以死心已決，所以落水之後，一連氣灌了好幾口水，嗆了個頭昏眼花，可是他心中尚明白，滿以為，這一次是死定了。

可是在死亡來臨之前的一刹那，人們往往仍存着僥倖求活之心，即使是一個自殺的人，在他吞服了毒藥，或是懸樑上吊作最後掙扎之時，他們內心中，仍然冀求着，能在這一刹那，有人能把自己救下了，或是救活了。

因為「生存」雖然不一定是對每一個人都適合，但不可否認的，它却是人人要求的。

金風剪伍天麒也不能例外，只是他在於恥於開口求助，雖然他心中極想此時能有人入水把他救活了，却硬是不願開口呼救。

當他怒凸氣憤的眸子，發現了船上的人，而他們只是對他採取觀望態度時，這一刹時，他內心更是憤恨到了極點。

而遠比白如雲更冰寒，更無情的湖水，却在這時，毫不留情的從他的口鼻中衝了進去，幾個起伏，又把他全身吞噬了。

小船上的白如雲，依然是紋絲不動，湖風輕輕地的展動着他雪白的秋衣。

他臉上沒有笑容，但是却絲毫也不着急，尤其是那雙亮若晨星也似的眸子，却瞬也不瞬的注視着水面的波紋，誰也不知他在想些什麼？

南水北星眼巴巴的看着水面，急得抓耳搔腮，只是白如雲不說話，他們誰也不敢自作主張，他們明白少爺的脾氣，所以誰也不敢動。

似如此又過了一小會，水中的伍天麒，已喝了個大腹便便，在一次的浪花翻湧中，白如雲清楚的看見，他却是一動也不動了！

北星沙啞着嗓長嘆道：「唉！……他死了！」

白如雲忽然一笑道：「你們兩個光看着，還不快下去救人？」

二小不由一怔，各自對看了一眼，那裏再敢多想，相繼縱身入水，活像兩尾大魚也似地，直向那已經淹死了的伍天麒游去。

白如雲臉上展露着微笑，朗聲向水面上道：「你們還不快點？老鏢頭要是死了，你們誰也不想活命！」

南水北星聞言，不由嚇了個忘魂落魄了，心中可眞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來。

南水一面踹水，一面急叫道：「北星你抓前面……」

北星此時已泅達伍天麒，一伸手抓住了老鏢頭頭上的長髮，口中結巴道：「北星……你抓，前面！」

南水此時已雙手托起伍天麒，用踩水姿態前進，聞言之後，口中忍不住恨聲道：「媽的，到了什麼時候，你還忘不了學我，他要是死了，我們誰也別想活了！」

北星少不得又跟着學道：「媽的，到了什麼時候了……」

不想方學到此，南水已實在忍耐不住了，伸出右掌在水面上「哧！」的一聲，擊出了一條水箭，北星方張口說話，却被灌了個滿口滿臉，一聲嗆得咳咳連聲。

這一來北星也火了，匀出左手，也打出了一條水箭，直向南水打去。

一時水面上怪叫連聲，水花四濺，二小竟自各不相讓的打了起來。

他們這麼一打，那老鏢頭可慘了，一會沉一會浮，有幾次二小差一點失手把他沉落水中。

北星吃了先前的虧，一連被南水灌了好幾口，不禁大怒，到了此時，竟不顧手上的伍天麒，當時把左手一鬆，雙足一踹水，「哧！」一聲，已竄到了水面前，一伸手「叭」一聲，打了南水一個嘴巴。

南水被打得怒吼了一聲，叫道：「好北星，你敢打人？」

他口中叫着，把伍天麒往旁一推，正要學掌照北星打去，忽聽見一聲叱道：「混蛋的東西，你們是找死！」

二小聞聲不由嚇了個魂不附體，那裏還顧得再打，忙又把伍天麒僵冷的軀體抬了起來。

水面上「呼！」的吹來一陣清風，白如雲怪鳥也似的軀體，在水面上只一落，輕舒猿掌，已撈住了伍天麒一隻右臂。

只見他奮臂一振，已拖着伍天麒巨大的身軀，嘣地一聲，帶起了無數水花，離水而起，邃見小舟往下一沉，已落上了舟面。

白如雲回頭向水面叱了聲：「無用的東西，你們還不上來，還等些什麼？」

二小此時已泅過船邊，各自用手扒着船舷，雖聞聲，却是不敢上來，各自都哭喪着臉，像是如喪考妣也似。

白如雲見狀怒氣少歇，忡自己有時候也是童心未退，此時見狀反覺好笑，只是他却不放在臉上，此時鼻中哼了一聲道：「叫你們上來，你們聽見沒有？」

南水北星這才各自上船，白如雲被二小逗得哭笑不得，一回頭見伍天麒蒼白的面頰，在月光之下，愈淸顯得毫無生氣。

白如雲不由心中打了一個冷戰，暗忖：「我都忘記了這邊了，他可眞的不能死啊……」

想着忙把伍天麒身子翻轉了過來，雙手分扶着伍天麒後肋，往上微微一提，立刻就由老鏢頭口鼻之中，滾出了不少的水來。

他一面回頭道：「還不把小船划回去，老鏢頭要是死了，你們兩個東西可小心着！」

二小到了此時，那一個還敢說話，慌不迭撐篙的撐篙，把舵的把舵，一逕往岸邊上搖去。

南水一面把舵，右手還一個勁摸着右頰，目光狠狠的盯着北星，方才被北星打過之處，此時竟是火也似熱，又酸又麻，可見北星用的力量是不小，要在平時，南水那能吃這個虧，可是今夜，也只有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了。

他心中不由恨恨的想道：「媽的，北星這小子眞不知手輕手重……等以後有機會，非得給他一個厲害不可……」

北星被南水看得很不自然，不時左顧右盼，有意裝着沒有看見南水，心裏可眞是比吃了凉柿子還痛快，有好幾次差一點笑出了聲。

白如雲此時見離岸邊不遠，不由道了諳：「你們兩個跟我來！」說着手中抱着伍天麒，一縱身已竄到了岸邊，一勁向後面飛馳而去。

南水北星也各自展動身形向前馳去。

白如雲一直把伍天麒帶到了自己居處，匆匆把他置於一石床之上，回頭對南水道：「快去弄一碗紅糖薑水來，快！」

南水領命而去，這時北星已把燈點上，室內立刻大放光明。

白如雲此時就這燈光一看這伍天麒，不由也嘆了一口氣，深悔自己太大意了，這一下也可把他淹得太厲害了，再看伍天麒一張臉，都成了紫紅顏色，口鼻之間，都淌下了黃水，順口流着。

白如雲此時一面由身上，取出了一枚白脂玉瓶，倒了一小丸丹藥，放在伍天麒口中，自己也把外衣脫去了，剩下了一身疾裝勁服，回過頭來對北星道：「別發楞啦，快把他身上衣服脫下來，用毛巾把他身上水擦乾！」

北星答應了聲：「是！」

忙把伍天麒全身衣服脫下，露出了老鏢頭一身盤筋栗肉。

北星雙手觸着伍天麒身上皮膚，冰也似寒，尤其是起了滿身鷄皮栗兒，這小傢伙到了此時，也感到心寒不已，不時用目光盯着伍天麒，還去翻他的眼皮。

白如雲罵道：「你會看個屁，還不擦乾，晚了可來不及了！」

北星慌找了一塊乾巾，在伍天麒身上擦了一週，最後紅着臉把這塊乾巾，往伍天麒下體一搭，紅着臉看了白如雲一眼，這才退後了幾步，讓出了地方。

白如雲此時見北星光着上身，全身還

是濕淋淋的，怕他也受了涼，不由看了他一眼道：「還不快去把衣服穿上，你看你成什麼樣子？」

北星抖聲結巴地答道：「小的……不冷！」

方說到此，見白如雲目光一瞪，嚇得轉身就走，白如雲此時，也確實沒有時間再給他多說了，當時回過頭來，再看床上的伍天麒，自服了白如雲這丸丹藥之後，此時竟一連氣的打起寒戰起來了。

白如雲不由面色一喜，心知他這條命，已算是保住了！

當時在他全身「巨闕」、「中極」、「氣海」、「章門」、「靈台」各處穴道上推了一掌。

最後又在他頂門「百滙」，和足心「湧泉」穴上，各以掌心抵撫了一陣。

老鏢頭竟自一連打了幾個噴嚏，全身更是抖戰了起來，白如雲見時機已至，這才運用起雙手，飛快的在伍天麒全身上下推擦了起來。

如此約一盞茶時間之後，白如雲身上竟自見了汗，再看伍天麒臉色，也已自轉成了淺紅顏色。

南水北星又已回至床前，白如雲突然收住了身形，坐立了一邊椅上，仍是喘息不已。

二小平日奉白如雲如神明一般，此時見狀，內心不由詫異不已，心內都不由暗暗想道：「怎麼少爺會累成這樣？」

白如雲揮了一下手道：「把薑汁給他灌下去，北星去找一套我的乾衣服來，給他穿上！」

白如雲說着話，已站起了身子，見南水正彎腰爲伍天麒灌着薑汁，不由頓了頓，才道：「等給他穿好了衣服以後，乘他沒醒之前，快把他送回到碧月樓去。」

南水答應了一聲，白如雲說完了話，遂即閉目不語，少頃北星已持衣而回，二小張羅着爲伍天麒穿好了衣服，大小倒也相襯。

這時金風剪伍天麒已微微吟出聲音，白如雲聞聲睜開了雙目，慌忙對二小道：「你們快把他送回去吧，他可要醒了！」

二小聞言，忙把伍天麒自床上扶了起來，北星揹在背上，二小正要出去，白如雲喊了聲：「站着！」

二小不禁又嚇了個哆嗦，白如雲冷冷的道：「你們兩個可聽好了，從現在開始這老頭兒交給你們了，你們要暗地裏注意他，可不許他再自殺，要是他有個三長兩短，你們兩個也不要再見我了……還不快走！」

二小口中答應了一聲，開門而出，各自展動身法，兔起鶻落而去，不一會已馳過湖邊，二小把伍天麒放於船上，一逕向湖心「碧月樓」馳去。

且說這金風剪伍天麒，可眞是求死不能白吃了這些苦頭，等他悠悠醒轉之時，却發現自己仍然睡在原有的軟榻之上。

伍天麒不由往起一邊走，這時才發現，全身竟是沒有四兩力氣，不禁長嘆了一聲。

方自默默地想：「這是怎麼一回事？是誰把我救起來的？我親眼見白如雲在船上看着我，並沒有救我的意思，這又是誰呢！」

他想着翻了一個身，口中咳了一聲，却見翠簾揭處，走進了一個小童。

伍天麒認出了是北星，不由在枕上老臉一紅，苦笑了笑，沒有說話。

北星却走到床前，結結巴巴道：「老先生你醒過來了……」

伍天麒點了點頭，一雙目光却是上下的打量着北星，仍然是不發一語。

北星又跟着問了一句道：「你老……有什麼事沒……有？」

伍天麒咳了幾聲，長長喘了一口氣道：「哎唷！我的老天，這是什麼世界……連求死也不能，這可坑死我了……」

跟着他又大叫道：「白如雲！小雜種！你……」

北星嚇得伸了一下舌頭，慌忙連連搖手道：「你老！可別亂嚷嚷，要給我們少爺聽見可……不是玩的。」

伍天麒不由更是氣憤，大罵道：「聽見怎麼樣？你們怕他，我可不怕他！你去叫他來，我倒要問問他是安着什麼心？」

他又連連的在床上搖着頭道：「這可眞是活不下去了……我還得死！」

一面說着還一面要掙扎着坐起來，北星見狀不由又急又駭，慌忙過去一把把他按着，皺着眉毛道：「你老……人家……眞是，好好的人，爲什麼要死？我們少爺對你這麼好，你難道不知……道？」

金風剪伍天麒被北星按住動彈不得，他因喝水太多，又因年歲太大，中了水寒，元氣大虛，身體已是大虧，若非白如雲貫以本身眞力，此時怕早已命喪黃泉了。

此時聞言，又氣又怒，翻着一雙被水泡得腫泡泡的眸子，看着北星道：「你知道什麼？……他對我好……嘿嘿！」

說着咧嘴一陣冷笑，北星怔了一下道：「你……在水裏都快淹死了……要不是少爺救你……早就沒命了。」

伍天麒哼了一聲，還沒說話，北星又接下去道：「少爺用眞力爲你全身……穴道上都打通了……費了好大內力。」

金風剪伍天麒，聞言不由一驚，當時閉目略一提氣，果然暢行全身各處大穴。

他因中年之後才擅練氣，所以儘管外功至高，刀掌上功夫俱都了得，可是內功一節，却因限於年歲，至老仍未能把「任」「督」二脈打通，每念及此，終以爲平生一大憾事。

誰知此時，試着一運行氣道，竟是通身暢行無阻，非但任督二脈已開，就是全身各處穴脈，也是無處不通，輕快已極。

這麼一來，伍天麒不由一陣大喜，當時睜開雙目，問北星道：「是誰爲我推宮過穴的？」

北星眨了一下眼皮道：「我不是說過了麼？……是少……爺！」

伍天麒立刻臉色一紅，半天沒有說話，他心中可覺得不大對勁兒，半天才冷笑一聲。

北星又用手指了下伍天麒身子道：「你老人家看……這衣服！」

伍天麒低頭看了一下，發現自己身上此時所穿的，竟是一襲質料極佳的上好緞衣，由上至下，尙繡着一棵墨竹，衣色淺綠，極爲素雅。

金鳳剪伍天麒不由冷笑着，把身上長衣脫下，費了半天勁才脫了下來。

北星見狀不由怔道：「裏面的衣服……也……是少爺的！」

伍天麒再一注視，敢情連內衣裏褂全是人家的，自己要脫，却要赤身露體了。

他氣得哼了一聲，紅着臉看了北星一眼道：「我的衣服呢？」

北星皺着眉頭道：「你！老人家衣服……全……濕透了，那能穿？唉！你這又何苦？」

伍天麒紅着臉，皺了半天眉，的確是要脫也沒有法子脫，一想到自己眼前的遭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再想到自己女兒，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愛婿龍勻甫也是生死不明。

老頭鏢想到了這一連串的問題，不由長嘆了一聲，閉上了眼睛，右手無力的揮了揮，示意北星離去，偏是北星竟不懂，尙且皺眉道：「有……有什麼事？」

金風剪伍天麒不耐煩的嘆息道：「唉！我是叫你走！」

北星遲豫了一下，吶吶道：「我走了以後，你……又……要自殺！」

伍天麒被他弄得哭笑不得！當時只得又睜開了雙眼，對方那對娃娃稚氣的臉，正盯視着自己，一臉關心之態，伍天麒嘆道：「誰說我要自殺？」

北星嚥了一口唾沫道：「少爺！……少爺，說的！」

伍天麒哼了一聲，心中却不由想道：「這白如雲爲什麼要這麼關心我呢？……他爲什麼不叫我死？……他的脾氣，本來不是這樣的啊！」

想着却見北星猶自皺着眉頭看着自己，一隻手摸着床沿，對自己道：「老先生……少爺對你一直是很好……你爲什麼要自殺呢？你有什麼心事？」

伍天麒苦笑了一下，道：「你放心吧！我不會死了……唉！你是小孩，給你說也說不通！」

他說着又揮了揮手道：「你走吧！我要好好休息一會！」

北星聞言又遲疑了一下，這才轉身慢慢走出，到了門口又回過頭來盯問了一句道：「眞的？你……你可不要騙我！」

伍天麒忽然心中一酸，暗想我伍天麒也是堂堂一個漢子，却想不到到了如今，竟會求起死了，生命却要一個小孩子來負責……也太鬆包蛋了！

想着毅然的哼了一聲道：「我決不死，你走吧！」

北星這才反身下樓而去，金風剪伍天麒，這時腦中可是紊亂到了極點，一雙虎目翻視着天花板，想了好半天，方自有一些睡意，耳中似乎聽到了有說話的聲音，像是由樓下傳上來的。

伍天麒不由一怔，暗想天這麼晚了，還會有誰在說話？不由豎耳仔細聽了一陣，果然聽到一人似在責罵北星道：「混蛋！我叫你在樓上照顧老鏢頭，誰叫你下來睡覺？」

跟着北星抖戰的聲音回答道：「我……是他叫我下來的！他說他不……死！」

伍天麒不由一驚，心說這白如雲又來了，哼！他倒很關心我咧！

同時耳中又聽到白如雲厲聲斥道：「胡說八道，他說他不死，你就信了？這老頭兒的花樣你又不是不知道！走！我們上去看看，他要是有個好歹我不宰了你！」

伍天麒不由一怔，忙把身子縮了一下，趕快把雙眼閉上，方一闔目，門也吱一聲輕輕的開了。

伍天麒心說好快的身法，當時有意作出沉重的鼻息之聲，假裝着已熟睡，耳中却聽得北星的吶吶道：「少爺，他已睡着了！」

白如雲輕輕噓了一聲道：「輕一點，別把他吵醒了，他是上了歲數的人了，中了水寒，叫他好好的睡！」

伍天麒仍自閉目裝作熟睡的樣子，白如雲又小聲囑咐北星道：「我已叫南水給他熬了些蓮子棗粥，等他醒了以後，一定會餓，小心侍候着他吃！我出去有事，要兩三天才回來，你們要好好照顧他，知道不？」

北星唯唯稱是，逐聽房門「吱！」的又響了一聲，跟着便沒有了聲息。

伍天麒這才睜開了眼，却見几前多了一個小包，老鏢頭伸手拿過來，厚厚軟軟地，也不知是什麼東西，打開一看，却是一套極爲潔淨的衣衫，想是白如雲特地帶來給自己換洗穿的。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看着那套衣服發起了愣來，這一刹時，他的心情似乎有了極大的轉變，他搖了搖頭，嘆道：「白如雲眞是一個怪人……一個令人難以猜透的人啊！」

× × ×

一世奇俠龍勻甫和白如雲交擊最後的一掌時，他已感到不支了。

因此就在他身體騰空的刹那，已把擊在背後的短劍撤在了手中，身形向下一落，如同流星墜空，掌中劍「逼桃讓李」，猛地向下一揮，放出了一道寒光，直向白如雲頂門上劈去。

同時左掌更暗蓄了十成功力，「凌雲分翼」的絕招，劈出了一掌。

這種下擊之勢，可謂之又猛又快，人到掌到，掌到劍到，同時他雙足上用「點天燈」的一招，倏地分開，一雙足尖朝白如雲兩處「肩井穴」上點來。

這種招式，可謂之太厲害了。

龍勻甫也是滿心存着以這一勢，分最後生死的一着了，眼看着他的身形向下一落。

可是在前面也曾談到過，竟在這一刹那之間，那顆堂空的「炫極星」，竟然突自隱了起來。

可是這對着白如雲，龍勻甫，這一雙少年英俠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威脅。

龍勻甫方自一驚，只覺得眼前一黑，跟着一股生平從未領受過的絕大勁力，猛然迎面而來，同時掌中短劍，已似爲一物捲得「嗆！」一聲，脫手而出，自己身子尙未落下，被這種勁風迎面一擊，反彈出了丈許以外，龍勻甫長嘯一聲，想拔身而起，可是那頂上的强風猶如萬鈞也似壓了下來。

他不由慘叫了一聲，自那絕峯之尖，猛地墜了下去，一時嚇了個魂飛魄散，只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兩耳嗖嗖生風，自己

身體忽然悠悠直墜了下去。

他覺得側身在凸出的石壁上一連撞掛了幾下，只覺得痛澈心肺，一時慘叫了幾聲，頓時就不省人事。

這是一個極爲寒冷的澗底，離着那峯頂，少說也有數百丈之高，更加上石壁峭峻如錐，不要說常人了，就是獅虎也難以攀登。

可是也就在龍勻甫負傷的軀體，疾速的下落的剎那之間，猛然聽得一聲長嘯，由澗底石邊，倏起倏落的撲出二人。

這二人是一老一少，一個髮鬚全白的矮胖老人，和一個一身素裳的妙齡少女。

這老人一閃出，口中已驚呼了聲：「不好！」

只見他那矮胖的身軀，微微向下一蹲，跟着往起一彈，如同一枚彈子也似的已經落在了澗邊空地之上，倏地一伸雙手，無巧不巧，正迎着了龍勻甫下墜的身子，這人口中哼了聲：「好沉的小子！」

已把龍勻甫接在手中，這時身後少女，已撲近到身前，不由吃驚的問道：「爸爸，這是誰呀？！」

那矮子老人哼了一聲道：「回去再說，妳跟我來！」

說着這老人一彎蠻腰，嗖地一聲，已縱身而起，單臂呈弓形，向那危壁上一貼，竟將全身貼在了壁上，紋絲不動。

只這種驚人的陰柔極功，當今武林之中，能有此功夫的，不過三五人而已。

老人身形並不稍怠，一隻手抱着龍勻甫，勻出左腕，貼抵石壁，一雙又粗又短的腿，交互着一陣踹蹬，又揉升了五六丈高。

此時他身後的少女嬌呼道：「爸爸！我看不清楚路！」

這矮小老人聞言，把雪球也似的雙眉皺了一下，不耐煩的嘆了口氣道：「我不叫妳下來，你偏要下來，這可好了，我一個人，怎能帶你們兩個人呀？！」

少女不由哼道：「我不管嘛……我上不去嘛……」

老人似乎對這唯一的掌珠，嬌慣了些，聞言似無奈的搖了幾下頭，一陣捲縮，又降了下來，招了招手，道：「來！來！來！」

少女這才破涕爲笑，縱身過來道：「我早知道你有辦法！」

老人似笑又氣的嘆了口氣道：「唉！妳這丫頭，誰要是娶了妳，不被妳磨死才怪！」

少女嬌哼了一聲，道：「我才不嫁人呢……」

老人正自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團皮繩，聞言後呵呵一笑道：「丫頭，這可是妳說的……」

那少女臉一紅道：「當然是我說的：：不過除非是白……」

說到此，怔了一不，玉臉一陣躁，竟是說不下去了！

老人見狀心內雪亮，不由也怔了一下，遂又冷笑了一聲，道：「算了吧！丫頭，人家不要你，看不上你，你別痴心妄想了！」

他說着，順手一斜，手中皮繩已筆也似直的，直飛到了少女身前。

女孩伸手接住，在纖腰上圍了一轉，打了個麻花扣兒，老人把另一頭，在自己腰上，也照樣繫了一週，冷冷的道：「走吧！」

就見他猛一轉身又騰身而起，直向那陡崖峭壁之上揉升，只是因身後繫有愛女，不敢過於把身形展動太快，如此身後的少女，循着父親的足跡，不一刻已揉升了數十丈之高。

少女一隻玉手緊拉着皮繩，足下雖是點縱如飛，只是黛眉一直是緊緊的皺着，主要的是老人方才的話，帶給她無比的傷感。

走了一陣，到底忍不住，輕輕喊了一聲：「爸爸！」

老人回頭道：「又走不動是不是？！」

少女嬌哼了一聲，吶吶道：「不是……不是……」

老人白眉一皺，吁了一口氣道：「不要再多說了，這孩子傷的不輕，晚了就不大好治了，有話回去再說吧！」

少女臉色微紅了一下，忸怩道：「不是……爸爸你方才說，誰不要我？！」

（未完）

黃飛鴻最後一戰

麥海雲

一個拳師到了晚年，就算他不是拳脚生疏，氣力也變弱，如果他跟年輕的人，或者中年仍是體格强壯的人交手，便會吃虧，故此，超過花甲之年的拳師，多數是隱居的，不願再出風頭，黃飛鴻因爲那時他設立一間武館，就算由徒弟負責教授外來的新秀，他仍然是有時要走到演武廳站着看看的，碰着扼要的拳脚，指點幾句，有一天，他在演武廳站着，忽然聽到小徒弟報告，有人走入客廳等候，非見不可，黃飛鴻以爲他不問情由的直闖客廳，大概是舊日相識，故此不會拒絕接見，於是慢步走出大堂，跟此人見面談談。

兩人相見，黃飛鴻愕然，因爲他的相貌猙獰，體格雄健，但又從來沒有會過面，落坐之後，他就拱了拱手，說：「老朽一向在家，無事可爲，等於廢物，老兄何以忽然到訪呢？」

此人拱了拱手說：「黃師傅，切不要太過謙虛，你的武功，名滿天下，我甚爲傾慕，我姓宋名隣，乃係城西葉琪的徒弟，已練拳棒十年過外，始終不能認眞了解中國功夫的奧秘，久仰黃師傅大名，任何絕招都有方法拆解，故此十分唐突的拜訪，希望黃師傅解釋幾句。」

黃飛鴻笑了笑，說：「我沒有打拳踢腿起碼五六年，根本上武功生疏，如何能够向你解釋呢？」

宋隣說：「雖然師傅很少打拳踢腿，不過，以前所學的功夫，仍在心中，人生若夢，轉眼就像是斜陽半落，如果你的功夫沒有傳給後人，那就太過可惜了，今日我到來拜訪，實在很想請黃飛鴻師傅指導我的功夫如何會苦練得多年，一點無進展，黃師傅千萬不要拒人於千里外。」

黃飛鴻聽了說：「如果宋兄有什麼不能了解之處，請直言無隱，我所懂的一定照實說出來。」

宋隣說：「我想問問黃師傅，究竟練中國功夫比較難，抑或揸筆寫文章比較難呢？」

黃飛鴻說：「當然是練功夫比較困難得多。」

宋隣問：「何以練武比較習文更難呢？」

黃飛鴻說：「兩人互相交手，非常迫近，沒有時間考慮就要發招，如果寫文章寫得欠佳，仍可閉目深思然後落筆，故此，練武難過習文。」

宋隣再問：「武功當中雖然舉手投足，都有招式，究竟是因爲那種招式，近似某一個形狀然後定名呢？係遺傳上的習慣而給它一個名稱呢？」

黃飛鴻說：「這是很難解釋的，大概有些形狀比較接近，舉例言之，如果兩人相鬥，扭馬運力，向背後橫掃一脚，叫做烏龍擺尾，事實上這一個招式確是由背後踢出的，如果不是扭馬轉身，忽然俯伏下來踢出一脚，那就是虎尾脚，龍脚與虎脚不同，在名稱上也顯得出來，再者，紮了弓箭式的馬步，向前一撲，雙手力推叫做黑虎推山，因爲沉低腰馬，雙掌推出，氣力必雄，故此稱做黑虎推山，甚爲適當，另一方面，雙掌向對方手臂稱做老鼠仔的一條筋上面斬落，這一招叫做雙刀斬鼠，用脚去踢敵人的下陰，叫做踢燈，由於下體是命門火總滙，如果踢爆，等於熄燈，不死也受重傷，那是很貼切的，此外，二龍爭珠，乃係雙手挖敵人的眼，故此甚爲貼切，手法方面，雖有攻守之分，不外挑、劈、攔、截、封、擒拿這幾個字，如果苦練多年，多數會知道它的實際情況。」

說完這番話，黃飛鴻覺得有些氣湧，便閉嘴略爲休息，宋隣拱手稱謝說：「敬蒙黃師傅賜教，非常感激，不過，用口講述，沒有用手脚顯露出來，等於畫龍而不點睛，希望師傅落場玩幾招，讓我大開眼界，你的意思怎樣呢？」

聽了這句話，黃飛鴻愕然，向他多望一眼，知道宋隣來意不善，想了想，說：「我不知道玩什麼招式出來才可以使你領悟呢？」

宋隣喜出望外，說：「如果黃師傅肯接納我的意見，我盼望跟黃師傅過招，我一定鬥不過你的，就算是捱打好了，可否同到演武廳玩玩呢？」

黃飛鴻沉住氣，說：「好的，我們試一試。」

兩人先後走到演武廳，黃飛鴻喝令門徒退下，宋隣解下外衣，站在一邊拱手說：「黃師傅，請即發招！」

黃飛鴻知道這傢伙恃着年輕力壯，一定是苦練多年，臂力極强，想擊倒他，必要先破他的雙臂，黃飛鴻最擅長就是鐵門閂。雙臂齊出，忽上忽下，只要對方的一條手臂給他抓住，便即折斷，這一手折臂的功夫，已苦練二十多年，如果跟高手過招，他就採取攻勢，施展這種絕技。那時他認爲宋隣太過可惡，非打勝他不可，大喝一聲，便即衝前，雙掌齊出，打算宋隣發招擋格時，施展擒拿術，折斷對方的手臂。

宋隣非常敏捷，黃飛鴻的手剛剛伸出，他就虛晃一招，反而抓住黃飛鴻的手設法折斷它，殊不知黃飛鴻這一派的拳脚與別不同，不管左手或右手打到盡的時候，自然會縮低少少，並非伸到直，故此，對方想用同樣的折臂技術去折斷它，也做不到。當時發覺黃飛鴻以搖龍手一招脫去對方折臂的陷阱，立即搶攻，一招青蛇撲噬，向黃飛鴻雙眼插去，這一個插掌來勢極兇，黃飛鴻以美人破鏡一招破它，故此，宋隣的一掌便要落空，黃飛鴻順勢出脚，向對方的前鋒馬踢去。這一脚可以轉爲無影脚，非常快速，但因宋隣並非弱者，居然能够抵擋得住，一跳再跳，連退三步，黃飛鴻的無影脚就不能够施展出來，照情形看，黃飛鴻雖然拳脚老，對方體力雄壯，似乎不易佔上風，不過，黃飛鴻身經百戰，看出對方的拳路，此人雖然苦練多年，極有根基，究竟未有同高手過招，缺乏經驗，於是施展誘敵進攻之計，突然飛步進攻，到了對方的眼前，擺出弓箭式，却是兩手分開，好像踢到盡設法收回，露出中門，讓對方發招進攻，宋隣不明白這一招的眞意，果然發招，以連環拳向對方出擊，跟住下面用脚勾黃飛鴻的前鋒馬，黃飛鴻看了，正中下懷，立刻將前馬放鬆，改爲吊馬，全身的壓力放在後脚之上，雙手由低處挑向高處，擋格來拳，下邊的脚向上挑上，這一脚就踢中宋隣的小腹，向後跌倒，滿臉羞慚，站了起來，拱手說：「黃師傅，你指點的拳脚，我已心領。」

宋隣剛才露出猙獰面目，此時忽然恭恭有禮，轉變快速，黃飛鴻看了也暗暗佩服，他亦拱手說：「你的功夫亦很老辣，不過跟强敵搏鬥的機會不多，故此，稍爲有些破綻，再鬥下去，你就會勝我，根本上我就是氣力不繼，勉强取勝，只是僥倖而已。」

宋隣亦稱謝，轉身出門離去，經此一戰，黃飛鴻就悟出一層道理來，他本人是很有名氣的，有很多新進的拳師渴望打勝他，顯出自己的威風來，如果繼續開設拳館，向他挑戰的人越來越多，難保不敗在其中一人的手上，還是及早收山爲妙。打定了主意，黃飛鴻就澈底離開了拳館，全部交給門人處理，絕跡不到拳館去。

八仙鬥八魔

仙魔相遇壽筵中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可人在羅浮適時援救呂慕岩、白牡丹後，四人便返抵衡山祝融峯，羣俠相見把酒言歡，酒酣間，忽見施雯懷中抱着昏迷的藍啓明，跌跌撞撞的衝入來，又急催何可人取解藥來，原來他三人這次施家堡之行，途中中了施小萍和施不施的特製劇毒，但又從一神秘人手中得到一張紙條，上寫：速尋何小姐，討「百草小還丹」。於是施雯等人便連夜盡趕往祝融峯，求救於何可人。羣俠聽完經過，俱不由肩頭一鬆……

韓劍平與何可人見那兩隻狗梟竟然這般靈異，更爲放心，遂一面運功戒備，一面催促牠們加快下降速度。

瞬息之間，又下降了三四丈，二人俯首下視，發現無邊的黑暗中，似乎有蓬暗赤色的火焰，在閃爍幌動。

韓劍平遂一提眞氣傳音叫道：「朋友！你在什麼地方？我們巳經下來救你了！」

地穴下面之人，似乎巳發現狗梟眼中的碧光，不由「咦」了一聲，感動地應聲道：「我就在這蓬火焰當中，此處熱力最强，你們可要小心了！」

韓劍平與何可人遂吩咐狗梟，對準下面那一蓬火焰飛降下去。

眨眼間又下降了數十丈，兩隻狗梟怪眼中的光芒更見强烈，照射所及之處，一幅令人難以想像的景象，巳然映入韓劍平與何可人的眼簾。

祇見一根粗約五尺的石柱，聳立於茫茫黑暗之中，頂端週圍有無數小孔，從孔中噴出暗赤色的火焰，那熊熊火舌高達丈許，自孔中噴出之後，便往上倒捲，合攏成一個長圓形的大火球。

火勢雖猛，但火光却並不太强，在這深沉黑暗中，閃閃爍爍，令人有若置身煉獄之感。

在火球裏面，隱約看見一個肥胖之人，盤膝而坐。

何可人乍一瞥見之下，竟禁不住「啊」了一聲！掉頭不敢看。

韓劍平仔細望去，發現此人的形貌，竟與鍾離漢或是鍾離秦十分相似，但渾身上下，赫然一絲不掛，連腦袋和下頷也是光禿禿地寸草不生。

奇怪的是這人既然赤身坐在火焰之中，不但皮膚沒有灼傷，連汗都不冒，並且臉色鐵靑，毫無人色，彷彿是被冰雪凍僵了般。

此際，但見他睜着一雙像死魚般的眼睛，口也未開，祇從喉嚨裏吐出一絲絲微弱的聲音，道：「原來二位乃是仗着這異種狗梟之力，那就難怪不懼這地火的熱焰了。」

韓劍平揚聲說道：「尊駕就是『鍾離珏』麼？」

火中之人道：「不錯，朋友是……」

韓劍平道：「在下韓劍平，這是我盟妹何可人。」

「鍾離珏」似乎對這兩位名字甚爲陌生地「哦」了一聲，道：「何姑娘，我巳身同化石，並且年巳過百，縱然赤身裸體，又何妨正眼看視我遭刦的慘況？」

何可人聞言，這才釋然回過頭來。

韓劍平道：「八妹！妳打算怎樣救他？」

何可人目注那火球，看了一會，道：「合我們身上兩瓶『柴達木河靈泉』之力，也許能將這地心火焰撲滅，然後……」

話未說完，「鍾離珏」巳急聲截口道：「不！不行！這地心火焰一滅，穴口上面的雲氣便立刻凝成堅冰，那時，就算二位功力再高，也難衝破，這個辦法萬萬使不得！」

何可人略一沉吟，認爲他的話有理，又道：「那麼，五哥就將你那瓶靈泉，用內家眞力逼成霧狀噴在火上，暫遏火勢，然後我們合運無形罡氣將他護住，托到穴外再說便了！」

韓劍平點頭應諾，尚未施爲，却聽「鍾離珏」又復急聲道：「這辦法也行不通，兩位不要亂動。」

何可人道：「爲什麼行不通？」

鍾離珏道：「我早巳說過，我這具臭皮囊祇要被天風一吹，便立刻化爲刦灰，二位與其多費手脚，反不如就此助我解脫的好。」

何可人臉色一整，沉聲道：「鍾離先生！我們這樣冒險下來救你，乃是因爲一塲未來的武林刦運，可能藉你之助得以消除，所以必須一試，反正你身化刦灰，或是在此地解脫，結果都是一樣，你又何必這樣固執呢？」

鍾離珏詫聲道：「什麼武林刦運？與我有何關係？」

何可人肅容道：「先生此時正受地火與邪火內外煎熬，多說一句話便多一份痛苦，我們若能僥倖，能將你救出這地穴時，再行詳告便了！」

言罷，轉對韓劍平道：「五哥，可以動手了。」

韓劍平應了一聲，從懷中取出盛裝「柴達木河靈泉」的小銅瓶，捏在掌心，瓶口對着火球，運聚「先天太乙眞氣」猛然一逼。

祇聽「嘶」的一聲！瓶中的靈泉立被「先天太乙眞氣」逼成一蓬青色霞霧，激噴而出，直向那地心火焰罩落。

那熱力足能溶化萬載玄冰的地心火球，乍一觸及這「柴達木河靈泉」之際，果然立時一暗，火焰暴縮至尺許長短。

韓劍平與何可人更不怠慢，雙雙揚手，內家無形罡氣泉湧而出，將「鍾離珏」全身罩住，然後齊地催動狗梟，振翼疾升。

「鍾離珏」被二人的內家無形罡氣裹住，

隨同凌虛上升，心中雖然又驚又佩服，但仍禁不住絕望地浩然嘆道：「二位功力果自不凡，但又怎能永遠不讓我暴露於天風之下？祇要二位內家無形罡氣稍有不濟，露出一絲空隙，我仍然難逃身化刦灰之厄，這却又是何苦呢？」

這時，韓劍平與何可人都全神貫注，盡力施爲，那還有功夫開口答話，祇好把「鍾離珏」的悲歎之語，置諸不理。

不到半盞熱茶工夫，兩隻狗梟業巳飛出百丈地穴，重見天光。

韓劍平與何可人絲毫不敢疏忽地駕着狗梟尋了一處背風的地方降落，小心翼翼地將「鍾離珏」放在雪地上。

「鍾離珏」乍見天日，雖然明知死亡在即，也禁不住心中一陣激動，顫聲說道：「想不到數十年黑獄幽魂，仍能重睹天日，二位這番大恩，祇好來生圖報了！」

何可人沉聲道：「你且慢悲觀，事情還沒有完全絕望哩！」

言罷，又吩咐韓劍平加勁施爲，增大無形罡氣籠罩周圍的範圍，然後抽出手來，取出自己那瓶「柴達木河靈泉」對準「鍾離珏」，運功一逼。

祇見一縷靑光，從瓶口激噴而出，穿透無形罡氣，然後化作一蓬霞霧，將「鍾離珏」從頭到脚整個罩住。

何可人棄去銅瓶，玉手揚處，又復將無形罡氣發出，並示意韓劍平，一齊縮小無形罡氣籠罩的範圍。

那蓬「柴達木河靈泉」所化的青色霞霧被二人的無形罡氣一陣壓縮，立時轉變成一層薄薄的透明液體緊附在「鍾離珏」身上。

但見他渾身一顫，三萬六千個毛孔之中，立時隱隱透出一絲絲暗赤色的淡烟，同時那死板板的臉上，也漸漸露出生機……

何可人眼見這「柴達木河靈泉」果然生效，不由心中大喜，嬌聲喝道：「鍾離先生！請加緊運功，將體內的邪火逼出，只消……」

那知，他話尚未說完，陡聽「呼隆」一聲巨響起處，「鍾離珏」身下的玄冰竟然爆裂開來，將他整個身子掀翻。

同時，一條長大的白影，從冰屑紛飛中電射而出。

變生倉猝，韓劍平與何可人不由大吃一驚，本能地將發出的無形罡氣一撤，雙雙發掌朝那條長大白影擊去。

那知，這條長大白影雖被兩人的凌厲掌力擊中，但僅僅怪吼了一聲！去勢並未稍停，瞬即飛出數十丈以外。

此際，何可人業已看清這條長大白影，頭似鱷魚，身具四足，約有碗口粗細，密鱗如雪，從頭到尾，長達兩丈有餘，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雪蛟」。

她頓時驚喜交集，嬌聲喝道：「這就是『雪蛟』，五哥快追！」

喝聲中，人已騰身而起，同時引吭長嘯，命兩隻狗梟追上前攔擊。

兩隻狗梟正在空中盤旋，聞命而下，立時雙雙向下直撲，巨爪齊舒，疾向「雪蛟」方向抓去。

這條「雪蛟」未料到空中還有強敵，一時躲避不及，頸項與長尾頓時被四隻利爪緊緊抓住！登時痛入骨髓，怪吼一聲，奮力一掙。

牠雖然身堅如鋼，力大無窮，但兩隻狗梟也非凡物，是以一掙之下，並未掙脫，祇聽「砰」然一聲，一條長大的身子，帶着兩隻狗梟一齊墜落雪地上。

兩隻狗梟自也不肯放鬆，巨翼一陣猛撲，打算再度飛起，好把對方身子扯斷。

這時，韓劍平與何可人已然趕到當場，但見一蛟兩梟纏作一團，上下翻騰，撲擊得冰屑紛飛，吼嘯之聲淒厲刺耳，狂風四捲，根本無法靠近。

兩人見「雪蛟」居然如此兇猛，俱不由心頭一凜。

過了一會，祇見狗梟飛騰撲擊之勢竟然慢下來了，終於僵然不動。

但這「雪蛟」却仍在翻滾掙扎，兇猛之勢絲毫不減。

原來，兩隻狗梟雖巳僵硬不能動彈，但四隻利爪却依然緊抓不放，使這條「雪蛟」不得不奮力掙扎，以求脫身來對付另外兩個強敵。

何可人睹狀，那敢怠慢，覷準「雪蛟」頭部朝天之際，玉手一揚，「叮玲」一聲。

一點金光電射而出，逕直向牠腹下一小圓茶杯大的紅點射去。

「哧」的一聲，射個正着，這點金光倏然直沒入紅點中。

祇聽「雪蛟」厲吼一聲！身子一陣劇烈抽搐，便寂然不再動。

韓劍平喜心翻倒地一豎拇指，笑道：「八妹這手暗器功夫，果然了得，佩服佩服。」

何可人笑道：「五哥又要亂送高帽子了，如果不是兩隻狗梟把牠的身子拖住，我的暗器也沒法射進牠的肚臍眼裏去啊！」

韓劍平笑道：「話雖如此，但若是不知那紅點就是牠的要害，也是枉然，教我就無從下手了。」

何可人笑道：「不要多說了，快看兩隻狗梟才是正經。」

韓劍平一躍上前，打算先將牠們緊抓在「雪蛟」身上的利爪劈開，那知，五指剛一沾着，便像觸電般猛地縮了回來，失聲叫道：「好冷！」

再一摸摸牠們身子，發現除了胸部尚有微溫之外，連翼尖都已又硬又冷，當下，運聚三昧眞火於指上，逐一將四隻利爪劈了開來，道：「八妹！牠們被『雪蛟』身上的寒毒所侵，血脈肌肉都凍結起來，祇剩心頭還有一絲熱氣，是否有辦法救得活？」

何可人略一沉吟，道：「目前暫不管牠們，同時這條『雪蛟』的身子恐怕還要等些時候才能化盡，我們且回去看看那位『鍾離珏』的情形再說。」

當下，二人遂回到「鍾離珏」身邊，但見那一層緊附在他身上的「柴達木河靈泉」，業巳凝結爲堅冰，與雪地連成一塊。

韓劍平不由大喜道：「這樣倒好，省得我們用無形罡氣把他罩住，目下應該怎樣進行施救？」

何可人低頭尋思，尚未開口，却聽「鍾離珏」吐出一絲微弱的聲音，道：「我巳經不行了，二位不要再多費心思！」

韓劍平詫道：「爲什麼？」

「鍾離珏」答道：「剛才那條『雪蛟』出現，將我掀翻之際，我身體巳被天風侵入，好在那層靈泉水也瞬即凝結成冰，將天風隔斷，才使我不至於立化刦灰而亡，可是……」

說到此處，悲嘆了一聲，繼續道：「這樣一來，也帶給我身子逐寸成灰，慢慢死亡的痛苦，唉！想是我從前殺孽太重，作惡多端，才會陰差陽錯地遭此慘報。」

何可人聞言，柳眉緊鎖，默然不語。

韓劍平仍然不解地問道：「鍾離先生，你看來仍是好好的，怎會逐寸成灰，慢慢的死亡呢？」

「鍾離珏」歎了一口氣，道：「我的身子被堅冰裹住，是以你看不清楚，其實我的雙足已成刦灰，現時逐漸向上蔓延，最多還有半個時辰我就完了。」

韓劍平眼望着何可人，道：「八妹，他這話是真的麼？」

何可人默然點了點頭，韓劍平不由着急道：「有辦法挽救沒有？」

何可人搖頭道：「恐怕沒有了！」

韓劍平皺眉道：「那怎麼辦？我們一番功夫不是白費了麼？」

只聽「鍾離玨」歎道：「天意如斯，夫復何言，不過，在我未死之前，我倒很想知道我為什麼會關係着一場未來的武林刦運？」

何可人道：「你是不是有一雙孿生的遺腹子？」

「鍾離玨」訝道：「孿生遺腹子？哦……我記得遭刦之時，荊妻確已懷孕，但是否雙生，那就不得而知，姑娘問這個幹麼？」

何可人遂將近年來武林所發生之事，詳細說了一遍，又道：「那鍾離秦，鍾離漢二人江湖上都傳說是你的後裔，並且已習得你的全部魔功，你看是否有這可能？」

「鍾離玨」默然半晌，道：「這樣看來，江湖傳說大有可能，因為我師門傳下來的一部魔者秘笈，當我遭刦時尚留在家中，倘若真的被那兩個孽障全部學會的話，就算我能復體重生，也是毫無辦法……」

何可人急道：「為什麼？」

「鍾離玨」歎了一口氣，道：「因為那魔者秘笈裏面，有一種奇絕魔功，練成之後，不但成為金剛不壞之身，並且能將敵對之人的一身功力，吸為己用，厲害無比，故此……」

韓劍平截口道：「但先生怎能判斷那鍾離漢已將這種奇絕魔功練成了呢？」

「鍾離玨」道：「方才姑娘說那『吸血星蜓』的一顆內丹，已被這兩孽障之一取去。」

「鍾離玨」又道：「習練那奇絕魔功，正需要這種千年毒物的內丹為引，才能練成，是以……」

何可人柳眉一皺，道：「難道就沒有破解之法了？」

「鍾離玨」沉聲道：「沒有！因為那是秘笈中所載最厲害的一種功力，當年我就是為了尋不着千年毒物的內丹，而硬想憑自己功力習練，以致走火入魔，又復妄圖利用這地心之火來恢復僵化的軀體，遂使我受此慘刦！」

何可人不由眉頭緊皺，垂首不語。

韓劍平愁道：「但願奪去那『吸血星蜓』內丹之人是鍾離秦，否則的話……」

何可人忽然抬頭道：「方才殺死的那條『雪蛟』，或許也有內丹，如果拿去給鍾離秦，要他用以習練那奇絕魔功，不是說……」

只聽「鍾離玨」沉聲截口道：「不行！」

何可人訝道：「為什麼？」

「鍾離玨」說道：「縱然你們能得到那『雪蛟』的內丹，使鍾離秦也練成奇絕魔功，但因此一來，却會令他們兄弟兩敗俱傷，同歸於盡。」

何可人矍然道：「就算這樣，也勝過讓鍾離漢助領羣魔，蹂躪武林。」

「鍾離玨」沉聲道：「但是你能眼看我鍾離一門從此斷根麼？」

何可人目注「鍾離玨」，肅容道：「我們矢志衛道降魔，宗旨並非要趕盡殺盡，目的在求武林中能保持一團祥和，但願先生能指示一萬全之策。」

「鍾離玨」默然半晌，道：「此事在我身化刦灰以後，也許有解決的希望，但你們必須相助，使我立即解脫方可，否則我徒受逐寸成灰之苦，你們也毫無益處。」

韓劍平奇道：「你一旦死去，又怎能帮助我們解決問題呢？」

「鍾離玨」道：「我如立即化為刦灰，那麼，在刦灰之中，必有一粒『舍利子』……」

韓劍平訝道：「你不是佛門中人，怎會有『舍利子』呢？」

「鍾離玨」哼了一聲，道：「不論佛，道，魔，儒，凡是修身練氣到了相當火候，都能自孕『舍利子』，只不過名稱不同而已……」

話聲微頓，續道：「我在那地心火焰之中熬練了數十年，為保持心頭一點靈明不滅，遂將精、氣、神都專注於心中，是以我身化刦灰一顆心兒即成為『舍利子』！」

韓劍平仍然不解地問道：「那麼，你又何以必須要立刻化為刦灰，方能得到那『舍利子』呢？」

「鍾離玨」歎道：「身軀逐寸為刦灰的那種慘痛，你是無法想像的，那時候，內臟也隨着寸寸成灰，怎還守得住心神不散，那還能結得成『舍利子』？」

何可人緩緩開口道：「那『魔心舍利』有何用處呢？」

「鍾離玨」道：「你把牠交給鍾離秦，如果他真是我的骨血，同時又習練本門魔功的話，就會產生感應，那時，他自然會知道怎樣處置，因你不是魔教中人，說來無益。」

何可人略一沉吟，道：「好！你要我們怎樣助你立刻化為刦灰？」

「鍾離玨」道：「十分簡單，你們只須發出本身『三昧真火』，將我身上那層『柴達木河靈泉』結成的堅冰迅速溶化就行了，但必須注意，愈快愈好，否則我無法禁受時，便要全部落空了。」

何可人道：「好！那就請你準備了！」

當下，與韓劍平盤膝坐下，一同默運玄功，將本身「三昧真火」盡聚掌下，對準「鍾離玨」輕輕一拂。

兩股無聲無形的熱流朝「鍾離玨」一罩之下，只見那層「柴達木河靈泉」結成的堅冰立時化作一陣青烟而逝。

耳聽「鍾離玨」說了句：「多謝二位，來生再見！」

語音一了，便寂然無聲。

韓劍平見「鍾離玨」身子仍然完整無缺，不由奇怪道：「咦！他不是說會立化刦灰麼？怎地……」

話猶未了，忽然一陣寒風吹來，只聽「沙」的一聲！頓見「鍾離玨」身體化為一片灰塵，隨風飄散，頃刻無踪。

在他原來趺坐的雪地上，却留下一粒鮮紅奪目，比鷄卵略小，形似心臟的晶瑩物體。

韓劍平道：「八妹，這就是『心魔舍利』麼？」

何可人點了點頭，黯然道：「想不到一代魔頭，竟落得這般下場，眞是可歎。」

韓劍平神色一整，道：「總算他歷盡魔刦，憬悟前非，留下了這一點功德，此身雖化刦灰，但對武林可略盡道義之責，也當無憾。」

何可人玉手一招，將那「魔心舍利」攝收入囊中，笑道：「有憾無憾，還得看鍾離秦如何來達成他的遺志了，我們且過去看看那『雪蛟』的身子化盡了不曾！」

當下，二人站起身來，走過去一看，祇見那條『雪蛟』果然已化成一灘血泥。

在頭部腦門的位置，隱現出一團銀白色的光影，閃燦耀目。

何可人不由大喜道：「這東西果然孕有內丹，將來對付那鍾離漢就不成問題了。」

話剛說完，陡聽一聲陰森冷笑道：「祇怕未必！」

隨着話聲，五條人影像鬼魅般凌空飛落。

何可人與韓劍平心頭一震，閃目望去，發現這五個人赫然全是舊相識。

他們是「莫邪島主」冷威，「龍門幫主」黃戎，「奪魄神判」獨孤喬，「朝陽堡主」馬騰，「顛倒陰陽，摧魂秀士」于虹棟。

冷威當先落地，目光朝那業已化為血泥的「雪蛟」一瞥，臉上掠過一絲得意的冷笑，回顧同來之人道：「鍾離員外果然神機妙算，我們到得恰是時候，看來，魔主之位，當眞非他莫屬了！」

說完，這才將目光移注韓劍平，冷冷道：「韓大俠久違了，想不到……」

話猶未了，于虹棟突然「咦」了一聲，搶前兩步，目注何可人，訝異地道：「你……你不是……」

何可人不等他把話說完，冷哼一聲！右手中指倏地一彈。

于虹棟驟不及防，胸前「七坎」重穴立被指風擊中，祇「吭」半聲！便糊裏糊塗地氣絕身亡！

冷威未料到對方竟連招呼也不打，便施展殺手，欲待搶救已然無及，不由驚怒交迸，獰視何可人，冷峻地道：「朋友一派斯文，手下竟這般狠辣，嘿嘿！今日管教你難逃公道，還不趕快受死！」

何可人哂然道：「敗兵之將，也敢言勇，殺了你也嫌污了我的手！」

轉頭笑對韓劍平道：「五哥！這厮與你有一些舊帳，就請你來處理吧。」

韓劍平點頭應喏，對冷威一抱雙拳，朗聲道：「冷島主當日棄島而逃，使韓某未能領教絕學，深以為憾，今日重逢，萬望別客氣。」

冷威冷然道：「韓大俠要想再度嚐嚐本島主『九寒晶砂』的滋味，本島主那有對你不加成全之理。」

韓劍平撤出「翠簫竹」，微退半步，朗聲道：「冷島主請。」

冷威雙掌一立，便待發招，黃戎忽然跨前兩步，沉聲道：「時勢不同，冷島主焉能墨守細規，與對方單打獨門，應該一齊動手，速戰速決方合道理！」

韓劍平喝道：「你身為一帮之主，竟甘賣心投靠，為人鷹犬，虧你還有面目來說話？」

黃戎厲聲喝道：「你毀我總舵，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寢你之皮，哼哼！這天山絕頂就是你埋骨之地！」

回顧獨孤喬與馬騰，喝道：「咱們一齊上，把這個小子宰了。」

那獨孤喬與馬騰應聲而出，一個撤出判官筆，一個拔刀在手，會合黃戎，齊向韓劍平攻去。

何可人玉手一揮，微笑道：「慢來慢來！他們還有陳年舊賬未算，且由我來打發諸位便了。」

黃戎等人發覺一股奇强無比的潛力逼來，幾乎站不住脚，俱不由又驚又怒，齊地大喝一聲，展開身形，成鼎足之勢，將何可人圍住，猛攻過去。

冷威也不怠慢，雙掌一揮，疾向韓劍平攻去。

韓劍平朗聲長笑！翠竹簫掄起萬道青光，接招還擊。

雙方頓時展開一場惡鬥。

何可人輕靈瀟洒地游走於筆影刀山與强勁掌風之中，倏忽間，十多個照面過去，陡地一聲嬌笑，道：「三個山東道上的水陸大豪，想不到武功竟是這般稀鬆平常，值不得我來殺你們，乖乖地滾到旁邊歇歇吧。」

笑語聲中，玉手頻揮，中指連彈，頓聽一串悶哼之聲過處，黃戎、獨孤喬、馬騰相繼撒手扔刃，仆倒地上，動彈不得！

韓劍平睹狀，不由精神大振，翠竹簫一緊，絕招連環迸發，立將冷威圈入如山翠影中。

冷威眼見大勢盡去，情知再門下去便要吃大虧，當下，一咬牙關，盡展平生功力，呼呼一連三掌，將籠罩身外的萬道碧光震開一絲縫隙，幌身疾掠而出。

韓劍平朗聲喝道：「冷島主，你的伙伴已然留下，你還想走麼？」

喝聲中，簫影一斂，身形直拔而起，迅如閃電，飛臨冷威頭上，右腕一抖，翠竹簫立化一幢華蓋，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然下擊。

冷威眼看無法閃避，祇好咬牙一拚，當下，身形一頓，雙手向上一揚，十指齊彈，但聽「嘶嘶」連響，十點烏光電射而出。

何可人嬌喝道：「五哥當心，這是『九寒晶砂』呀！」

韓劍平長笑道：「無妨，這是冷島主的禮物，看我照單全收。」

話聲出口，翠竹簫所化的華蓋青光倏地一斂，「先天太乙真氣」貫注簫上，迎着射來的十點烏光一圈一轉。

頓見十點烏光彷似萬流歸宗一般，朝翠竹簫上投去，頃刻問還原成十粒豆大的黑色晶砂，緊附簫身之上。

韓劍平一招得手，更不怠慢，左掌運足十成真力，對準冷威當頭拍下。

此際，雙方距離不過八尺，任憑冷威輕功身法再高，也難躲過這一掌，逼得他把心一橫，厲喝一聲！雙掌齊出，往上一迎。

「砰」然一聲巨響過處，雙方掌力一接之下，祇聽冷威怒吼了一聲！「噗」地跌倒在地上，張口噴出一股鮮血。

韓劍平也被震得斜飛尋丈，才得施展千斤大力身法，穩住身形，降落地上。

何可人一躍上前，關切地的問道：「怎樣，不妨事吧？」

韓劍平略一運功，搖搖頭，笑道：「沒有什麼，祇不過手腕略感酸麻而已。」

說完，將翠竹簫遞至何可人面前，一笑道：「八妹可有辦法把這十粒『九寒晶砂』收起來麼？」

何可人略一沉吟，從佩囊中取出一隻小玉瓶，吩咐韓劍平小心控制着「先天太乙真氣」，將十粒「九寒晶砂」逐一抖入瓶中。

韓劍平待一切停當之後，便走到冷威面前，沉聲說道：「我這時取你性命，不過舉手之勞，但昔日在黃河的沙洲上，害死施老人的一筆血債，需要你親自償還，故此才讓你多活幾天！」

冷威這時動彈不得，並且真氣已被擊散，祇好閉上眼睛，任由對方擺佈。

韓劍平將他弄妥之後，又復戟指黃戎等人，笑問何可人道：「這三個怎麼處置？」

何可人皺眉道：「這般廢物，殺了也嫌污了手脚，不如把他們的武功廢掉，讓他們自生自滅便了！」

韓劍平點頭贊成，遂上前動手，一面笑道：「八妹，妳心地這般仁慈，為何剛才對那于虹棟又那麼狠辣呢？」

何可人「哼」了一聲道：「那種禽獸不如之人，死有餘辜，這般死法，還便宜了他！」

韓劍平先將黃戎等人武功廢去，然後解開他們被制穴道，沉聲喝道：「看在你們尚無重大惡跡與昔日曾有一面之緣的份上，饒却一命，如今你們已同常人無異，怎樣離開這天山絕頂，就要憑你們的命運了，快滾！」

黃戎等人怨毒地望了韓劍平與何可人一眼，爬起身來，一言不發，蹣跚地朝山下走去。

韓劍平與何可人待他們走遠這才轉過來察看那條「雪蛟」，只見那一灘血泥，此時業已凍成堅冰，何可人遂運聚玄功，駢指劃開堅冰

，將內丹取出，用一個特製的皮袋裝好，然後把那內丹收入囊中。

一切停當，二人遂又分別將兩隻狗梟仔細檢查，發現牠們全身僵冷如故，仍無半點起色，韓劍平不由皺眉道：「怎麼辦？」

何可人略一沉吟，道：「牠們這次功勞不小，況且我們還要帶着冷威回去，步行甚爲不便，祇好拚耗一些元氣，多費些工夫，把牠們救活了。」

於是，二人就在原地，運聚玄功，發出內家「三昧眞火」，分別爲兩隻狗梟祛除體內的寒毒。

足足費了一天一夜的工夫，消耗了不少眞氣，方將兩隻狗梟救活過來，但由於受創太甚，牠們性命雖然無碍，却仍然疲憊不堪，只能勉強飛起，不能乘人。

韓劍平與何可人互一商量，決定先離開這天山絕頂，在山麓尋一處暖和的地方，好讓牠們慢慢養息。

當下，由韓劍平挾起冷威，命兩隻狗梟緩緩飛行相隨，下山尋了一處幽谷，暫時安頓下來。

好在這天山山區，盛產黃羊雪鷄，憑了二人的身手，自是不愁食用，並且兩隻狗梟得到這般滋補的食物，是以很快就完全恢復如初。

可是，由於這一番躭擱，當他們乘了狗梟飛抵衡山時，已是暮春三月，進入初夏了。

祝融峯頭，景物依舊，張太和等羣俠聽得空中狗梟嘯聲，紛紛出迎。

韓劍平當先飄身落地，揚手將冷威擲在施雯面前，肅容道：「雯妹！殺害妳祖父的兇手，已被我擒住，特地帶回來交給妳發落！」

施雯一見是冷威，不由杏眼圓睜，咬牙喝道：「萬死惡賊，我要把你的狼心狗肺挖出來，祭我爺爺！」

冷威經過了多日的調養，內傷雖已復元，但穴道依然受制，動彈不得，情知無法倖免，遂冷笑一聲，道：「本島主既落在你們手裏，要殺就殺，何必嚕囌！」

「嗆」地一聲！施雯已將短劍握在手中，仰天悲聲叫道：「爺爺！爺爺！你在天之靈，看雯兒挖這惡賊心肝，爲你報仇雪恨！」

話聲一落，一咬銀牙，玉腕一探，青光閃處，「噗哧」一聲，短劍已直沒入冷威的胸膛了！

冷威一聲慘哼，痛得臉如土色，渾身抽搐，冷汗直冒。

施雯粉臉鐵青，眼中噴火，注定着仇人，咬牙切齒，左右猛地一絞一挑。

「嘩」的一聲！腥血四濺，冷威胸腹洞裂，一付毫無人性的心肝被剜出，刺在短劍上面，只痛得他慘吼了半聲，便氣絕身亡，屍橫就地。

施雯手持短劍，對仇人的心肝看了一眼，忽地疾奔幾步，朝着東北方拜伏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

羣俠默默地看着這一幕手刃親仇的流血慘劇，各人心中一面固然代施雯歡喜，但一面也產生無限的感慨。

白牡丹直待施雯哭得夠了，這才走過去扶起她來，笑慰道：「雯妹妳手刃親仇，正該歡喜才是，千萬不要哭壞了身體才好。」

施雯止住了悲聲，抹了抹眼淚，走回來謝過了韓劍平。

張太和這才命龍庸把冷威的屍體拖去掩埋，然後同了羣俠進入屋中，詢問韓劍平與何可人此行經過。

何可人遂將天山絕頂發現「魔中之魔」鍾離珏，如何獲得「魔心舍利」及「雪蛟」內丹，重創八魔爪牙經過，一一詳細述說。

羣俠聽完，俱頗爲高興。

張太和却在沉吟道：「這一着意外的收穫固然好到極點，但不知那鍾離秦是否肯作這鬩牆之爭，來個兄弟骨肉相殘，却是一項重大的問題，不可不加以研究。」

何可人點頭說道：「大哥的顧慮，我也曾想到，這件事情當然要費不少工夫，是以我打算回來之後，便和大家暫別，去作一番佈置安排。」

羣俠聽了，俱不由一愕，尤其是韓劍平，他三月來和何可人朝夕相對，飽嚐溫馨，正在熱戀的階段，如今又要勞燕分飛，臉上頓時禁不住流露出黯然之色，眼望着何可人，却是說不出半句話來。

藍啓明笑道：「八妹，妳看五哥這副模樣，就大發慈悲，和他一道走吧！」

何可人白了他一眼，道：「誰要你來多咀，這又不是三年五載，只不過是小別數月，重陽佳節又復相聚，有什要緊。」

這幾句話兒，明是罵藍啓明，暗地裏，韓劍平何嘗不明白是說給他聽的，當下，一抑心情，慨然道：「暫時分手也好，我也應該冷靜下來，把師門心法好好研練研練的了。」

何可人微微一笑，轉對張太和道：「那一爐丹藥，現在煉到什麼程度了？」

張太和屈指一算，道：「開爐至今，頗爲順利，如果沒有什麼意外，準定於端午那天，就可以煉成了。」

何可人點了點頭，又道：「那麼，大家在武功方面，進展如何？」

張太和搖頭笑，道：「我們這幾個老傢伙並沒有多大進展，倒是丹妹和雯妹兩人，在劍法上却有極大的成就，將來在劍道方面，可能會獨步羣俠哩。」

白牡丹嬌笑道：「大哥平日並沒有作高帽生意，怎麼這時忽然送我和雯妹每人一頂？其實我和雯妹的這點成就，還不是由於兄長們教導有方所致麼？」

張太和笑道：「我們怎敢居功教導兩字，丹妹不用太謙！」

轉對何可人道：「八妹打算何日歸來，同赴南海？」

何可人想了想，搖搖頭道：「我不回來了，重九那天，我準在南海普陀寺和大家見面便了。」

說完，便待起身告別……

李玄忽地一拍腦袋，叫道：「我幾乎忘了一事，我也要走了。」

羣俠不由一怔，張太和詫道：「什麼大事，令二弟這般緊張？」

李玄搔了搔頭上的亂髮，說道：「我得趕快去尋那『七面怪人』宇文化，設法把他的七張臉皮弄到手，不然的話，我就要輸給鍾離秦了。」

張太和「哦」了一聲，瞧了何可人一眼笑道：「二弟大可放心，我敢担保你和鍾離秦的打賭，最低限度也是個和局，絕對輸不了。」

李玄怪眼一翻，搖頭道：「除非你能夠說出一番道理來，否則我可不受你的担保。」

張太和笑道：「道理很簡單，但目前是天機不可洩漏，到時便見分曉，我勸你還是稍安毋躁，篤地和我們看守丹爐，同赴南海就是了。」

李玄搖頭道：「這樣看來，我的酒葫蘆該送給你去裝藥了。」

羣俠不由哄然失笑，當下，簇擁着何可人，走出堂屋，何可人忽然想起一事，對韓劍平道：「五哥，我想把你那隻狗梟帶走好麼？」

韓劍平笑道：「八妹怎地客氣起來了，反正我留牠沒有什麼用處，妳儘管帶走便了。」

何可人微微一笑，便撮唇長嘯，命兩隻狗梟飛來，衣袂微飄，人已端坐梟背上面，揮手與羣俠道別，在空際略一盤旋，便率了狗梟，朝東北飛去。

羣俠遙望何可人及兩隻狗梟的影子消失於碧空之中，這才返回屋內去。

韓劍平忽然想起一事，目注張太和，道：「大哥，我記得那鍾離漢曾邀約羣魔，於清明時節，聚集幕阜山下他的莊中，會商推選領袖，此事我們要不要去探看一番？」

張太和搖頭笑道：「不用了，管他們誰當首領都是一樣，並且轉眼就是清明，時間上也來不及，與其往返積勞，還不如趁這有限時光，勤練武功的好。」

於是，羣俠就在祝融峯頭，繼續守爐煉丹，勤習各人師門的心法。

韶光易逝，很快就到了端陽佳節。

這一天，正午時分，羣俠帶着期望與興奮的心情。

羣俠圍坐爐旁，張太和命龍庸熄去爐火，然後默運玄功，遙向鼎蓋探手一抓。

「呼」的一聲！鼎蓋頓爲一股無形潛力吸起，密室中登時瀰漫着一陣沁人的清香。

張太和這才手提玉盤，小心翼翼地將鼎中丹藥攝出，置放盤中，仔細一數，竟有十六顆之多。

藍啓明詫道：「我們一共才十一個人，這丹藥竟多出五顆，難道還有人需要麼？」

張太和笑道：「這倒不一定，反正有多無少，總是好事，小六子何必大驚小怪呢！」

當下，將丹藥分與在座之人，剩餘的用一隻玉瓶裝好，帶在身上。

韓劍平道：「如今丹藥已成，大家的師門心法亦已研練純熟，何不早日動身，從從容容地，豈不比匆忙趕路，受那披星戴月之苦，好得多麼？」

藍啓明接口道：「五哥之言頗爲有理，我也要早些到達舟山定海，看看那位『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將我那隻『聚寶萬花籃』造好不曾，並且一件新兵刃在手上，總得先行練習一番，使用時才能夠得心應手。」

李玄懸念着和鍾離秦打賭之事，自然一力贊成這早日動身之提議。

張太和見曹長吉等人也沒有異議，祇好點頭答允，當下，着各人將隨身應用之物收拾舒暢，下了祝融峯頭，取道往浙江而去。

一路上，曉行夜宿，順便遊山玩水，到了八月底，便安然抵達定海縣城。

羣俠就在城中一家最大的客店安頓下來，韓劍平便待上街去尋那「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忽聽呂慕岩「啊」了一聲，叫道：「且慢！」

韓劍平詫道：「什麼事？」

呂慕岩目注李玄，道：「二哥，你曾答應老五，準備罕世美酒，送給『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作爲鑄造『聚寶萬花籃』的報酬，不知你準備好了沒有？」

李玄怪笑道：「我以爲老四有什麼要緊事兒，這般大驚小怪，那罕世美酒，我早就準備好了。」

藍啓明望了李玄背後那隻大酒葫蘆一眼，道：「二哥葫蘆裏面，裝的是什麼罕世美酒？最好先說給大家聽，否則到時害我拿不到『聚寶萬花籃』，看你怎樣交待？」

李玄怪笑一聲，道：「小六子不要慌，那罕世美酒不在我葫蘆裏面。」

說時，從懷中取出一粒大如龍眼，含有奇異香味的白色藥丸，笑道：「憑着八妹送我一粒『酒母』，祇消分半粒給那『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還愁他不肯把那『聚寶萬花籃』交給你麼？」

藍啓明不由喜得連連作揖地說：「多謝二哥，竟爲小弟這般重大犧牲，令小弟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李玄怪笑道：「你還是少在我面前來這一套吧，祇要你和雯妹大喜之日，請我多喝幾罈就是了。」

施雯啐了一口，道：「二哥就是這樣老沒正經！」

羣俠不禁哄然大笑，一齊出了店門，由韓劍平領路，尋着「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的寓所，通名請見。

這公冶龍乃是個相貌清癯的老者，聞報之下，親自出迎，將羣俠讓至內堂，分賓主坐下，吩咐下人敬上茶水，這才對韓劍平笑道：「老弟爲何遲至今日才來？這幾位怎樣稱呼？」

韓劍平按序將羣俠姓名引介之後，含笑道：「去年修書致候以來，本應早日前來拜望，無奈瑣事紛忙，是以拖延到今天……」

當下，便將這一年來所遭遇之事，約略說了，又道：「不知那『聚寶萬花籃』公冶兄造好了沒有？」

公冶龍笑道：「老弟囑咐之事，愚兄怎敢怠慢，早就鑄造成功了。」

說完，起身進入內室，將「聚寶萬花籃」取出來，遞與韓劍平，笑道：「請看看合不合適，以及有什麼須要改艮的地方。」

羣俠圍攏過來，仔細鑑賞，祇見這隻「聚寶萬花籃」乃是「元磁寒鐵」鑄成，比普通花籃略小，式樣極爲精巧！不但專能吸取任何金屬的暗器，並且籃中裝置的花朶，更能隨時礑地發出傷敵，更有鎖拿對方兵刃等諸般妙用，果然是一件極具威力的奇形外門的兵刃！

藍啓明簡直愛不釋手，嘖嘖讚羨不已。

韓劍平待衆人看罷，笑對公冶龍道：「這種兵刃，定然費了公冶兄不少心血，小弟愧無以報，僅僅……」

公冶龍不待他把話說完，便雙手齊搖，笑道：「用不着，用不着，況且爲兄的嗜好，老弟又不是不知，祇須……」

韓劍平也搖手笑道：「正因爲一般珍寶，不在公冶兄眼內，所以才請我二哥割愛，分你半粒『酒母』。」

公冶龍一愕，道：「酒母？」

李玄從懷中取出那粒「酒母」，怪笑道：「不錯，這……」

公冶龍已急不及待地伸手一把接了過來，湊向鼻端聞了一聞，登時眉開眼笑地叫道：「妙！妙！妙！李兄送我這禮物，簡直妙到毫巔，勝過千觔明珠，萬兩黃金……」

話聲忽然一頓，又仔細將「酒母」深深嗅了一嗅，眼望李玄，道：「李兄怎地祇肯給我一半粒？」

李玄怪笑道：「我也是個老酒鬼，分你半粒，已經等於要我半條老命了呢！」

公冶龍歎了口氣，道：「也罷，半粒就半粒，但分開之時，須要公平一些。」

羣俠眼見兩個老酒鬼的神態，都禁不住暗地好笑。

李玄轉眼看着張太和，道：「我犧牲了半粒『酒母』，總算完成了小六子的一樁心願，但眼看明天就是九月初一，大哥既有神機妙算，總得替我想個法子，把宇文化的七張臉皮揭了下來才好。」

說着，一面伸手向公冶龍要回那粒「酒母」，準備拿來分爲兩半。

公冶龍忽然將手一縮，緊握着那粒「酒母」，道：「慢來慢來！」

李玄怪眼一翻，道：「怎麼了？」

公冶龍笑道：「剛才你提起什麼宇文化的

七張臉皮？使我突然想起一件與你極有關係的事兒，可能令你把另外半條老命也送給我！」

李玄詫道：「什麼重大的事情，值得我拿半粒『酒母』來交換？」

公冶龍故作神秘地笑道：「你想不想得到宇文化的七張臉皮？」

李玄應聲道：「當然想……。」

話聲忽地一頓，目注公冶龍，說道：「莫非你……」

公冶龍點頭笑道：「正是，如果你願意把這粒『酒母』完全割愛，我就把宇文化的七張臉皮交給你，你看看值不值得？」

李玄搖頭道：「我不信你能夠把宇文化的七張臉皮揭得下來。」

公冶龍笑道：「你知不知他那七張臉皮，是誰製的？」

李玄搖頭道：「不知道，難道是你？」

公冶龍連連點頭笑道：「昔年我替他製造臉皮時，覺得甚爲好玩，所以就照樣多造了一份，想不到今天正派上用場。」

李玄搖頭道：「你的話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除非……」

公冶龍忙道：「我就去拿來讓你驗看，包你滿意就是。」

說完，匆匆進入室內，拿了個小巧的皮匣出來，交給李玄，笑道：「貨色絲毫不假，若有不對，包退還銀。」

李玄將信將疑地接過皮匣，打開一看，果見裏面盛放着七張製作得極爲精巧的人皮面具，張張相貌不同，正是宇文化的七張臉孔，不由又驚又喜，怪笑道：「好好好！咱們這筆生意成交了。」

公冶龍大喜道：「那我就多謝厚賜了！」

李玄怪笑連聲，喜孜孜地將皮匣蓋上。正將放入他懷中，却忽地濃眉一皺，「咦」了一聲！

猛然一把揪住公冶龍，怪聲喝道：「不對不對！你外號人稱『七巧玲瓏醉魯班』，可見祇精於金木水火土之學，怎會擅長製造人皮面具的功夫，這七張臉皮是從何處得來，趕快招認。」

韓劍平聽了，不由大吃一驚，忙道：「二哥有話好說，不可亂發脾氣！」

公冶龍却神態自若地說道：「李兄，那七張臉皮是不是假的？」

李玄怪眼一翻，道：「假倒不是假，但我決不相信是你造的。」

公冶龍笑道：「生意已然成交，李兄這時才醒悟，不嫌遲了一些麼？」

韓劍平詫道：「怎麼？這七張臉皮，當眞不是公冶兄造的麼？」

公冶龍笑道：「我那有這種本事，這是宇文化交給李兄的。」

此言一出，羣俠俱不禁爲之一愕。

李玄搖頭道：「誰相信你的鬼話！」

公冶龍笑道：「事實確是如此，信不信由你！」

李玄怪眼雙翻，喝道：「好吧，就算你的話是眞，但宇文化既然託你轉交給我，你不該用訛騙於我，快將『酒母』交出來，否則教你好看。」

公冶龍仍然神態自若地笑道：「宇文化雖然託我把這張臉皮轉交李兄，但並沒規定我用什麼方式轉交，李兄怎能用訛騙兩字相責？」

李玄聽了，不禁爲之氣結，說不出半個字來。

韓劍平趁機勸道：「算了算了，有關這件事，二哥就看小弟面上，把你的手放開吧！」

公冶龍笑道：「李兄莫要這般氣苦，常言道：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李兄既知我是個酒鬼，何妨將整粒『酒母』送我，構成一完整的人情哩！」

話聲微頓，目光一掃羣俠，又復笑道：「諸位遠道而來，我又忝列地主之誼，是以無妨犧牲半粒『酒母』，化一缸清泉爲罕世美酒，並以海鮮佳肴，與諸位共謀一醉如何？」

李玄「嘓」的含了一口口水，把抓住公冶龍的五隻手指一鬆，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誰教我喜歡喝酒又復愛吃，公冶兄就趕快吩咐厨下師傅大顯身手便了。」

羣俠見了，不由又是一陣哄然大笑。

韓劍平對公冶龍抱拳笑道：「我二哥多有得罪，請公冶兄勿怪！」

公冶龍整了整衣襟，笑着道：「我第一眼見到李兄，便看出乃是一位豪放不羈的奇客，及至他突然出手，我察言觀色，就知道他這番做作，不過是想訛詐我一頓美酒佳肴而已，我與他有同好，又何怪之有？」

此言一出，立時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當下，公冶龍一面命人吩咐厨房準備佳肴，一面着人抬上一大缸清泉，然後取出酒母「」，用銀刀輕輕一切，分出兩半，放了半粒進缸去。

此時，羣俠都圍了過來，看看這粒「酒母」，到底有什麼妙用，祇見一陣細密的水泡冒處，那半粒「酒母」頃刻已經化盡，頓時……

一股醇冽異常的酒香，悠悠射進各人的鼻端，令人心神俱醉，彷彿渾身三萬六千個毛孔，都泡在美酒中，說不出的舒服！安逸！

李玄拊掌怪笑道：「妙！妙！妙！果然是衆酒之母，孕化出罕世美酒。」

話聲一落，便已迫不及待地張口一吸。

「呼」的一聲，缸中美酒立化成一縷白光，飛入李玄口中。

張太和一擺手，笑喝道：「慢來慢來！老二恁地猴急，不怕主人笑話麼？」

那一縷酒泉「劃」然中斷，李玄「嘓」地把口中美酒吞入腹中，「嘖」了一聲，怪笑道：「好酒！」

這時，侍僕們已將筵席擺開，公冶龍遂按序揖客就座。

海鮮佳肴，一道接一道獻上來，內堂中揚溢着酒香，菜香以及如珠笑語，這一頓酒，直喝到深夜，羣俠方才盡興辭歸。

次日，九月初一，羣俠一覺醒來，已然日上三竿，等候鍾離秦前來赴約。

那知，一直等到日落天邊，夜幕低垂，仍未見鍾離秦的影子。

直到三更將盡，羣俠等得不耐煩，正欲動身離開之際，這才隱約瞥見一葉扁舟，從海上疾馳而至。

眨眼已來到岸邊，祇見船上赫然踞坐着那個神態冰冷冷的鍾離秦。

李玄雙拳一抱怪笑道：「鍾離兄久違了，看你來得如此匆匆，敢情已將『魔心秀士』古玉奇的一顆魔心摘到了？」

鍾離秦沒有上岸，祇把頭微微一搖，冷冷道：「沒有。」

李玄不由大喜，從他懷中取出那隻皮匣，揚手向鍾離秦擲去，怪聲笑道：「請你看看這個。」

鍾離秦接住皮匣，打開一看，隨即闔上匣蓋揣入懷中，冷然道：「你贏了。」

李玄怪笑道：「好說！就請上來和我們一道，重九之日，同赴普陀，喝諸葛飛瓊一杯壽酒便了。」

鍾離秦冷然搖頭道：「不！」

李玄道：「怎麼？你要賴皮不成？」

鍾離秦仍自冷然搖頭道：「不！」

李玄怪眼雙翻，道：「那……你爲何不上來和我們一道？」

鍾離秦冷冷道：「重九之日，我們普陀再見！」

話完，微一揮手，扁舟立即掉頭，飛駛而去，眨眼隱沒入黑暗之中，消失不見。

李玄無可奈何，只好苦笑幾聲，同羣俠回轉縣城。

第二天，藍啓明便將那隻「聚寶萬花籃」，配合師門「鳳落岐山」身法，以及七十二招「碧梧飛鳳生死手」，幾番鑽研，創出一套奇詭絕倫，神妙莫測的招式來。

羣俠又從旁提供意見，輪流陪着餵招演練，是以短短幾天工夫，藍啓明便將一隻「聚寶萬花籃」使得出神入化，爐火純青。

也就是這幾天工夫，已經陸續來了許多武林人物，城中所有客店，爲之全部住滿，好不熱鬧。

但却未發現衆魔頭及其爪牙的踪影。

到了初八這一天早上，城外碼頭已泊了五艘打了普陀旗號的巨型海舶，並遣出數十名接待人員，進城到各家各店發出通知，說凡是持有大紅壽柬的貴賓，統請於正午上船，開往普陀，參加當晚的暖壽盛宴。

張太和等人眼看這許多武林人物當中，幾乎盡是黑道梟雄，正派的高手並沒有幾個，俱不由心生厭惡，互一商量，遂決定步行往沈家門，單獨駛往普陀。

那知，當他們抵達沈家門，正待僱船之際，竟發現碼頭上，靠着一艘華麗的樓船，船頭插着一桿錦旗，旗上赫然大書「八佾仙槎」，迎風飛舞。

羣俠見了，他們都不禁爲之一怔！

同時，又見四名靑衣壯漢迎上前來，躬身齊聲道：「小的們奉命在此恭候多時，請諸位移駕上船。」

李玄怪眼一翻，道：「是誰的命？是諸葛飛瓊派你們來麼？」

四名靑衣壯漢肅容恭敬答道：「正是！」

李玄怪笑一聲，對張太和道：「大哥，這小妮子果然有點意思，我看，却之不恭，就省上幾個船錢也好。」

張太和含笑頷首，便隨了四名靑年壯漢，同羣俠登上樓船，進入艙中，但見艙內陳設華麗異常，那四名靑衣壯漢恭請羣俠就坐，並吩咐侍候之人獻上茶點，然候退出艙去，指揮水手開船，朝普陀駛去。

舟行迅速，不消多久，普陀業已在望，羣俠遂步出艙門，綽立船頭，遙覽普陀景色。

樓船緩緩靠岸，但見山上到處懸燈結彩，喜氣洋洋，碼頭上鼓樂喧天，那「鬼爪奇婆」孟瑜已同着「金童玉女」，肅立迎客。

羣俠相率登岸，張太和等抱拳笑道：「我等承蒙專舟相接，已深感受寵若驚，怎敢又復受此盛禮歡迎！」

「鬼爪奇婆」孟瑜還禮笑道：「諸位請隨老身移駕壽堂待茶。」

言罷，便與「金童玉女」轉身在前領路。

離了碼頭，迎面乃是一片寬闊的山坡，一條平坦的白石大道，直達坡上，但見一座宏麗的敞廳，聳立於蒼松翠柏之中，廳內已擺列了二三十桌席位，靠裏面正中央則壽帳高懸，帳前一張巨大的長桌上，陳設着壽麵，壽桃及鮮花果品等供物，壽燭高燒，香烟繚繞，佈置得十分富麗堂皇。

廳前綠草如茵，遍植着奇花異卉。

孟瑜及「金童玉女」領着羣俠進入壽堂，肅讓至正中一席落座，命人獻上香茶及時鮮果品，精美茶點，然後行禮告退。

這座敞廳，除了靠裏一面被壽帳擋住以外，其餘三面完全敞開，從四週的蒼松翠柏之間，可以望見蔚藍的海水，山坡下面的碼頭更是一目了然。

此際，遙見那孟瑜和「金童玉女」回到碼頭，海面上已出現幢幢帆影，未幾，那五艘接運賓客的巨型海舶便相繼到達。

那孟瑜及「金童玉女」分批將賓客迎到壽堂，安排席次，忙得不亦樂乎。

侍候之人穿梭來往，爲賓客送上茶點，壽堂中頓時熱鬧起來，熟人打招呼的聲音此起彼落，笑語如潮，響成一片！

衆賓客當中，自然也有認識張太和等羣俠之人，免不了一番寒暄，欠身，點頭，還禮，等等俗套。

時間就在紛擾之中迅速消逝，轉眼便金烏西墜，晚霞滿天。

就在此時，海面上突地傳來一陣急劇鼓樂之聲！

祇見一艘五彩巨舶，揚帆鼓浪，疾馳而來，轉眼便已抵達，徐徐靠近碼頭，那鼓樂之聲越發響亮，幾乎將壽堂中的嘈雜聲音蓋住。

衆賓客不由靜了下來，翹首而望。

只有張太和等人心中明白，來的必是那幾個魔頭以及那一班爪牙了。

五彩巨舶艙門開處，首先出來的是「魔心秀士」古玉奇，後面，「逆天魔醫」施不施，飛魔峒主，「神環魔僧」通化頭陀，「神劍魔道」顧凌霄，「神拂魔尼」玉師太，「藍面魔君」呼延西，等七個魔頭。

孟瑜及「金童玉女」將這七個魔頭迎接上岸後，五彩巨舶艙中，又出來了「毒手西施」施小萍，「喪門劍客」金亮，「五行鬼叟」古燕飛，「蛇丐」孫三和秘魔莊的一干爪牙。

這一班爪牙上岸之後，見那「聖火神君」趙公寧押着六名玄衣大漢，扛抬着三個數尺見方，週圍黑布遮蓋的東西。

韓劍平心頭一動，低聲對張太和道：「那六名大漢抬着的東西，裏面極可能就是那三具『火屍』，這東西連八妹都不知如何破法，待會我們須要特別留神才好！」

呂慕岩想起當日面對那三具「火屍」的情形，不由皺眉道：「奇怪！怎不見那鍾離漢同來呢？難道這老傢伙要想在暗中弄鬼不成！」

說時，祇聽壽堂中爆起一陣掌聲！許多賓客已紛紛起身離座，奔出堂外與大搖大擺的七個魔頭行禮打招呼。

七魔略一頷首還禮，便吩咐那六名玄衣大漢將扛抬之物放在堂前草坪上，然後率了衆爪牙走進壽堂去。

孟瑜和「金童玉女」，分別禮讓七魔及衆爪牙坐了兩席，位置恰與羣俠這一席遙遙相對的。

這時，暮色漸濃，山中所懸綵燈已盡數燃點，照耀得林木之間彩影繽紛，別有一番景緻，壽堂中更是燈光如畫。

七個魔頭落座之後，十四道眼神迅速地在羣俠週圍一掃，個個的臉上，登時浮起一抹既得意而又錯愕的難以形容之色，互相看了一眼，便低聲密議起來……

羣俠見七魔及其全部爪牙已齊，並未發現什麼特別扎眼的帮手，俱不由寬心略放。

因爲，他們衡量當前局勢，那一班爪牙，幾乎全是手下敗軍之將，不足爲慮，至於七個魔頭當中，雖然施不施曾與李玄拚贏過一場，以及「方外三魔」用詭計施毒，幾乎要了韓劍平的命，並且其餘的都不曾正式較量，看起來七魔方面似乎略佔上風，但事實上，羣俠都十分明白，李玄和韓劍平的失敗，並非敗在武功不濟。

若論憑眞才實學，一對一地放手較量，倒並不見得會輸。

可慮的僅僅是一個鍾離漢，此人到如今尚未露面，不知他是否眞的就是奪去那「吸血星蜓」內丹之人，倘若是眞，那麼，他究竟將那內丹如何處理？是用來配製毒藥？抑或是用來習練那「鍾離珏」所說的「絕世魔功」？倘若是配製毒藥，那麼，在這祝壽大會上，將如何使用？……

假如是用來練功，那麼到目前爲止，究竟練成了沒有？……

不言羣俠各自把這些問題，暗地盤算分析，而均尚未獲得結論之際，陡聽空中傳來了「叮叮叮」三下清澈的玉磬之聲！

「鬼爪奇婆」孟瑜聞聲，立即率同「金童玉女」，走到當中長案後面，拈起一根小玉杻，也將桌上的一座玉磬，輕輕敲三下。

壽堂中，衆賓客見狀，頓時肅靜下來。

「鬼爪奇婆」孟瑜神色一整，目光左右一掃，然後露出一絲莊嚴的笑容，朗聲說道：「我家諸葛小姐雙十華誕，承蒙諸位武林先進，江湖好友，遠道寵臨，老身謹代致萬分謝意，如今，貴賓差不多已經到齊，立刻就要開宴，粗肴水酒，萬望諸位多多賞臉，無須客氣！」

說至此處，話聲一頓，壽堂中立時响起一片掌聲。

「鬼爪奇婆」孟瑜待掌聲一歇，肅然沉聲道：「筵宴未開之前，老身奉命有幾句話須向諸位交待清楚，請諸位諒察！」

此言一出，壽堂中包括正邪兩方面的賓客，俱不由一震，所有的眼神，盡數移注孟瑜臉上。

「鬼爪奇婆」孟瑜沉聲續道：「我家諸葛小姐，基於無論正邪，同是武林一脈的觀點，是以奉柬相邀貴賓中，黑道上豪雄固然佔上大半，但白道俠客亦復不少！如今相聚一堂，待會酒酣耳熱之際，難免會發生磨擦，引起爭端，那時候，我家小姐忝爲主人，勢難左右偏袒，故此命老身與諸位貴賓約法兩點，敬希各位共鑒：……」

微微一頓，豎起一個指頭，說道：「第一，諸位貴賓中，如有仇怨待了者，無妨就在堂前，各憑本身所學，互相較量印證印證，以求公允！」

此言一出，壽堂中立時響起一陣「嗡嗡」的嘈雜聲息！

「鬼爪奇婆」孟瑜重重地咳了一聲，使堂中肅靜下來，然後豎起兩個指頭，肅容又道：「第二，所有爭端，必須於子夜以前了結，壽辰正日不許有流血事發生，否則人共棄之！」

說完，也不理會堂中賓客的反應如何，略一揮手，立有一隊一隊的青衣壯漢，端着酒肴，井然有序地走進壽堂……

頃刻之間，水陸紛陳，盛筵大開！

李玄濃眉一皺，對張太和道：「諸葛飛瓊這小妮子，不知攪的什麼鬼。大哥明白這老婆子說話的意思麼？」

張太和略一沉吟，韓劍平已搶先說道：「我看諸葛飛瓊無非是表示她嚴守中立，誰也不幫而已。」

藍啓明笑道：「五哥當然是希望如此，但我認爲內容決不會這樣簡單。」

張太和頷首道：「六弟之言頗有見地，你們看那七個魔頭的反應，不是有點古怪麼！」

羣俠聞言，閃目朝七魔那邊望去，果然發現他們正在交頭接耳，各人咀皮亂動，不知在商議些什麼。

曹長吉「唔」了一聲，笑道：「我明白了，敢情那諸葛飛瓊，乃是向着我們這方的。」

李玄怪眼一翻，道：「何以見得？」

曹長吉笑道：「事實非常明顯，羣魔方面，如今祇差一個鍾離漢未來，而我們所慮的也正是此人，諸葛飛瓊這兩點規定，極有可能是正知他不能於子夜以前趕到，而逼使羣魔不得不提前發動，這樣一來，我們的勝算就比較大了！」

李玄怪笑道：「但願如此，且不去管他，先把肚子塡飽了再說！」

當下，羣俠遂一齊舉筷，開懷吃喝。

羣魔方面，也停止了議論，照樣吃喝起來，但却不時用眼角瞄向堂外，神態之間，都彷彿有所等待。

羣俠見狀，愈知所料不差，也就更爲放心進食。

時間悄然在熱鬧之中逝去，也不知酒過幾巡，菜過幾味，不知不覺已是二更將盡。

羣魔向堂外張望的次數更多，各人的臉上，都已流露出焦灼不安之色。

陡地，只見「魔心秀士」古玉奇霍然站起身來！

壽堂中所有來賓，自從「鬼爪奇婆」孟瑜說過那一番話後，便都心中有數，此際，見「魔心秀士」古玉奇站起身來，登時，紛紛停杯擱筷，百數十道目光，一齊望了過來！

偌大一座壽堂，頓時靜得連各人自己的心跳之聲，都聽得清清楚楚。

自從去年中秋「九疑魔宮」被毀，重九「秘魔莊」的「選美大會」不歡而散以後，江湖中便開始醞釀着一股正邪互鬥的風暴，直至今年元宵「施家堡」又遭人以奇猛火器夷爲平地，於是，這一場鬥爭便愈趨明顯。更加上「宇內八魔」四處聯絡黑道梟雄，使江湖上黑白兩道之人，都看出這場風暴已迫在眉睫！

這次南海普陀之會，明說是與諸葛飛瓊賀號上壽。

實際上，與會之人料到必有一場龍爭虎鬥的！

是以此際「魔心秀士」古玉奇這一站起身來，所有來賓便知好戲就要開始，遂紛紛停杯擱筷，靜看他如何揭開這場好戲序幕。

祇見古玉奇站起來之後，目光先向全堂一掃，然後面對當中長案，一抱雙拳，朗聲道：「孟老婆婆！古某欲借這壽堂，來說幾句話，請老婆婆多加担代。」

「鬼爪奇婆」孟瑜含笑還了一禮，說道：「古大莊主有話請說，不必太謙。」

古玉奇微微一笑，肅容說道：「明日乃諸葛公主雙十華誕，古某幾位同盟友好，特地帶來一份別緻壽禮，聊表賀意，並擬向諸葛公主，貢獻一點建議！」

「鬼爪奇婆」孟瑜含笑道：「諸位厚賜的壽禮，老身業已拜領，但不知諸位要向我家諸葛公主建議什麼，不妨說出來，讓老身代爲轉達。」

古玉奇微笑道：「這點建議須待諸葛公主親臨之時提出，至於這份別緻壽禮，並非適才老婆婆哂納的那幾件不值錢的玩物，乃是非常別緻，活生生的壽禮，必須在這壽堂中當面呈上。」

「鬼爪奇婆」孟瑜「哦」了聲！笑道：「是什麼非常別緻而又活生生的壽禮，就煩古大莊主拿出來，讓老身及衆位嘉賓一開眼界。」

古玉奇目光一閃，遙注韓劍平，沉聲道：「韓大俠！你還記不記得去年在洞庭湖濱，岳陽樓上，與通化大師之約？」

韓劍平對這一直接性的挑戰，自然不能示弱，劍眉雙軒，朗聲笑道：「韓某既然親自接過通化大師的壽柬，並曾許下『一笛鬥三魔』的諾言，怎會有所忘記！」

古玉奇微微一笑，道：「韓大俠玉笛已毀，是否尚有餘勇？」

（未完）



煙人仕必備
依麗牌」打火機,
打極都咁好火氣!
講享受, 點火要合潮流, 用新上市
麗牌」打火機, 有型夠醒;
麗牌」在手, 點極都咁好火氣!
上市之「依麗牌」打火機, 用不碎輕膠
携帶方便, 新設計金屬遮風罩, 火力
穩定, 可點火數千次, 毋需入氣,
抵用.
六種顏色, 任君選擇, 並有機身絲印
「依麗牌」打火機,
打極都咁好火氣.
EQUITY
經銷：香港煙草有限公司